

現代文學叢刊

萊格連的畫像

王爾德著

凌璧如譯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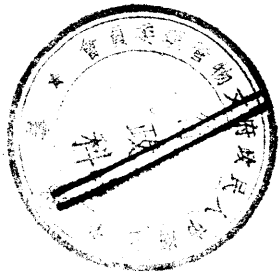
此書由

王瑾士先生捐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9455B



600-437

刊叢學文代現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像畫的萊格連朵

著 德 爾 王

譯 如 璧 凌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1556915~~

作者評傳

一

在第十九世紀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全盛的時代，高唱藝術至上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論者奧絲卡·王爾德，用他驚異的天才，犀利的文筆，獨創的見解，博得文壇上最高的人望，並且享盡了生活上的一切的豪華。後來，他畢竟爲着男色事件入獄，以後便流離落魄，客死在巴黎的小旅舍裏。他的生涯的轉變奇離，確是近代文學史上所僅見。而他那偏激的獨創的見解，實開拓了藝術上特異的美之領域。

奧絲卡·王爾德（Oscar O'Flahertie Wills Wilde）以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生於愛爾蘭的杜布林（Dublin）。他的父親叫做威廉·王爾德（William Robert Wilde），是當時有名的外科醫生，頗嗜好文學，且精於考古學。他的母親叫做珍·富藍傑斯卡·愛爾基（Jane Flancisca Elgee），在文學界有相當的聲譽。

他九歲的時候，進了波特拉皇家學校（Portra Royal School），在那里，他對於數學等課，毫無能力，只是對於文藝，很有興趣。一九七一年，進了杜布林的屈利尼狄大學（Trinity College），

在這幾年間，希臘語的比賽，他得了金質獎。章其後於一八七四年轉學於牛津大學 (Magdalen College, Oxford)。在小學時代就對於文藝顯示優越才能的他，到了牛津時代，更發揮其天才了。那時候，批評家拉斯金 (John Ruskin) 正在牛津講授美術，他受了不少的影響，因此使他對於美術及陶磁器的嗜好更為增加，他把他的住房內裝飾着各種古玩磁器，房裏的牆壁上，塗着各種顏色，差不多成了美術品的展覽場。他便在房裏同他的好友談論藝術。一八七六年，他遊歷希臘，佛羅倫斯 (Florence)，米蘭 (Milan) 等舊都，遍訪各處的古跡。這次旅行，於他的生涯及藝術上實有重大的意義。他平日所夢想的古羅馬希臘的偉大的藝術，一一與以具體的證實了。一八七八年，他的「拉芬娜」 (Ravenna) 一詩，得了第一等賞。離開牛津大學以後，至一八八一年，他把他在學校中及其後所作的詩歌，編成一冊，公開發表，題為「王爾德詩集」。這部書問世後，驚動了當時的文壇，一時雖有毀譽參半的批評，然此種作品被認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他就一躍而為文壇之寵兒。

他這部詩集，更波及於美國的文壇。王爾德為着要宣傳唯美主義的真理起見，於一八八一年末渡美，到紐約及波士頓等地方，演講「英國的文藝復興」，主張「美」的鑑賞及生活的美化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其後又演講「裝飾美術」，極力指摘美國人的裝飾粗笨無味，美國製的

器具粗劣不堪用。因此引起了美國人的反感。加之，他當時的服裝，是他所謂美的服裝，穿的是長至足踵的灰色大外套，戴着海豹皮的衣領衣袖，手裏拿一條亞麻布的或是黃絹的小手巾，鈕扣孔裏插一朵野菊花，闊步於街衢中。這種異樣的服裝，更招惹一般美國人的嘲笑與冷評了。

他這種「美的服裝」，可以看他對於唯美主義的一種具體的表現，他因為反對站在現實主義立場上的那種服裝，而自己考索一種離開寫實離開現代的服裝，他在牛津畢業的時候就常常穿着這種服裝使人驚異。所以在這一點說，他不僅是在美國，就是在自己本國內也買了不少的譏笑與酷評。

他在美國失敗以後，一八八三年回倫敦，發表了帕都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及虛無主義者維拉（Vera, the Nihilists）等浪漫戲曲，他的戲曲的才能，又為一般人士所公認了。一八八四年，和律師的女兒康士坦·曼麗·羅德（Constance Mary Lyod）結婚，二年內，連生二子。

這時候，他在倫敦南方的塞爾西地方蓋了一所房子，過着極奢侈的生活，家裏裝飾着各種各樣的美術品，蒐集各種適合於他自己趣味的器具什物，召集許多的好友，不斷地開着宴會和音樂會，談論藝術和「美」，以盡其無限的愉快。他富於機智，警句亦應口而出，常常為一座所驚

歎。

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凡十年間，是王爾德在文學上的全盛時代，同時也就是英國唯美主義的全盛時代。其間他所發表的著作，如安樂王子及其他故事 (Happy Prince & Other Stories) (1888)，朵連格萊的畫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88)，石榴之家 (House of Pomegranates) (1891)，意向 (Intentions) (1891)，帕都公爵夫人、莎樂美 (Salome) (1893)，阿梭·莎維爾卿的犯罪及其他故事 (Arthur Savile's Crime & Other Stories) (1891)，溫德美夫人的扇子 (Lady Windermere's Fan) (1893)，一個不重要的婦人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1894)，理想的丈夫 (The Ideal Husband) (1894)，認真的可貴 (The Importance of Earnest) (1895) 等。其中尤以小說朵連格萊的畫像，戲曲莎樂美，散文意向，社會劇溫德美夫人的扇子最為傑構。此外，他在監獄裏作了有名的獄中記 (De Profundis)，出獄後又作萊丁監獄長之歌 (The Ballad of Leasing Goal)。

他送進監獄裏去是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這件事件的原委，是為着王爾德有一個青年朋友叫做亞佛勒·道格拉斯 (Alfred Douglas)，是昆斯伯里侯爵 (Marquess of Queensberry) 的第二個兒子，在牛津大學的時候就很崇拜王爾德，出學校以後，兩人的交情甚密，較之普通的

友情更進一層，似乎發生一種所謂同性愛的男色關係，反映於世間的耳目中。當時王爾德的生活非常奢華，前面已經說過，對於起居飲食衣服無不極求精美，揮金如土。因此道格拉斯於金錢方面也負擔不少。據道格拉斯後年所發表的王爾德與我（*Oscar & Myself*）裏面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三年間，他和王爾德所吃飯的費用，共化去現金五千鎊，計算起來，平均每餐約費錢二鎊。這可以想見他們是怎樣的奢侈了。又據他說王爾德最會喝酒，從下午四點鐘一直喝到晚上三點鐘，並不會醉。這樣一來，對於道格拉斯的健康，頗成問題。因此昆斯伯里侯爵最後寫了一封信給他兒子，叫他和王爾德絕交。王爾德非常激怒，認為侮辱紳士。其後又於一八九五年一月王爾德的戲曲認真的可貴在聖哲姆士舞臺開演的時候，侯爵把人參的花束向舞臺上的作者投去。王爾德再無可忍，就以侯爵為對手提起損害名譽的訴訟。不料其結果反把不利於王爾德的事實暴露出來了。一八九五年五月，被宣告兩年的懲役。

他在獄中過了兩年的苦役生活。有名的「獄中記」（*De Profundis*）就是在這期間內做的。受了這一次苦難的經驗，他對於藝術對於人生的態度更加偏激更加深刻更加徹底了。他說他的生涯中有兩個大轉機，一個是父親送他進牛津大學去，一個是社會送他到監獄裏。

他出獄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出獄後，他便跑到法國北海岸得蒲（*Dieppe*）地方的一個

村莊貝納巴 (Benebat) 那裏去了。因為他有些朋友，預籌了許多款項，等着他出獄的時候交給他，所以他到了貝納巴之後，物質方面並不感覺什麼不自由。但是他把那些金錢，依然化費在宴客集會，或是贈送貧困的詩人文士以及那些在監獄中相識的囚人。那時候，道格拉斯又追蹤到了法國，他們又復交了。但不久他又到了巴黎。

一八九八年一月，他出獄後所作的萊丁監獄長之歌發刊了。他做這篇詩，是因為有一個同獄的軍官，因醉後殺害了自己的妻子，被處絞刑。王爾德很同情於他。這篇詩內容深刻，修辭纖巧，表現強烈，也是他傑作之一。

到了後來，他物質上的困苦，一天一天地逼迫起來，他已經窮極不堪。他還是徘徊於咖啡館酒吧間，他的生活更加頹廢了。他漸漸受了世間的唾棄，而達到落魄的極點，有一個當時與王爾德相好的作家殷格列比氏 (Inglby) 在他所著的奧絲卡·王爾德書中有一段描寫他當時的情形說：他的兩個眼眶，好像受不住他那過去的追懷（他全盛時代的美麗的幻影，在他是很可寶貴的追懷）似地垂了下來。他已經不高趾闊步了。他所以要靜靜地慢慢地走着，是爲着好玩味他那過去的追懷。不消說，他是把他那被世間遺棄了的孤獨的身子緊緊地貼着他的心上，這樣他可在孤獨中時常看見自己而得到一點安慰。他的臉上好像用眼淚造出了田畝似地刻

着深深的皺紋，他的眼睛渾濁得如像濁水流注的河底。而且，他的嘴唇也差不多失了血色。頭髮長得亂蓬蓬地。他的筋肉時常是腫脹的，好像爲着悲痛與悔恨而永遠不會痊癒的神經病人一樣。由此看來，當時王爾德的悲慘境遇，可見一斑了。

一九〇〇年，他的神經極度衰弱，心身困疲，十月感患腦膜炎，十一月三十日死於巴黎的爾沙斯旅館 (Hotel Dalsace)。他的遺骸由二三友人極簡樸地葬於巴紐 (Bagneux) 墓地。一九〇九年，再遷葬於白耳·拉塞斯 (Pere Lachaise) 在那裏捐建了一個紀念塔。

二

英國唯美主義之產生，是由於受了下列各種的影響：(一)拉菲爾前派 (Pre-Raphaelitism)，(二)沃爾脫·倍脫 (Walter Pater 1839 - 1894) 的快樂主義，(三)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33-1896) 的生活美化的思想。(四)法蘭西的頹廢派 (The Decadents)。下面略略加以說明。

拉菲爾前派的運動，現出於第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文學及畫壇上。一方面可看做英國浪漫主義運動的聯續，一方面可視為英國世紀末文學中心的唯美主義運動的先驅。這派的領袖

是詩人兼畫家羅色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他們激烈地反對當時的科學，回復中世的精神，而謳歌奔放熱烈的情感。羅色蒂的代表名詩 *The Blessed Damozel*，有肉體與靈魂兩面的理想。把肉體靈魂化，又把靈魂肉體化。這種靈肉合致的思想，對於後來的唯美主義有不少的影響。

倍脫是近代歐洲有名的文藝批評家。他的快樂主義可從他一八八五年所發表的快樂主義者馬留士 (Marius the Epicurian) 以及他一七三三年的文藝復興的「序文」與「結論」中窺其大要。他主張各個人應該極力使自己的感覺銳敏起來，極力多接受外界或內界的剎那剎那間所起伏的刺激（即剎那間的印象），而過着剎那剎那間的充實的生活。他說在這種剎那間的印象還沒有消失的時候，我們就要如何強烈地感受，妥當地理解。瞬間的經驗的結果並不是生活之目的，瞬間的經驗才是生活之目的。他認為我們如要把握瞬間的一切為最充實的生活，惟有依藉藝術最為正確最為聰明。藉藝術以求得我們剎那剎那間生命燃燒的焦點，便是人生的大成功。所以尊重瞬間便是尊重藝術。他說「美」和其他一切的經驗相同是相對的，而且是普遍於宇宙間。如要感知這種「美」，就要觀感實際所現出的對象，即是要識別領悟所現示的印象。音樂、詩歌等藝術的各種優秀的形式，即是審美批評的對象，實與自然的產物同樣具有

多數的價值與特質。我們若是親身遇着或是從書籍上遇着那些詩歌繪畫音樂人物，究竟對於自己起了一種什麼結果？得了一種快感，那種快感的種類與程度如何？其影響對於自己的性質上起了什麼變化？這種問題的回答，正是關於審美批評的根本事實。

倍脫所主張的「藝術至上」「美至上」的思想，對於王爾德一派的唯美主義有極大的影響。聽說王爾德雖是在獄中的時候，還是愛讀倍脫的作品。倍脫也極稱讚王爾德的天才。當梁連格萊的畫像被一班人攻擊的時候，倍脫便在雜誌上發表了王爾德氏的小說（A Novel by Mr. Oscar Wilde），認許它的價值，並說它比之亞倫波（E. Allan Poe）的作品，毫無遜色。

威廉·莫理斯的思想，注重改造社會的環境，是社會主義思想之一種。但是他的思想的中心，却是一種的個人主義。他重視人們的創造的衝動，希望那種衝動毫無障礙地伸張發展起來。爲着要實現這種希望，他主張改造社會的環境。同時他又主張人們生活的藝術化；進一步說，就是人們的生活，應該使之成爲一種藝術，即是一種生活的藝術。總之莫理斯是以各個人的幸福爲出發點，要藉藝術的力量來改造社會的環境爲「美的」環境。這種思想，對於英國的唯美主義運動，也有很大的影響。

頹廢派起於十九世紀的中葉，以法國的波多列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8）爲中

心。據馬克斯·諾都（1849-1924）的見解，頹廢派思想的特徵，第一是反科學的傾向。他們最憎惡唯物論的機械觀，宣言科學的破產，力求從「科學」中超越解脫出來。第二是「自己崇拜」的傾向。他們否定了一切自然主義的經驗論，唯物論等，所以他們所憑藉的就只是「自己」，以自己為本位。第三是偏愛技巧的傾向。不採取自然的現實的，而採取虛構的技巧的東西。波多列爾說，充滿了自然色彩的實際的女人的臉，却不如圖上所畫的女人的臉為可愛；真正的水和樹木，却不如舞臺上所假做的水和以金屬假造的樹木之能使他喜歡。第四是「不關心」。他們極力執着於自己的藝術，對於一切社會的道德、宗教、習慣等漠不關心。第五是偏重於「惡」的傾向。他們非常愛好人生的醜惡方面。對於藝術的題材，多選擇人生的醜惡面和黑暗面，而認為美的東西。

以上是英國唯美主義發生的徑路。下面且把王爾德的藝術觀略略說明一下。

王爾德認為「美」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所謂倫理，所謂道德那些東西，同「美」比較起來，其地位價值非常低微。凡內容包含了倫理、道德、人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藝術，都是偽的藝術。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美」的享樂。那種「美」不含有任何的功利分子，是純粹的技巧的非現實的浪漫的。

藝術，除藝術的自身以外，不表現任何的東西。藝術有獨立的生命。藝術的目的（或是美的目的），即是藝術即是美。這就是「爲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的主張。

自然及人生是模倣藝術的。藝術常站在自然與人生的前面。有了哈姆雷特(Hamlet) (註)的厭世思想以來，世間才成了厭世的。有了從前的詩人畫家使倫敦人認識了霧的美；現在的倫敦人才認識了倫敦的霧。

寫實主義自然主義蔽滿了全世界的文壇，其趣味下劣，所描寫的人物都是墮落的醜惡的。這些人物的生涯，都是些毫無興味的記錄。我們對於藝術的要求，是奇異、魅力、想像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美」。一個作家若要借用實世界的人物，至少要他們不是從實世界寫生的，要是改造了的。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的作品都是寫生的，所以從藝術的立場上說，是全然無價值。

統觀王爾德對於藝術的態度，他是極力反對自然主義寫實主義，高唱美至上藝術至上主義。他的生活、思想、行爲之奇拔偏激，在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上放一異彩。他在他的獄中記裏面說：我的生涯，對於我這時代，有一種象徵的關係。實際上，他的生涯，他的作品，對於當時世紀末的時代，的確有一種象徵的密接的關係。

三

柔連格萊的畫像，是王爾德作品中的一篇最有名的代表小說。發表於一八九〇年六月。當這篇小說發表之後，就惹起了社會上各種毀譽褒貶的批評。許多文藝批評家，藝術家，對於這個作品極力讚賞，但是雜誌新聞上，則多加以極冷酷的非難。

沃爾脫·倍脫認為這篇作品已達於完成之域，可以與亞倫坡的作品相比擬。確實的，它具有獨特的價值。它內面對於快樂有詳盡的解剖。他相信人生應藉藝術發展，藉藝術美化，而且改善。一般平凡的粗俗的日常生活，都是藝術模倣，美的模倣之失敗。藝術之目的，就是美之實現。因此欲與人生以理想，捨藝術外無他途。美的創造既是藝術之目的，那末表現於藝術的美，一定要個性的特殊的美，新奇的浪漫的美。

一般人對於柔連格萊的畫像批評的主要點，為藝術與道德的關係。如「怪異的，」「病的，」「不健全的」等評語，常反覆於他的作品上。王爾德駁斥說病的東西，是世間的人們。藝術家決不是病的。若說採取了病的題材，藝術家就是病的，那末就等於說莎士比亞因為作了里亞王 (King Lear) 莎士比亞便是傻瓜一樣。

批評王爾德這篇作品的很多，他自己認爲只有兩三種值得注目。下面把社會上對於朵連·格萊的畫像的幾個值得注目的批評王爾德的辯駁簡略記下。作爲收束。

聖哲姆士報攻擊這篇作品，說：「最不可解的就是一時與紳士交際的上等青年，竟把他的名字記在這種卑鄙齷齪的小說上。作者正如癡言妄語的偽學者一樣，想在法國頹廢派的廢屑堆中去搜索，可是實際上他所寫的，都是些關於肉體之美與靈魂之腐敗的散文的閑話。書裏面有三個青年。第一隻狗是描出那朵連·格萊的畫像的畫家。第二隻狗是飽嘗倫敦的歡樂的批評家。第三隻狗是以浪漫的交誼，被第一隻所教化的「模特兒」。三個人說來說去。第一隻談論藝術，第二隻喋喋於歡樂與罪惡及罪惡之快樂，第三隻辯論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對於自己的臉貌。第一隻所畫的肖像，因「模特兒」第三隻的懇願，把第三隻的罪惡的記載完全烙在它的臉上。那「模特兒」無論犯了什麼罪惡，他態度坦然，且永遠保有他的年輕美貌。這就是王爾德所說的怪話。爲什麼要說些這樣的話呢？有兩個說明。並不是想給與讀者以快樂，因爲這樣太不細緻，太無聊，太蠢了。然則王爾德君把他曾經批評其他的藝術家所博得的臭名再歸熱望了麼？這是個無聊的假定吧。或者說他這個題材雖是極可厭惡，而採取這個題材却是快樂麼？可是這個作品雖是墮落，却不危險。這個想探究的人生，其實完全是懂事的笨伯所寫的無聊的拙

作。」

王爾德對於這個罵評，大略答覆如下。

「藝術的作品能以道德的見地來批評，這我無論從氣質上或趣味上，都不能理解。藝術的世界與論理的世界是完全離開很遠的。尤其是我所最反對的，就是「奧絲卡·王爾德氏最近的廣告」這種文字。我可以完全離開虛榮心說話，在英國人中，不用廣告的，就算我是第一個。我寫這篇小說，是僅僅爲着自己的快樂。這本書世間接受不接受，於我毫無關係。你却利用我這篇小說做起漂亮的廣告了。你的雜誌可以藉此售賣吧，可惜對於我毫無利害關係。」

該報又有第二次的駁論，王爾德再辯之如下。

「評者說我和托爾斯泰一樣，因爲危險所以喜歡這個題材。本來，浪漫的藝術是採取例外和個性的。善良的人們，是屬於平凡庸碌的一類，所以沒有藝術的興趣。醜惡的人們，從藝術的見地看來，是一種魅惑的材料。他們表現色彩、變化、奇異。善人與奮人的理性。惡人刺激人的想像。評者又說我作品中的人物，現實界並無此例。一點也不錯。假若是一個存在的人，那就沒有描寫的價值了。藝術家的責任是發明創造，並不是編纂記錄。人生常以其實現而破壞藝術的題材。文藝的至高快樂，即是在於實現不存在的東西。可憐的羣衆，說這部書是淫猥的作品，却又拚命地耽

讀。可惜！他們不知道這篇作品含有一種寓意的故事。這種教訓就是一切的過度，和一切的拋棄。同樣，會招責罰的畫家巴西爾·荷華德過於崇拜肉體美，所以他的生命，送在一個愛着自己而虛榮心強烈的青年之手中。朵連·格萊專恣意於官能的歡樂，圖殺害其良心，却失掉了他的生命。亨利·沃頓勳爵，想做一個人生的傍觀者，可是避開戰鬥的比較參加戰鬥的更受重傷了。不錯，朵連格萊的畫像裏面，含有可怕的教訓——對於貪淫好色之徒雖是不懂，而對於精神健全的人們是明白表現的寓意。這是藝術的過失麼？或許是的。這就是這部小說的唯一的過失。」

一九〇三年四月，每日報上，充分認許王爾德在文藝上的天才與位置，評朵連格萊的畫像為極有價值的傑作。但是在這部書出世的一八九〇年的時候，也受了該報的誹謗：

「王爾德所作的朵連格萊的畫像，是由法國頹廢的文學所產生的偽作。其中的空氣圍繞着道德精神的腐敗的惡臭，充滿了輕浮、不誠實、詭辯、戲劇式的詼諧、淺薄的神秘的拙作。王爾德說這篇作品是一個「教訓」，我們所能理解的，好像這個「教訓」是在於人生重要之目的。要藉「常求新官能的滿足」而充分使其本性發達。王爾德作中的一個人物亨利·沃頓勳爵說「除官能外，沒有什麼能治癒靈魂，除靈魂外，沒有什麼能治癒官能。」人類是半天使半猿猴的。而王爾德的作品，是諄諄教訓說：人類若是過於天使的了，就應該努力成爲獸的。朵連·格萊

祈望着那張使青年少女狂迷的畫家所畫的肖像畫代替自己衰老受罰。很奇異的竟如他的願了。年復一年，享受青春的歡樂，以道德的惡疫遺毒社會。然而因爲一旦醜化了的肖像畫對於他的善行毫不被美化，便把畫家殺死，並想把畫布毀壞。但是這篇故事的梗概，正和從王爾德的「新快樂主義」所推定的朶連·格萊的陰險的無良心的性格相矛盾。」

王爾德對於這種評論解答如次。

「我不想對於那些胡言批評我的作品的報章雜誌彼此辯論。我所要說的，是我並不願力說這故事中的教訓，我不過想把附屬於藝術的劇的效果的明白寓意放在故事內面罷了。我最初考慮那個爲着要永遠年輕便賣自己的靈魂亦所不顧的青年的時候，我從審美的見地看來，覺得把寓意放在適當的第二義的位置，有點困難。其實，寓意太顯露了。這個缺點我想矯正。至於其寓意如何的問題，評者說，這是人類成了「過於天使的」之時候，便要使之成爲「獸的」的意思。可是我的意思完全不同。這篇的真正的寓意，是一切的過度和一切的拋棄同樣，自招責罰的。評者說朶連·格萊有陰險的無良心的性格，是很大的錯誤。他完全是相反的，極衝動的，非常浪漫的，並且不斷地受了「青春與歡樂並不是此世的一切」的那種良心的刺激，自己把歡樂破壞了。我的作品，也可以看做關於裝飾美術的論文。是對於露骨的寫生主義的生硬卑野之反

動。即使要批評它是有害，但是一方面也不能否認它是完全的。完全，即是藝術家的志望。」
王黨機關報的蘇格蘭觀察報，對於朵連格萊的畫像亦加以慢罵。現在僅把王爾德的辯駁記在下面。

「評者推斷我的作品是有「頭腦、技巧、樣式」者的作品，但似乎是僅爲着那些罪深的無學者閱讀而寫的。在我想來，那班罪人與無學者，却是除了新聞報紙以外什麼也不能讀。畢竟是不理解我的作品。人們創造藝術作品的快樂，全然是個人的快樂。不論世間怎樣地說，這可完全不管。因爲我創作的時候，就等着最大的藝術的快樂，對於別人是毫不關心的。我的作品能使理解的少數者歡悅，我就認爲滿足了。即是不使人歡悅，也不感覺什麼痛苦。一般的愚衆並不是我所關心的。並且，評者又犯了把藝術家與題材相混同的不可恕的罪惡。藝術家是超然離開題材的。題材愈遠，藝術家愈能自由觀照，自在創作。評者又攻擊我未曾明瞭分別美與惡、德與不德。藝術家是全然沒有倫理的同感的。德與不德之對於藝術家，正與畫板上的繪具對於畫家一樣。雅哥，在道德上說是可怕的。易慕欽是純潔的。但是，當莎士比亞描寫前者的時候，也得着與描寫後者同樣的快樂。所以要使這篇故事戲劇的發展起來，朵連·格萊的周圍，有漂起道德腐敗的雰圍氣之必要。不是這樣，故事就失去意義了。各人於朵連·格萊看見了自己的罪，而朵連·格萊

的罪是什麼，誰也不知道。」

在朵連格萊的畫像發表兩個月之後，有兩個很長的評論在雜誌上發表了。一個是安魯·華頓的『寫實主義的一激變』。其中有幾段說：

『讀者在朵連格萊的第十一章內，知道王爾德對於古代的裝飾藝術及罪惡有極豐富的知識，他方面又知道他是如何唯美主義的藝術至上主義的，深堪驚嘆。在這個浪漫史上，戀愛是一個插話。讀者沒有機會會見朵連·格萊的初戀的少女細秘兒·文。僅僅從戀人朵連的口中心聽到少女的事情。但是，少女却把極其純潔優美的靈妙的丰姿印象於讀者了。這篇故事的悲劇，並不是細秘兒·文之死，也不是忠告朵連的朋友之殺害，是朵連的靈魂墮於邪惡而不感覺愛、哀憐、悔恨。作品中最有興味的人物是亨利勳爵。他對於朵連力說快樂主義之實行，犧牲者便墮落到不能進了社交界，他就更是乘興用魅惑的警句加之於犧牲者。他的談諧的頂點，就自己成了家庭的傍觀者，向着朵連談論自己的妻子和青年音樂家潛逃的事件，且稱爲倫敦最近之痛快評論。』

第二個批評是小說家那沙涅爾·霍桑的兒子仇梁·霍桑的『不可能的浪漫史』。其中有下面的話。

朵連格萊的畫像，概念奇拔，興味強烈，悲劇的效果豐富。與英國一般的小說迥異。這是由於他的性格的關係。他是個獨創的奔放的人，所以決不寫出平凡的東西來。他無論對於人生對於藝術，也和他的衣裳他的態度，都是嶄新奇拔的一樣，抱着奇警的思想。讀了這個作品，就可知道他的人生觀藝術觀的大概，是一個有特色的作品。

最後，有一個帶着英國新教色彩的雜誌載了當時有名的大家沃爾脫·倍脫的批評。他的批評，比較上面的幾種更爲剴切。其題目是『奧絲卡·王爾德的小說。』內面的大意是：

『奧絲卡·王爾德的作品中，常常有極美妙的對話。其對話的形式，非常潑刺。會話之瀟灑、生命之流動、穿鑿的表現，這是使小說成功的自然的同盟。

他不喜歡自然的事物，蔑視布爾喬，嫌惡寫實主義。他說真正有力的作品，是能從現實生活得到暗示的東西。在朵連·格萊中，他很忠實於「意向」的唯美哲學，同時允許闖入於實生活的醜半面。如描寫女優細瑛兒·文的兄弟堅姆斯，卽是一例。可是，這樣却表示作者實有方方面面的才能了。這篇作品，除了對於中流階級的樸實的哲理之外，還表現了一點別的東西，就看做上等的快樂主義的一種也可以。但是，這一點就稍有失敗。真正的快樂主義，是以人類全有機體的完全調和的發展爲目的。所以，如像這篇作品的主人公失去了辨別罪惡正義的道義心，卽是喪

失或是損壞了有機體的組織，或是有機體組織的發達程度低落了。然而，這個作品，把它看做一種超自然的小說，其藝術的價值，殆無比類。在表面上，頗給與了一點寫實的效果，把超自然的要素巧妙地描刻的手腕，可與亞倫坡的技巧相比擬，可是亞倫坡還沒有達到王爾德這樣的優雅之域。

我們喜歡主人公桑連，喜歡亨利·沃頓勳爵就不如喜歡畫家荷華德。亨利勳爵似乎寫得精雅的樣子，其實含有不精雅的氣味。作者描寫了他的諷刺，但是其冷笑的警句中，常常見出似乎是作者自己的，對於把周圍理想化的畫家荷華德看來，以亨利勳爵為快樂主義的，那末人生所失的就太多了。愉快的記憶，將來的希望，在他都沒有。但是荷華德却想緊緊地把握着這些東西。

主人公桑連對於快樂主義雖是個完全沒有成功的人，但是對於藝術的人生，是現示了美的成功的人物。然而，他是靈魂的腐敗之暴露，實明白含有罪惡是使人們變為卑野醜惡的寓意。最後我再力說這篇作品，極盡了藝術的技巧的粹，與亞倫坡的諸作品以及同類的法蘭西的諸作品充分地有並稱的價值。』

——譯者

原序

藝術家是美麗的事物的創造者。

顯示藝術而隱藏藝術家，便是藝術的目的。

批評家是能將他對於美麗事物的印象譯成另外一種樣式或是一種新的材料的人。

批評的最高形式也就同它最低的形式一樣是一種自傳的樣式。

在美麗事物上，發見醜的意義的人，是腐敗的沒有魔力的人。這是一種過失。

在美麗事物中發見美的意義的人，是有教養的。因為對於這些人是有希望的。

那些認為所謂美麗的事物就是美的人，就是我們所要選擇的：

世界上沒有什麼道德的書和不道德的書，只有寫得好的書和寫得壞的書。

十九世紀之嫌惡寫實主義，就是在鏡中看見他自己的面影的加利班（註）的憤怒。十九世

紀之嫌惡浪漫主義，就是在鏡中沒有看見他自己的面影的加利班的憤怒。

人類的道德的生活，形成藝術家的題材之一部分；但是藝術的道德，却在一個不完全的媒

介之完全的使用。沒有一個藝術家希望來證明什麼東西，即使是真實的東西可以證明的。沒有一個藝術家有倫理的同情的。一個具有倫理的同情的藝術家，便是風格底不可恕免的守舊。

沒有一個藝術家是病態的。無論什麼東西藝術家都可以表現出來。

思想和言語對於藝術家是一種藝術的根據。

罪惡和美德對於藝術家是一種藝術的材料。

從形式的觀點上說，一切的藝術的典型便是音樂家的藝術，從感情的觀點上說，演員的技藝便是典型。

一切的藝術是表面的，同時又是象徵的。

走在表面之下的人，是冒着危險去這樣做。

讀着象徵的人是冒着危險去這樣做。

真正地反照的藝術是傍觀者，不是人生。

關於一件藝術品的意見參差不齊，便表示那個作品是新鮮複雜而有活力的。

當批評家意見不一致的時候，藝術家便和他自己一致了。

我們對於一個人做了一件有用的東西，只能在他不去贊賞那種東西的時候，方可寬恕。對於製作了一件無用之物的惟一之辯解，便是對於那件東西的強烈的贊賞。一切的艺术都是無用的。

奧絲卡·王爾德

(註) 莎士比亞戲曲中的醜鬼。

朶連格萊的畫像

一

畫室裏充滿了薔薇的濃香，當夏日的輕風吹動院中叢樹的時候，便有紫丁香的芬芳或開淡紅花的刺樹的幽馥，由那敞開着的門口流進室內來。

亨利沃頓勳爵躺在波斯鞍囊布做成的長睡椅上，照例不斷地在吸着紙煙；他從長睡椅的一角，恰好能看到那色香似蜜的紫百合花，而那些顫動的花枝，看來似乎載不起這熱焰般的美麗；飛鳥幽幻的影子，時時從那展開在大窗前面的絹帷上閃過，呈現一種瞬間的日本式的感應，使他想起那些面容蒼白的東京畫師來，他們是用一種固定不移的藝術爲媒介來傳達敏感和運動的。蜜蜂飛過繁茂的雜草，或盤旋於金銀花滿含灰塵的卷鬚之上，流連而不忍去，其聲營營，似乎使周圍的靜寂更加難受，倫敦城市的喧聲，如遠處風琴的低音一樣，模糊入耳。

畫室的中央，放置一座畫架，畫架上緊載着一張絕色美少年的全身肖像，在畫架前面稍離開幾步的地方，畫家巴西爾·荷華德坐着，他幾年前的突然失蹤，一時曾惹起世間的驚異，且釀

成了許多奇怪的猜測。

畫家注視他那巧妙地描出的俏麗的肖像，浮出一種愉快的微笑，那種微笑留在他的臉上許久未消。但是他忽然跳將起來，閉着眼睛，把手指放在眼瞼上，似乎要把什麼幽異的幻夢鎖在腦裏，不令它從夢中醒轉來。

「這是你的傑作，巴西爾，是你空前最大的傑作哩。」亨利勳爵嫵嫵地說。「你明年定要把它送到格羅斯維納去展覽。畫院是太大，太粗俗了。我每次到畫院去，那裏不是人山人海使我看不見畫，就是畫懸滿室令我看不見人，人多固是可怕，看不見人却更糟了。格羅斯維納確是唯一的

地方呀。」

「無論什麼地方我都不想送去哦，」他回答，把頭向後面一擺，這種習慣是他在牛津時代常常惹起朋友們發笑的。「不，我什麼地方也不送去。」

亨利勳爵展起雙眉，從含有鴉片的濃烈紙煙所吹出的青色煙圈中，驚異地望着畫家。「什麼地方也不送去麼？爲什麼呢？朋友有什麼理由你們畫家真是些怪物！你們爲獲取榮譽，世間的什麼事情都去做，一旦得到了，又只想把它拋棄。這真太蠢了，因爲世間只有一件事比「被人家批評」還壞，那就是「不被人家批評。」像你這樣的畫，定會使英國所有的青年崇敬，若是老人

們還有情緒，那還可以使他們發生妒忌哩。」

「我知道你要笑我的，」他答，「但我實在不能拿它去展覽，因為在這張畫裏面，我把我自己描入太多了。」

亨利勳爵在睡椅上伸直身子笑着。

「我知道你定要發笑，但這確實是真的哩。」

「你說這裏面你把你自己描入太多了嗎！你聽，巴西爾，我真不料你會這麼自負；你同這張畫實在沒有絲毫相像的地方，你是一張粗糙的臉和煤炭般的黑髮，他却看來像象牙和薔薇葉做成的年青的阿朶尼斯，（1）朋友呀，他真是一個美麗的那茜莎斯，（2）而你——啊，固然你是有智力的表現。但是美，真正的美，却是在智力開始表現的時候，同時消滅的。智力的本身是一種誇張的形態，而破壞任何顏面的調和。當一個人坐着凝思的時候，他便變成完全是鼻子或是前額或是些可怕的东西了。試看那些成功於某種專門學業的人吧，他們是戴着一副怎樣可怕的面孔啊！不消說，教會裏的人是例外的。但這是因為教會裏的人不用思索的緣故。八十歲的老教主還在喃喃地說着他在十八歲時就學會了的話，自然的結果，使他們看來常常是絕對愉快的。你那位神祕的少年朋友，他的名字你雖然沒有告訴我，但他的肖像却真使我銷魂，他一定是全

然不用思考的，我覺得他是這樣。他是一個無智的美麗的生物，不論是在花卉凋謝的冬天，或是在要求冷卻我們智慧的夏天，他總常常是在我們這裏的。你不要過於誇吧，巴西爾，你一點也不像他哩。」

「你沒有懂得我所說的話，哈利。」畫家答。「當然我不像他，這我很知道。其實，我若是像了他，反而感覺不幸了。你在聳着你的肩膀笑麼？我是在對你說真話呀。肉體與智力兩方面的超羣出衆，原是一種不幸，原是一種跟着帝王躊躇的脚步踏進歷史的不幸，我們最好是不要異於衆人。世間唯有醜人與愚人能制勝一切。他們可以安閑地坐着，可以張開口望着演技。他們既不曉得什麼是勝利，便至少也免得感到失敗。他們和世人一樣地生活着，不煩惱，不關心，悠閑自在。他們不仇害別人，也不爲別人所仇害。你的爵位與財富，哈利，像我這樣的頭腦——我的藝術，姑不論它的價值怎樣，朵連格萊的美貌——我們都會要爲上帝所給與的東西而受苦，要受可怕的苦難呀。」

「朵連格萊是他的名字麼？」亨利勳爵一邊問，一邊橫斷畫室，向巴西爾·荷華德走來。

「是的，是他的名字。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

「爲什麼？」

「哦，我不能說明，我每每有了最喜歡的人，我便不肯把他們的名字告訴人家。因為告訴人家，就好像把他們捨棄了一部分似的。我漸漸愛守秘密了。我覺得只有這件事能夠使現代的生
活神祕而且奇特。一件最普通的事情，只要把它隱藏起來，就覺得非常愉快。我若是離開此地，我
決不把我的行踪告訴家裏的人。要是說了，便會喪失我全部的快樂。這真是一種愚笨的習慣，但
是對於人生似乎能添加不少的浪漫史。你或許以為我是太蠢了麼？」

「不不，亨利勳爵答，『絕對不，巴西爾。你好像忘記了我是已經結了婚的，結婚的一種妙
味，就是使兩方面都絕對需要一種欺騙的生活。我簡直不曉得我的女人走些什麼地方，我的女
人也完全不曉得我是在幹些什麼。在我們相會的時候——在外面就餐，或是到公爵家裏去的
時候，我們會時常相會的——我們便以很嚴肅的面孔互相談論些極荒誕的假話。我的女人對
於這種事情是非常巧練，實在比我強多了。她對於時日是決不會弄錯的，我却常常弄錯。但她雖
發見了我的錯，也絕對不和我吵鬧。我有時很想她和我吵鬧一下，而她却只是笑笑我而已。』
『我討厭你這樣地談及你那婚後的生活，哈利。』巴西爾·荷華德說着，慢慢走向那到院
子裏去的門邊。『我相信你實在是一個很好的男人，而你却始終恥視你自己的美德。你真是一
個怪東西。你從不開口說一句道德的話，又從不肯做一件壞事。你的犬儒主義（Cynicism），也

不過是裝模作樣罷了。

『要成爲自然的，就只是一種裝假，一種極可惱的裝假啦。』亨利勳爵高聲帶笑說；兩個青年便一同走到院子裏，坐在桂樹日蔭下面的長竹椅上。陽光射在光滑的樹葉上面，草地裏，白籬菊輕輕顫動。

停了一會，亨利勳爵掏出他的錶來，『我恐怕就要去了，』他喃喃地說，『在我去以前，定要請你答覆我剛纔所問的事情。』

『什麼事情？』畫家說着把眼睛望住地下發歎。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哈利。』

『那麼，我告訴你。我要你說明爲什麼你不願意展覽朵連格萊的畫像。請你說出真正的理由來。』

『我已經把真正的理由告訴你了。』

『你沒有。你只說因爲那張畫裏面你把你自己插入太多了。那真是太淺薄。』

『哈利，』巴西爾·荷華德直視着對方的臉說，『凡一切用感情來描畫的畫像，便都是藝』

術家自己的畫像，而非「模特兒」的畫像了。「模特兒」不過是一種偶然，一種機會而已。畫家所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他在着色的畫布上所表現的，可以說就是畫家自己。我不願意展覽這張畫像的理由，就是恐怕因它顯露了我的靈魂的秘密呀。」

亨利勳爵笑着問道：「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告訴你吧，」荷華德說，但他的臉上現着疑慮的表情。

「請你說吧，巴西爾，」他說着，把眼睛瞟視他的朋友。

「哦，其實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哈利，」畫家答：「恐怕你不能理解。也許你不會相信。」

亨利勳爵展顏微笑，彎着腰，從草地上摘下一朵淡紅色花瓣的雛菊，仔細審視着。「我一定能設理解你的話，」他說，一面熟視那附着白毛的金色小花盤，「至於說到相信，那麼，只要是極虛誕的事，一切我都會相信的。」

輕風搖落了樹上多少的花朵，笨重的紫丁香花，簇聚如星球，搖曳於沉悶的空氣中。蟋蟀在牆邊，吱吱地叫起來了；一只纖長的蜻蜓，展開它褐色的紗翅，好像遊絲般地飄過。亨利勳爵似乎覺得能聽到巴西爾·荷華德心臟的鼓動了，他不曉他的朋友會要說出什麼話來。

「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歇了一會畫家說。「兩個月以前，我曾到布蘭登夫人家裏去參加

宴會。像我們這樣貧苦的藝術家，是定要時常出入於社交界的，好使大家記得我們並不是野蠻人。你會對我說過的，只要有一身晚服，一個白領結，就無論什麼人，雖是一個股份經紀，也可以得到有教養的批評。哦，我在室內和那些裝扮得過於華麗的肥碩的寡婦們以及那些無味的學士院會員們談話，約莫經過了十分鐘之後，突然覺得有什麼人在看着我。我便略略扭轉身來，就第一次看見朵連·格萊了。當我和他兩人的眼睛相遇時，我覺得我的臉色漸漸變了蒼白。一種奇妙的恐怖的感覺襲到我的身上。我知道了，知道我現在和一個人對着面，他的人是怎樣地迷人，若是我任聽它，它定會把我全部的性格，全部的靈魂，全部的藝術一概都吸收下去的。我一生不願受外界的任何影響。你知道的，哈利，我的性質是多麼獨立的。我時常是我自己的支配者；至少在我未遇着朵連·格萊以前是如此的。於是——哦，我不曉得要對你怎樣說明才好。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告訴我，說我現在正臨着生涯中一個可怕的危機的絕端了。我得了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運命」已經爲我貯藏了一些極美妙的快樂和極美妙的悲哀。我恐怖起來，便轉身要跑出房門。這並不是良心使我這樣做的；這實在是一種虛怯。我自己都不相信爲什麼我想要逃走。」

「良心與虛怯原是同樣的東西呵，巴西爾。良心就是商會的商號。」

『我不相信，哈利。我想你也不會相信吧。可是，不管我的動機是什麼——或許我是自誇，因為我常常喜歡自誇的——我確實掙扎到門邊了。一到門邊，就劈面碰着布蘭登夫人。』你難道這樣快就要跑掉嗎，荷華德先生？』她高聲地喊起來。你知道她那個奇怪的尖喉嚨麼？』

『我知道；她除了美之外，別的什麼地方都可以說是一隻孔雀。』亨利勳爵說着，用他纖長的神經質的手指把雛菊撕成小片。

『我畢竟不能脫身了。她帶我去會見了一些王族和那些佩着勳章綬章的人們以及許多頭戴大冠冕鼻子像鸚鵡的半老太太們。她在話語間，總把我當做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其實我目前僅只會過她一次，而她竟把我看作一個珍奇的东西了。我相信我有幾張畫在當時已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至少也有幾家賤價的報紙在那裏談得刺刺不休，那些報紙都是爲第十九世紀不朽的標準的。突然，我發見那位剛纔使我顛倒的青年又和我對着面了。我們相距極近，幾乎要相碰。兩個人的眼睛又相遇了。我本來唐突了一點，但是我畢竟要求布蘭登夫人替我們介紹，這也許是不十分唐突，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縱設沒有人來介紹，我們兩個人也會談起話來，我想一定是如此，朵連後來對我這麼說。他也覺得我們兩個人是命運註定了要相識的。』

『布蘭登夫人究竟如何敘述了這位奇特的青年呢？』他的伴侶問。『我想她一定是走進

來把全體的賓客行一次迅速的概略的介紹吧。我記得她曾經帶我去見過一個猜惡紅臉，滿身堆着勳章綬章的老紳士，她用一種全室裏的人都能聽得到的悲劇的私語聲，把那些驚人的瑣細情節到我的耳邊喋喋說着。我只好逃走了。我本來喜歡交識朋友。但是布蘭登夫人對待她的賓客，却正像拍賣者對待他的商品一樣。他不是說來說去把話說開了，就是把關於他們一切的話都說給你聽，單是不說你所想知道的話。」

「可憐的布蘭登夫人！你說得太苛刻了，哈利！」荷華德冷然說。

「朋友呀，她想要建設一個美術館，却只開成了一家飯店。這叫我怎樣去誇讚她呢？但是請你告訴我吧，她到底說些什麼關於朵連·格萊的事？」

「哦，大概是這樣說吧，「這位可愛的孩子——他的母親同我是很相契的。我簡直忘記了他是幹什麼的——恐怕是——不幹什麼的——哦，不錯，彈彈鋼琴，不，或許是拉拉懷瓊璘（Violet）吧，是麼，朵連君？」我們都忍不住笑了，於是我們就立刻成了朋友。」

「笑絕對不是友誼底不祥的開端，而它却是友誼底最好的收場。」青年勳爵說着，又摘下
一朵雛菊。

荷華德搖頭道：「你不懂得友誼是什麼，哈利，你也不懂得敵意是什麼。什麼人你都是喜歡

的；換句話說，就是你對於什麼人都是一樣。」

「你瞎說！」亨利勳爵叫起來，把帽子戴在後腦上，抬頭望着那一片片的小雲，它們好像一東東光豔的白絲般地浮動於夏日藍蔚的天空中。「哦，你真瞎說。我對於各種人都分別得很清楚的。我選擇標致的做我的朋友，選擇有品行的做我的相識，選擇有智力的做我的敵人。我們選擇敵人要越審慎越好。我從來沒有和一個蠢人做過敵對。我的敵人都是有些理解力的人，所以他們都能鑑識我。你覺得我太自誇了麼？我覺得是很自誇的。」

「我也以為如此，哈利。但是照你的分類說來，我只是你的一個相識罷了。」

「親愛的老朋友巴西爾，你是遠勝過於我的一個相識哦。」

「但是又夠不上做你的朋友。或許是一種兄弟吧？」

「啊，兄弟，我最不喜歡兄弟。我的哥哥老不會死，我的弟弟們簡直沒有一點什麼用處。」

「哈利！」荷華德皺着眉頭叫起來了。

「好朋友，我並不是在說認真的話。只因我忍不住要嫌惡我的親屬。這大概是由於我們不耐煩別人也有和我們同樣的缺點的緣故吧。我十分同情於英國民衆對於所謂上流階級的惡德之憤激，但一般羣衆，都以為憤慨、愚昧、和悖德是他們特有的財產，若是我們裏面有什麼人要

裝癡作呆，便以為他是闖入他們的倉庫了。當可憐的索斯沃克到離婚法庭去的時候，他們是如何地羣情憤激呀。我覺得下層社會中人，有正軌的生活的，還不到百分之十哩。」

「我對於你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同意，不僅如此，哈利，你自己一定也不會同意的吧。」

亨利勳爵撫着他黧色的尖鬚，用那飾着繸子的烏木手杖輕輕扣打靴子的前端。「你多麼英國式的，巴西爾！你作這種觀察已經是第二次了。我們每每向一個真正的英國人陳述一種觀念時——本來是一件輕率的事——他便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去審察這個觀念的正確與否。他只認為最要緊的就是看那個人自己是否相信。其實，一個觀念的價值，與發表人的誠實與否全無關係。那人愈不誠實，那觀念便愈是純智力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它是不會帶有需求、欲望、或偏見等色彩的。可是，我並非要和你討論政治學、社會學、或哲學。我喜歡人物勝過於主義，我喜歡沒有主義的人又勝過於世間一切的東西。請你再說些關於朵連·格萊君的事吧。你時常會見他麼？」

「每天會見的。若不是這樣，我就感覺不幸福了。他對於我是絕對必要的。」

「真奇怪！我以為你除了藝術之外，什麼東西都不睬的哩。」

「現在他對於我，算是我全部的藝術了。」畫家肅然說。「我時常想，亨利，在世界的歷史上，

只有兩個重要的時期。第一，是藝術上新方法的發現，第二，就是藝術上新人格的發現。油畫的發明對於威尼斯人的關係，安狄奴斯的面貌對於後期希臘雕刻的關係，正如朵連·格萊的面貌將來對於我的關係一樣。不單是我把他起稿、臨描、着色而已。固然，我已經把他起稿、臨描、着色了。但他對於我，實遠遠超過於一個模特兒對於我的關係。我不會向你說我不滿意於這個畫像或是他的美貌是藝術所不能表現的等等的話。沒有什麼東西藝術不能表現的。我知道自從遇見朵連·格萊之後，我所描畫的是好作品，是我一生涯最大的傑作。但他的人格以一種奇妙的形式——不曉得你能理解麼？——暗示了我一種藝術上嶄新的形式和一種藝術上嶄新的風格。我對於一切事物的觀察，對於一切事物的見解，就因此完全一變了。現在我能夠用一種從來不知道的方法來改造人生了。「永日沈思中的形式之夢」——這句話是誰說的呢？我忘記了；朵連·格萊對於我的關係，就正是這樣的。只要這個孩子現在我的眼前——雖然他已過了二十歲，但在我看起來却不過是一個孩子——只要他一現到眼前，哦！不知道你能發領會這個意思麼？不知不覺間他爲我規劃了一個新學派的界限，在那學派內包含了一切浪漫精神的情熱，一切希臘精神的完美。靈魂與肉體的調和——呀，何等偉大的事！我們狂暴地把這兩者分開，而創造一種鄙野的寫實和一種空虛的理想了。哈利！你可知道了朵連·格萊對我的關係！你還記

得我那張風景畫，阿格紐雖願出重價，而我竟不肯捨棄的麼？那張畫也是我的傑作之一。爲什麼呢？因爲我在描寫那張畫的時候，朵連·格萊正坐在我旁邊。一種微妙的影響從他那裏傳到我這邊來，在我一生的生涯中，竟第一次在那單調的森林裏看見我所屢屢追求而屢屢不獲的驚異了。」

「巴西爾，這真稀奇？我一定要看看朵連·格萊。」

荷華德從椅子上站起來，到院中走來走去。一會兒又回來了。「哈利，」他說。「朵連·格萊對於我，不過爲我藝術上的一種動機而已。你或許不能從他看出什麼來，我却能看出一切。當我的作品上沒有他的影像表現時，他却在那裏面表現得最充分。他是一種新形式的暗示，我剛纔說過的。我是在某種畫線的屈曲中，或是在某種色彩的美艷和微妙中，發見他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願意展覽他的畫像呢？」亨利勳爵問。

「因爲無意中我在那裏面已經多少表現了這些不可思議的藝術的偶像崇拜。這種事情我當然沒有對他說過，所以他一點也不知道。並且他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世間對於這事或許要加以猜測；而我實不願意把我的靈魂暴露於他們那些淺薄的窺探的眼睛下面啊。我的心，永不要放在那班人的顯微鏡下面去。那張畫裏面，我真把我自己描入太多了，哈利——我把我自己

描入太多了！

「詩人是沒有你這麼多的顧慮。他們知道把情熱發表出來是如何有益的事。近來，一篇斷腸記總要印到好多版哩。」

「因此，我就討厭詩人，」荷華德叫起來。「藝術家應該創造美麗的東西，但是不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將進去。現在一般人總把藝術當做自敍傳的一種形式，我們正生活在這個時代。因此就把美底抽象的意味失掉了。將來我定要指示世人藝術是什麼；爲了這個理由，所以我不願把朵連·格萊的畫像給世人看。」

「你似乎錯了，巴西爾，但是我也不想和你爭辯。爭辯的只是那些迷失於智力上的人們。告訴我吧，朵連·格萊很喜歡你麼？」

畫家沉思了一下。停了一會答道：「喜歡我，我知道他喜歡我。不待說，我是常以巧言奉承他的。我每每對他說一些話——那些話都是說過了就要懊悔的——就感覺一種極妙的愉快。他照例對我非常嬌媚，我們常常坐在畫室裏談着千言萬語。但是有時候他却非常亂暴，好像要使我痛苦他才能得到快樂似的。那時，我覺得我已經把全部的靈魂交給別人，他把它當作一朵插在外衣上的花，一顆滿足他虛榮心的勳章，一件夏天用的裝飾品了。」

「夏日是很長的呵，巴西爾，亨利勳爵喃喃說。『恐怕你會比他先厭倦吧。想起來真是一件悲傷的事，但是天才的確是要比美人存在得久遠些。所以我們都辛苦地要使自己受過分的教育。在這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我們常要求一點永續的東西，因此，我們的心裏滿充着一些廢物和事實，圖保持自己位置的那種蠢想。學識淵博的人——就是現代的理想。但是學識淵博者的心，却是一件可怕的東西。這好像是一個古董舖，盡是些怪物和廢品，却都定着實值以上的價格。我想你畢竟會首先厭倦的。將來有一天你看着你的朋友，你會覺得他有點不合於繪畫，或是不喜歡他的色調或別樣東西。你心裏會要痛罵他，認為他的行為對你非常不好。下次他來訪你，你就會對他十分冷淡的。這真是一種絕大的悲哀，因為會要把你改變起來哩。你所告訴我的那些話，完全是一部浪漫史，可說是一部藝術的浪漫史，但是無論有了何種浪漫史，其最壞的就是它會把我們變得全不浪漫呵。』

『哈利，不要這樣說。在我活着的期間以內，朵連·格萊的人格總會支配着我。我所領悟的，你却不能領悟。你太會變了。』

『親愛的巴西爾，這正是我所以能領悟的緣故。誠實的人只知道愛情尋常的一面：知道愛情的悲劇的却是不誠實的人哩。』於是亨利勳爵在一個精緻的銀匣上擦了火，帶着自信和

滿意的神氣，開始吸起紙煙來，好像他已經用一句話把全世界總括了。雀兒啾啾地擲躍於常春藤的綠葉裏面，沙沙作響。藍色的雲影，燕子般地追逐於草原上。在院子裏是如何的快樂呵！別人的情緒，又是如何地使人愉快呵！——他覺得要比別的人思想有趣多了。人們自己的靈魂，他的朋友的情熱，都是生命中很有魔力的東西。他想起他因為同巴西爾·荷華德談得太久以致錯過了那討厭的晝食，心裏暗暗自喜。若是他到了他的姑母家裏，就一定會碰着古德博第勳爵，而所談的，定是那些關於貧民救濟以及模範宿舍之必要的話。每一個階級都會宣傳此種美德的重要，至於實行，就不是他們生涯中所必要的了。富裕的人會誇讚節儉的可貴，懶惰者會滔滔辯說勞動的尊嚴。避免了這些可厭的事，是多麼爽快呀！但當他想起他的姑母時，似乎有一件心事觸動了他。他轉身向着荷華德說：『好朋友，我記起來了。』

『記起什麼了，哈利？』

『記起聽到朵連·格萊那個名字的地方了。』

『什麼地方？』荷華德微微皺着眉頭說。

『你不要裝着忿怒的樣子，巴西爾。是在我的姑母愛茄沙那裏聽見的。她說她找到了一個可驚異的少年，他正要在伊斯特恩地方幫助她，他的名字就叫做朵連·格萊。但是她並沒有說

他生得好看，這是我應該告訴你的。原來女人對於美貌，是不會鑑賞的；至少，善良的女人是如此。她說他非常誠實，性情也很優美。於是我心裏就立刻想像一個戴着眼鏡、細軟的頭髮、滿面雀斑、大腳跨步的人物了。可惜我不知道這就是你的朋友。」

「你不知道却好。」

「爲什麼？」

「我不想你會見他。」

「你不想我會見他麼？」

「唔。」

「柔連·格萊先生到了畫室裏，先生，」僕人走進園中來說。

「現在你非紹介我不可了。」亨利勳爵笑着喊起來。

畫家向着那個站在太陽底下閃眼睛的僕人。「請格萊先生等一等，帕克：我就會來的。」僕人鞠躬走去了。

畫家便望着亨利勳爵。「柔連·格萊是我最好的朋友呵，」他說。「他有一種單純而優美的性格，你姑母所說的話是完全不錯的，你不要傷壞他吧，也不要誘導他，你的影響總是不好。」

的世界很廣大，其中有許多奇異的人羣。你不要從我手裏把他奪去吧，他是賜給我藝術上所有的一切魔力的唯一的人；我的藝術家的生命，全是依憑着他，留心呀，哈利，我信賴你哦。」他說得非常緩慢，他的話好像都是違反他的意志，用力壓榨出來的。

「不要這樣胡說啊！」亨利勳爵帶着微笑說，於是捻着荷華德的臂膀，把他拉到屋子裏去了。

一一

他們走進畫室，就看見了朵連·格萊。他坐在鋼琴前面，背朝着他們，正在翻閱那叔曼（3）作的「森林之景。」「你把這個借給我吧，巴西爾，」他喊着。「我要練習一下，這曲子真是美妙極了。」

「這個完全要看你今天坐得怎樣，朵連。」

「哦，我坐得不耐煩了，我不要這種和我一樣大的畫像，」那小孩說着，執拗地旋轉他所坐的椅子。可是他猛然看見了亨利勳爵，不覺兩頰微紅了一會，便站將起來，說：「很對不起，巴西爾，我不知道你同着人來了哩。」

「這位是亨利沃頓勳爵，我在牛津時代的老朋友。我剛纔對他說你是一個怎樣好的模特兒，現在你把一切都破壞了。」

「你並沒有破壞我的愉快，格萊君。」亨利勳爵說着，走上去和他握手。「我的姑母時常向我說起你，你是她的寵愛之一，我恐怕你也是她的犧牲之一哩。」

「我現在被愛茄沙夫人記着怨恨了，」朵連·格萊裝着懊悔的滑稽樣子說。「我會允諾她於上星期二同去懷契培的俱樂部，後來竟把這件事情完全忘記了。我們本來要同表演二重奏的——大概是三個合奏曲吧。現在不曉得她會要對我說什麼話，我嚇得不敢去見她了。」

「哦，我要使你和我的姑母和睦起來。她是非常傾心於你的。我以為那天你雖沒有去，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聽衆也許覺得是一個二重奏。因為我的姑母一坐到鋼琴前面，她就儘可以做出兩個人的聲音來。」

「你對她太厲害了，就是對我也說得太不雅緻了。」朵連·格萊笑着答。

亨利勳爵把朵連仔細打量一番，覺得他確是斌媚動人，他有曲線妙美的朱唇，坦率的碧眼，和金色的鬚髮。他的臉上有一種東西，一見就可以使別人相信的。他有全部青春純潔的熱情，也有一切青春的誠實。誰都覺得他是未曾受世間絲毫污染的。無怪巴西爾·荷華德這般崇拜他。

「你太嬌美了，所以不會行善事的，格萊君——真太過於嬌美了。」於是亨利勳爵投身於睡椅上，打開他的紙煙匣。

畫家急忙地混和顏色，預備畫筆。他現着愁悶的樣子。待他聽到了亨利勳爵最後那句話的時候，他便看他一眼略略遲疑了一下，說：「哈利，我今天要完成這張畫，實在對不起你，請你走開好麼？」

亨利勳爵帶笑望着朵連·格萊。「要我去嗎，格萊君？」

「哦，請不要去吧。巴西爾常是這樣不高興的。他不高興的時候，我真難過得很。此外，還要請你告訴我爲什麼我不會行善事。」

「我沒有想到要向你說明這件事，格萊君。這是一個很討厭的題目，我們談起來就非認真地不可。但是，你已經叫我留在這裏，我決不致於走開的。巴西爾，你該不是當真討厭我吧，你常說你喜歡有人和你的模特兒閒談的哩。」

荷華德嚙着嘴唇說：「若是朵連要你在這裏，你當然應該留在這裏。朵連的怪想是一切人的法律，只除了他自己以外。」

亨利勳爵拿起他的帽子和手套。「你這樣逼我，巴西爾，不過我也非走不可了。我約了一個

人到奧稜斯相會。再見，格萊君。幾時你下午到寇村街我家裏來頑。五點鐘的時候我大概在家裏。你幾時來請預先通知我，若是錯過了，我很抱歉的。」

「巴西爾，」朵連·格萊叫起來，「若是亨利·沃頓勳爵要去，我也要去的。你在畫像的時候，總是緘口不開，我一個人站在臺上要假裝着愉快的樣子，是怎樣無味的事。請他不要走，我一定要他在這裏。」

「不要去吧，亨利，看朵連的面子，也看我的面子，」荷華德凝神看着他的畫說，「確是不錯，我在工作的時候是絕對不說話，也不聽人家說話的，這難怪我那不幸的模特兒會覺得非常無聊，請你留在這裏吧。」

「但是對於那位在奧稜斯的人怎樣呢？」

畫家笑着道：「我覺得那件事沒有什麼問題。坐下吧，哈利。那末，朵連，你站到臺上去，不要動得太厲害，也不要留心去聽亨利所說的話，他有一個很壞的影響，能傳給他一切的朋友，只有我是一個例外。」

朵連·格萊一步一步地走上平臺上去，好像年青的希臘殉教者的樣子。他向着亨利嘴巴一擰，表示不大滿意，他心裏却有點喜歡他了。他和巴西爾完全不同，他們兩個人成爲很有趣的

對照亨利却有一種很優美的聲音。停了一下，他對亨利說：『你真的有一種很壞的影響麼？亨利？像巴西爾所說的那樣壞麼？』

『世間並沒有所謂好影響，朵連君，一切的影響都是不道德的——從科學的見地看來是不道德的。』

『爲什麼？』

『因爲影響一個人，就是把自己的靈魂給與那個人。那個人所想的已不是他本來的思想，所燃燒的也不是他本來的情熱了。他的美德對於他也不是真的。若是世間有所謂罪惡，那末他的罪惡也是借來的。他成爲別人的音樂的回響，成爲一個表演別人的角色的俳優了。人生之目的，原在於自己發展。完全實現自己的本性——這就是我們的目的。現在，一般人對於他們自己常懷戒懼。他們已經忘記了一切最高的義務，忘記了對於他們自己所負的義務。不待說，他們是好善樂施的。他們會把食物給與餓夫，把衣服施諸乞者。但是，他們自己的靈魂却在挨着饑餓赤着全身。我們人類已經失掉勇氣了。或許是實際上我們並不會有過勇氣吧。爲道德根基的社會之恐怖，爲宗教祕訣的天神的恐怖——這就是支配我們的兩種東西。並且——』

『把你的頭再向右邊偏一點點，朵連。』畫家說着，潛心於他的製作，只覺得一種他從來沒

有看見過的表情現在那孩子的臉上。

『並且，』亨利勳爵用一種低低的音樂般的聲音繼續說着，揮着他幽雅的手波，這是他在意登時代已有的習慣，最足以表示他的特性，『我相信，若是我們能數十分美滿地度過一生，將一切的感情附以形式，將一切的思想給以表現，將一切的夢幻與以實現——那塵世間定會得到一種快樂的新衝動，可使我們忘記一切中世的痼疾，而歸還到古代希臘的理想——或許會比希臘的理想還更優美更充實吧。但是現在最勇敢的人，對於他自己常懷戒懼。蠻族的殘體，依然抱着那毀壞我們生命的克己自制，悲慘地存在着。我們竟爲着要拒絕它而遭受懲罰了。我們所極力加以遏制的各種衝動，常棲息於心田裏而酖毒我們。凡肉體一經犯罪，其罪惡便已消失，因爲行爲就是滌罪的一種形式。於是，其所殘存的就只有歡樂的追懷，或悔恨的悅樂了。我們要避免某種誘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順從那種誘惑。若是反抗它，你的靈魂就會因渴望着它所禁制的東西和那些怪誕不法的怪法典而致發生苦痛。都說世間的大事件皆係發生於腦裏，且只限於腦裏。所以世間的大罪惡也是發生於腦裏的。你，格萊君，你負着這樣薔薇般紅的青春，薔薇般白的童年，曾經有使你驚悸的熱情，有充滿着恐怖的思想，有許多一記憶起來就會使你含羞的幻景與夜夢——』

『不要說吧！』朶連·格萊訥地說，『不要說！你迷亂我了。我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似乎有些可以回答你的話，但是我竟找不出來。你不要說吧，讓我想，或許最好是讓我不要想。』

約莫有十分鐘的光景，他張開嘴唇站着，屹然不動，眼睛發出奇異的光輝。他朦朧地覺得有一種新鮮的感化在他的周身流動。而那些感化却像是從他自己身上發生的。巴西爾的朋友向他所說的幾句話——不待說是偶然說出的，且含着些故意的逆論——竟撥動了他從來沒有觸犯過的心絃，現在它正在奇妙地顫動了。

音樂也曾這般地挑動過他。音樂曾經屢次使他迷亂。但是音樂却不甚明晰。它並不是創造在我們心中的新的世界，只可說是一個另外的渾沌世界罷了。言詞！祇有言詞！是多麼可怕的東西！多麼清楚，明朗，而殘忍呵！人類始終不能逃出它的範圍。而且，言詞裏面，又潛藏着一種多麼精妙的幻術！它們好像能把無形的東西塑成有形的，又好像具有一種雅緻得如同古琴或琵琶一樣的特質的音樂。祇有言詞啊！世間還有真切得像言詞一樣的東西麼？

不錯；在他的少年時代他曾有些不能理解的事情。現在却都能理解了。生命突然變成了火焰般的顏色。他覺得他曾在火中行走過。爲什麼他從前不懂得這個呢？

亨利勳爵帶着陰險的笑臉望着他。已領悟他守持緘默的心理的瞬間了。他覺得有很深的

興味。但因他的一段話而生出那迅速的感應，不禁使他驚異起來，於是他便記起十六歲時所讀的那部書，那部書是曾經指示他許多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事物的。他料想桑連·格萊此時也正遇着那同樣的經驗吧。自己不過是朝天放出了一枝冷箭。就射中了那鵠的麼？那孩子是多麼可愛呀！

荷華德用他獨特的大胆驚人的筆畫繼續地描着，那種筆畫，具有真正的練達和完全的美，是在藝術上全賴「力」才得以表現出來的，他對於他們兩人的沉默竟完全沒有留意。

「巴西爾，我站得厭倦了，」桑連·格萊突然叫起來，「我非到院子裏去坐坐不可。這裏的空氣太沉悶了。」

「啊，真對不起。我在畫畫的時候是對於別的什麼事情都不能管的。可是你今天站得再好沒有。完全沒有動，我已經把捉了我所要求的效果——半開的嘴唇，兩眼的光輝。我不曉得哈利向你說了些什麼，但是他的確使你現出了一種最驚異的表情。我想他一定誇獎了你。你切不可信他半句話啦。」

「他確實沒有誇獎我。我不相信他所說的話，大概就是因着這個緣故罷。」

「你要知道你完全相信了，」亨利勳爵以夢幻的而帶倦怠的眼睛望着他說，「我們到院

子裏去吧。畫室內熱得古怪。巴西爾，讓我們喝點冷東西，裏面放了草莓的東西。」

「很好，哈利。請你按那鈴子，帕克來了我就叫他預備起來。我總得要把這個背景畫好，稍稍等一會就來。你切莫把朵連纏得太久了。我從來沒有畫得像今天這麼如意。這張畫定會成爲我的傑作。此刻看來，就已經是一個傑作了。」

亨利勳爵走到院子裏，看見朵連·格萊正埋首於一大叢清涼的紫丁香花之中，當作醇酒般地在狂飲那些花朵的芬香。他走近朵連，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這樣很對的，」他喃喃地說。「除了官能以外沒有別樣東西可以醫愈靈魂，正同除了靈魂以外沒有別樣東西可以醫愈官能一樣。」

少年跳將起來，往後倒退。他沒有戴帽子，樹葉挂住他蓬蓬的捲髮，撩亂了滿頭的金絲。他眼中現出倉皇的神色，好像在睡夢中突然被驚醒來的樣子。他的美鼻孔微微顫動，幾根潛在的神經把他的朱脣搖抖起來。

「是的，」亨利勳爵繼續說，「這是人生的大神祕之一——用官能來醫愈靈魂，又用靈魂來醫愈官能。你真是一個可驚嘆的人物。你所知道的事比你自信爲知道的爲多，正如你所知道的比你想要的爲少一樣。」

朵連·格萊繙着眉頭把臉反過去。他忍不住要喜歡那站在他旁邊的身段修長而嫵雅的青年了。那種浪漫而帶橄欖色的面貌和疲弱的表情，很足以引起他的興味。在他低低的聲浪裏面，含有極迷人的東西。就是他那兩隻雪白冰冷的花一般的手也有一種特異的魔力。當他說話時，兩手揮動得和音樂一般，好像有一種它自己特殊的言語。但是朵連覺得有點怕他，又覺得怕他未免可羞爲什麼讓一個不相識的人來對他啓示他自己呢？他認識巴西爾·荷華德已經好幾個月了，可是他們的友情一點也沒有把他改變。不料在他生涯中竟闖入了一個似乎向他洩露了生之神祕的人。然而，這又有什麼可怕呢？自己並不是一個小學生或女孩子。驚懼是不合理的。

『讓我們坐在樹陰裏去吧，』亨利勳爵說。『帕克已經把飲料拿來了，若是你久久停在這種烈日之下，你會完全毀壞下去，巴西爾也再不會畫你了。你切不可晒得烏焦焦地。這樣太不對。』

『這有什麼關係呢？』朵連·格萊在園端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笑着說。

『這對於你的一切都有關係，格萊君。』

『爲什麼？』

『因爲你有最驚異的青春，而青春又是最值得寶貴的東西。』

「我不覺得這樣。」

「唉，你現在不覺得這樣罷。終於有一天，當你又醜又老臉上起了繃紋的時候，思想用線痕來枯槁你底前額的時候，情慾用醜火來燒焦你底嘴唇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了，你就會痛切感得了。現在你無論走到哪裏去，你將迷到世間的一切。可是能毀永遠是這樣麼？……你有一副極美豔的容貌，格萊君。你不要繃起眉頭吧，這是真的。美是天才的一種形式——其實還高過於天才，因為美是用不着說明的。美是世間的大事實之一，如像太陽、春天，或是我們呼爲月亮的那銀殼在黑浪中的反光一樣。我們對於美毋須挾懷什麼疑問。它有最高的神權。它使具有「美」的人都成爲王子。你在笑着麼？！你把它失去了的時候就不會笑了。……人們常說美不過是皮相的。或許是這樣。但是它至少也不像思想那般皮相的。在我看來，美是驚奇中的驚奇。不用外表來判斷的。就只有那些淺薄的人羣。世界的真正的神祕是那些肉眼可以看見的東西，不是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不錯，格萊君，上帝待你很好。但是，上帝所給你的東西不久他就要拿去的。使你真實地完全地美滿地生活着的。不過是三兩年的短期間罷了。當你的青春失去，你的美貌也會一同消逝，那時候，你就會曉得已經沒有勝利留給你了；否則只能自安於一些卑陋的勝利，那些勝利，只要你追想過去就會覺得比失敗還要難受。你每月隨着月亮的虧蝕，步步迫近那可怖的東

西。時間在嫉妬你，在襲擊你的百合與薔薇。你將變得形顏憔悴，兩頰深陷，目光黯鈍了。你將備受痛苦……啊！趁着你的青春尙在的時候去實現你的青春吧。不要浪費了你的黃金時代去聽那些無味的議論或是謀挽救無望的失敗或是把你的生命斷送與那班平庸無智鄙俗的人們。這些都是現代底不健全的目的、虛偽的理想。生活罷！發展你所有驚異的生活！不要讓它失掉。要時時去尋找新的感覺。不要怕什麼……新的快樂主義——這便是我們這世紀的需求。你可說是這種主義的具體的象徵呀。以你這樣的人品，沒有什麼事情你不能做的。這世界有一個時期是屬於你的……當我會見你的那瞬間，我便知道你完全沒有認清你自己是什麼，也不曉得將來你自己會要怎樣。因為你太魅惑我了，所以我覺得非告訴你一點關於你的事不可。若是你要把青春虛度，真是一件多麼悲劇的事情。因為你底青春的永續不過是在一個極短的期間中——確是一個極短的期間。一般的山花雖會枯萎，但它們能再開。紫百合花到明年六月也會黃得像今天一樣。在一個月以內，鐵線蓮將開出紫星般的小花，而且年年歲歲那一「綠夜」般的葉子依然會托出紫星的花來。但是我們却永不能回復我們的青春，二十歲的時候在我們胸砰動的歡樂底顫抖都變得遲鈍了。我們的四肢會衰敗，官能會枯朽。我們會漸漸變成一個醜怪的木人，腦中時常被那些從前所畏懼的情熱和從前沒有勇氣去順從的那些微妙的誘惑之記憶所纏

繞。青春！青春！世間除了青春之外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呢！

朵連·格萊張開眼睛驚異地望着，紫丁香花的小枝從他的手裏落到砂礫上。一匹毛深的蜜蜂飛來，嚶嚶地在他的周圍盤旋了一會，便匍匐於那橢圓形的放線狀的小花球之上。他以很大的興趣望着它，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使我們恐怖的時候，在爲某種不能表達的新感情所挑動的時候，或是在某種恐脅我們的思想突然包圍了頭腦而叫我們屈服的時候，我們會常常展開這種對於瑣細事情的興味的。一會兒蜜蜂飛去了。他看見那蜜蜂爬到紫色旋花的漏斗中去。那花朵似乎在顫動，後來便前後地搖擺起來。

畫家突然出現於畫室的門邊，做出斷續的信號要他們進來。他們相對微微一笑。

『我在等着呢，』他叫起來。『進來。現在光線充足，你們又可以到裏面喝飲料。』

他們站起來，兩人慢步踱下那條小徑，兩隻「綠與白」的蝴蝶飛翔而過，在院隅的梨樹上一隻畫眉開始叫着。

『你遇着了我是很快樂的，格萊君，』亨利勳爵望着他說。

『不錯，我現在真快樂。不知道我能說常常快樂麼？』

『常常！這是個多麼可怕的字。我一聽得就要戰慄起來。婦女們最愛使用這個字。他們想把

一切的浪漫史永遠繼續，結果反將他們破壞了。這是個無意義的字。易變的感情與生涯永續的感情熱兩者之間唯一的區別就是易變的感情比較持續得久遠些。」

當他們走進畫室，柔連·格萊將手放在亨利勳爵的肩膀上。「這樣看來，讓我們的友誼成爲易變的吧，」他喃喃說着，自覺有點唐突頰上紅了一會，於是走到臺上再擺好了他的姿勢。

亨利勳爵坐在一張柳條編成的大安樂椅子上，眼睛釘着柔連。除了荷華德有時退後幾步去眺視他的作品的時候之外，就只有畫筆在畫布上走動的聲音打破了室中的靜寂。在流進戶口來的斜陽裏，塵埃跳動着而呈黃金色，薔薇的濃香似乎罩滿了一切的东西。

約莫經過一刻鐘之後，荷華德停下了筆，向柔連·格萊看了許久，又向那張畫像瞧了半天，咬着大畫筆的一端，繃起眉頭。「完全畫好了。」最後他叫起來，於是彎着腰在那畫布的左角上用朱紅色寫了一行名字。

亨利勳爵走近來細細審視了那張畫。那確實是一件驚人的藝術品，並且是一張驚人的酷肖的肖像。

「好朋友，我以最溫美的意思祝賀你，」他說。「這是現代最精巧的肖像畫，格萊君，來看看你自己罷。」

少年好像從夢中驚醒般地跳將起來。「真的畫完了麼？」他說着，從臺上走下。

「畫完了。」畫家說。「今天你的神采真好。我非常感謝你。」

「這應該完全歸功於我。」亨利勳爵突然說。「不是麼，格萊君？」

朵連沒有回答，只是漠然走到畫像的前面，臉朝着它。當他一眼看見那張肖像的時候，不禁倒退了幾步，歡悅使他的頰上微紅了一陣。眼中浮着快樂的表情，好像是他生平第一次認識了他自己。他驚異地站着，屹然不動，彷彿聽見荷華德在對他說話，但是並不曉得他說些什麼。自己的美貌之發覺，好像是上天降下來的一種啓示。他從前永不會發覺過。巴西爾·荷華德的恭維，在他看來似乎不過是友誼的好意的獎飾罷了。他聽了，笑了，便忘記了。那些話對於他的本性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誰知現在却遇着一個亨利·沃頓勳爵，他帶着那對於青春的奇異的讚辭和短短的可怕的警語。那些話竟煽動他了。如今當他站着注視他自己的娉婷的畫影時，那繪畫的真實性便在他的眼前閃過。不錯，終於有一天他的臉上會起縐紋會枯萎，眼睛會黯鈍失色，優雅的丰姿會毀壞而變醜陋。他嘴唇上的朱紅也會消失，頭髮上的金色也會遁走。那種要創造他底靈魂的生活會摧殘他的肉體。他將要變得可怕可厭而奇醜了。

想到這裏，一陣尖銳的苦痛刀一般地刺着他，使他身體中每個微妙的纖維都顫抖起來。他

的眼睛變得同紫水晶一樣，上面浮過了一層眼淚的雲霧。他覺得像有一隻冰手放在他的胸口上。

「你不喜歡這個麼？」荷華德終於叫起來了，因為那少年的沈默使他難受，他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他當然喜歡，」亨利勳爵說。「這是現代藝術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誰不喜歡呢？你把這個給我，任你要我的什麼都可以。我一定要這個。」

「這不是我的所有物哦，哈利。」

「是誰的？」

「當然是柔連的，」畫家答。

「他真是一個幸運兒。」

「好悲慘的事呵！」柔連·格萊悒然說，兩眼依然緊釘着他自己的畫像。「好悲慘的事！我會變得衰老、醜怪、可怕起來。可是這幅畫却能毀永遠保留它的青春。它永不會比六月的這一天還更老……要不是這樣才好！我願我能夠時常年青而讓這幅畫去變衰老爲了這樣——爲了這樣——我願意犧牲一切的東西！是的，世間沒有什麼東西我不願意犧牲的，爲了這個我願意

犧牲我的靈魂！

「你或許不願意有這麼一個處置吧，巴西爾，」亨利勳爵笑着說。「這可說是你的作品蒙受災厄了。」

「我要極力反對，哈利，」荷華德說。

朵連·格萊轉過身來看着他。「我知道你要反對，巴西爾。你喜歡你的藝術甚於你的朋友。在你看來我不過是一個綠色的青銅像罷了。其實還不如。」

畫家嚇得默望着。這些話簡直不像是朵連說的。這是怎樣一回事呵？朵連像是很忿怒的樣子。他滿臉發紅，兩頰火燒着。

「是的，」他繼續說，「在你看來，我還不如你那座象牙的赫蜜斯（4）的神像或是那座白銀的浮恩（5）的神像罷。你會永遠喜歡他們。但是你會喜歡我到幾時呢？大概到我臉上起了一條縐紋的時候吧。我如今知道了，人失去他的美貌的時候，無論如何便會失去一切。你的畫像這樣告訴我了。亨利·沃頓勳爵的話確實不錯。青春是唯一值得寶貴的東西。我發見我老了的時候，我就要自殺。」

荷華德變成了灰色，捉住朵連的手。「朵連！朵連！」他喊着，「不要這樣說。我從沒有過像你

這樣的朋友，將來也不會再有的。你該不會嫉妬這些物質的東西罷，你比一切物質的東西都優美哩！

「我嫉妬一切不會消失美貌的東西。我嫉妬你爲我畫的那張肖像。爲什麼它要保留我所消失的東西呢！每一瞬間過去，總要從我這裏取去一點東西給與那張肖像。哦，要想個別的法子才好！要使這張畫變換起來。而我常是現在這個樣子！你爲什麼要畫出它來呢！它將來會嘲笑我的——會可怕地嘲笑我！」他眼中貯滿着熱淚；撒脫了他的手，撲通地倒在長睡椅上，把臉埋在枕頭裏，好像在祈禱。

「這是你弄出來的，哈利，」畫家慘然說。

亨利勳爵聳動他的肩膀。「這就是真正的朵連·格萊呵。」

「不是。」

「不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先刻要你走開的時候你就應該回去，」他埋怨說。

「你要我莫走開我才留在這裏哩，」亨利勳爵答。

「哈利，我不能夠同時和兩個最好的朋友吵鬧，可是你們已經使我深惡這幅平生最得意

的傑作了，我要毀滅它。這不過是些粗布與顏料！我不能讓它進來毀壞我們三個人。」

朵連·格萊從枕頭上擡起他黃金色的頭，帶着灰敗的臉顏和淚盈盈的眼睛，瞧着畫家，只見畫家走到那掛着窗簾的高窗子下面的樅木畫桌邊去了。他在那裏幹些什麼呢！他的手指在散亂的錫管和乾畫筆堆中翻來翻去，想找點什麼東西。不錯，是在找那把柔鋼薄刃的長畫刀。到頭尋着了，他便要去割破那張畫布。

少年哽咽着從榻上跳將起來，直衝到荷華德那裏，從他手裏奪下了小刀，把它拋到畫室的盡頭。「不要這樣，巴西爾，不要這樣！」他喊着。「這是謀殺！」

「你畢竟很珍重我的作品，我很喜歡，朵連。」畫家回復了這一場駭異之後冷然說。「我決想不到你會如此。」

「珍重它？我愛着它呵，巴西爾。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好，等你乾了之後，就要把你加些光澤，配上框子送到家裏去。以後就可憑你怎樣處置了。」於是他橫過畫室，按了鈴子，吩咐拿茶來。「你一定要喝茶了，朵連。你也要麼，哈利？你要反對這種單純的快樂麼？」

「我崇拜單純的快樂，亨利勳爵說。『單純的快樂是混亂底最後的避難所。但是我不喜

歡那些「劇景」，除非在舞臺上。你們多麼傻，你們兩個人不知道是誰下的定義。說人是理性的動物。這是一個最荒謬的定義。人們是其他種種的東西，只是有理性的。我可喜歡他們不是有理性的呵，雖然我不願意你們兩個爲着這張畫而吵鬧。你最好是把這張畫給我，巴西爾。這個蠢孩子並不是真的要它，我却是真要。」

「你若是除我以外讓別人拿去這張畫，巴西爾，我決不饒你！」柔連·格萊喊着：「我也不許別人叫我蠢孩子。」

「你應知道這張畫是你的，柔連。我還沒有畫好的時候就已經給你了。」

「其實你已經有一點點蠢了，格萊，你並沒有真正反對別人提醒你說你非常年輕。」

「今天早晨我已經極力反對過，亨利。」

「唉，今天早晨你從那時起才開始生活呢。」

門上敲了幾下，廚夫托着茶盤走進來，放在一張小小的日本桌子上。發出一陣杯碟的響聲和那刻着凹紋的喬治亞式茶壺的嚙嚙聲。一個僕人又拿進來兩隻圓形的瓷盆。柔連·格萊走過去倒茶。其餘兩個人沒精打采地走到桌子旁邊去看看蓋子下面是什麼吃的東西。

「我們今晚到劇場去吧，」亨利勸爵說。「一定有些什麼可看的。我本來約定到懷特家裏

去吃飯，但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去說我病了或是說我後來又有了別的約不能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藉辭。這不是很光明麼？」

「穿禮服是多麼麻煩的事，」荷華德憤憤地說。「穿起來怪難看的。」

「不錯，」亨利勳爵夢幻地說，「十九世紀的服裝真是討厭。太陰沉太鬱抑了。只有罪惡就是殘留在近代生活中的唯一的真色素。」

「不要在朵連面前說這種話，哈利。」

「在哪個朵連面前？是倒茶給我們的那個還是在畫裏的那個？」

「在那兩個面前。」

「我要同你到劇場去，亨利，」少年說。

「那麼同去吧，你也去麼，巴西爾？」

「我不能去。我不去的好。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好，那末我們兩個人去吧，格萊君。」

「好極了。」

畫家咬着嘴唇，手裏擎着杯子走到畫像那裏去。「我和真的朵連留在這裏吧。」他淒慘地

說。

「這是真的朵連麼？」畫像的本人慢慢走到畫家面前大聲說。「我真的像它麼？」

「唔，你像極了」

「好奇怪，巴西爾！」

「至少你的外表是像它的，不過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罷。」荷華德歎了一口氣。

「世間對於忠實一事總是鬧得大驚小怪。」亨利勳爵叫着。「唉，就是在愛情上說，忠實也不過完全爲着生理學上的問題罷了。與我們的意志毫無關係。青年人想要忠實而不肯做；老年人想要忠實而不能行：我們可以說的就是如此。」

「今晚不要到劇場去吧。朵連，荷華德說：『在我這裏吃飯。』」

「不行，巴西爾。」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約定了和亨利·沃頓勳爵同去。」

「他並不會因你守了信就更喜歡你。他自己時常失信，請你不要去吧。」

朵連·格萊笑着，搖搖頭。

「我懇求你。」

少年遲疑起來，向亨利勳爵看了一眼，只見亨利現着有趣的微笑從茶桌上望着他們。

「我一定要去，巴西爾。」他答。

「很好，」荷華德說：走過去把杯子放在茶盤裏。「已經遲了，你們應該穿衣服，不要耽擱時間。再會，哈利。再會，朶連。不久再來這裏吧，明天來。」

「一定來。」

「不會忘記麼？」

「不會，當然不會忘記。」朶連喊着。

「那末……哈利！」

「什麼，巴西爾？」

「不要忘記了今天早晨在院子裏我要求的事。」

「我忘記了。」

「我相信你呵。」

「我希望我能毀相信我自已，」亨利勳爵笑着說。「來吧，朶連君，我的馬車在外邊，我還可

以送你到你的家裏，再會，巴西爾。一個多麼有趣的下午。」

待他們出去帶關了房門之後，畫家便倒在一張沙發上，臉上現出一種苦痛的表情。

三

第二天十二點半鐘的時候，亨利·沃頓勳爵從寇村街慢步走到奧巴尼去訪他的叔父佛末勳爵，他是一個樣子雖有點粗魯但很親切的老獨身者，因為他對於外面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恩惠，所以人家都說他自私自利，但是社交界的人就說他寬宏大度，因為他供養了一班使他娛樂的人。他的父親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貝利還很年輕而蒲利蒙將軍尚未被重視的時候，曾任駐馬特利的大使，但是後來因為做不成駐巴黎大使，便起了一種厭煩的心思而離開外交界了，他覺得從他的世系上說，從他的怠惰之點說，從他在公文上的好英文說，並且從他追求快樂的過度的情熱說來，他很有資格得到這個職位。這位兒子原來是他父親的秘書，後來也跟着他父親去職，當時總覺得有點愚蠢，可是幾個月之後他繼承了爵位，便認真研究那從來不預聞的大貴族的藝術起來。他有兩棟市中的大房屋，但他却喜歡住在公寓裏，藉以避免多少紛擾，膳食是抵在俱樂部裏吃的。他常注意於內地州的炭坑之管理，他對於這種工事上的污染常藉詞寬解。

說管理石炭的最大利益就是能使紳士在他爐中燒起柴來適當一點。在政治上他是一個保守黨，但是除了該黨在握政權的時候。若是該黨握了政權他却要痛罵他們是急進派的黨徒。他對於那侮慢他的僕人要算是一個英雄好漢，對於那些被他虐待了的親族他算是一個恐怖之的。只有英國纔得生出這種人來，而他常常說英國快要滅亡。他的主義非常陳腐，而偏見又非常之多。

當亨利勳爵走進房裏來的時候，看見他的叔父穿一件粗獵服坐着在吸「齊魯特」(Cigarette)雪茄煙，口中喃喃念着泰晤士報。「唔，哈利，」老紳士說，「爲什麼來得這麼早？我想你們那些紈袴子不到兩點鐘不會起床的，要到五點鐘才得拋頭露面哩。」

「爲着純粹的家庭愛情而來的，喬治叔。我想問你要點東西。」

「要錢吧，大概是。」佛末勳爵歪着臉說。「好，坐下來把詳細情形告訴我。現在一般青年人都以爲金錢便是萬能。」

「不錯，」亨利勳爵把外衣的鈕孔扣好說：「他們年紀大起來就曉得了。但是我並不是要錢。要錢的只是那些付賬的人，喬治叔，我是從不付賬的。賒賬是年輕子弟的資本，一個人可以靠着這個愉快地生活。並且，我常常與達特莫爾的商人交易，因此他們從不來麻煩我。我所要的是

一點消息；當然不是有用的消息；是無用的消息。」

「好，我可以告訴你在英國『藍面書』(6)中所有一切的东西，哈利，雖然近來那班人只是記載許多無謂的事。我從前在外交界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好多了。可是聽說現在他們是用考試取材的。這還有什麼希望呢？所謂考試，從頭至尾純是一種欺騙。若他是一個紳士，他便有充分的知識，若他不是一個紳士，無論他知道什麼，都沒有好處。」

「朵連·格萊君却不是『藍面書』上的人物呵，喬治叔，」亨利勳爵懶懶地說。

「朵連·格萊他是誰？」佛末勳爵繃起濃密密的白眉毛問。

「我就是爲着這件事情來的，喬治叔。也可說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他是最後的克爾索勳爵的外孫。他的母親姓德弗魯；叫瑪茄列·德弗魯夫人。請你告訴我關於他母親的事吧。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她和誰結了婚？因爲與你同時代的人你差不多都知道，所以或許你能知道她。我近來非常關心朵連·格萊君哩。我剛剛認識他的。」

「克爾索的外孫！老紳士回響般地說。——『克爾索的外孫……當然……我很知道他的母親，我似乎見過她受洗禮。她是一個極艷麗的女郎，瑪茄列·德弗魯；後來他跟着一個一錢莫名的青年跑了，弄得一般人都要發狂；那是一個極無用的人，是聯隊裏的一個下級幹部，是那

一類的東西吧。確實的，那些事情我記得清清楚楚好像昨日發生的事情一樣。那個可憐的小傢伙在結婚後兩三個月就在司拍地方決鬥被人殺死了。關於這件事還有一段醜史。說克爾索找着幾個險惡的奸徒，比利時的兇漢，去當衆侮辱他的女婿；收買來的，用錢收買來的；那兇漢便把他當作野鳩似地睡着他。那事件大家都噤口不談，但是，克爾索後來很久只是一個人，在俱樂部吃飯了。聽說後來把他的女兒帶了回去，而她竟不開口和他說話。呵，這真是一件壞事。他的女兒在一年之內也就死了；她遺下一個兒子，是麼？我忘記了。一個什麼樣子的孩子呢？若是像他的母親他一定是個美少年。」

「他非常美麗呵，」亨利勳爵同意地說。

「我希望能有適當的人扶助他，」老人繼續說。「若是克爾索待他好，他一定可以得到一筆財產。他的母親也很有錢，她的祖父把塞爾比的全部產業都遺給她了。她的祖父很嫌惡克爾索，把他當做一隻賤狗。他的確是使人家瞧不起。我在馬特利的時候他曾來過一次。唉，我真替他羞愧。女王常常問起我那個時常爲了車價同馬車夫吵鬧的英國貴族哩。他們簡直把這件事當做一個趣談。弄得我一個月不敢在宮廷中露面。我希望他對待外孫子要比對待馬車夫好一點才好。」

「不知道怎樣的，」亨利勳爵答，「我看那孩子還相當地富裕吧。他還沒有成年。我知道他有塞爾比的產業。他曾經向我說過。而……他的母親是很美麗麼？」

「瑪茄列·德弗魯是我所看過的絕色美人中之一，哈利。不知怎的使她幹出那種事來。她儘可以任意選擇一個人結婚。卡林頓會癡狂般地追逐過她。但她很浪漫。她們一家的女人個個都是浪漫的。男子們全是不中用的東西，而女子，唉，都是些奇特的。卡林頓並跪在她的面前。他自己對我說。她却嘲笑他，因那時候在倫敦的女郎沒有一個不羡慕他的。現在談起這等愚妄的婚姻，哈利，我便記得你父親對我說達特蒙要想娶一個美國女郎，這是一個什麼想頭呢？難道英國女孩們還不能使他滿意麼？」

「現在同美國女人結婚可說是時髦，喬治叔。」

「我可以打賭說英國女人比別的都好，哈利。」佛末勳爵把拳頭打着桌子說。

「要打賭却是美國女人好些。」

「聽說美國女人不會持久，」他的叔父怨怨地說，

「一個長期的婚約會使她們疲乏，但是對於野外競馬她們却是好手哩，她們喜歡飛馳的東西。我想達特蒙不會弄得好的。」

「那女人的家族是些什麼人呢？」老紳士呶呶地說，「有什麼人麼？」

亨利勳爵把頭一搖，「美國的女郎最會隱藏她們的父母好像英國的婦人會隱瞞她們的過去一樣，」他說着，站起來預備要走。

「她家裏怕莫是些做豬肉罐頭的人？」

「爲着達特蒙要是這樣就好，喬治叔。聽說做豬肉罐頭在美國是一種最能獲利的職業，除了做官就是它。」

「她美嗎？」

「她做得像很美的樣子。一般的美國婦人都是這樣的。這是她們迷人的秘訣。」

「爲什麼那些美國婦人不能住在她們本國裏呢？常說美國是婦人的樂園。」

「是的。因爲是樂園，所以她們同夏娃（7）一樣只想跑出來，」亨利勳爵說，「再會，喬治叔。我再遲就怕趕不到晝餐了。謝謝你給了我所要的消息。我常常喜歡知道關於新朋友的一切的事。但我不喜歡知道關於老朋友的事情。」

「你到哪裏去吃飯，哈利？」

「到愛茄沙姑母家裏。約了我和格萊君兩人。他是她最近的被保護人哩。」

「咳！告訴你的愛茄沙姑母，哈利，叫她不要再拿什麼慈善捐來惱我。我厭惡極了。那位好婦人以為我沒有什麼事情做只好依她的蠢想來寫些銀行支票罷了。」

「好，喬治叔，我會向她說，但是恐怕沒有什麼效果吧。慈善家都是失掉一切仁愛的本旨的。這就是他們顯著的特徵。」

老紳士哼了一聲，表示滿意，接着按了鈴子叫他的僕人。亨利勳爵便走過低低的拱廊出了巴林頓街轉向柏克利廣場去了。

這是朵連·格萊家系上的事蹟。雖是他的叔父只告訴了他一點粗枝大葉，然而他竟被那些奇異的——差不多是一段近代的浪漫史——的暗示所攪動了。一個美豔的婦人爲了狂亂的熱情而犧牲一切。幾星期放縱的幸福終被那可憎的叛逆的罪惡所切斷。默默地鬱悶了幾個月，便於苦痛中產下一個嬰兒來。慈母既被死神奪了去，剩下那孩子孤零零地寄身於無情的老人的暴威之下。是的，這真是一個有趣味的背景。這些事却修飾了那孩子，使之更加完美了。在一切美妙的事物產生之先，總要發生什麼悲劇的事。就是開放一朵最粗陋的鮮花，世間也得要苦勞操作。……朵連昨夜吃飯的時候是多麼愛嬌呵，兩眼圓睜，朱唇半啓帶着些駭人的歡樂，他同他對面坐着在俱樂部裏，燭影搖紅，把他臉兒上將醒的驚異染成薔薇的濃色。他說起話來好

像在奏着美妙的提琴。他便對着每次樂弓的響觸和震顫時回答他的話了……凡影響的移動，其中必有一種極蠱惑人的東西。其他的活動都不是這樣的。把一個人的精神投影到某種優美的形式上讓它在那裏滯延一會；或是聽見自己智力的見解添了些情熱和青春的音樂而送轉回聲來；或是把自己的氣質當做稀薄的液體或當做奇異的芬芳而流傳於別人的氣質裏；在這些事情裏面都含有真正的快樂——在這個非常拘束非常鄙野的現代，在歡樂只是些卑劣的肉慾而目的只是些卑劣的俗事的現代，這些東西要算是留下給我們的最滿意的快樂了……他又是一個可驚異的典範，因偶然的機會在巴西爾畫室裏碰着的這個少年，無論如何他總可以做成一個可驚異的典範。風姿嫵雅是他的所有，童年淨白的純潔以及古希臘大理石彫刻般的美麗也是他的所有。我們可以隨便把他當做什麼，可以把他做泰登（8）或是做玩具。但是那種美麗終於不得不消失，是多麼痛心的事！……巴西爾呢？從心理上的見地看來他是一個如何有趣的人！藝術上的新樣式與人生觀察上的新方法竟因着一個全然沒有領悟這個的人底偶然一現而得到了奇創的暗示；那住在幽林裏悄悄地逍遙於廣野中的靜默的精靈，便像屈乃愛（9）般地大膽地突然出現了，因為在他那求着精靈的靈魂中，已醒轉了奇異的視覺，許多驚異的事物只有在那奇異的視覺中才能夠顯現；事物的外形與模樣也經過洗練而得到了一種象

徵的價值，好像它們已是一種形式更完美的另一模樣而它們的影子都是實現了的：這些事多麼奇特呵！他記得在歷史上曾有這類的事。最初解剖了它的不是那位思想的藝術家柏拉圖麼？（10）把它刻在十四行詩末尾的著色大理石彫刻上的不是米克蘭傑羅（11）麼？然而在我們現代這却是很奇特的事……不錯，他想要使自己對於朵連·格萊的關係也同那少年對於那描寫驚人肖像畫的畫家的關係一樣。他想要統治他——其實已經統治他一半了。他想把那奇異的精靈成爲自己的所有。這位「愛」和「死」的產兒真是有些迷人的地方。

他忽然站住了脚，抬頭看看那些排列着的房子。他覺得自己已經走過了他姑母家裏一點，便獨自笑迷迷地走轉來。當他走進了幾分幽暗的廳堂裏面時，廚夫向他說他們已經就餐了。他把帽子和手杖交給一個僕人，便走進飯廳去。

「你照例是遲到，哈利。」他的姑母向他搖頭大聲地說。

他便捏造了一個簡易的口實，去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空席上，把周圍打量一番，看席上坐着些什麼人。只見朵連從桌端羞澀地向他欠了身，頰上飛起一片快樂的紅潮。對面坐着哈利公爵夫人；她是一個性格極溫良的女子，凡認識她的人沒有不喜歡她的，她又有一副碩大的身軀，那副身軀若不是爲公爵夫人所有，那末現代的史學家會要說那是一個肥貨了。在她右邊鄰接的

座位上坐着妥馬斯·撥頓爵士，是一個急進派的議員，他跟隨他的首領過着公衆的生活，而跟着他的上等的廚夫過着私己的生活，他依照一個聰明而有名的法則，和保守黨員同吃飯，和共和黨員同思想，她的左邊坐着屈萊德列的歐士欽氏，是一個非常可親而有教養的老紳士，但他却有一種不開口說話的壞習慣，他曾對愛茄沙夫人解釋過一次，說他所要說的話在三十歲的時候已經統統說完了。他的鄰座是范特魯夫人，是他姑母的老朋友之一，在婦人中算是一個完全的聖者，但是她的服飾極不整潔，令人想起一本裝釘得很壞的讚美歌集來。幸而在她的那一邊坐着浮德爾勳爵，一個聰明的中年的庸材，赤裸裸地如像下議院底一篇大臣的陳述一樣的人，夫人正以極真摯的態度同他談着話，他自己曾說過，那種態度是一種不可容赦的錯誤，一切真正的好人都會陷入其中的，並且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逃脫得了。

『我們正在談着達特蒙的事呵，哈利，公爵夫人隔張桌子對他愉快地點點頭，一面大聲地說。『你想他真會和這位嬌豔的女郎結婚麼？』

『我相信是女郎這方面決心要向他求婚的，夫人。』

『多麼可怕！』愛茄沙夫人叫起來。『真的，要有什麼人來阻礙一下就好。』

『我聽得很確實的話，說她的父親開了一個美國乾貨店，』妥馬斯·撥頓爵士現着傲慢

的樣子說。

「我的叔父却說是裝豬肉罐頭的。」

「乾貨！什麼是美國乾貨？公爵夫人詫異得舉起兩隻粗大的手，加重動詞的語氣說。

「就是美國小說，」亨利勳爵一面吃着鶉肉一面回答。

公爵夫人現着困惑的樣子。

「不要睬他，親愛的，」愛茄沙夫人細聲說。「他所說的都是些無意味的話。」

「當美洲發現了的時候，」那急進黨員說着，便開始談起一些厭煩的事實來。像人們竭力要闡發一個論題一樣，他竭力要使一般聽衆疲憊不堪。公爵夫人嘆了一口氣，便行使她打斷話柄的特權。「我想若是美洲不發現就好了！」她喊着。「現在英國的女孩們真個沒有好機會了。這太不公平。」

「在我看來，美洲或許並沒有發現哩，」歐士欽氏說。「不過單是被看出來了罷。」

「哦！我可看見了美洲住民的樣子，」公爵夫人漠然地答。「他們大半都是非常標致，並且衣服也穿得很漂亮，衣服都是巴黎做來的。要是我也能穀這樣就好。」

「聽說善良的美國人死了就會到巴黎去，」安馬斯爵士吃吃地笑着說。他有一張盛着任

意投棄衣服的大衣櫥。

『真的！那末不良的美國人死了會到什麼地方去呢？』公爵夫人問。

『到美國去，』亨利勳爵喃喃地說。

妥馬斯爵士繃起眉頭。『你的令姪好像對於這個大國懷着什麼偏見，』他對愛茄沙夫人說。『我曾坐在管理員特備的客車中旅行到各處地方，他們對於這些事是非常親切。到那裏去遊歷確是一種教育。』

『可是，我們要受教育就真的非去看芝加哥不可嗎？』歐士欽悲涼地問。『我不想要旅行。』妥馬斯爵士搖着手道。『歐士欽先生是把世界收在書架上的。我們務實際的人却喜歡去觀看事物，並不想去讀它。美國人是一種很有趣的人民。他們是絕對有理性的，我認爲這是他們很顯著的特性。真的，歐士欽先生，他們是絕對有理性的人民。我斷定美國人是決不荒謬。』

『說得奇怪！』亨利勳爵叫起來。『我不怕悍暴的威力，但是悍暴的理性却是十分難受。此種理性的用途總覺得有點不正當的地方。它是站在智力之下而狙擊智力的。』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妥馬斯爵士說，臉上紅起來了。

『我懂得，亨利勳爵，』歐士欽笑迷迷地說。

「逆說」總算是很好的東西哪……」從男爵說。

「是逆說嗎？」歐士欽反問他。「我不認爲這是逆說。或是就是的。總之，逆說之路便是真理之路。若要試驗真實性，我們應當從繩索上看。當那「真實」變成了走繩索者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判斷它了。」

「呵呀！」愛茄沙夫人說，「你們男子們真個喜歡辯論！我簡直不懂得你們在說些什麼。哦！哈利，我被你苦得夠了。爲什麼你要朵連·格萊先生放棄那件伊思特恩的事呢？我斷定他會被
人非常敬重的。他們定會很喜歡他的奏演。」

「我要他爲我奏演哩，」亨利勳爵帶笑地大聲說，把桌上看了一遍，便得到了一個明朗朗的回答的秋波。

「但是他們很不高興在懷契培呢，」愛茄沙夫人繼續說。

「我能同情於一切的事，只是不同情於苦難，」亨利勳爵聳着肩膀說。「同情於苦難是太醜陋，太可怕，太沉痛了。現代對於苦難的同情真是非常病態的。人們應該同情於色彩、美貌、生涯的歡樂，關於人生的苦惱是愈說得少愈好。」

「畢竟，伊思特恩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妥馬斯爵士莊嚴地擺着頭說。

「完全不錯，」青年勳爵說。「這是一個奴隸問題，我們試取悅於奴隸以解決這個問題。」那位政治家用銳利的眼光釘着他。「那末，你想怎樣的把那件事情變動？」他問。

亨利勳爵笑着道。「英國的事情除了天氣以外我什麼也不想變動。我極滿意於哲學的省察。但是，十九世紀因同情的支出過大而破產了，所以我想應當用科學來糾正我們。感情的好處就是它能夠導着我們入於迷途，科學的好處就是因為它不是感情的。」

「但是我們有很重大的責任哩，」范特魯夫人畏縮地說。

「當然非常重大，」愛茄沙夫人回聲般地答。

亨利勳爵把歐士欽看了一下，說。「仁慈」那個東西，把自己太看得莊嚴了。這是世界根本的罪惡。若是臺中人曉得笑，「歷史」就不同了。」

「你真的非常有趣，」公爵夫人婉轉地說。「我每回來看你姑母的時候，總覺得有點對不住，因為我對於伊思特恩的事簡直沒有一點興味。將來我看見她可不會紅臉了。」

「紅臉是很好的，公爵夫人，」亨利勳爵說。

「那只限於少年時代，」她回答。「像我這樣的老婆婆紅起臉來，却是一個很不好的表現。啊！亨利勳爵，我願你告訴我怎樣才能夠再變得年輕。」

他想了一下。『你記得你早年會犯過什麼大過失嗎？』他隔張桌子看着她問。

『怕莫有很多很多吧，』她大聲說。

『那末再把那些過失犯一遍看，』他嚴肅地說。『要回復一個人的青春，就只有反覆試行自己的放蕩行爲。』

『好箇極愉快的學說！』她叫起來。『我定要實行看看。』

『極危險的學說啦！』從妥馬斯緊緊閉着的嘴唇裏說出來。愛茄沙夫人搖着頭，但是她禁不住很感興趣。歐士欽默地聽着。

『的確，』他繼續說，『這是人生的大神秘之一。現在大多數的人都死於一種匍匐的常識之下，等他們發見了人們只有對於自己的過錯就決不要後悔的時候，却已經太遲了。』

滿桌捲起了一陣笑聲。

他玩弄此種思想，漸漸執拗起來；他把它投到空中變其形態；讓它逃去又將它捉轉來；用空想裝成它五顏六色，用逆說來做它的翅膀。當他在談論的時候，那狂行底讚美便飛翔而變成一種哲學，哲學自身便變得年輕輕地，沈醉於歡樂底狂亂的音樂中，儼然穿着被酒污染的衣裳戴着常春藤的花冠，如同貝坎狄（12）般地舞蹈於生命底岡丘，而嘲笑那遲笨的西列奈斯（13）不

會酒醉事實在她的前面好像森林中的驚鳥般地逃走了。她的白足踏在那聰明的奧瑪（14）坐着的大榨酒機上，直至沸騰的葡萄汁翻起紫色大泡的波浪浸着她裸露的下肢，或是成了紅色的泡沫匍匐於酒槽的黑色斜面的緣邊。這真是一曲驚人的即席演奏。亨利覺得朵連·格萊的眼睛正在釘着他，覺得在聽衆之中有一個他想魅惑他的天性的人，這種意識，似乎能使他的機智銳敏，使他的想像增色。他是輝煌的、狂想的、無責任的了。他迷倒了那些聽者使他們忘形忘我，他們便跟着他的高調的笑聲一齊笑了。朵連·格萊的視線始終不肯離開他，中了妖術似地屹然坐着，微笑露在他的嘴邊，驚異在他黑漆的眼瞳中漸漸變得嚴肅起來。

畢竟，「現實」披着現代的衣裳變成僕役的形狀走進室中來告訴公爵夫人說她的馬車正在等着。她裝着絕望的樣子揉着兩手。「多麼討厭！」她喊着。「我要去了。要去俱樂部找我的男人，同他到維利斯·盧姆斯去開那無味的集會，他會要到那裏當議長哩。若是我去得遲，他一定發脾氣的，我戴着這頂帽子又不便同他吵鬧。真太柔弱了。一句粗話就會弄糟。非去不可了，我的愛茄沙。再會，亨利勳爵，你非常有趣，又是個可怕的傷風敗俗論者。我對於你的見地不曉得要怎樣批評才好。希望你哪一天晚到那裏來吃晚飯。星期二可以麼？星期二你有工夫麼？」

「爲了你，我願意拋棄一切的人，哦，公爵夫人，」亨利勳爵欠身說。

「哎呀！你真說得漂亮，可是說得很無理哦。」她叫着；「那末你不要忘記哪！」她搖搖擺擺出了房門，後面跟着愛茄沙夫人及其他婦人。

當亨利勳爵再坐下來的时候，歐士欽走近來，坐着他旁邊的一把椅子，把一隻手擱在他肩膀上。

「你剛纔談過許多的書籍，」他說；「爲什麼你不著作一部？」

「我太喜歡看書了，所以沒有意思著書。我確想要寫一部小說；一部雅緻得同波斯毛氈一樣的空想小說。但是英國的讀書界除了新聞紙，祈禱書，百科字典以外並不要求別樣東西。在全世界的民族中只有英國人最沒有文學的美感。」

「大概不錯，」歐士欽答。「我本來很有文學的野心，但是早已把它放棄了。現在，我親愛的青年朋友，你許我這樣喚你吧，你在晝食時所說的話真正都是你自己的意思麼？」

「我簡直忘記了我說些什麼，」亨利勳爵微笑着。「說了很壞的話嗎？」

「的確很壞，我覺得你非常危險，若是那位賢良的公爵夫人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會把你當作首先負責的人。但是我很想和你談談關於人生的話。我產生的這個時代是一個很無味的時代。將來你厭倦了倫敦的時候，可以到屈萊德來，幸而我還藏着些頂好的葡萄酒，請你一面

說明你的快樂哲學給我聽。」

「很好。到屈萊德列去算是一個大大的特典。那裏有一個極好的主人，又有一個極好的書齋。」

「你可以把它更加完成起來，」老紳士答着，很客氣地鞠了躬。「現在我要向你的姑母告別了。我到學術研究會館去。此刻那裏是睡眠的時間了。」

「你們都去嗎，歐士欽先生？」

「我們四十個人，坐四十把靠背椅子。我們實地練習一個英國的文學學士院。」

亨利勳爵笑着站起來。「我到公園裏去，」他大聲說。

他走出門的時候，朵連·格萊觸着他的肩膀。「讓我同你去，」他喃喃地說。

「但是你約定了去看巴西爾·荷華德的，」亨利答。

「我還是想同你去；覺得非同你去不可。讓我去吧。你不停歇地和我談話好麼？沒有人能說

得像你那樣驚人哩。」

「哦！我今天已經說得足夠了，」亨利勳爵含笑說。「現在我所要的只是要看人們的生活。若是你願意，你同我一道去看。」

四

一個月以後，有一天下午，柔連·格萊在梅匯的亨利勳爵家中的一間小小書房裏，靠在一張奢華的安樂椅子上。房子收拾得非常精緻，有它獨特的趣味。有橄欖色櫥木的鑲鏡高壁板，有刻着石膏浮彫的乳色小壁與承塵，有佈着長絲邊波斯絨呢的灰色氈毯。在一張小小的印度木桌子上立着一個克羅狄翁（15）所彫刻的小彫像，旁邊放着一本『百篇故事』。這是克羅惠斯伊甫爲着華羅的瑪笏列而製訂的，書上散着些皇后所選擇的金色雛菊粉。爐棚上排列着幾件藍色的大磁瓶和鬱金香，從箴着鉛的小小窗板裏透進倫敦夏日的杏色陽光來。

亨利勳爵還沒有回來，他依照自己的主義時常要遲到的，他的主義是說嚴守時間卽是時間之賊。所以這位少年現着多少愠怒的樣子，漠然地翻閱着一本在書箱中找出來的插圖精美的『瑪龍·勒思可』（16）路易十四式的時計之單調的滴塔聲使他惱悶起來。他一兩次想起身出去了。

到頭他聽見外面起了腳步聲，房門開了。『這麼遲呀，哈利！』他埋怨說。
『恐怕不是亨利吧，格萊先生！』一個尖銳的聲音回答。

他連忙一眼看去，便站了起來說：『對不起。我以為是——』

『你以為是我的男人。我却是他的妻子呵。非讓我自己來介紹不可了。我因為看過了你一些相片所以很認識你。我的男人好像有你十七張相片哩。』

『該不是十七張吧，夫人？』

『哦，那末是十八張。有一天晚上我看見你和他兩個人在看歌劇。』她說話的時候帶着神經質的笑，且用朦朧的「莫忘我」(17)似的眼睛看着他。她是一個奇異的婦人，她的衣服看來好像是在憤怒中圖案而在暴風雨中披上的。她時常在愛着什麼人，因為自己的情熱不會得到一個回答，所以她還保存着全部的幻影。她老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却只弄成了不倫不類。她的名字叫做維多麗婭，到教會裏去有十分的狂熱。

『那是在看「羅亨格林」(18)的時候吧，夫人？』

『是的；正是在看可愛的「羅亨格林」的時候。我最喜歡聽瓦格納(19)的音樂，他的音樂比什麼人的都好。因為那樂曲非常熱鬧，我們可以始終地談話而不被別人聽見。這是個很大的好處：你以為然麼，格萊先生？』

那顫動的斷續的笑聲又從她薄薄的嘴唇中漏了出來，她的手指開始玩弄一把鑲玳瑁的

長裁紙刀。

朵連搖頭微笑道：『我却不一樣想，亨利夫人。我聽音樂的時候從不說話，至少聽優美的音樂是這樣。若是聽到了壞音樂，那末我們就應當用談話來打消它。』

『哦！這是哈利的意見，是麼，格萊先生？我常常從他的朋友中聽到他的意見。這是我知道哈利的意見的唯一方法。但是你不要以為我不喜歡優美的音樂。我很喜歡，不過我很怕它。因為它使我太浪漫了。我曾經崇拜過鋼琴家——有時候一時崇拜兩個人，哈利向我說的。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或許因為他們是外國人吧。他們都是外國人，是麼？就是生在英國的人，不久也會變成外國人的，是麼？他們真能幹，對於藝術是如何熱心。簡直使藝術消滅畛域之界了，是麼？你從沒有來我這裏參加過什麼會集，是麼，格萊先生？你一定要來哦。我雖然不能夠特別款待，但是我對於生客是不惜金錢的。他們能把我的房裏弄得生氣勃勃。哦，哈利來了！——哈利，我進來看你，要問你一件事——什麼事我忘了——却看見格萊先生在這裏。我們談些關於音樂的事，很覺有趣。我們的意見完全相同。不；我們的意見完全不同。可是他非常高興。我會見了他真愉快非常。』

『我很喜歡，親愛的，非常喜歡。』亨利勳爵展起黑色的蛾眉帶着愉快的微笑瞧着他們兩個人說。『來遲了對不起，朵連。我因為到華德街去找一塊花緞，便花費了幾個鐘頭。現在一般人

只曉得各樣東西的價格，却不曉得它們的價值。」

『我要出去了，』亨利夫人叫起來，突然的笨笑聲打破了室中的岑寂。『我約了公爵夫人去坐車的。再會，格萊先生。再會，哈利。你大約會到外邊吃飯吧，我也是的。或許我們能到桑波莉夫人家裏相會。』

『一定可以，親愛的，』亨利勳爵說着。從她的後面關上了門，她像一隻終夜徬徨於雨中的樂園裏的鳥兒，三脚兩步搶出了房門，留下來一片香水的芬芳。於是亨利點了一枝香煙，把身子倒在沙發上。

『你切不要同那頭髮帶淺黃色的女人結婚，朵連，』吸了幾口煙之後，他說。

『爲什麼，哈利？』

『因爲太癡情了。』

『但是我却喜歡癡情的人。』

『絕對不要結婚，朵連。男子因爲疲憊了才結婚；女子爲了好奇而結婚；兩方面都要失望的。』

『我該不致於結婚吧，哈利。因爲我愛得太深了，這也是你的格言之一。我現在要把它實行起來，你所說的話什麼我都要實行。』

「你愛了誰呀？」亨利勳爵停了一刻問。

「一個女優，」柔連·格萊說着，臉上紅了。

亨利勳爵聳着肩膀道，「這不過是一個很平凡的「開端」吧。」

「若是你看見了她，就不會這樣說的，哈利。」

「她是誰？」

「她的名字叫細秘兒·文。」

「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誰也沒有聽過。但是人們終於會知道她的。她是一個天才。」

「朋友呀，女人不會有天才的。女人不過是一種裝飾的「性」罷了。她們永沒有什麼話可說，但是說起來却非常動聽。女人們是代表物質對於精神的勝利，正如男子們代表精神對於道德的勝利一樣。」

「哈利，怎麼能這樣說？」

「我的柔連，這是確實的呀。我近來常在解剖女性，所以我當然曉得。這個問題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奧妙。畢竟，我知道了世間只有兩種女人，素樸的和塗色的。素樸的女人非常有用。」

如果你想獲取一個行爲端莊的美名，那麼你只有帶她們去吃晚餐。其他一種女人是非常迷人。但是她們犯着一種錯誤。她們常要濃裝豔抹，好使自己顯得年青。我們的祖母們却也塗脂傅粉。想要談起話來增一點色。原來「臙脂」與「精神」是不可分離的。現在到處都是這樣。一個女人要能穀比自己的女孩兒還顯得年輕十歲，她才覺得十分滿意。若是講到談話，倫敦只有五個女人夠得上談話的，其中有兩個又不能出入於上流社會中。但是，你告訴我關於你那位天才的事吧。你認識她好久了？

「哦！哈利，你的意見真可怕。」

「不要管它吧。你認識她好久了？」

「約莫三個星期。」

「在哪裏遇見的？」

「我可以告訴你，哈利，但是你不要冷漠視之。總之，我若不遇見你，就決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你使我充滿了一種想知道人生一切事情的狂烈的欲求。在我遇見了你的幾天之後，便像有什麼東西在我血管內鼓動。我在公園裏遊蕩或是在皮卡低里散步的時候，我時常要仔細觀察往來的行人，用一片熱狂的好奇心，看他們究竟是營着哪一種的生活。有些人很使我魅醉，有些人

却使我感覺無限的恐怖。大空中竟流佈了一種犀利的毒質。我便燃起來一片要滿足官能的慾情……於是，有一天晚上大約是七點鐘的時候，我決心要出去找點什麼奇遇來。我覺得在這灰色的怪誕的倫敦地方，正如你所說的，有整千整萬的住民，也有許多齷齪的犯人和許多堂皇的罪惡，一定替我儲藏着什麼東西在那裏。無數的幻想在我心頭起伏。就是危險也能給與我一種歡樂的感覺。我想起在我們第一次同餐的那奇異的晚邊你對我所說的話了，你說搜求美乃是人生真正的秘訣。我並不知道我自己要期待些什麼，只是信步東走去，不多時便在幾條穢雜的街上和一些幽暗不毛的廣場中迷失路了。約莫八點半鐘的時候，我從一家鄙陋的小劇場門首經過，那裏點着通明的大瓦斯燈，掛着五顏十色的劇目廣告。一個醜陋的猶太人穿着一件我從來不曾見過的怪異的背心，站在入口的旁邊，在抽吸一枝劣質的雪茄。他頭上是油滑滑的捲髮，在醜陋的襯衫中間却掛着一顆光閃閃的大鑽石。「坐個包廂吧，爵爺？」他一眼看見了我，便卑躬屈節地脫下帽子對我說。他有些地方頗使我覺得有趣，哈利。他真是一個怪物呵。你一定要笑我的，我畢竟走進去付了一塊「幾尼」(20)做坐包廂的票價。到現在我還不曉得爲什麼要那樣做；但是，如果我不是那樣——我的哈利呀，如果我不是那樣，我就會失掉我生涯中最大的浪漫史了。你在笑我麼，你真可怕呀！」

『我沒有笑，朵連，至少也不會笑你。但是你不可說是生涯中最大的浪漫史。應該說是生涯中最初的浪漫史。你會時常被人家愛戀的，並且你也會時常戀着愛情，「大熱情」是一般閑散人所有的特權。是遊蕩階級的唯一運用。不要害怕哦，還有許多美妙的事情等待着。這不過是一個開端吧。』

『你以為我的天性這樣淺薄麼？』朵連·格萊含怒說。

『不，我覺得你的天性很厚。』

『那是怎麼說的？』

『好朋友呀，生涯中只經過一次戀愛的人才真是淺薄的人哩。他們的所謂忠實，所謂貞節，我却稱之為習慣的麻痺和想像的缺乏。誠實之對於感情生活，正與始終一貫之對於智者的生活是一樣的——不過是一個失敗的告白罷了。誠實！我將來定要把它分析起來，那裏面也含着所有慾，有許多的東西我們會要丟棄的，若是不怕別人把它拾起去。可是我不要妨礙你，讓你接着講下去吧。』

『後來，我竟坐在一個可怕的小包廂裏，前面懸着一塊粗俗的帷幕。我從帷幕後面張眼向場內一望，只見裝飾着許多的丘披得（21）和角狀物，光怪陸離，難看得如同下等的婚餅一樣。走

廊和正廳都擠得滿滿，但那兩行陰闇的特別席上却是空着，有一處似乎可以稱為特別廂座的地方，竟闕無一人。女人們端着蜜橘和生薑水走來走去，乾果却到處消耗得非常之多。」

『這一定很像英國戲劇的全盛時期。』

『我想很像吧，真使我悶悶不樂，但是當我一眼看見那張戲單的時候，我真詫異得不曉得要如何才好。你猜是什麼戲，哈利？』

『怕莫是癡少年，或是啞而無邪者吧。我相信我們的祖先們最喜歡這一類的東西。我一天的痛感着對於祖先們越有好處的東西就對於我們越沒有好處。在藝術上也同在政治上一樣，老頭子們常常是錯誤的。』

『這齣戲却對於我們很相投呢，哈利。是排演羅蜜歐與朱麗葉（22）。可是在這種鄙陋的洞穴似的地方來排演莎士比亞的作品，真覺得有點難以爲情。但是我仍然覺得有興味。無論如何，我決心要看看那開場第一幕。一陣難聽的管絃樂開始了，由一個坐在破鋼琴邊的年輕希伯來人作指揮，這種情形一來，幾乎使我要跑出去，後來垂幕漸漸展開，戲劇便開始了。羅蜜歐是一個壯健年長的紳士，墨塗的眉毛，一片悲劇的嗄聲，身材却像一個麥酒桶。梅白宵（23）也難看得和他一樣。是一個下等的喜劇演員扮成的，他任意地說些閒話，爲一般正廳裏的觀衆所贊賞。兩個

人的樣子都奇拔得如同那副背景一樣，看起來好像是從鄉下茅棚裏出來的。但是那位朱麗葉呀！哈利，你試想像一個少女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花一般的嬌小的面龐，把深褐色的捲髮結成兩個辮子的希臘式的頭，一副熱情的秋波有如紫色的醴泉，兩張櫻脣好像薔薇的花瓣。我一生涯中真沒有看見過這般娟娟的佳人，你曾經對我說過，哀傷不能移動你的感情，只有美能夠使你心酸淚落。我告訴你，哈利，那時候一陣眼淚的迷霧罩着我，幾乎使我看不到她了。她的聲音——我從沒有聽過那樣的聲音。開始是低低地，用深沈悅耳的調子，一一落到我的耳朵裏。後來高了一點，好像是笛子或是遠處送來荷波伊（24）的聲音。在花園的一場，那聲音便表現了極端的狂喜，正如將近黎明時夜鶯的清歌。以後有好幾次更帶着瓊阿林（25）的奔放的熱情。「聲音」這個東西，是多麼能使人顛倒呵。你的聲音同細珉兒·文的聲音是兩件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東西。我把眼睛一閉，就彷彿聽見它們了，而它們却是說着兩種不相同的話。我不知道要聽從哪一個的話才好。爲什麼我不能愛她呢？哈利，我真的愛她。她要算是我生涯的一切。自從我每天晚上去看她的戲。有的晚上她是羅莎琳（26）有的晚上她又是易慕耕（27）我看見她從戀人的嘴上吸着毒藥，死在一個意大利的墳墓邊（28）又看見她穿着古代的緊裝，套上長襪，戴一頂雅緻的帽子，裝扮得像個美少年，徬徨於亞登的森林中（29）她曾經瘋狂地走到那罪深的國王面前，

把芸香他佩戴，把藥草他嘗（30）又曾以清白之身，而被那嫉妬的黑手扼斷了她蘆葦般的喉嚨而死。（31）我看見了她在各個時代穿着各種衣裳。凡普通的婦人，是決不會在人們想像中出現的。她們只能出現於她們的當代。憑你用什麼符咒也不能使她們變移。要知道她們的意識，容易得如像要知道她們的帽子一樣。我們時常可以看得出來。沒有一個人有絲毫神秘的。她們早晨坐着車馬到公園裏去，午後便在茶會裏喋喋閒談，她們老是一種刻板的笑容，時髦的樣子。她們是十分顯露的。但是女優呢！女優就大不相同！哈利！你爲什麼不對我說只有女優纔是值得愛戀的？」

「因爲我會愛過不少的女優了，朵連。」

「呵，是的，是那些染了頭髮塗了臉的可怕的人們吧。」

「你不要太輕蔑那些染着的髮塗着的臉呵。那裏面也常有極可愛的地方。」亨利勳爵說。

「唉，我不向你談及細瑛兒·文的事情就好了。」

「你忍不住向我說了，朵連。你一生涯中所做的事，無論什麼都會要向我說的。」

「是的，哈利，我相信是這樣。我忍不住要把些事情告訴你。你對於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影響。就是我犯了罪，我也會來對你告白。你將會曉得我的。」

「像你這樣的人——人生之奔放的日光——是不會犯罪的，朵連。但是我也感謝你的禮辭。現在告訴我吧——請把那火柴給我謝謝——你同細坵兒·文實際上有什麼關係呢？」

朵連·格萊跳將起來，臉泛桃紅，眼睛如火燒了一般。「哈利·細坵兒·文是神聖的！」

「值得我們接觸的就只有神聖的東西哦，朵連。」亨利勳爵說，聲調裏帶着一種奇異的悲戚。「你爲什麼要煩惱呢？她將來總會要屬於你的。人在戀愛中的時候，總是以欺騙自己爲起始，以欺騙他人爲收場。這就是世間所稱的浪漫史。我想無論如何你是認識她的。」

「當然認識她。在第一晚散戲之後，那個可怕的老猶太人走到包廂裏來，說要帶我到後臺去介紹那位女郎。我大發脾氣，對他說朱麗葉在幾百年前就死了，她的屍體已埋在惠羅拿的大理石坟墓裏了。我看見他那種驚惶失措的樣子，知道他一定以爲我是喝多了香檳酒或別的東西。」

「這沒有什麼可驚。」

「他便問我是不是替什麼報紙辦稿子。我說報紙我是連看都不看。他聽了這個話，似乎非常沮喪，便暗地告訴我說現在那些戲劇批評家都在合謀攻擊他，所以要把他們都收買起來。」

「他的話似乎不錯，但他一方面，從那些批評家的外表上來判斷，他們的大多數並不會要

重價的。」

「唔，他似乎又覺得那些批評家或許不會被他收買去，」朵連·格萊笑着說。「那時候，劇場內的燈火漸滅，我要出來。他却要我試試他所極力推薦的雪茄煙。我辭謝了。第二晚，當然我又到那裏去。他一見了我，便向我深深鞠躬，並說我是一個慷慨的藝術愛護者。他真是個可憎的野獸，雖然他對於莎士比亞有極端的熱情。有一次他用誇耀的神氣對我說，說他的五次破產都是完全爲了這位「詩人」，他對於莎士常要這樣稱呼。他似乎以爲這是一種榮譽。」

「這是一種榮譽，朵連，是一種很大的榮譽。大多數的人們，都向人生的散文方面投資過多而淪於破產。爲着「詩」而覆滅了自己，要算是一種光榮哦。可是你幾時才開始和細瑛兒·文談話呢？」

「第三晚，她正扮過了羅莎琳，我忍不住走了過去。我曾向她拋擲了一些鮮花，她也看見了我。至少我覺得她是看見了我的。那個老猶太人確是固執，他好像堅定要帶我到後面去，我也就允諾了。我總不想去結識她，這不是很奇怪麼？」

「不不，我不覺得奇怪。」

「爲什麼呢，哈利？」

「將來再告訴你。現在我要知道關於這位少女的事情。」

「細瑛兒的事情？她是多麼羞怯，多麼溫柔，她又有點小孩子的神氣。當我向她談起我對於表演的意見時，她竟驚異得兩眼圓睜，似乎簡直沒有感到她自己的本事。我們兩個人好像都有點神經過敏哩。老猶太人站在那灰塵佈滿了的休憩室門邊露齒笑着，當我們兩個站着如小孩子般地眉來眼去的時候，他便對我們說了些極懇切的話。他定要叫我做「爵爺」，因此我不得不告訴細瑛兒說我決不是這一類的東西。她便對我簡切地說：「你看來很像一個王子。我要叫你做『美麗王子』。」」

「我可斷言，朵連，細瑛兒小姐很善於辭令。」

「你不理解她，哈利。她不過把我當做戲劇中的一個人物罷了。她完全不懂得人生。她和她母親同住，她母親是一個形容衰疲的女子，第一晚她穿着一種洋紅色的寬大衣裳扮演加布來夫人（32）看來好像曾經也過過豐裕日子的。」

「我也曉得那種樣子，是很使人鬱悶，」亨利勳爵望着他的指環喃喃地說。

「那個猶太人定要把她的歷史講給我聽，但是我說這些事對於我沒有什麼興味。」
「這是很對的。關於別人的悲劇，總常常有些很卑陋的事情的。」

「我所留意的就只是細秘兒這個人。她的出身與我有什麼相干呢？從她小小的頭上起直到她小小的腳上止，她是絕對完全神聖的。我生涯中每天晚上去看她的戲，便每天晚上覺得她更是驚人。」

「難怪你近來不同我吃飯了，大概是爲着這個原故吧。我料到你一定碰着什麼稀奇的浪漫史了。不過你所遇到的浪漫史却不是如我所豫料的一樣。」

「我的哈利，我們不是每天同吃中飯或是晚飯麼？我們又同去看過好幾回歌劇，朵連張開碧綠的眼睛驚異地說。

「你總是來得很遲很遲。」

「因爲我忍不住要去看細秘兒的戲哩。」他大聲說，「就是只能看到一幕戲也是好的。我只是渴望她快快出演；可是當我想起她那小小的象牙般的肉體中底靈魂，我便心裏充滿着恐怖之念。」

「今晚你可以同我吃飯麼，朵連？」

他搖着頭答道，「今晚她是易慕根。明晚她又是朱麗葉。」

「她幾時才是細秘兒·文？」

「永遠不是。」

「那末恭喜你。」

「你多可怕呀！她是集世界一切女英雄之大成。她並不是單獨的一個人。你笑嗎？她真是一個天才家哩。我愛着她，並且我一定要使她也愛我。你是知道一切人生之秘密的，告訴我吧，怎樣才能設想得細秘兒來愛我呢？我要使羅密歐嫉妬起來。要使那些世間已死的戀人們聽到我們的笑聲，而使之悲傷。要把我們情熱的呼息去攪動他們的死骸使之甦生，去推醒他們的殘骨使之苦痛。哦，哈利，我是怎樣地崇拜她哦！」他一面說一面在房裏走來走去，兩頰燒着消耗熱的紅斑點。他非常興奮。

亨利勳爵抱着一種微妙的快感注視着他。從前在巴西爾·荷華德畫室中遇見的這個羞怯膽小的孩子現在竟變得這樣了！他的本性如花一般地展開，已開着赤焰的花朵了。他的「靈魂」已從它秘密的栖所爬了出來，「欲望」便走上去迎接着它。

「那麼你打算怎樣辦呢？」最後亨利勳爵說。

「我希望你和巴西爾幾時同我去看看她的戲。決不致於有不好的結果。你們一定會承認她的天才。我們便要使她脫出猶太人的掌中。現在她與那猶太人還訂有三年間的契約，至少還

有兩年零八個月。當然我要給他一點錢。一切弄清楚之後，我便要到威思特恩找一個劇場，讓她好好地表演。她一定會使世間都瘋狂得和我一樣。」

「那是不可能的，好朋友。」

「一定可以。她不單是有藝術，有最高的藝術本能，並且很有人格；你也常常對我說過那移動時代的並不是主義却是人格哩。」

「好，我們幾時去看？」

「讓我想想。今天是星期二，那麼一定明天去吧，她明天演朱麗葉。」

「好，八點鐘到布里司托去；我還要去邀巴西爾。」

「八點鐘不行，哈利要六點半鐘，我們要在未開幕以前到那裏。要看她在第一幕裏遇見她的愛人羅密歐才好。」

「六點半鐘那是什麼時候！是吃茶點或是看英國小說的時候啦。還是七點鐘好。沒有一個紳士在七點鐘以前吃晚飯的。在這期間內你可以看到巴西爾麼？或是讓我寫信通知他麼？」

「親愛的巴西爾！我一個星期沒有看見他了。我真的太不對了；他又把我的畫像配上一個他自己圖案出來的稀奇的框子送給我，雖然我有點嫉妬那個肖像比我年輕了一個整月，但是

仍然很喜歡。還是你寫信把他好一點。我不想獨自一個人去會他哩。他常說些使我煩惱的話。他常要給我很好的忠告。」

亨利勳爵笑道，「人們最喜歡放棄他們自己所最需要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謂的最大的慷慨。」

「呵，巴西爾本來是一個最好的人，但是在我看來，他好像有點庸俗之氣。自從我認識你以來，哈利，我就看出來這個了。」

「朋友呀，巴西爾是把他所有的愛嬌都放在他的作品裏面去了。所以結果在他的實生活中就只剩得一些偏見一些主張和一些常識。抱着個人的快樂的藝術家，都是些無價值的藝術家。好的藝術家却只是存在於他們的製作裏，因此他們對於自己的本身便索然無味了。大詩人，真正的大詩人，是全體人類中最無詩意的人。可是那些低劣的詩人，却非常動人。他們的詩越壞，就看起來越是鮮豔。只要發行了一本第二流的短詩集，就以爲那個人是舉世無匹了。他是描着一種他不能寫出的詩。別的詩人却是寫着一種他們所不能實現的詩。」

「這是真的嗎，哈利？」朵連·格萊說着，從放在桌子上的一個金蓋大瓶中倒出些香水在他的手巾上。「你既這麼說了，一定是對的。現在我要去了。易慕根正在等着我。不要忘記了明天

啦。再會。」

當他走出了房門，亨利勳爵便閉下他沈重的眼簾，開始思想起來。的確，沒有什麼人能像梁連·格萊那樣的使他感覺得興味，而且那位孩子對於別人的瘋狂的崇拜，也沒有使他發生一點煩惱或嫉妬的苦痛。反而覺得喜歡。這個事情成爲他一種更有趣味的研究資料了。他常常被自然科學的方法所束縛，但是他覺得這種科學的普通題材，却是平庸而不重要。他以解剖自己爲開端，以解剖他人爲收結了。人生——這是唯一的有研究價值的東西。拿它比較起來，別的東西什麼都沒有價值。真的，當一個人在苦痛與歡樂底奇異的坍塌裏望着人生的時候，他既不能把玻璃的面具遮蓋他自己的顏面，也不能避免那硫黃的惡煙擾亂他的頭腦，或是那怪異的空想和醜惡的夢幻來混亂他的想像。現在有一種銳敏的毒藥，他若要曉得它的特質，就非去嘗試一下不可。現在有一種奇怪的疾病，他若要了解它的本性，就應先去冒患一回。可是，其所受的報酬也就非常之大哩！全世界對於他竟變得怎樣地怪異起來了呵！去留心那些情熱之奧妙而艱澀的論理以及那智者之有情緒色彩的生活——視察它們在何處相會，在何處相離，在何點上互相一致，在何點上互相衝突——其中實有一種極大的愉快！就是有些犧牲，又有什麼要緊呢？只要能彀得到感動，任你酬償如何的高價，也決不爲過。

他覺得——這樣一想，便有一種快樂底閃光現在他那褐色瑪瑙般的眼睛上——這是爲了他所說的幾句話，幾句用音樂般的調子而說出來的音樂般的話，所以竟使朵連·格萊的靈魂傾心於那個潔白的女郎而向之頂禮膜拜了。這位少年大體上是由他一手創造的。他使他早熟了。這個很有關係。普通的人們是坐待着直到生命把它自己的神祕對他們顯示出來，但是，只有對於最少數的被選擇的人們，人生的神祕便在那帷幕尙未揭開以前就洩露了。有時候，這是藝術的效果，尤其是那直接與感情及智力有關係的文藝的效果。但是常常有一種複雜的人格來代替藝術而行使藝術的職務；這種人格，具有它獨特的精神，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品。人生也有它自己的精製的傑作，正如詩歌、彫刻、繪畫之有傑作一樣。

不錯，這個少年是早熟的。他是還在春天的時候就從事於收穫了。他有青春的鼓動與熱情，現在他漸漸自覺了。去留心觀察他，是一件很快樂的事。他有這麼嬌豔的面龐，有這麼美麗的靈魂，真是一件驚異的東西了。不管這種事情要怎樣結束，或是命裏注定了怎樣結束，都沒有什麼關係，他好像是在行列中或戲劇中的那些優雅姿態之一，他的快樂似乎與人漠不相關，但是他的悲哀却惹動別人的美感，他的傷痕好像一朵朵的紅薔薇。

靈魂與肉體，肉體與靈魂——是多麼神祕的東西！在靈魂內常存有獸性，而肉體也有有靈

性的瞬間。官能可以淨化，而智力可以墮落。誰能說知道肉慾的衝動在什麼地方就停止，或在什麼地方就開始呢？平凡的心理學家所下的武斷的定義是多麼淺薄哦！並且要去決定那許多學派的各種主張又是多麼困難的事！靈魂是坐在「罪惡底屋子」裏面的一個影子嗎？或許肉體真的是存在靈魂裏面，如爵達諾·布魯諾（33）所想的一樣嗎？精神與物質分離是一個神祕，而精神與物質連結也是一個神祕。

我們究竟能否使心理學成爲一種把人生每個小源泉都顯示出來的絕對的科學呢？他開始這樣地懷疑起來了。因爲不能，我們便常常誤解我們自己，且難於理解他人。經驗並沒有倫理的價值。它不過是人們對於自己的錯誤所取的名字罷了。道德家常把經驗看做一種警惕的形式，要求它以某種倫理的效能爲人格之形成，並且讚賞它能說指導我們什麼路就可以走什麼路就應該避免。但是經驗並沒有原動力。它正同良心本身一樣不是一種動源。經驗對於我們的真正的指示，就是說我們的將來也會和我們的過去一樣，我們曾經厭惡地犯過一遍的罪惡，將來還得快樂地犯許多遍。

他很明白了只有實驗的方法才能說把感情來行科學的分析；桑連·格萊的確是他手中的題材，而且好像能得到豐富的結果。桑連·格萊對於細球兒·文的突然的狂戀，是一種大有

興味的心理現象。不待說，其中有不少的好奇心，有好奇心與對於新經驗的欲望；並且這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而却是一種極複雜的情熱。在這情熱中所含的少年時代之純粹的肉感本能，已經因想像力的活動而變形，變成一種在那孩子自己看來覺得是離開官能很遠的東西了，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更是危險。強暴地凌虐我們的，就是那些被我們誤解其由來的熱情，我們的最微弱的動機，就是那些我們已明白其性質的動機。這是常有的事：當我們在實驗別人的時候，其實却是在實驗我們自己。

亨利勳爵正在坐着冥想的時候，聽得有敲門的聲音，一個僕人走進來說現在是穿衣服就餐的時候了。他便起身來望着外面的街道。夕陽已將對面屋子的高窗染成了金紅色。窗玻璃光耀得如同赤熱的金屬板一像。天空好像一朵褪色了的薔薇。他想起他那朋友的青春火焰般顏色的生活，不知會要怎樣地收場。

十二點半鐘他回到家裏來的時候，看見廳桌上放着一封電報。他打開一看，知道是朵連·格萊發來的。裏面說他已經和細秘兒·文訂婚了。

五

『媽媽，媽媽，我是多麼快樂哦！』女郎把她的嬌顏藏在那個憔悴而疲弱的婦人的膝邊一面說着，那婦人背着強烈地射入的光線，坐在黑闇的房間裏的一張安樂椅子上。『我是多麼快樂哦！』她又說了一遍。『你也一定很快樂的呀！』

文夫人瑟縮地，把她那兩隻纖瘦的蒼鉛似的白手放在女兒的頭上。『快樂！』她回答。『我只有在看你演戲的時候就快樂，細秘兒。你除了演戲的事情以外，切不要想些別的什麼啦。愛薩克斯先生對待我們很好，我們並欠了他的錢哩。』

女郎舉眼望着她的母親，努着嘴巴說。『錢麼，媽媽？錢有什麼關係？愛情比金錢還重要哩。』
『愛薩克斯先生已經借給我們五十鎊替我們還了賬又準備了堅姆斯的治裝費。你不要忘記這個了，細秘兒。五十鎊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愛薩克斯先生對我們真好咧。』

『他不是一個紳士，媽呀，我嫌惡他對說話時候的神氣。』女郎說着，站起來向着窗邊走去。

『若是沒有了他，我們不知道怎樣了。』老婦人不高興地答。

細秘兒·文搖着头笑起來。『我們再用不着他了，媽呀，現在是美麗王子照顧着我們。』她說到這裏便住口了。一朵薔薇在她的血輪中搖動，染紅了她的雙頰。急促的呼吸，分开了她那兩

張花瓣似的櫻脣，櫻脣顫抖起來了。幾陣情熱的南風吹過，翻動了她那衣裳的精雅的縐褶。「我愛他啲，」她簡切地說了。

「蠢孩子！蠢孩子！」母親如同鸚鵡說話般地回答。她那彎曲的帶假寶石的手指之波動，使她所說的話變得奇幻了。

女郎又笑了。她的聲音含着籠中小鳥般的歡悅。她的眼睛應着那悅耳的諧音，現得光閃閃地；後來又閉了一會，好像要隱藏它們的神秘似地。待再張開來的時候，夢幻的迷霧已經罩着兩眼了。

智慧的薄薄的嘴脣從破舊的椅子上向那女郎說話，教她要謹慎，那些話是從那著者假充是常識的而實在是一本卑怯的書中引用出來的。但是她並沒有聽她所說的話。她在情熱的牢獄中是很自由的。她的親人，美麗王子，總是在她的心裏。她叫「記憶」把他再創造出來，她要她的靈魂去尋找他，現在已經把他帶回來了。戀人的接吻又燃燒着她的朱脣。戀人的呼吸已溫暖着她的眼臉。

後來「智慧」便改變了方法。說些關於偵察和發見的話了。這位少年或許是很有錢。若是這樣，那末結婚的事就要想一想看。世情狡詐的浪波打到她的耳邊便破碎了。奸智的箭只射到

她的身旁。她看見那副薄薄的嘴唇在顫動，終於微笑了。

突然她覺得有說話之必要了，沉默很使她難受。「媽媽，媽媽，」她喊着，「他爲什麼這樣愛我呢？我却知道我爲什麼要愛他了。我愛他是因爲他的樣子正像愛神哩。可是他到底喜歡我的什麼呢？我真是值得他來顧惜。但是——不懂是什麼緣故——我雖然比不上他，我却不以爲可恥。我覺得可驕，非常地驕傲。媽媽，你愛我的爸爸也和我愛美麗王子一樣的嗎？」

老婦人的塗着粗粉的兩頰漸漸變成了灰色，她的乾焦焦的嘴唇爲着苦痛而抽筋起來了。細秘兒連忙跑到她母親面前，抱住她的頸項，親了嘴。「原諒我吧，媽媽。我知道一說起爸爸就使你傷心。正因爲你太愛他了，所以使你難過起來。不要這樣悲痛呀。我今天真快樂得如同你在二十年前的時候一樣。啊啊！讓我永遠地快樂下去吧！」

「我的孩子呀，你太年輕了，還談不到什麼戀愛呵。並且，你曉得一點關於那個少年的事麼？你連他的名字都不曉得。萬事都不湊巧，真的，堅姆斯就要到澳洲去，我的心事又多。你一定要審慎一點才好。但是，我剛纔說過的，如果他很有錢……」

「啊啊！媽媽呀，媽媽呀，讓我快樂吧！」

文夫人看她一眼，便用一種戲臺上的假裝的姿態把女兒抱在懷裏，那種姿態是常成爲俳

優的第二天性的。在這個時候，房門打開了，一個褐色粗頭髮的少年走進來。身材矮胖，四肢粗大，行動似乎有點笨拙。不像他姊姊那般地有教養。誰也不會猜想他們兩個是同胞姊妹。文夫人把眼睛釘着他，更加强了她的笑容。她心裏把他的兒子當做一個看客，覺得這一副「劇景」真是有點趣味。

「你該留下幾個接吻給我吧，姐姐呀，」少年柔聲地埋怨說。

「哦！可是你不喜歡和人家接吻呢，堅，」她喊着。「你是一隻可怕的老熊呀。」於是她跑過去抱着他。

堅姆斯·文溫柔地望着他姊姊的臉。「我要你同我出去散散步來，姊姊，我恐怕再不會看見這個可怕的倫敦了。我也不願意再看見它。」

「兒呀，不要說出這樣可怕的話來，」文夫人喃喃地說着，拿起一件華麗而帶俗氣的舞臺衣服，嘆了一口氣，開始補綴起來。她兒子沒有加入這個「劇景」，她覺得有一點失望。因為那樣就會使場面增加些戲劇的活氣。

「爲什麼不要說，媽呀？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苦煞我了，兒呀。我相信你會從澳洲弄得很多的錢回來。在殖民地上一定沒有什麼社

交，至少沒有我所說的這種社交；若是你弄到錢了，你一定要回來，在倫敦確定你的生活。」

「社交！」少年喃喃地說。「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弄點錢來使你和細秘兒都脫離舞臺。我嫌惡這個。」

「哦，堅！」細秘兒笑着道，「你多麼厲害！可是你真的要同我出去散步麼？真好！我以為你去辭別你的朋友——那位給你一個怪難看的煙嘴的唐·哈提，或是笑你用那個煙嘴吸煙的聶·蘭頓哩。我們能設在這個分別的午後同去散步，是再好沒有了。我們到哪裏去呢？到公園裏去吧。」

「我太襤褸了，」他繃着眉頭答。「只有那些闊老就到公園裏去的。」

「瞎說，堅！」她輕輕撫着外衣的袖子說。

他躊躇了一下。「好好，」他便說，「但是你不要打扮得太久了。」她跳舞般地出了房門。一面跑上樓去，一面在唱着歌。只聽得她的一雙小脚在上面拍塔拍塔地響着。

他在房間裏來來往往地走了兩三遍，便轉身向着那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的人說，「媽媽，我的東西都預備好了麼？」

「都預備好了，堅姆斯，」她回答，眼睛注視着那些行李。這幾個月以來，她同她那粗暴不馴

的兒子在一起的時候，她常常感覺不安，每每兩個人的眼光相遇，她那淺陋而好秘密的天性便要煩燥起來。時常猜想她的兒子或許是在疑慮着什麼事情？因為他簡直不說什麼話，所以那種沈默漸漸使她難受了。她便開始唧唧咕咕地說起話來。女人們總是用攻擊來作防衛，正如她們慣用突然的降服來作攻擊一樣。『我願你能發滿足於航海的生活，堅姆斯。』她說。『你應該記着這是你自己選擇的事，你本來可以進辨護士事務所去的。辨護士是一種很高尙的階級，在鄉下可以常到上等的家庭裏去吃飯哩。』

『我嫌惡那些事務所，討厭那些事務員。』他回答。『你所說的本來不錯，這種生活是我自己選擇的。我所要說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看護細秘兒。不要使她受着什麼傷害。媽呀，你一定要看護她。』

『堅姆斯，你說得真奇怪。我當然要看護她的啦。』

『聽說有一個紳士天天晚上到戲院裏去，並且到後面去和她說話。這個行得嗎？到底是怎樣的？』

『你在說些你自己完全不懂得的事，堅姆斯。這種職業，常常使我們接受許多極滿意的慫恿。就是我自己也時常一次接到過許多的花束。這是在人家真正懂得了表演的好處的時候。』

至於細秘兒，我不曉得近來她的愛戀是當真的還是假的。不過那位少年一定是個完全的紳士無疑。他時常待我很客氣。並且他像個很有錢的樣子，他送來的花也非常好看。」

「但是你還不曉得他的名字哩，」孩子粗聲地說。

「不曉得，」他的媽媽現出很鎮靜的顏色答。「他還沒有說出他自己的真姓名來。我覺得他非常浪漫。他大概是一個貴族吧。」

聖姆斯·文咬着嘴唇。「看護細秘兒呵，媽媽，」他叫着，「要看護她啦。」

「兒呀，你太苦我了。細秘兒是時常在我底特別看護之下的。若是那個紳士很闊綽，那末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可以反對他們訂婚。我相信他是一個貴族。他無處不像個貴族。這對於細秘兒或許是一個很美滿的婚姻。會使他們成爲一對和好的夫婦。他實在是品貌非凡；沒有哪個人不注意他。」

那孩子獨自唧唧咕咕地說了些話，用粗手指在窗板上輕輕敲着。他轉過身來正想說什麼話，房門却打開了，細秘兒跑進來。

「你們兩個人這麼嚴肅的樣子！」她叫起來。「什麼事情呢？」

「沒有什麼，」他回答。「一個人總有嚴肅的時候。就回來的，媽媽；我五點鐘回來吃晚飯。除

了襯衫之外，什麼東西都包好了，你不必操心。」

「你去吧，兒。」她答着，莊嚴地點了頭。

她聽見兒子向她自己說話時的調子，覺得非常煩惱，兒子的臉色上，好像有什麼東西使她恐怖起來了。

「同我親個嘴，媽媽，」女孩說。鮮花般的嘴唇接觸了她母親的枯頰，把它溫暖了。

「我的孩兒，我的孩兒呀！」文夫人喊着，抬頭望着天花板，似乎在尋找一個空想的包廂客。

「去吧，細秘兒，」她的弟弟不耐煩地說。討厭她母親的做作。

他們出了房門，走到微風搖曳的日光中，漫步於荒涼的游士頓街道上，往來的行人看見這樣衣服不整的陰鬱的少年伴着一個那麼美麗嫵雅的女郎，不覺詫異起來。好像是一個凡俗的園丁拿着一枝薔薇同走一樣。

堅姆斯時時皺起眉頭，因為看見有多少的過路人在覷着他。他不喜歡被人家注意，這種脾氣，天才者到了晚年常會發生，在普通的庸人却始終免不掉。但是細秘兒絲毫沒有感覺她所造成的這種影響。她的熱戀變成了微笑在嘴邊顫動。她正在想着美麗王子，因為要更深切地想起他，所以她並不談及她自己的事，只是閒談着堅姆要去乘航的船，和堅姆一定會發現的那些黃

金，以及從那穿紅襯衫的惡盜手中救出來的富室女。因為堅姆並不想永遠做一個水手或是船上管貨人或是現在所去做的事。哦，不會的！水手的生活是多麼可怕。試想想閉在一隻駭人的船裏，嗚聲的巨浪要想撲將進來，黑風把桅杆吹折，把帆布裂成嗚嗚地叫的長飄帶！他到了新金山就下船來，向船長叮嚀告別，即刻走到金山裏去。不到一個星期，他就發見了一大塊純金，為從來沒有被人發見過的最大的純金塊。於是他用六個騎馬警士護着車子運到海邊來。被強盜襲擊了三次，便迎着痛剿，把他們打退了。不，或許不是這樣的。他簡直不到金山裏去。那裏的人常常喝得爛醉，在酒店裏互相射擊，互相詬罵，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他或是去做一個溫和的牧羊兒，有一晚，他正騎着馬回家的時候，看見一個豔麗的富家女被一個強盜載在黑馬上，他便追上去，把那女人救回了。當然，她就非常愛他，他也愛她，於是兩人就結婚了，回到故鄉來，住在倫敦的一所大房子裏。真的，有許多快樂的事在等待着。不過他總要好好，不要發脾氣，不要浪費金錢才好。她僅只比堅姆大了一歲，却比堅姆懂人事得多。並且要堅姆一有便船就寫信給她，每晚臨睡的時候要做禱告。上帝是很好的，一定會來看護他。她也會替她弟弟禱告的，幾年之後，他一定會變得很有錢很幸福地回來。

少年悒悒地聽了他姊姊所說的話，也不回答。他因為要離開家鄉，心裏難過極了。

使他抑鬱不歡的原故，並不僅是因為他要離開家鄉。固然又因他自己沒有經驗，而他所最痛感的還是細瑛兒地位的危險。愛着他姊姊的那位青年執袴子對於他姊姊一定沒有好意。他是一個紳士，因此他便嫌惡他，由一種不能說明的奇妙的族系本能而嫌惡他，正因其不能說明乃使其反感更加強烈了。他又覺得他母親的性情淺陋而愛虛榮，因此，對於細瑛兒以及對於細瑛兒的幸福，將來必有莫大之危險。孩子們最初是愛他們的父母，長大了，便批評他們的父母，有時候，也原諒他們的父母。

他的母親！他心裏有些事想要問她的，那些事悶在心裏好幾個月了。他曾在劇場裏偶然聽到的一句話，有一晚在舞臺口碰進耳朵裏來了的一句低聲的冷笑，竟使他感覺不斷的恐怖。一想起來，就好像臉上被馬鞭抽了一下似地，兩條眉毛縐在一起，痛苦得如抽筋般地嚙着他的下嘴唇。

『我所說的話你一句也沒有聽哩，』細瑛兒大聲說，『我在替你的將來立一種很好的計畫。你應該說說話罷。』

『你要我說什麼呢？』

『哦！要你你說你會做一個好孩子，不忘記我們，』她含笑回答他。

堅姆把肩膀一聳。「我倒不會忘記你們，你們却會忘記我，姐姐。」

她漲紅了臉，問道：「你怎麼說的，堅？」

「聽說你有一個新朋友。到底是誰？為什麼不告訴我？他不會有好意對你的啦。」

「住口，堅！」她大聲說。「不許你說一句反對他的話。我愛着他。」

「嘿，你連他的姓名都不曉得？」少年答。「他是誰？我有曉得他的權利。」

「他叫做『美麗王子』。你不喜歡這個名字麼？蠢傢伙！你莫要忘記了。只要你一看見他，

你就會覺得他是世間最奇特的人物。將來你總會看見他的。等你從澳洲回來的時候。你一定很喜歡他。什麼人都喜歡他，我並……愛着他。要是你今晚能來劇場裏看戲就好了。他一定要來的。我正要扮演朱麗葉。哦！要我怎樣地表演呢！你想想看，堅，要在熱戀中來表演朱麗葉！戀人坐在那裏看着，爲要討他的歡心而表演！我生怕把那些看客們弄得驚異發歎。人們在熱戀中常會使自已失去主宰的哦。討厭的愛薩克斯先生還要在酒場邊對着那些流氓怪聲叫着「天才」呢。他常常把我做教義般地誇讚我，今晚他又會把我當做一種神靈的啓示來宣揚我了，我覺得這樣。其實這一切都是他的，他一個人的美麗王子，我的愛人，豔麗的天神的。不過和他比較起來，我是很貧苦。貧苦？這有什麼相干呢？我們應該把那句諺語改爲「貧苦從門邊爬進來的時候，愛情就

從窗上飛進來了。」⁽³⁴⁾那句諺語是冬天做的，現在是夏天了；我却以爲是春天，是羣花在蒼空舞踊着的春天。」

「他是一個紳士吧，」少年慘然說，

「一個王子！」她音樂般地叫起來，「你還要說什麼呢？」

「他想要奴隸你。」

「我一想到獨立的事情就不覺戰慄起來。」

「你總要留心他才好。」

「看見他就會崇拜他，認識他就會相信他的。」

「姊姊，你被他纏瘋了。」

她笑着把住弟弟的臂膀。「親愛的老望，你說起話來好像百歲的老公公一樣。將來你自己也會要落戀的。那時候你就會知道了。不要這樣沉悶的樣子。雖然你就要出門了，可是你看見我得到了從來沒有的幸福，你也該快樂些。我們兩個人的生活都非常艱難，非常困苦。但是現在會不同了。你就要到一個新世界中去，而我也找到一個新世界了。這裏有兩把椅子。讓我們坐下來看那些時髦的人們走來走去吧。」

他們在許多羣衆的中間坐下來。對面路邊的鬱金香花壇燃燒得如同灼爍的火輪一樣。一團白色的塵埃，好像鳶尾根的雲霧，掛在浮動的空氣中。許多光豔奪目的日傘，浮沉上下，好像一羣奇怪的蝴蝶。

她定要堅姆斯談起他自己的事，自己的願望以及自己的企圖。堅姆斯慢慢地很費力地說了。他們如同對奕般地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談着。細秘兒覺得很受壓抑。她竟不能把她的歡樂傳達出來。她所得到的回響就是刻在那冷酷的嘴唇邊的一點淺笑。過了一下，她沉默了。突然她看見金色的頭髮和笑着的脣兒在眼前一閃，朵連·格萊同兩個婦人坐着一個廠蓋的馬車飛奔過去了。

細秘兒跳將起來，「他在那裏！」他喊着。

「誰呀？」堅姆問。

「美麗王子，」她瞧着那馬車說。

堅姆跳起來，猛力攔着姊姊的臂膀。「告訴我，哪個是他！指出來。我定要看他！」他喊着。但是這時候柏韋克公爵的四輪馬車正夾在中間，等它走開之後，那以前的馬車已經跑出公園了。「去了，」細秘兒淒然說。「若是你看見他就好了。」

『噯，我若是看見他就好了。皇天在上，如果他對你有一點差錯，我一定要殺死他。』

細秘兒駭然地望着她弟弟。堅姆又把話重覆說了一遍。那幾句話好像短劍似地削着空氣。周圍的人都嚇得張開口來看。站在她近旁的一個婦人暗暗地笑將起來。

『走吧，堅，』她輕輕地說。堅姆緊緊地跟着她穿過人羣。因剛才說了這個話，覺得非常快暢。他們走到阿基里斯（35）像前的時候，她轉過身來。她眼中的哀憐的表情變成了嘴邊的笑聲。她對他搖着頭道：『你真蠢，堅姆，蠢極了；你是一個壞脾氣的孩子。爲什麼要說出那樣可怕的話來？你並不知你自己在說些什麼哩。你只是嫉妬，只是殘忍罷了。』我願你愛着個什麼人。愛情會使人向善。你所說的話都是惡意的。』

『我十六歲了，』他回答，『我很懂得這個。媽媽不能發幫助你，她並不知道要怎樣地招扶你。我最好不要到澳洲去。我很想把這個事情打消。若是合同還沒有簽字就好了。』

『唉，不要這樣認真哦，堅姆。你倒很像媽媽所喜歡排演的那些歌劇中的英雄之一。我並不是想同你吵嘴。因爲我剛纔看見了他，看見他我就感得無限的快樂。我們不要吵嘴吧，我知道你決不會傷害我所愛的人的，是麼？』

『在你們相愛的時期以內，我總不會的吧。』他悶悶地回答。

「我永遠愛他！」細秘兒叫起來。

「他呢？」

「他也永遠愛我！」

「這樣就好。」

她把弟弟拉到身邊，笑迷迷地一手搭住他的臂膀。她弟弟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

走到大大理石拱門的旁邊，他們喚了一輛公共馬車，坐到游士頓路他們的破舊房子的近旁就下來了。時候已經過了五點鐘，細秘兒在演戲之先照例要睡眠兩小時。這是堅姆定要她這樣做的。堅姆說要趁着現在母親不在面前的時候就和他姊姊分別。因為他母親在分別的時候一定會做出一場「劇景」來，無論哪一種「劇景」他都嫌惡。

兩人在細秘兒的房間裏分別了。嫉妬心充滿着那少年的胸間，他對於那個似乎夾在他們兩人中間的陌生人懷着一種猛烈的謀殺的仇恨。但是，當他姊姊的玉腕抱住他的頸項，纖手插在他的頭髮裏面的時候，他便柔和起來了，於是用真正的愛情同姊姊親了嘴。他下樓來的時候，滿眼含着淚珠。

媽媽正在下面等着他。當他走進房裏來，媽媽便埋怨他不守時刻。他沒有回答，只是坐下來。

吃那簡陋的餐食。蒼蠅嗡嗡地圍着桌子，爬在污漬的桌布上面。公共馬車與街車的輪聲軋軋，使他覺得那單調的音響正在一秒一秒地貪食他所剩着的時光。

過了一會，他把牒子推開，雙手抱着頭。他覺得自己有應該知道的權利。若是那個事他猜得不錯，老早就應該使他曉得了。母親望着他，含着極度的恐怖。從嘴邊機械地漏下一些話來，一條破舊的花邊手巾在她的手指間裏抖動。時鐘敲了六點，他便站起來走到門口，又回轉身來望着她母親。兩個人的眼睛相碰了。他看見母親的眼睛裏現着乞憐的樣子。不禁使他激怒起來。

『媽媽，我要問你一件事，』他說。母親的眼睛漠然地向四面轉來轉去。沒有回答。『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我有應曉得的權利。你同爸爸結過婚麼？』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是一口獲到救助的嘆息。那可怕的瞬間，整天整夜，積週累月，常使她畏懼不寧的瞬間竟臨頭了。她反倒不覺得恐怖。不過多少有點使她失望。直率的詢問正等待一個直率的答覆。情勢是突如其來的。真是太難受了。使她回想起那件不好的事情來。

『沒有，』她答着，很懷疑人生爲什麼這麼簡單。

『那末爸爸真是一個壞蛋！』少年握着拳頭大聲說。

母親搖着頭。『他並不是一個放蕩的人呵。我們兩個很相愛的。若是他還在世，一定會儲蓄

些錢財給我們。你不要說他壞，兒呀。他是你的父親。他是一個紳士。確實是一個很有身分的人。」

他嘴邊竟衝出一句詛咒的話來。「我倒不要緊，」他叫着，「但是不要讓細秘兒……愛着細秘兒的不也是一個紳士麼？她不是這麼說麼？大概總也是一個有身分的人吧。」

一陣卑猥可恥的感覺襲到那婦人的身邊。她把頭垂下來。用顫抖的手拭着眼淚。「細秘兒倒還有媽媽，」她啣咕地說：「我却沒有。」

少年被她感動了。他走到媽媽的身邊，彎下腰同她接了吻。「我一問起爸爸就使你傷心起來了，我真不應該。」他說：「不過我忍不住要問。現在我要去了。再見吧。望你記着你要看護的孩子只有一個了，並且要相信我，若是那個人錯待了姊姊，我定要查出他是誰，把他當作狗一般地拖到地下殺死他。我發誓要這樣做。」

誇張的愚蠢的恫嚇，說話時的激昂的姿態，狂暴的歌劇式的言辭，使她看得人生更是潑刺刺的了。她已習慣於這種空氣中。她更自由地抽了一口氣，幾個月以來她才開始真正地讚許她的兒子了。她很想在這這樣的感情的階梯上繼續這場「劇景」，可是被兒子打斷了。提箱要運下去，手套也要找好。旅館裏的脚夫都忙來忙去。又要同馬車夫講價錢。時間都消失於鄙俗的瑣事。她看見兒子的馬車離開了的時候，便從窗子裏揮着她那破舊的花邊手巾，心裏又重新發生

一種失望的感情。她覺得一個很大的機會已經錯過了。現在她所藉以自慰的，就是常對細球兒說說她自己以後的生活會要怎樣地孤寂，又只有一個孩子可看管了。她常常回想這句話。這句話很能發安慰她。她絕不提及那恫嚇的話。那恫嚇的話是表現得很潑刺很戲劇的。她覺得有一天她們想起那個話來都會要發笑的。

六

「這個消息你該聽見了吧，巴西爾？」亨利勳爵那天晚上在布里斯托的一間私室內安頓了三個人的晚餐，荷華德一走進來，亨利便對他這樣說。

「沒有，哈利。」畫家答着，把帽子和外套交給那個俯首屈身的侍者。「什麼消息呢？該不是政治上的事情？政治問題對於我沒有一點興味。下議院中的人沒有一個值得描畫的；不過其中有許多人若是塗上一點白粉也就稍許好一點。」

「朵連·格萊已經訂婚了。」亨利勳爵說着，注視着他的朋友。

荷華德吃了一驚，繃起眉頭。「朵連·格萊訂婚了！他叫着，『不會的！』」

「這是千真萬確的。」

「同誰？」

「同一個什麼年輕的女優。」

「我不相信。朵連是很明白的。」

「朵連非常聰明，不會常做蠢事的，巴西爾。」

「結婚並不是一件可以常做的事哩，哈利。」

「除非在美國，」亨利勳爵懶洋洋地答。「我並沒有說他結婚了。我只說他訂婚了。這有很大的區別。我對於我結婚的事情還記得清清楚楚，可是對於訂婚的事情就全然記不出來了。好像我沒有訂過婚似地。」

「試想想朵連的身家、地位和財富，要同這樣卑微的女人結婚，真是糊塗。」

「若是你想要朵連同那位姑娘結婚，你就對他這樣說好了，巴西爾。那末他一定會結婚的。人們要做一件蠢事的時候，却常常有一種最高尚的動機。」

「我希望那位姑娘是很善良的，哈利。我不想看見朵連同一個壞東西結合，來墮落他的天性，破滅他的智力。」

「哦，她還勝過於善良——她很美麗哩，」亨利勳爵說着，啜着一杯混橙汁的沃模酒。「朵

連說她很美；這種事情他不會弄錯的。你替他畫的肖像增加了他對於別人外貌的鑑賞力。對於別人已經有了很大的效果。我們今天晚上就可以去看她了，若是那個孩子沒有忘記他的約。」

「你在開頑笑麼？」

「當真的話，巴西爾。我從來沒有比這時候還認真些的。」

「難道你贊成他結婚麼，哈利？」畫家問，咬着嘴唇在房裏走來走去。

「大概你不會贊成吧。這真是糊塗萬分。」

「我現在無論對於什麼事情也不贊成也不反對。表示贊成反對，是對於人生的一種不合理的態度。我們並不是到世間來誇示道德的偏見的。我決不注意那些平凡人所說的話，也決不干涉那些標緻的人們所做的事。若是有一種人格引動了我，那末不論它所取的是哪一種表現法，對於我是絕對愉快的。朵連·格萊戀愛了一個扮演朱麗葉的美貌女郎，便向她求婚。這有什麼不好？就是他娶了美娜莉娜（36）也不過是一樣地有趣。你知道我並不是個結婚的擁護者。結婚的真正的缺點，就是使人成爲非利己的。非利己的人是無色彩的。他們缺少個性。並且有一種因結婚而使之更形複雜的氣質。他們保持了他們的自尊，而且加進去許多別的自我。他們迫而不得不有一個以上的生命。他們漸成爲更高的組織了，成爲更高的組織，我以爲就是人類生存

之目的，並且，一切的經驗都是有價值的，無論你怎樣地反對結婚，而結婚確是一種經驗。我希望朵連·格萊娶了這位姑娘，熱烈地崇拜她半年之久，又突被另一個女人迷住。這樣，朵連就會成爲一種可驚異的研究材料了。」

「這些話全然不是你自己的意思，哈利；你自己也曉得的。若是朵連·格萊的生涯被毀壞了，最難堪的就是你自己。你假裝着很壞，其實你是很好的。」

亨利動爵笑起來了。「我們所以喜歡研究別人的理由，就是因爲替我們自己憂慮。樂天主義的基礎全然是恐怖。因爲我們很相信我們的鄰人有些便益於我們的美德，便覺得我們是寬厚大量。我們賞讚銀行家，是因爲我們能發過支存款；我們發見強盜的美點，是因爲希望強盜能許放過我們的口袋。我所說過的都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最輕蔑樂天主義。至於說到毀壞生涯，並沒有什麼生涯被毀壞的，除非它的成長被阻礙了。你想要毀損一種性質，你只要把它改良一下就行了。至於結婚，當然是很蠢的事，但是在男子與女子之間還有其他更有趣的桎梏哩。我一定要鼓勵他們，他們都有很時髦的愛嬌。呵，朵連來了，他會更詳細地告訴你的。」

「親愛的哈利，親愛的巴西爾，你們都應該祝賀我呀！」少年說着，脫下那緞子鑲邊的披風，和他兩個朋友握了手。「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當然這是突然發生的；一切真正的快樂事情

都是這樣的，並且這好像是我生涯中所屢屢追求的唯一的事哩。『他因為興奮和快樂，兩頰漲得通紅，更覺嬌媚動人。』

『我願你時常是快樂的，朵連，荷華德說，『但是你不告訴我你的婚約，這可不能饒恕你。你已經告訴哈利了。』

『你今天來得太遲了，我也不能饒恕你，亨利勳爵把手放在少年的肩膀上，陪着笑臉說。『來，讓我們坐下來看看這個新廚子的口味，然後請你把事情的經過情形告訴我們。』

『其實沒有好多話可以說，』他們到小圓桌子邊就坐的時候，朵連大聲說着。『事情就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離開你之後，哈利我便穿好了衣服，走到魯潑街你告訴我的那家意大利菜館裏吃了晚飯，八點鐘就到了劇場裏。細秘兒正在表演羅莎琳。不消說舞臺景是非常難看，奧蘭多（37）也不成樣子。只有細秘兒！要是你們看見她就好了！她扮着男裝走出來的時候，真是何等不凡。她穿一件苔色的天鵝絨短裝，玉桂色的衣袖，扣着十字形褐色吊帶的長襪，頭戴一頂用寶石針扣着鷹毛的雅緻的綠色小帽，身披一件暗紅色滾邊的有頭罩的披風。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美到這般田地。風姿嬌雅得同你畫室裏的那個達拿格拉的小像一樣，巴西爾。曲髻髻的頭髮圍住她的臉兒，好像深濃的葉子裏面包着一朵蒼白的薔薇。至於講到她的演藝——那末，你們今

天晚上會要看見的。她是一個天生的藝術家。我坐在那個包廂內面簡直魂飛天外了。我忘記了現在是在倫敦。現在是十九世紀，我同着我的情人走到一處絕無人跡的森林中去了。散了戲之後，我便走到後面去和她談話。當我們兩個人坐在一起的時候，忽然她眼睛裏現出一種表情，是我從來所沒有看見過的。我的嘴唇便送到她的嘴邊。我們親嘴了。我在那個瞬間的心情，簡直沒有話可以表達出來。覺得我全部的生命已經集中於完美的薔薇色的歡樂之一點了。她全身戰慄起來，好像一枝白水仙花在搖動着。於是她又跪下來吻着我的手。我本不應該告訴你們這些事，但是我忍不住地要說。我們的婚約當然是絕對秘密的。她連她的母親都沒有告訴。可是不曉得我的保護人要怎樣說。拉德萊勳爵一定要大發脾氣的。我也不管他。不到一年我就成年了，那時候我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我從詩歌裏找出我的愛人，從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尋到我的妻子，我是很對的，是麼，巴西爾？莎士比亞教它說話的那張嘴唇，把秘密向我耳邊輕輕說了。我被羅莎琳的香臂擁抱，被朱麗葉的櫻唇接吻了。」

「是的，柔連，你是很對的，」荷華德從容地說。

「你今天看過了她麼？」亨利勳爵問。

柔連·格萊搖着頭。「我在亞登森林中離別了她，我要在惠洛拿果樹園中再會見她呵。」

亨利勳爵噙着香檳，現出凝思的樣子。『在什麼時候你才說出了結婚這個字呢，朵連？她又怎麼回答的？恐怕你都忘記了吧。』

『親愛的哈利，我並沒有把它當做一件商務上的事情去處理，也沒有用形式上的申請。我向她說我愛她，她便說她不配做我的妻子。不配！哪里話，在我看來全世界也比不上她。』

『女人真是最重實際的，』亨利勳爵說——『比我們男子要實際得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簡直會忘記說起什麼婚事，而她們却來提醒我們。』

荷華德把手放在亨利的臂膊上。『不要這樣說，哈利，你苦惱朵連了。他與別人不同。他決不會使別人遭受不幸的。爲他的天性太優美了，所以不會這樣做的。』

亨利勳爵望着桌子的對面。『朵連決不會因我的話而發生苦惱的。』他答。『我剛纔那樣問他，是有很充分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原諒我這個發問——這不過是好奇心罷了。我認爲提議結婚的常是女子方面，我們男子却沒有向女子提議。當然，中產階級是例外的。但是中產階級是非現代的。』

朵連·格萊搖頭笑着。『你真是無可救藥了，哈利；可是我並不介意。我對你發氣是不可能

的。你若看見了細秘兒·文，你就會覺得去欺負她的人一定是一隻野獸，一隻沒有良心的野獸。我不懂怎麼有人能毅忍心侮辱自己所愛的。我愛細秘兒·文。我要把她安置在一個黃金的臺座上，眼看着世人都來膜拜這位屬於我的女人。結婚是什麼？就是一個不可背棄的誓言。因此你便譏笑它。啊，你不要譏笑。這是我所要求的一個不可背棄的誓言。她的信用使我誠實，她的信仰使我善良。我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常悔恨你所告訴的一切的話。我已經不是你以前所意料的人了。我已經變了，只要一觸到細秘兒的纖手，就使我忘記你以及你那一切錯誤的，魅惑的，有毒的，痛快的理論。」

「那些是……？」亨利勳爵問，一面吃着點生菜。

「哦，是你關於人生的理論，你關於戀愛的理論，你關於快樂的理論。其實就是你一切的理論，哈利。」

「只有快樂是唯一有理論的價值的，」他用一種慢慢的和諧的聲音回答。「但是我或許不能說這種理論是我自己的。這是屬於「自然」的，不屬於我。「快樂」是「自然」的試金石，是「自然」所認許的標識。我們在快樂的時候，常是善良的；但是我們在善良的時候，却不常是快樂的。」

「呀！但是你所說的善良是個什麼東西呢？」巴西爾·荷華德高聲說。

「對了！」朵連背靠着椅子，從擺在桌子中央的一大叢紫瓣鳶尾花中望着亨利勳爵，應聲說，「你所謂善良是什麼東西呢，哈利？」

「所謂善良就是與自己相調和，」他答着。用他蒼白的纖巧的手指觸着酒杯的長脚。「所謂不調和就是強迫使與他人調和。人們自己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至關於鄰人的生活，若是自己願意做一個自負家或清教徒，那末可以去對他的鄰人誇耀自己的道德見地，可是與他們並不相干。並且，個人主義實在有一種更高的目的。現代道德是由接受時代的標準而成立。我認爲有教養的人若去接受這種時代的標準，真是一種極不道德的形式。」

「但是，一個人若單只爲着自己而生活，哈利，他一定要支出極大的代價吧？」畫家說。

「不錯，現在我們一切的負擔都過重了。我以爲貧人的真悲劇就是他們除了自己否認之外再得不到什麼東西。美麗的罪惡，正與美麗的事物一樣，都是富人所有的特權。」

「除金錢以外，還要用其他的方法來賠付哦。」

「哪一種的方法，巴西爾？」

「用悔恨，用苦難，用……唔，用墮落底自覺。」

亨利勳爵聳着肩膀，「老朋友呀，中世的藝術是動人的，但是中世的情緒却不合時宜了。當然在小說裏面還可以使用。不過凡屬能毀用在小說裏面的東西，都只是那些已經不能用在事實上的東西了。有教養的人決不會懊悔他所做的快樂的事，無教養的人却不知道快樂是什麼。」

「我知道快樂是什麼，」朵連·格萊叫起來，「快樂就是崇拜一個人。」

「這的確比被人家崇拜好些，」他回答，手裏在玩弄着幾個水果。「被人家崇拜是最討厭的。女人對待我們正像「人道」對待天神一樣。她們崇拜我們，常要纏着我們替她們做些什麼事。」

「我認爲她們所要求的東西，就是她們開始已經給了我們的，」少年嚴肅地說。「她們在我們的天性中創造了「愛情」。她們有取回這個去的權利。」

「這話完全不錯，」朵連·荷華德叫着。

「怎麼能說完全不錯呢？」亨利勳爵說。

「是不錯的，」朵連搶着說。「你應該承認，哈利，女人們常把自己生命底黃金給與男子。」

「這或許是的，」亨利嘆着氣，「但是她們並不加以多大的變化就把它要回去了。這真可

惱。有一個聰明的法國人說得好，他說女人們常鼓動我們創造傑作的欲望，但是又常常妨礙我們去實行。」

「哈利，你多麼可怕！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地喜歡你。」

「你會要永遠喜歡我的，朵連。」他回答。「要咖啡麼，你們？——喂，拿咖啡，上等的香檳酒，和紙煙來。啊，不要紙煙，我還有一點。巴西爾，你不要吸雪茄煙。你應該吸紙煙。紙煙是一種完美的快樂底完美的典型。它非常美妙，又使人不感着飽滿。此外還有什麼奢求呢？不錯，朵連，你會時常喜歡我的。我把你從來沒有勇氣去干犯的那些罪惡都講給你聽了。」

「你瞎說，哈利！」少年叫起來，從侍者放在桌上的那條銀製的火龍上取了火。「我們看戲去吧。等細瑛兒上臺，你們就會獲得一種人生的新理想，她將指示你們一些你們所不會知道的事。」

「我什麼事情都知道，」亨利勳爵說着，眼睛現出疲倦的神氣。「但是我時常在等着新的情緒。不過世間未必有這樣的東西。你那位不凡的姑娘或許會使我感動吧。我喜歡演劇。因爲演劇要比人生真實得多。我們去吧。朵連，同我一起去。真對不起，巴西爾，因爲馬車裏面只有兩個座位。你坐個二輪馬車跟着後面來吧。」

他們起來穿好了外套，站着喝了幾口咖啡。畫家默然凝想着，一層憂鬱的陰影罩着他。他實在不能容忍這種結婚，不過他覺得，與其將來發生別的事情，倒不如讓他們這樣還好些。幾分鐘之後，他們都下樓了。巴西爾照剛纔所定的辦法，一個人坐着一輛車子，望着前面那輛四輪馬車的閃爍的燈光。忽忽如有所失。他覺得朵連·格萊對於他，再不會像從前那樣了。人生已經把他們兩個人分開了。……他的眼睛昏暗起來，混雜的眩耀的街市也漸漸地看得模糊了。馬車跑到劇場外面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好幾歲。

七

不曉得是什麼緣故，那天晚上劇場裏非常擁擠，站在門邊接着他們的那個肥胖的猶太人經理，堆起滿面諂媚的笑容，用極卑屈的態度，擺動他帶着寶石的肥手，以最高的聲音說着話，把他們帶到廂房裏去了。朵連·格萊比從前更加討厭他。他覺得自己是來看米蘭答（39）的，却碰着了卡利班（40）可是，亨利勳爵倒是有點喜歡他。至少他說了他喜歡他，定要同他握手，並且說他遇見了這麼一個發現了真正的天才而爲着詩人破了產的人，算是榮幸得很。荷華德只是看着那些坐在正廳裏的人們底顏面，聊以自娛。溼暑炙人，巨大的日光燃燒得像一朵黃色火焰般

的奇怪的大麗花 (dahlia)。在行廊裏的青年們都把上衣和背心脫下來掛在一邊。他們在劇場中遠遠地互相談着，又同那些坐在他們身邊的花花綠綠的姑娘們分橘子吃。有幾個女人在正廳裏笑着。她們的聲音非常尖銳，又極不和諧，拔瓶塞子的聲音從酒排間送將過來。

『在這個地方真可以找出人們所視為神聖的人物！』亨利勳爵說。

『不錯的！』朵連·格萊答。『我遇見她就是在這個地方，她真是比世間一切的生物都神聖。等她演起戲來，你就會把一切的東西都忘掉。當她在舞臺上表演的時候，那些姿態猙獰的鄙俗的人們都完全改變樣子了。他們靜默默地坐着看她。隨着她的意思，或哭或笑。她使他們都容易感應得如像提琴一樣。使他們的人品高尚起來，他們的血肉看起來也就和我們的一樣了。』

『血與肉都和我們的一樣！』我希望不是這樣的！』亨利勳爵說，他正拿着一個小望遠鏡 (Opera-glass) 細看行廊裏的客座。

『不要睬他，朵連，』畫家說。『我很理解你所說的話，我並相信這位姑娘。你所愛的人一定是非凡的。如你所說的有那種效果的姑娘一定都是優美高貴的。能殼使時代高尚起來——這才是有價值的事業。若是這位女郎能殼把靈魂給與那些沒有靈魂的人，能殼創造美的觀念在那班營着卑陋醜惡生活的人羣的心中，能殼奪去他們的利己心而使他們為着別人的悲哀來

流眼淚，那末她真是值得你崇拜，值得世界崇拜了。你們這個結婚是很對的。我起初沒有這麼想，現在我承認了。上天替你創造了一個細秘兒·文。若沒有她，你就不完全了。』

『謝謝你，巴西爾。』朵連·格萊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說。『我知道你會了解我。亨利太會譏笑人了，使我害怕。呀，管絃樂開始了。實在討厭，可是不過五分鐘的光景就要停止的。接着就開幕，那時候，你就會看見那位我已經把我一切的至善給了她並且正要把我全生命捧給她的女郎了。』

一刻鐘之後，細秘兒·文在一陣狂熱的喝采聲中走到臺上來。不錯，她確是容顏似玉——真是生平所看見的最美麗的女郎中之一。亨利動爵暗暗地這樣想。在她那羞怯的丰姿和那驚異的明眸中，含着多少的愛嬌。當她一眼看見那些擁擠的熱心的觀衆時，一陣微暈，好像銀鏡中的薔薇花影一般，映在她的頰上。她後退了幾步，嘴唇似乎在顫抖着。巴西爾·荷華德連忙跳起來鼓掌。朵連·格萊坐着動也不動，像做夢似地望着她。亨利動爵從望遠鏡中凝神看着，口中喃喃地說，『漂亮！漂亮！』

佈景是在嘉普列家的廳堂裏，羅密歐穿着進香的衣裳同梅白宵以及其他的朋友走進來。樂隊便奏了幾節音樂，跳舞開始了。在一羣笨拙的衣衫襤褸的演員中，只有細秘兒·文飄飄然

好像是一個從別的更優美的世界中走來的人。她舞蹈的時候，姿態蹁躚，好像一株花草在水中搖曳一樣。她的頸部的曲線正如一枝白百合花的曲線。她的纖手看來像是冷象牙做成的。

但是她却是非常地沒精打彩的。她雖然看見了羅密歐，却並不現出快樂的表情。她所應說的幾句話——

『好香客，你的貴手表示很溫雅的信仰，

你是這樣說未免誤怪它了；

因為聖徒們的手也許香客接觸，

並且握手便是參詣聖地的信徒們的接吻禮哩。』(41)

和接着應說的那短短的對話，說起來完全現出一種做作的樣子。聲音確是非常美妙，但是從調子的觀點看來，全然是虛偽的。色彩也錯了。把詩句中的全生命都奪去了。使情熱變成假裝的了。

朶連·格萊看得臉色都變成灰白。他很詫異又很煩惱。他的兩個朋友都不敢向他說一句什麼話。在他們看來，她完全是一個無能的人。他們非常失望。

不過他們覺得要看出朱麗葉的真本領來，還是要在第二幕的露臺上一景。他們便等待着。

若是再失敗了，那末她真是無所取材。

她走到月光下面來的時候，顯得非常嬌艷。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她的表演拙劣不堪，弄得越演越壞。她的姿態做作得怪難看。她把那些應說的話，都說得太着力了。那美麗的一段——

『您知道我幸而爲夜的假面所遮，

不然您會看見我滿面羞得通紅，

因爲不料我今晚的私語被您聽見了。』(42)

好像一個二等演說教師所教出來的女學生在背誦一樣，說得十分地確切。當她靠在露臺上念着下面那些詩句的時候——

『我雖然喜歡您，却不喜歡今晚便和您訂終身之約；

這太輕率了，太不謹慎了，太倉卒了，

太像電光一樣，人家連「閃電」兩字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他早就沒有了。可愛的，願

您晚安！

我們第二次相見的時候，

這顆戀愛的花蕊，被夏令的薰風一吹，

或者可以開出一朵美麗的花兒來。」(43)

好像她簡直不懂得那些詩句的意義似地。這並不是神經過敏的確，決不是神經過敏，她是十分沉着的。這只能說是藝術拙劣，她完全失敗了。

雖是坐在正廳和邊廂裏面的那班平庸無教育的觀衆，也對於這次的戲不感興趣了。他們漸覺不安，便開始高聲談話並吹起口笛來。站在燕尾服席後面的猶太人經理大發脾氣，頓足亂罵。絲毫不爲所動的，就只是細秘兒·文一個人。

第二幕演完之後，嗤嗤的聲音如同暴風般地捲來，亨利勳爵便站起來穿上外套。「她確實是漂亮，朶連。」他說，「可是她不會演戲，我們去吧。」

「我要看完這個戲去。」少年用一種沉苦的聲音說，「我真是萬分的對不起使你白費了一晚的工夫，哈利，我向你們兩位道歉。」

「親愛的朶連，我相信文女士是害病了，」荷華德搶着說，「我們改天再來看看。」

「我希望她是病了，」朶連說，「但是在我看來，她不過是麻木無情罷了。她完全變了。昨晚她還是一個大藝術家，今晚她就只是一個凡俗的女優了。」

「不要對於你所愛的人說出這種話來，朶連，戀愛是一件比藝術還更可驚嘆的事哩。」

『戀愛與藝術都只是模倣的形式罷了，』亨利勳爵說。『讓我們去吧，朵連，你也不要再留在這里。看不好的戲對於自己的品格沒有益處。並且，我想你也不會要你的夫人來演戲吧，所以就是她把朱麗葉演得如同一個木偶一般，又有什麼相干呢？她真是非常可愛，若是她對於人生也同她對於演戲一樣地完全不懂，那却是一種愉快的經驗。真正有魅力的人，世間只有兩種——一種是懂得一切事情的人，一種是完全不懂得一點什麼的人。唉，朋友，不要做出這般悲慘的樣子！保持青春的祕訣就是永不要有不適宜的感情來，跟着巴西爾和我同到俱樂部去。我們到那里抽抽香煙，並且爲着細秘兒·文的美麗喝一杯酒，她確是美麗，此外你還要求什麼呢？』

『你去吧，哈利，』少年叫着說。『我要一個人在這里，巴西爾，你也去吧。啊！你們不曉得我的心碎了麼！』熱淚從他的眼中湧出來，嘴唇顫着，於是，他衝到廂房的後面，靠着牆壁，兩手掩住了顏面。

『讓我們去吧，巴西爾，』亨利勳爵說，聲音極其柔和；於是兩位青年一同走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臺前的腳燈齊明，帷幕展開，第三幕開始了。朵連·格萊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現着灰敗的，傲慢的，冷酷的樣子。戲劇牽扯地做下去，好像永遠不會完畢的樣子。一半的觀客踏着重步嘻嘻笑笑地走出去了。一切都大失敗。最後一幕差不多是對着些空座位表演

的。帷幕發出陰笑的嘆息的聲音垂下來了。

戲演完之後，朵連·格萊便衝到後臺的休憩室中去了。女郎的臉上現出勝利的神氣，一個人站在那里。她的眼睛燃着美妙的火焰。周身圍繞着一種光輝。張開的嘴唇在微笑着它們自己的祕密。

朵連走進來的時候，女郎便望着他，現着無限的歡樂。『我今晚演得多麼壞呵，朵連！』她叫着。『壞透了！』他回答，驚異地注視着她——『壞透了！真怪。你病了麼？你還一點都不知道。你並不知道我多麼難過。』

女郎微微一笑。『朵連，』她用一種拖長的音調緩慢地叫出他的名字，好像那個名字比她朱脣上的蜜糖還要甜美些——『朵連，你應該懂得了。現在你懂得了麼？』

『懂什麼？』他含怒問。

『爲什麼我今晚演得這麼壞。爲什麼我會要常常演得這麼壞。爲什麼我永遠不會再演得好了。』

朵連聳着肩膀。『我想你大概是病了。若是病了，你就不必演戲吧。弄得人家來取笑你。我的朋友感着無味。我也厭煩起來。』

她似乎沒有聽見他所說的話。她全身都浸潤在快樂裏。一種幸福的狂歡支配着她。

「朵連哦，朵連哦，」她喊着，「在我沒有認識你以前，演戲是我生涯中的唯一真實的東西。我的生活只是在劇場裏。我覺得劇場裏的事一切都是真的。今天晚上我是羅莎琳，明天晚上我又是波希阿（44）了。白阿屈麗絲（45）的歡樂就是我的歡樂，珂德莉阿（46）的悲哀也就是我的悲哀。我相信一切的東西。同我演戲的那班平凡的人們，在我看來都是些天神一樣。畫出來的那些臺景就是我的世界。我只知道那些影子，覺得那些影子都是真的。畢竟，你來了——啊，我美麗的情人啊——你把我的靈魂從監獄裏解救出來了。你把「真實」的本義告訴我了。今晚是我生平第一次看透我常演的那些假飾的虛偽、欺詐、和愚蠢了。今晚我才第一次看出羅蜜歐是一個醜陋、年老、塗臉的人了，菓樹園中的月亮也是假的，背景也是卑俗的，我所說的話都不是真實的，都不是我的話，都不是我所要說的話了。你已經帶給我一種更高貴的東西，一切的藝術都不過是那種東西的反映罷了。你已經使我理解了愛情究竟是什麼。愛人喲！情人喲，美麗王子喲！生命底王子喲！我已經討厭那些影子了。你對於我是遠勝過於一切的藝術。劇中的傀儡於我有什麼用處呢？今晚我上臺的時候，不曉得怎樣的一切都離開我了。我想要好好地做。可是我什麼也做不出來。突然，我恍然大悟，一切都明白了。我明白之後，覺得非常快活。我聽見了他們嗤嗤的聲

音，我却是微笑而已。那些人哪里能設懂得我們這樣的愛情呢？帶着我走吧，朵連——帶我同走吧，走到沒有旁人的地方去。我嫌恨這個舞臺。我也許能設模擬那我沒有感覺的熱情，但是我不能設模擬那火焰般地燒着我的熱情。啊啊，朵連，朵連，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麼？在戀愛中的時候來演劇，就是我能夠演，也算是褻瀆了神聖，你已經使我明白了這種事情哦。」

朵連投身於一張沙發椅子上，把臉轉過去。「你已經把我的愛情破滅了。」他喃喃地說。

女郎驚異地望着他，而且笑起來了。他並不回答。女郎便走到他的面前，用纖指撫着他的頭髮。又跪下來把他的手指放在自己的櫻脣上。他却把手縮回去。他全身起了一陣抖慄。

於是，他跳將起來，跑到門邊。「真是，」他大聲說，「你把我的愛情破滅了。你曾經挑動了我的幻想。你現在却連我的好奇心也不能挑動了。你簡直不會生出一點什麼效能。我所以要愛你，是因為你是非凡的，因為你有天才有智力，因為你實現了大詩人的夢想，而把真形與實質投在藝術的影子。現在你把一切都拋棄了。你真淺薄真愚蠢。天哪，我曾經那麼瘋狂地愛着你！我為什麼這樣笨哦！你現在對於我一無所取。我再也不想看你了。再也不會想你了。再也不要提起你的名字了。你不知道我會把你看得怎樣的高貴。怎的……啊，我真不忍想起！要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就好了！你把我生涯中的浪漫史都破壞了。你若是說愛情毀壞了你的藝術，那你真不

懂得愛情！你若是沒有了藝術，你便什麼價值也沒有了。我總想使你聞名，使你光榮，使你偉大。世人也會崇拜你，你也會得到我的姓氏。但是你現在是什麼呢？一個面孔漂亮的三等女優罷了。

女郎漸漸變得蒼白，而且震顫起來。她底兩手緊緊地攔在一起，她的聲音好像被喉嚨哽住了。「你該不是認真的吧，柔連？」她訥訥地說。「你在做戲哩。」

「做戲！留給你做吧。你做得太好了，」他沉痛地說。

女郎站將起來，臉上現出一種苦痛的可憐的表情，橫過了房間走到他的身邊。將手放在他的臂膀上，望着他的眼睛。他把女郎推開了。「不要觸我，」他喊着。

女郎輕輕地嘆了一聲，把身子投在他的腳邊，像一枝被踐踏了的花一般地躺在那里。「柔連，不要離開我！」她低聲地說。「我沒有演得好，很對不住。因為我時時刻刻在想着你哩。但是我要再試試——真的，再好好地做做看。我對於你的愛情真是突然地發生的。若是你沒有親我的嘴——若是我們沒有互相地親嘴，我想我一定永不會知道愛情的。再同我親個嘴吧，愛人哦。不要離開我吧。我太難堪了啊！不要離開我呵。我的弟弟……不要緊。他並不是有意說的。他是說着玩的……可是你啊！你饒恕我今晚可以麼？我以後特別地用功，努力求點進步吧。請你莫對我這樣冷酷，因為我愛你勝過於世間一切的東西哦。總之，我使你不快活的就只有這一次。」

可是你是完全不錯的，朵連。我應該去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真太蠢了，可是我忍不住這樣做了。啊，不要離開我，不要走開哦。」一陣劇烈的唏噓哽着她，她伏在地板上好像一隻受了傷的東西。朵連·格萊便用他美麗的眼睛俯視着她，他底彫刻似的嘴唇曲成一種輕蔑的樣子。已經沒有愛情了的人們底情緒，總常有些可鄙的地方，他覺得細球兒·文太歌劇式的了。她的眼淚和嗚咽使他討厭起來。

『我去了，』最後他用平靜的清朗的聲音說。『我也並不想殘暴，但是我不能再看你了。你已經使我失望了。』

她默默地哭着，也不回答，只是爬近來一點。她把兩隻纖手盲目地伸出來，似乎是去找他，他轉變方向，走出房門了。不到幾分鐘他便出了劇場。

他幾乎不曉得自己走到哪里去了。他記得他是徘徊於燈火闌淡的街道上，走過了幾條黑影憧憧的拱道和幾家破陋的屋子。嘎聲怪笑的女人們喚着他。醉漢們歪歪倒倒地唧唧咕咕亂談亂罵，好像是一夥怪猴。他又看見幾個醜小孩子在門口的階段上擠做一堆，聽見幽暗的庭中發出來叫喊和咒罵的聲音。

剛剛黎明的時候，他知道他已經走到霍文特花園的近旁了。黑闇漸漸消去，晨光熹微，蒼空

變成了一顆完美的明珠。巨大的貨車滿載着低垂的百合花，發出轆轤的聲音，慢慢地趕到那光滑的空街上去了。大空中漂着鮮花的濃香，花枝的美麗似乎爲他的悲哀給與了一服鎮痛劑。他跟着車子走到市場內，望着人們從車上卸下貨物。一個穿白衣的車夫給了他一些櫻桃。他道了謝，心裏很奇怪爲什麼他不要錢的，於是茫然地開始吃起來。那些櫻桃都是半夜裏摘下來，裏面已經透進月亮的冷氣了。一大列的小孩們提着柳條籃，裏面放着些削皮的山慈菇和黃白兩色的薔薇，走到他的前面，向着一大堆綠玉似的蔬菜邊走過去了。在太陽晒白了的灰色圓柱的前廊下面，一羣醜陋的裸着頭的女孩子走來走去，在等着拍賣的完畢。另外有些人便擠在市場中咖啡店的自關門邊，拉笨重貨車的馬，在粗石上滑着踐踏着，搖動它們的鈴子和馬具。有幾個馬夫却睡在一堆的貨袋上。彩頸紅脚的鳩鳥走來走去地啄取碎粒。

過了一會，他雇一輛二輪馬車回到家裏來了。他在門口的階段上徘徊了一會，望着四面靜寂的街區，緊緊閉着的窗戶，垂下的窗簾。天空已呈純淨的乳白色，家家的屋頂映着銀色的光輝。一縷青煙從對面的煙囪裏飛出來，在真珠母色的空氣中捲動，好像一條紫色的飄帶。

懸在入口有櫛木鑲板的大廳堂天花板上的鍍金大威尼斯燈——是從前某總督大艇中的掠奪品——裏面三根噴射口中還閃着火光，好像幾片鑲着白邊的淡綠色火焰的花瓣。他熄

滅了燈，把帽子和披風拋在桌子上，穿過書房走向他的臥室門邊去了。臥室是一所八角形的樓下大房間，他依照自己新生的奢侈的感情而施以種種的裝飾，掛着幾張在賽爾貝皇家的廢樓閣內尋出來的文藝復興時代的稀奇帷帳。他正在轉着房門的把手的時候，眼睛忽然落在巴西爾·荷華德替他描的那張肖像畫上。他跳退幾步，似乎吃了一驚。於是，他走進自己的房裏來，顯着很詫異的樣子。他解開了外衣的鈕扣之後，躊躇了半晌。終於轉身走到畫像的前面，仔細審視着。在那從乳色絲簾中透進來的微弱的光線裏看起來，畫像的面貌似乎有點變動了。表情也不同了。嘴巴上可說是現着一種殘忍的筆觸。這真是奇怪得很。

他轉身走到窗子面前，把帷簾捲起，明朗的曙光流進室內來，把那些奇幻的影子都趕到角灣裏，輕輕抖着。但是那張畫像臉上的怪表情却依然留在那里，並且更加強烈了。閃爍的熱烈的陽光照着它嘴邊的幾條殘酷的綫紋，清楚得好像他幹了凶暴的事情之後去對鏡子照看一樣。他害怕起來，便從桌子上拿起一面鑲着象牙丘披得框子的橢圓形鏡子——是亨利勳爵送給他的贈物之一——急忙地望着那光滑的鏡面。並沒有什麼綫紋歪曲了他的紅脣。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把眼睛擦擦，再靠近那張畫像，仔細審視。覺得那實際的繪畫並沒有什麼變動的地方，不

過那全體的表情却是確實地變動了。這並不單是他自己的幻覺，是極其明顯的事實。

他投身在一張椅子上，開始思索起來。心裏突然想起在這張畫完成的那一天，他在巴西爾·荷華德畫室內所說的話了。不錯，他完全記憶出來了。他曾狂熱地希望他自己永遠年輕，而讓這張畫像衰老下去；希望自己的美麗永遠保全，而讓畫布上的面貌去負擔他的情熱與罪惡的重荷；希望畫像會因苦惱與思想的皺紋而憔悴，他自己却保存着他剛才醒覺過來的童年的純美與愛嬌。他的願望不是真的已經滿足了麼？這種事實是不可能的。只要一想起來就覺得這是怪誕的事。但是，畢竟有這張畫在他的眼前，口邊現着一種殘忍的筆觸。

殘忍！他做了殘忍的事嗎？這是那女郎的錯處，並不是他錯了。他曾經夢想她是一個大藝術家，以為她是很偉大所以把愛情捧給她。後來竟使他失望了。她很淺薄，又無價值。但是，當他想起女郎伏在他的足邊像一個孩童般地嗚咽起來的時候，一種無限的悔恨之情襲到他的身邊。他記起他那時候是怎樣冷酷地望着她。他為什麼狠到這般田地呢？他為什麼得了一個這樣壞的靈魂呢？不過他自己也很苦惱。在那演劇的三個可怕的鐘頭裏，他似乎歷盡了幾世紀的痛苦，受盡了無盡期的浩劫。他自己的生命也與她的生命有同等的價值。若是說他傷害了她一個時期，那末她也毀壞他一瞬間了。並且，女人們是比男子們更宜於忍受痛苦。女人們是生活於感情

之中的，她們只是想着自己的感情。她們得到了愛人，就不過是得到了一個同她們做戲的對手罷了。這是亨利勳爵曾經對他說過的，亨利勳爵又是一個很懂得女性的人，爲什麼他對於細秘兒·文的事情要這樣煩惱呢？他已經對於她沒有一點心思了。

可是那張畫像呢？他曾經說過它的什麼？它握着他的生命的祕密，談着他的故事。它曾經教他愛惜他自己的美。現在却要教他嫌惡他自己的靈魂麼？他還要再看它麼？

不不，這不過是在他疲憊的官能上所造成的一種幻像罷了。他所經過的那恐怖的一夜已經把幻像留在那里了。突然，那使人瘋狂的小小的紅點映在他的腦中了。畫像並沒有改變吧。想些這樣的事真是太蠢。

但是，那畫像却用它美麗的傷毀了的面貌和殘忍的笑容望着他。光鑑的頭髮閃耀於晨曦中。那蔚藍的眼睛和他自己的眼睛相碰了。一陣無限的憐憫之情襲到他的周身。這種感情，並不是對於他自己，却是對於他自己的畫像。畫像已經是改變了，以後還要變得利害的。它的金髮會要枯萎得成爲灰色。它的紅色白色的薔薇也會凋謝。他每次犯一種罪，便會有一個斑點來污壞它的純真。但是他總不會犯罪吧。那張畫，無論它是改變或不改變，總可以做得他看得見的良好表徵。他會要抵抗誘惑。他再不要看亨利勳爵了——無論如何，再不要聽在巴西爾·荷華德

底院子裏開始把不可能之事物的熱情來挑動他的那些微妙而有毒的學說了。他要回到細球兒·文那里去，再圖恢復，和她結婚，盡力再去愛她。不錯，這是他的義務，她所受的苦痛一定比他自己所受的更多。可憐呵！他太利己了，對於她太殘酷了。她對於他所用的魅力會再回復起來吧。他們兩個人會一塊兒過着幸福的日子，兩個人的生活一定是很美麗而純潔的。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拉着一張大屏風放在畫像的前面，顫抖地望着它。「多麼可怕！」他喃喃地獨語着，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了。他出來走到草地上，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早晨清朗的空氣似乎把他一切陰鬱的情緒都驅散了。他只是想着細球兒。愛情的一聲微弱的回響又傳到他底身邊了。他口裏再三地念着她的名字。在露濕的園中唱着歌兒的小鳥，似乎在把女郎的事情訴給花朵聽。

八

他醒轉來的時候，已經十二點多鐘了。僕人好幾次悄悄地走進房裏來看他醒動了沒有，並且很奇怪爲什麼他的少主人起得這麼遲。畢竟鈴聲響了，維克脫帶了一杯茶和一堆信在古塞佛爾瓷的小盤上輕輕地走將進來，並且拉開了那掛在三個高窗前面的有閃光綠裏子的橄欖

色緞窗簾。

「少爺今早睡得真好呀，」他微笑着說。

「幾點鐘了，維克脫？」朵連·格萊睡迷迷地問。

「一點一刻了，少爺。」

多麼遲了！他坐起來，喝了幾口茶，便翻着他的信件。有一封信是亨利勳爵的，是今天早晨差人送來的。他躊躇一下，便將它放在一邊。他無精打彩地把其他的信件拆開，盡是些名片，會餐的請帖，個人展覽會的參觀券，慈善演奏會的序單，以及其他相類似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這個季節內時髦的青年們每天早晨都要接到的。還有一張重要的票據，是買一套路易十五式彫鑲的銀製化妝用具的，這個東西，他還沒有勇氣送給他的保護人看，因為他們是極舊式的人物，他們並不曉得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不需要的東西却正是我們的必要物」的時代。還有幾封接明街的放債人寄來的非常客氣的信，說只要關照一聲，就可以提出無論多少錢，利息也極相安。

大約十分鐘之後，他起身來，穿上一件加希米亞毛絲的精製繡花便衣，走到那鋪着縞瑪瑙的浴室內去了。在他久睡之後，冷水將他的精神恢復了。似乎完全忘記了他所經過的事情。有一二次他模糊地感着得曾經參加了什麼奇妙的悲劇，但是這種事情好像是一種空虛的夢幻。

他穿好衣服，走到書房裏，坐下來吃了一頓簡單的法國式早飯，飯食是放在一張靠近敞開着的窗戶的小圓桌上的。恰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和暖的空氣中似乎散佈着芬芳，一隻蜜蜂飛來，嗡嗡地繞着那滿插着琉黃色薔薇而放在他前面的描着青龍的花鉢。他覺得非常暢快。

突然，他的眼睛看見了那張畫像前面的屏風，他便跳將起來。

『是太冷了麼？』他的僕人問着，將一盆蛋捲放在桌上。『要我關好窗子嗎？』
朵連搖着頭。『我不冷，』他喃喃地說。

一切都是真的麼？畫像真的改變了麼？或許不過是他自己的想像使他在有快樂表情的地方看出邪惡的表情麼？一張描過了的畫布總該不會改變吧？這件事真是不合理。

幾時可以把這個做一件故事講給巴西爾聽。這一定會使他笑的。

然而，他對於這件事情全部的回憶是多麼清楚！起初是在朦朧的闇影裏，後來便在光明的曙色中，他的確看見了殘忍的筆觸在那歪曲的嘴唇邊。他幾乎恐怕他的僕人要離開房子走出去。他知道他若是一個人，在房裏就一定會去細看那張畫像了。他心裏很怕那是「確實」的。當那僕人將咖啡和紙煙拿進來又轉身出去的時候，他只想叫他留在房間裏。等僕人出去把房門帶關了之後，他連忙把他叫回來。僕人便站着等他的吩咐。朵連看了他一下。『無論什麼人來了，

你只說我不在家，維克脫，』他說着，嘆了一口氣。僕人鞠躬出去了。

於是他離開桌子站將起來，點着一枝煙，投身於一張放在屏風前面的鋪着很華美的坐褥的寢榻上。那屏風是一種鍍金的西班牙皮革做成的舊屏風，上面做着相當華美的路易十四式的紋樣。他奇異地望着這個，心想這個不知道曾經隱藏過什麼人生的祕密沒有。

畢竟還是把那畫像移開麼？爲什麼不讓它仍然放在那里呢？知道了這種事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這事情是真的，那是多麼可怕。如果這事情不是真的，那又何必煩惱呢？但是，假若爲了運命的播弄，或是遇着致命的機會，被別人偷看着後面，發見了這種可怕的變動，那又怎麼得了？若是巴西爾·荷華德來了，要看看那張畫像，那又怎麼辦呢？巴西爾一定要看的。阿！這個東西我非再仔細看看不可，並且馬上就去看看。無論結果怎樣，總比懷着這個可怕的疑團要好些。

他起身來，把兩扇門都下了鎖。這樣庶幾他那羞恥的假面只會給他一個人看見。於是

他將屏風拉在一邊，對面望着他自己的畫像。這完全是真的。畫像已經改變了。

他最初瞧見這畫像的時候，是抱着一種幾乎完全是科學興味的感情，後來他時常想起，感覺不少的驚怪。畢竟發生了一種這樣的變動，真是使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然而這却是事實。豈是那些在畫布上構成各種形色的化學原子與潛藏在自己身中的靈魂之間有了什麼微妙的化

合力麼？難道靈魂所想的事情，原子把它就實現了麼？——靈魂的夢境，原子就使之真實化了麼？或許另外還有些別的更可怕的理由在麼？他戰抖起來，害怕起來了，於是又走到睡榻邊躺下來，抱着一種病的恐怖望着畫像。

可是，他覺得這張畫像已經替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使他感覺得自己對於細瑛兒·文太不公平太殘酷了。現在要圖補救倒也還不遲。她還可以做自己的妻子。他底虛偽的自私的愛情將屈服於一種更高的感化力之下而變為一種更高貴的熱情；巴西爾·荷華德替他所畫的那張肖像，將成為他終身的指導者，他對於那張畫正如有些人對於聖賢有些人對於良心以及大家對於上帝的恐怖一樣。世間也有可使悔恨麻醉的鴉片，也有可使道德觀念催眠的藥物。但是這里却有一個罪惡之墮落的顯然的表徵。這里却有一個使自己靈魂破滅的永存的記號。

三點鐘敲了，又敲了四點，四點半鐘的雙聲又響了，但是朵連·格萊仍然不動。他正在要收集那生命的紅絲，將它們織成一種模紋；要從他正在徬徨着的熱情底血色迷宮裏尋找一條出路。他不知道要怎樣做怎樣想才好。畢竟，他跑到桌子面前，寫了一封熱烈的信給他所愛過的女郎，懇求她的饒恕，並痛責自己的瘋狂。滿紙寫着些極沉痛的悲哀和極劇烈的痛苦。總之，自己譴責是一種快樂。我們責備自己的時候，總覺得別人都沒有責備我們的權利。饒赦我們的，並不是

僧侶，而是懺悔。朵連把信寫完了之後，覺得自己已經被寬恕了。

忽然他聽見有敲門的聲音，聽見亨利勳爵在外說話。『朋友呀，我一定要見你。就讓我進來吧。你這樣地閉在房間裏，實在使我難堪。』

起初他只是靜默地不回答他。敲門的聲音依然繼續着，並且敲得更響了。後來他想，不如讓亨利勳爵進來的好些，好把他自己以後的新生活向他說明，若是定要吵鬧便和他吵鬧一場，若是定要絕交便同他絕交。他打定了主意，便跳起身，急忙地將屏風拉着遮蓋了畫像，把門鎖開開了。

『我真感覺得非常難過，朵連，』亨利勳爵走進來說，『但是你也不要太想過了。』

『你是說對於細瑣兒·文的事情麼？』少年問。

『當然是的，』亨利勳爵答着，坐在一張椅子上，慢慢地脫下他的黃色手套。『從一方面看來，這是很可怕的，但是這也不是你的過錯。告訴我吧，演完了戲之後，你到後面去看了她麼？』

『唔，看了。』

『我知道你一定看了的。你同她演了一場活劇麼？』

『我很殘忍，哈利，我太殘忍了。可是現在不要緊了。以前所發生的事我一點也不愁悶了。因

爲那些事能使我更理解了我自己。」

「啊，朵連，你能夠這樣想，我就非常快活了！我祇怕你要沉淪在悔恨的深淵裏，撕碎了你那美麗的捲髮哩。」

「這一切都經過了哦。」朵連搖頭微笑說。「我現在非常快樂了。第一，我知道了什麼是良心。良心並不是你所告訴我的那樣的東西。良心是我們內心的最神聖的東西。你不要譏笑，哈，至少也不要再在我面前譏笑。我要做個好人。若想起我的靈魂是個討厭的東西，那我真是難堪。」

「好個倫理學底藝術的根據，朵連！我祝賀你。但是你現在要怎樣開始呢？」

「開始就同細秘兒·文結婚。」

「同細秘兒·文結婚！」亨利勳爵站起大聲叫着，驚詫地望着他。「但是親愛的朵連呀——」

「是的，哈利，我知道你現在又要說什麼話了。要說些關於結婚的可怕的話了。不要說。不要對我再說些這一類的話。兩天以前我曾向細秘兒求了婚。我不願意破棄信約。她就要做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朵連……你沒有接到我的信麼？我今天早晨寫給你的，叫一個用人送來的。」
「你的信啊，是的，我記起來了。我還沒有看，哈利。我怕裏面又有些我不願意聽的話。你常用你的警句把人生切成了碎片。」

「那末你完全不知道？」

「你說什麼呢？」

亨利勳爵走過去，靠在朵連·格萊的身邊坐下，拉住朵連的雙手，緊緊地握着。「朵連呀，他說，『我的信——不要害怕呵——是告訴你細瑛兒·文已經死了。』」

一陣苦痛的叫聲從少年的口邊衝出，他撒開了亨利勳爵的兩手跳將起來。「死了！細瑛兒死了！這不會的！真是胡說！你爲何敢這麼說？」

「這是千真萬確的，朵連。」亨利勳爵正色地說。「各種日報都記載了這件事，我寫了信給你，要你在我未來之前什麼人也不要會見。當然還要驗屍，你切不可混在那裏。這種事情若是在巴黎，就可以算得是時髦了。可是在倫敦，一般人都很頑固。在這個地方，我們決不要用一種醜惡的事情來做自己的開端。我們要保存這個，當作老年時代的一種回憶。我想劇場裏的人該不知道你的名字吧？若是他們還不知道，那就很好，會有什麼人看見了你走到女郎房間裏去麼？這是

很重要的一點。」

朵連一時說不出話來。他嚇得目定口呆了。最後他用窒悶的聲音訥訥地說：「哈利，你不是說驗屍麼？這怎麼說？難道細瑛兒——啊，哈利，我真受不了！快點！快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

「我深信這不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朵連，雖是一般人都把她當作偶然的事情看。好像是在十二點半鐘的時候，她正和她媽媽一同離開劇場，她却說她忘掉了什麼東西在樓上。等了半天，竟不見她下樓來，後來他們就發見她倒在化粧室的地板上死了。她誤吞了什麼東西，在劇場裏所用的毒東西吧。我也不曉得是什麼，大概是含着青酸或是白鉛的東西。我想一定是青酸，因為她似乎立刻就死了。」

「哈利，哈利，這太嚇人了！」少年叫起來。

「是的，這當然是很淒慘的，但是你切不要把自己混在裏面去。據模範報上面說她是十七歲。我覺得她還不到十七歲似地。她看來是那麼一個小孩子，好像不大曉得演戲哩。朵連，不要讓這個事情擾亂你的神經吧。來同我去吃飯，吃完飯就同去看歌劇。今夜是帕蒂（47）登場，什麼人都會去看的。你可以到我妹妹的包廂裏來。她已經邀好了幾個時髦的女人。」

「那末是我殺死細瑛兒·文的了，」朵連·格萊半自言自語地說——「好像我用一張

小刀割斷她的小喉嚨，把她殺死了的一樣。薔薇依然是絢爛地開着，鳥兒依然快樂地在院中囓。今晚我同你去吃飯，再去看歌劇，以後還會到什麼地方吃東西。人生是一幕多麼奇異的戲劇！哦！假若我是在一本書裏面看見了這些事，哈利，我想我一定要哭起來。現在可是事實，並且是我自己的事情，這却使我怪異得眼淚都流不下來了。這是我生平所寫的第一封情書。真是奇怪，我第一封熱烈的情書竟會寫給一個死了的女郎。不知道我們所稱為死人的那些蒼白靜寂的人們還能有感覺麼？細瑣兒！你能感覺能懂得能聽見麼？哦，哈利，我曾怎樣地愛過她啊！這好像是幾年以前的事情了。她已是我生涯的一切了。誰知後來遇了那個可怕的一夜——真的就是昨晚麼——因她演得太壞，我的心幾乎碎了。她將一切的事情來向我說明。說得真哀婉動人。可是我一點也不為所動。我認為她是淺薄。後來，突然發生一件使我恐怖的事了。究竟是什麼事，我不能告訴你，總之是極駭人的。我說我要回到她那里去。我知道我做錯了。可是現在她已經死了。天哪！哈利，我要怎樣才好？你不曉得我是正處在危險中，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使我不墮落了。只有她在，就可以救助我。她實在沒有自殺的權利。這樣真是太自私了。」

『親愛的朵連，亨利勳爵答道，從煙匣裏取出了一枝煙，並拿出一個黃金色的火柴盒。』
『女人要想改造一個男子，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去使男子煩惱不堪而失掉他一切人生的趣味，

若是你同這位女郎結了婚，你一定很不幸，當然你會對他很親切。人們對於自己所漠不關心的人也時常能夠很親切。但是不久她就會覺得你對於她是非常冷淡的。女人既發見了他男人的這種情形，她就會變得不修邊幅，否則要戴別人的丈夫所買的極時髦的軟帽了。我並不是要指摘社會的錯誤，這錯誤是卑陋的，當然是我所否認的，不過無論如何，若是你結了婚，你一切都會全然失敗。」

「或許是這樣，」少年說着，在房裏踱來踱去，臉上現出可怕的慘白色。「但是我以為這是我的義務。不過這種可怕的悲劇一來，竟使我不能成就我所應做的事，這却不是我的過失。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良好的決心是受運命支配的——因為決心常常來得太遲。我的決心却正是這樣。」

「良好的決心是一種妨害科學定理的無益之嘗試。其起原是純粹的虛榮心。其結果是空無所有。且時常給與我們一些不必要的無益的感情，那些感情是對於弱者很有魅力的。所謂良好的決心，就不過是如是而已。不過是一張不能兌錢的支票而已。」

「哈利，」朵連叫着，走過來坐在亨利的身邊，「我很想深深地感受這個悲劇的痛苦，然而竟是不能，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並不以為我是全無心肝的，你呢？」

『你在最近的兩星期內，蠢事做得太多了，所以你得不到這個全無心肝的頭銜，朵連，亨利勳爵帶着他那愛嬌的憂鬱的微笑回答。

少年繃起眉頭，『我不喜歡這種解釋，哈利』他說，『不過我很高興你不把我當做全無心肝的。我決不是那種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的，並且我也一定承認這次所發生的事對於我的影響並沒有應該有的影響那麼多。在我看來，這不過好像是一場驚奇的戲劇的驚奇的收場罷了。它有希臘悲劇之一切恐怖的美，在這場悲劇裏而我占了一個重要的部位，但是我並不曾因此而受傷。』

『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亨利勳爵說，他在玩弄那少年底沒有自覺的自慢心，覺得非常愉快——』是一個極有趣味的問題，我以為正確的解釋是這樣的：人生真正的悲劇，常會發生於一種非藝術的形態中，那些粗野的暴力，絕對的矛盾，毫無意義，風格底全然缺乏，都會傷害我們。它們對於我們的影響，正像庸俗對於我們的影響一樣。它們給與我們一種暴力的印象，我們却反抗了。但是，有時候，也有一種含着藝術的美之元素的悲劇，闖到我們的生活裏。若是那些美之元素是真的，那麼全體的事件對於我們的精神上只發生一種戲劇的效果。我們就會突然發見自己已經不是一個演員，却是戲劇的觀眾了。也許可說我們同時是這兩種人。我們望着自

己，只是迷醉於那種奇異的光景裏了。講到現在的情形，究竟所發生了的是什麼事呢？不過是一個女人爲了愛你而自殺了吧。我却很想有這麼一回經驗，若是這樣，我以後的生涯就可以消磨在熱戀中了。曾經崇拜過我的那些女人——並不很多，但是也有了幾個——在不睬了她們或是她們不睬了我許久以後，她們還常要固執地這樣生活下去。她們竟變得頑強而討厭，每一遇到了她們，她們便馬上要將那舊事重提。女人底回憶好可怕！真是一件嚇人的事情！這是完全暴露一種智力的停滯，我們應該吸收人生底色彩，但是決不要記憶那些瑣節。瑣節總是很卑俗的。」

「我一定要種些罌粟放在我的園裏，」桑連歎了一口氣。

「這却不必要，」他的朋友接着說。「人生是常有罌粟在手裏的。不待說，事情是時常遲延的。我有一次，整整地佩帶了一季的紫羅蘭，要替那永遠不滅的浪漫史做一種藝術的服裝。但是，畢竟它死滅了。我忘記了是什麼東西殺死的。我想大概是因爲它說要爲我犧牲全世界的緣故吧。這時常是一個可怕的瞬間，使我們充滿着永遠的恐怖。可是——你相信麼？——一星期以前，我在漢普奢夫人家裏晚餐，我身邊坐着一位成爲問題的女人，她定要把全體的事情絮絮地說個不休，牽動了過去，又引涉到將來。我早已把我的浪漫史埋葬在雞尾蘭的花床裏去了。她還要

翻起來說我曾經毀壞了她的生命。幸而那頓飯她吃得很飽，所以我還不覺得怎麼煩惱。可是她似乎也很覺乏味哩！過去之唯一的魅力，就是在於它是「過去。」但是女人們絕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幕已經閉了。她們常常希望有第六幕來，當那戲劇的趣味完全沒有了的時候，她們還要申請繼續下去。若是照她們那樣的做，那麼一切的喜劇定會成爲一種悲劇的收場，而一切的悲劇將變爲滑稽劇了。女人們只會賣弄風姿，但她們沒有藝術底精神。你比我幸福得多了。真的，朵連，我所認識的女人沒有一個能像細秘兒對你那樣的。普通的女人都是常常自己尋找安慰。其中有些是求着富於感情的色彩以爲安慰的。不論一個女人的年紀如何，若她是穿了豔紫色衣服的，或是一個女人過了三十五歲而喜歡淡紅色飄帶的，我們就決不可相信她們。這是表示她們都是有了一段歷史的。還有些女人因爲突然發見了自己男人的美點而獲得很大的安慰。她們在別人面前誇耀着自己的結婚幸福，儼然這是罪惡中的最動人的。也有些女人得到宗教的安慰。有一次一個女人對我說，宗教的神祕含有一切賣弄風情的妙味；我很能領悟這句話。並且，只有對某人說他是罪人，那個人才覺得是無上的光榮。良心能使我們的一切都成爲自誇者。女人們在現代生活中所得到的慰藉，真是無限的啊，我還沒有把那最重要的說出來。」

『什麼呢，哈利？』少年漠然地說。

「就是那最明顯的慰藉。自己失去了愛人的時候，就去奪取別人的愛人。在好社會裏面，這時常可以替一對女人洗刷。但是，柔連，細秘兒·文真是比我們所遇見的那些女人大不相同！我覺得她底死是十分美麗了。我竟能生在這個發生這樣奇怪事情的世紀中，實在快樂。它們又使人相信我們所幹的那些事情的真實性，如像浪漫史、熱情和戀愛那些事情。」

「我對她非常殘酷。你忘記這個了。」

「我看女人們對於殘酷——純然的殘酷——是比對於別的事都能鑑識些。他們有不可思議的原始的本能。我們雖將她們解放，但是她們却依然要做奴隸而尋求她們的主人。她們喜歡被人支配。我很相信你是光明磊落的。我從沒有看見過你認真地發脾氣，但是我想像得你的樣子一定的極舒暢的。總之，你前天對我所說的話，當時我以為只是空想，現在我就知道絕對是真的，並且握着一切事物的關鍵。」

「什麼事，哈利？」

「你對我說，細秘兒·文替你表演了一切浪漫史中的女主人公——她第一晚是德司德·茉莉；(48)第二晚又是奧菲莉阿；(49)她扮作朱麗葉死去，又扮作易慕根而再生。」

「她現在再也不會更生了哦。」少年喃喃地說，兩手遮蔽着臉。

「是的，她不會再生了。她已經演過她最後的角色了。不過你對於她那在化粧室內的冷清的死，只應該看做英王雅各時代的悲劇之一種極淒慘的斷片，看做威勃司脫（50）或是福特，或是賽利爾·陶納等作家的作品中所現出的一幕驚奇的場景罷了。那位女郎實在並沒有生存，所以她實在並沒有死。至少她對於你常是一個夢幻，常是一種從莎士比亞戲劇中掠過而使戲劇更增美麗的幻象，常是一枝使莎士比亞的樂聲更增美滿更增快樂的蘆笛。她觸着了實生活的那個瞬間，她便傷壞了實生活，而實生活也傷毀了她，於是她便死了。你若悲傷，就爲着奧菲莉阿而悲傷吧。爲着霍德麗阿的被絞而哀悼吧，爲着布拉班宵（51）的女兒已死而呼天搶地吧。但是你不要爲了細秘兒·文來耗費你的眼淚。她是比戲曲中的女人還不實在哩。」

大家都沉默了。暮色蒼然，室中漸漸幽暗。銀灰色的陰影，悄悄地從院中爬將進來。一切東西都懶怏怏地消失了色彩。

過了一會，朵連·格萊抬起頭來，「你把我的事對我解釋得清清楚楚了，哈利。」他喃喃地說着，好像得了一種慰安似地，長嘆了一口氣。「你所說的一切我都感到了，不過我總覺得有點害怕，不能對自己說明。你很了解我！可是我們不要再談了這件事情吧。這算是一種可驚異的經驗。不過就是如此，不知道人生還爲我儲藏着一點像這樣可驚異的事情麼？」

「人生爲你儲藏着一切的東西，朵連，你有這麼一個翩翩的丰姿，沒有什麼事情你不能做的。」

「但是，哈利，若是我變得憔悴了，衰老了，臉上現縐紋了，那便怎樣呢？」

「哦，那時候，亨利勳爵說着，起來要走——」那時候，親愛的朵連，你就應該爲求你自己的勝利而奮鬥。現在却是勝利走到你面前來的。不，不，你一定要保存你的美貌。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太讀多了書所以不會聰明，太想多了事所以不會美貌的時代哩。我們現在少不得你了。快穿好衣服，同到俱樂部去吧。好像已經遲了一點。」

「我還是到歌劇場裏去找你們吧，哈利。我疲倦極了，什麼也吃不下。你妹妹的包廂是第幾號？」

「二十七號。在最華麗的那一排。門邊寫着她的名字。但可惜你不能同我去吃飯。」

「因爲我不想吃呵，朵連沒精打彩地說。『可是我非常感謝你對我說了這些話，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誰也沒有像你這樣地了解我。』」

「我們的友情不過是在開始哩，朵連，亨利勳爵說着，同他握了手。『再會。我希望能在九點半鐘看見你。不要忘記，帕蒂要唱了。』」

他出去把門帶關之後，朵連·格萊按了鈴子，幾分鐘之後，維克脫拿了燈進來，又把簾子放下。他不耐煩地等着那僕人走開。好像那位僕人對於什麼事情都要很長久的時間似地。

等那僕人一離開房間，他便幾步搶到那屏風面前，把屏風拉開了。沒有；那畫像上並沒有增加什麼變動。在他自己還沒有知道之先，這畫像就已經接到細秘兒·文的死報了。他生涯中一切的事變，畫像都會曉得的。你看，那毀壞他嘴邊美麗線紋的邪惡的殘忍，一定是在那女郎服什麼毒藥的時候就顯現出來了的。或者是與這種結果沒有什麼關係麼？或只能認爲是精神內面所發生的事情麼？他狐疑莫決，只希望有一天能親眼看見它再改變了才好；他一面希望，一面在渾身發抖。

薄命的細秘兒！這是一部多麼悲慘的浪漫史！她時常在舞臺上裝死，死神竟來臨，把她帶去了。她是如何演出那悽慘的最後一幕的呢？她死的時候痛罵了他麼？不會；她是爲着愛他而死了的，戀愛將常是他的一種聖餐。她的生命底犧牲，已經補償一切的東西了。他再也不要想起那悽慘的一晚在劇場裏所經過的事情。他想起她，就好像她是一個被送到世界舞臺上來顯示「戀愛」之最高實在性的悲劇人物。真是一個可驚異的悲劇人物麼？想起她那天真爛漫的樣子，嬌媚的容態，羞怯怯的丰姿，不覺兩眼含滿了淚珠。他連忙擦乾眼淚，再看看那張畫像。

他覺得應該「自決」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或許他已經自決了吧？不錯，人生已經替他決定了一——人生，他對於人生的無限的好奇心，永遠的青春，無限的熱情，美妙與秘密的歡樂，放縱的狂悅與更放縱的罪惡——一切都是他所要的，讓畫像去負擔他那羞恥的重荷吧！就是這樣。

他想到爲畫布上的美姿所貯藏的污辱，一陣痛苦的感情襲到他的身邊。他曾經裝着小孩子般的那茜莎斯的神氣，向那描着的嘴唇親了吻，或是對它假作親吻的樣子，現在那張嘴唇却對他現出殘忍的微笑了。他曾經朝朝暮暮坐在那畫像的前面，驚嘆它的美麗，有時候竟幾乎要被它迷倒。現在竟要隨着他的氣分而改變嗎？要變成一個醜怪的可憎的東西，去藏在一間鎖着的房子裏，永遠離開那時常照得它金髮燦爛的陽光嗎？它多麼可憐！它多麼可憐！

他一時想要祈禱，使那存在於他與畫像兩者之間的可怕的交易性消滅起來。它已經依着他的祈禱而改變了；若是要它不改變，或許也可以依着他的祈禱而不變吧，但是，懂得一點「人生」的人，誰肯放棄那個永遠年輕的機會呢？不論那個機會是怎樣地空幻，或是會惹出致命的結果，總總不會放棄的。並且，這種事情，真的能夠隨心所欲麼？真的是因爲祈禱了，便使他與畫像交換了地位的麼？並沒有什麼科學的理由在麼？思想的影響既能傳到一個活着的有機體上，却不能傳到那死的無機物上麼？抑或沒有思想或意識的欲望，我們身外的東西便不會同我們的

氣分與情熱共鳴，原子與原子便不會以奇異親和力的秘密愛戀而結合麼？不過，這些理由到沒有什麼重要。他也不再會去懇求什麼可怕的力量了。畫像如果要變，它總會要變的，就是這樣。何必這樣精密地去探究？

因為，看着畫像就會使他發生一種真正的快樂。就會能夠跟着自己的心靈進到它秘密的地方去。這張畫像對於他算是一面最奇幻的鏡子。畫像已經向他顯示了他的肉體，也將會向他顯示他的靈魂吧。當嚴冬罩着這畫像的時候，他將依然是站在春盡夏初的境邊。當血液離開了畫像的顏臉，而剩着一個兩眼遲鈍的蒼白粉假面的時候，他將依然保存着童年的愛嬌。他的青春的鮮花，一朵也不會褪色的。他的生命的脈息，一點也不會微弱的。他會強壯、敏捷、快樂起來，如像希臘的神祇一樣。描在畫布上的肖像所發生的事，於他有什麼相干呢？他自己總是安全的。這樣就足夠了。

他笑迷迷地把屏風照原拉到畫像的前面，便走到臥室內，僕人已經在那里等候着他。一個鐘頭之後，他到了歌劇場，亨利勳爵正靠在他的椅子上。

九

第二天早晨朵連正坐着吃早飯的時候，巴西爾·荷華德走進來。

『今天找到了你，我真快活，朵連。』他嚴肅地說。『我昨晚來看你，他們說你到歌劇場去了。我知道你當然不會去的。但是你若留下幾個字說你真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就好了。我恐怖地過了一夜，生怕一幕悲劇之後，接連又是一幕。我以為你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會打電報把我的，我在俱樂部偶然拿起一份最近刊行的地球報一看，才知道這件事。我即刻跑到這裡來，你又不在了，真氣死了。我對於這個事件真是說不出的痛心。我知道你一定很苦，可是你到哪裡去了呢？你去了那女郎的母親麼？我一時竟想跟着你到那邊去。那地址報紙上載明了的。好像是在游士頓路，是的嗎？但是我又怕闖了進去，並不能減輕大家的悲哀。可憐的女人！她的處境是多麼苦！又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對於這件事怎麼說的呢？』

『親愛的巴西爾，這我怎樣會曉得呢？』朵連喃喃地說，從一只威尼斯式酒杯裏的優美的金色泡沫中啣着些淡黃色的酒，現着很厭煩的樣子。『我是到歌劇場去了。若是你也去了就好了。我第一次遇見了滾多陵夫人，就是亨利的妹妹。我們都坐在她的包廂裏。她是十分俏麗哦。帕蒂也唱得極好。不要談那些悽慘的事情吧。我們只要不談起某件事，某件事就好像沒有發生一樣。正如哈利所說，使事物得到真實性的，是完全由於表現。她並不是那婦人的唯一的孩子哩。還

有一個兒子，我相信也是一個漂亮的人物。但是他不上舞臺。好像是水手那一類的人。好，現在可說些關於你自己的事吧，你近來畫些什麼？」

「你看了歌劇？」荷華德極緩慢的說，聲音裏面帶着一種抑鬱的沉痛。「細秘兒·文還死得躺在那卑陋的住宅內的時候，你便到歌劇場去了麼？自己所愛的女郎還沒有靜寂地睡到墓場裏去的時候，你却對我說得出別的女人怎樣俏麗，帕蒂怎樣唱得神妙麼？唉，她那蒼白的小屍體上還藏着很多悲慘的事情呀！」

「住口，巴西爾，我不要聽！」朵連跳起來嚷着。「你不應該對我說起這些事。已經做了的就做了。已經過去了的就過去了。」

「昨天就算是過去了麼？」

「時間實際經過的長短有什麼關係？只有那些淺薄的人們就要費幾年之久才得忘掉一種感情。能夠自主的人，他收束一種悲哀容易得如像他發明一種快樂一樣。我不要在感情的奴隸，我要利用它們，享受它們，支配它們。」

「朵連，你說得好可怕！不曉得是什麼把你完全改變了。你現在的樣子，與從前每天來我畫室裏畫像的那時候一樣，仍然是一表非凡的。不過那時候，你是單純的自然的。你是全世

界中最沒有受過毀傷的人。可是現在，不知你受了什麼影響，你說起話來像是全無心肝全無慈悲的了。這都是哈利的感化，我曉得。」

少年漲紅了臉，走到窗前，朝着那炎光映照着的綠森森的園林張望了一會。「我非常感激哈利，巴西爾。」他說，「比對於你更感激些，你只是告訴我做些無謂的事。」

「唔，因此我在受罰了，朶連，或許我總有一天要受罰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巴西爾。」他轉過身子來說，「我不曉得你要怎樣。你要怎樣呢？」

「我要我常畫的那個朶連·格萊。」藝術家淒然說。

「巴西爾，」少年走到他的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你來得太遲了。我昨天聽見細
秘兒·文自殺了的時候——

「自殺了的天哪！這沒有什麼可疑嗎？」荷華德喊起來，現着極恐怖的表情，抬頭望着他。

「親愛的巴西爾！難道你以為是一件卑劣的意外事情嗎？當然她是自殺的。」

畫家將兩手掩着顏面。「好淒慘，」他喃喃地說着，渾身抖戰。

「哪里話，」朶連·格萊說，「這並沒有什麼淒慘。這是現代的大浪漫悲劇之一哩。那些演戲的人照例都是過着最平凡的生活，都是善良的丈夫和真實的妻子，或是些可厭的東西。我的

意思，就是指中流階級的美德以及那一類的一切東西。但是，細坵兒却多麼不同！她生活最優美的悲劇之中。她常常是一個女主角。她演的那最後一晚——就是你去看的那一晚——因為她已經懂得了戀愛的實在性，所以她演得很壞。當她知道了戀愛的非真實性的時候，他便死了，和朱麗葉一樣地死了。她再走進藝術的世界了。她有點像殉教者的樣子。她的死，具備一切殉教的無用的悲痛與浪費了的美。但是，我剛才正待要說，我並不是完全一點也沒有悲傷。若是你昨天在那個時候來了——大概是五點半鐘，或是六點十五分鐘前——你一定會看見我在流淚。就是哈利，到了這裏並帶了這個消息給我的哈利，也不知道我是怎樣經過的。我痛苦極了。不過現在痛苦已經過去。我不能夠再把一個感情反覆起來。除了感傷家以外，誰也不能夠這樣的。你真不應該哦，巴西爾。你來這裏安慰我。這是你的好處。但是你看見我已經得了安慰，你却又發脾氣。這才像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人咧！你使我記起哈利從前對我說的某慈善家的故事來了。那個慈善家費了二十年間的努力，要去救濟某種苦難，要去改變某種不公平的法律——詳細的情形我却忘了。畢竟他成功了。然而他却失望到了極點。因為他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無聊得要死，終於成了一個絕對的厭世家。並且，親愛的巴西爾呀，若是你真的想安慰我，就請你告訴我怎樣忘記這次所發生的事情，或是告訴我怎樣用藝術的見地來觀察這件事。哥傑（52）不是常論

及關於「藝術底慰安」嗎？我記得有一天在你的畫室內無意中拿起一本犢皮面的書，偶然看到了那極有味的句子。唉，我並不是像你同我去馬洛的時候你所說的那個青年一樣，並不是像常說黃緞可以安慰人生的種種不幸的那個青年一樣。我愛一切可撫摩可玩弄的美麗的東西。還可從那些古花緞、綠青銅器、漆器、彫刻的象牙、美妙的、周圍的事物、奢侈華美裏面得到許多的東西。但是它們所創造的，至少是顯示了的「藝術的氣格」，在我却更是可貴。正如哈利所說，做自己的生活之旁觀者，便可以逃避人生的苦惱。我這樣說起來，你一定會駭異吧。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地發展起來的哩。你認識我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學生。現在我是一個大人了。我有新的熱情，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我已經不同了，可是你應該仍然與從前一樣地喜歡我才好。我已經改變了，但是你應該依然常常做我的朋友。不消說，我是很喜歡哈利。但是我知道你比他更好些。你不很强——你太恐怖人生了——可是你更好些。我們常在一塊是多麼快樂哦！不要離開我，巴西爾，也莫和我吵嘴。我總是這個樣子的。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畫家覺得非常感動。覺得少年對於他是很可親的，他的人格已使自己的藝術得了一種大轉機。他再也不能夠責備他了。總之，少年的冷漠，或許只是一時的氣分罷了。他還有很多善良的地方，很多高貴的地方。

『好，朵連，』他最後帶着悲容微笑了一下，說，『從今以後，我再不向你說起這宗可怕的事情了。我只希望你的名字不要與這個事件一同提出就好。今天下午要舉行審訊了。他們來傳問你麼？』

朵連搖着頭，他聽到「審問」這兩個字的時候，臉上便現出厭煩的樣子。這一類的事情總是非常淺薄鄙俗的。『他們並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回答。

『但是細秘兒總該知道了的？』

『只知道我受洗的名字，然而我想她一定沒有對任何人說過。她有一次對我說，人家都好奇地想要曉得我的名字，她總是說我就叫做美麗王子。她這樣真可愛。你一定要替我畫一張細秘兒的肖像，巴西爾僅僅的幾回親吻和些斷片的傷心話在我的記憶中，我真覺得不夠。』

『若是能使你喜歡，我就試畫畫看，朵連。但是你自己非再來做做模特兒不可。沒有你，我可不能夠動手。』

『我決不能再給你做模特兒了，巴西爾。這是不可能的。』他跳起來後退着大聲說。

畫家驚異地望着他。『親愛的孩子，你真瞎說！』他叫着。『你的意思是說不喜歡我替你畫的那張東西麼？放在哪裏？爲什麼你把屏風遮着？讓我看看。這是我生平最大的傑作。把屏風拉開，

朶連把我的作品這樣藏匿起來，你的僕人太壞了。難怪我走進來的時候就覺得這個房間不同了。」

「這與我的僕人全不相干，巴西爾。你不要以為我的房間是全由僕人收拾的。他不過有時候替我插點花枝罷了。這是我自己幹的。畫像上的光線太强了。」

「太强了！怕不會吧，朶連？那個位置非常適當。讓我看看吧。」於是荷華德便向着房間的角上走去。

一種恐怖的叫聲從朶連·格萊的嘴唇邊衝出，他幾步搶到那畫家與屏風的中間。「巴西爾，」他說着，臉色灰敗了。「你不要看它，我不願你看。」

「不要我看我自己的作品！你是在開頑笑吧。爲什麼我不能看它？」荷華德叫着笑起來。

「若是你要看它，巴西爾，我一生誓不和你再說話了。我是當真的。我不說什麼理由，也不許你問總之，你要牢記着，若是你碰着這個屏風，我們兩人之間就什麼也完了。」

荷華德好像被雷擊了一樣。他極駭怪地望着朶連·格萊。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種樣子。那少年真的憤激得顏色變成灰敗了。他的兩手緊緊握着，兩隻眼瞳好像一雙藍火的圓盤。他渾身發抖了。

「朶連！」

「住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當然我不會看的，若是你不要我看，」他冷淡地說着，轉動了他的足踵，走向窗子那邊去。「但是，我不能看我自己的作品，這似乎有點不合理，並且我正想在今年秋天送到巴黎去展覽，恐怕在送去以前，還要先加上一點光澤，所以我幾時總得要看一看，爲什麼今天不能看呢？」

「去展覽？你要拿去展覽？」朶連·格萊叫着，一種恐怖的異感襲到他的身上，世人快要把他的秘密顯示出來麼？要使一般人都驚望着他的生命底神秘麼？這是不行的。他即刻應採取一種辦法——他自己並不知道是什麼辦法——才行。

「是的，我想你不會反對吧，喬治·白提要收集我所有的傑作在塞茨路舉行特別展覽，在十月的第一個星期中就要開始。這張畫只要拿去用一個月。我想在這一個短短的期間內你總該可以吧。其實，你又決定不住在城內。若是你時常把它放在屏風背後，你就不能好好地照顧它了。」

朶連·格萊用手在臉上摸了一下。臉上出了許多汗珠，他覺得自己正臨着一個極危險的

絕壁了。『一個月以前，你會對我說過決不將這張畫像去展覽的，』他大聲說，『爲什麼你現在變了心呢？你們這些主張堅決的人，竟也同別人一樣地有許多心境的變幻。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們的心境可說是無意義的。你該不會忘記你會嚴肅地對我說世間沒有什麼東西能使你送到任何展覽會去的吧。這種話你對哈利也確實地說過了。』他忽然停住不說了。一線光明閃在他的眼睛上。他記起亨利勳爵曾有一次半笑談半正經地對他說過，『如果你肯費一刻鐘的有趣的時間，你可要巴西爾告訴你爲什麼他不願意展覽你的畫像吧。他已經把這個理由告訴了我，這對於我真是一種啓示。』不錯，巴西爾或許也有他的秘密。問問看吧。

『巴西爾，』他說着，走近荷華德的身邊，緊緊地望着他的臉，『我們兩個人各有秘密。你將你的秘密告訴我吧，那末我也把我的秘密告訴你。你從前不願意展覽我的畫像是什麼原故？』畫家不覺顫慄起來。『桑連，若是我對你說出來，你或許不會像現在這般地喜歡我了，而且一定要笑我的。這兩件事，無論哪一件都使我難受。你若要我永遠不看你的畫像，我却情願。因爲我可以時常看見你，就是你要我生平的傑作不給世人看見，我也甘心。你的友情在我是比什麼名聲榮譽更可寶貴哩。』

『不不，巴西爾，你非告訴我不可以。』桑連·格萊執拗地說。『我想我有知道的權利。』他的

恐怖心已經消滅，而代之以好奇心了。他決心要發見巴西爾·荷華德的秘密。

『讓我們坐下吧，朵連，』畫家顯着很煩惱的樣子說。『坐下吧。只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在那張畫裏面你看見了有些奇妙的東西沒有？——大概最初不會使你吃驚，後來却突然顯示在你的眼前的東西？』

『巴西爾！』少年叫將起來，抖顫的手緊握住椅子的靠臂，用驚怪的眼睛望着他。

『你一定看見了吧。不要開口，且待我把話說完。自從我認識了你的那瞬間以來，你的人格對於我有極特別的影響。我的靈魂、頭腦、能力，都被你支配了。你對於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只能用意象的眼才可以看見的肉身，這種意象是優美的夢幻似地常不離開我們藝術家的。我崇拜了你。我便嫉妬一切和你談話的人。我想要你的一切都爲我所有。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感覺幸福。你就離開了我，而你依然是呈現在我的藝術裏面的……當然這種情形我一點也不讓你知道。這實在是是不可能的。你不懂得吧，就連我自己也幾乎不懂得。我只知道對面所看見的就是完美，只知道世界在我的眼中已經變成了可驚異的東西——或許是太可驚異了，因爲在這種狂熱的崇拜中有一種危險，有一種失去它們的危險，正如有一種保有它的危險一樣……幾星期幾星期地過去，我更漸漸地被你迷住了。於是我有了一種新的發展。我畫得你如同披着

美麗鎧甲的巴利斯（53）一樣，如同穿着獵人的外衣拿着野豬矛的阿朵尼斯（54）一樣。你曾經戴着蓮花的重冠，坐在亞屈利安（55）的艇首上，望着那尼羅河的綠色濁流。你曾經蹲在一個希臘森林地的靜沼邊，從水的沉靜的銀面上望着你自己的奇妙的面龐。這一切，都是藝術應有的樣子，都是不關心的、理想的、遠古的。有一天，我有時候想着這是重要的一天，我決心要照你實際的樣子畫一張驚人的畫像，不穿過去時代的服裝，却穿着你自己的衣裳，並且在你現在的時代。這種無雲霧無遮蓋地直接呈現在我前面的畢竟是形式的寫實主義呢，還是你是自己人格的驚異呢，我却說不出。但是我知道當我在描畫的時候，色彩的每一薄片每一纖維都似乎在顯示我的秘密。我漸漸恐怕起來，怕別人知道我的偶像崇拜。我覺得，朵蓮，在這裏面把我自己顯露得太多了，把我自己描入得太多了。於是我決心不拿它去展覽。你却有點不高興，但是你究不理解我對於這張畫的一切意思。我把這種事情告訴了哈利，他却笑起我來。但是我並不介意。當畫像完成了，我獨自伴着它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對的。……好幾天之後，這肖像離開了我的畫室，當我免去了那肖像在我面前的難受的魅力時候，我立即覺得我真愚蠢，因為我竟想像得在那張畫裏面除了你極美麗和我能畫以外，還看出什麼東西來了。就是現在，我也不能不覺得我們在創造中感到的熱情會實際表現在我們所創造的作品裏，確是一種錯誤。藝術常比我們所想像

的更要抽象。形式和色彩只是對於我們說明形式和色彩——就是這個話。我常常覺得與其說藝術能將藝術家表現，毋寧說它能將藝術家隱藏。因此我得到了巴黎的申請，我就決心要把這張畫像當做我的主要作品去展覽。我簡直想不到你會反對的。我現在覺得你是對的了。這張畫像是不能陳列。我說了這些話你不要生氣呵，朵連。正如我從前對哈利說過的，你是生來要受人崇拜的。」

朵連·格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臉上的顏色漸漸轉過來了，嘴上現着一片微笑。危險已經過去。他現在是安全了。但是他對於這個向自己發表了這種奇異的告白的畫家，不禁深抱着一種無限的憐憫之情。他心想不知道自己幾時也會被一個朋友的人格這樣地支配着不會。亨利勳爵只是有一種非常危險的魅力，他是太聰明，太會譏笑了，所以不會真正惹人喜歡的。不知道有什麼人能使他充滿了奇怪的偶像崇拜的麼？這也是人生所貯藏的一件東西麼？

「真使我駭怪，朵連，」荷華德說，「你竟從那畫像裏面看出這個來了。真的看見了麼？」

「我看見了一點東西在那裏面，」他回答，「在我看來是很奇怪的東西。」

「那末，現在你可讓我看看那幅畫像麼？」

朵連搖着頭，「你不能這樣來問我，巴西爾。我不能讓你站在那張畫的前面。」

「總有一天可以給我看的麼？」

「永不能。」

「好，或許你是對的。那末再會吧，朵連。你是真正影響於我一生涯藝術中之唯一的人。我能做成一切的傑作，都應歸功於你。啊！你不知道我對你說了這些話，我是多麼苦痛。」

「親愛的巴西爾，朵連說，『你說了什麼呢？不過是說你覺得太崇拜我了。這却連一個恭維也算不得。』

「我本來不是把它當做恭維話。不過是個告白吧。現在我說了之後，便覺得有什麼東西離開我了。或許是對於一個人的崇拜是不應該說出來的吧。」

「這是一個非常使人失望的告白哦。」

「怎的？你希望一種什麼告白，朵連？你看出了別的什麼東西在畫像上沒有呢？再沒有看見別的什麼東西麼？」

「沒有；再沒有看見別的什麼東西了。你爲什麼要問？但是你不要說什麼崇拜。這太蠢了。你和我朋友巴西爾，我們應該永遠保持朋友的關係。」

「你已經有了哈利哩。」畫家慘然說。

「唉，哈利！」少年輕輕笑着叫起來。「哈利只是說些不可信的話消磨他的白晝。做些未必有的事消磨他的黑夜。這正是我想過的一種生活。但是我若在困苦的時候，我就不想到他那裏去。那時候，我就即刻要到你這裏來的，巴西爾。」

「你願再替我做做模特兒麼？」

「不可能！」

「拒絕我，就是毀壞我的藝術家的生命，朵連。誰也沒有遇着過兩個理想的東西。遇到一個的都很少哩。」

「我不能對你說明，巴西爾，可是我不能再替你做模特兒了。肖像畫好像是不吉利的東西。因為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哩。我們同來喝茶吧。這也是快樂的事情。」

「恐怕對於你是比較快樂，」荷華德不高興地說。「再會吧。你不讓我再看一下那張畫像，真使我難過。但是沒有法子。你感到了一些什麼，我也很曉得。」

當他離開了房間之後，朵連·格萊暗自微笑起來。可憐的巴西爾！真正的原因他還一點也不知道！他沒有被人強迫得把自己的祕密洩漏出來，反於無意中榨出了他的朋友的祕密，是多麼奇怪的事！那個奇怪的告白向他說出了多少的話！畫家底嫉妬的無理的發作，他底狂烈的崇

拜，他底過分的讚辭，他底奇異的沉默——現在一切朶連都懂了。他覺得很難過。在這種帶着浪漫色彩的友誼裏面，他看來似乎含有有些悲慘的成分。

他嘆了一口氣，於是按了鈴子。這張畫像無論如何是要藏起來的，不可使它再陷於被發見的危險了。他真是發了瘋，怎麼把這個畫像放在什麼朋友都會進來的一個房間裏呢？就是放一個鐘頭也不應該。

十

他的僕人走進來的時候，他的眼睛緊緊地釘着他，心裏疑心那僕人或許也想到那屏風的後面看看。那僕人却全然沒有什麼感覺，只在等着他的吩咐。朶連燃着一枝紙煙，走到鏡子面前照了一會。他完全看見了維克脫的面貌反映在鏡子裏。看見他好像一個沉着的卑屈的假面。他覺得並沒有什麼可慮，不過似乎還是要留心他好些。

他緩緩地說着，要他先去對那守房子的女人說他要會她，然後到框架匠那裏去叫他即刻差兩個人來。他覺得僕人出房門的時候，兩個眼睛只在向着那個屏風移動。也許這不過是他自己的幻覺吧？

幾分鐘之後，黎呼夫人穿着黑絲的衣服，縐皮的手上戴着舊式的絲腕套，匆匆忙忙地走進書室來，他問她要教室的門的鎖匙。

『那個舊教室麼，朵連先生？』她叫着。『呵，那裏全是灰塵。要我整理好了，收拾乾淨，才好讓你進去。你便去看。先生，真的不能去。』

『不要收拾，黎呼。我只要那鎖匙。』

『呵，先生，你進去一定會被蜘蛛網蒙住，唉，他老人家死了之後，差不多有五年沒有開過這個門了。』

他聽見她一說及祖父，就畏縮起來，他對他懷着厭恨的記憶，『那不要緊，』他回答。『我只要看看那個地方就行了。把鎖匙給我。』

『鎖匙在這裏，先生，』老婦人說着，用顫動不定的手去探尋那一束鎖匙裏面的東西，『鎖匙在這裏，我可以在這裏面找它出來。但是你不要想住在那邊吧，先生，這裏不是很舒服嗎？』

『不會，不會，』他不高興地喊着。『謝謝你，黎呼，好了。』

她稍稍停留了一會，談了些家常瑣事。朵連嘆了一口氣，要她一切事情都隨她的意思做。她便笑迷迷地離開了房間。

房門關了之後，柔連把鎖匙放在衣袋內，把房子的四面打量了一番。他的眼睛落在一塊金刺繡的紫緞大被上，這是他的祖父在波羅尼亞附近的一個寺院裏找到的十七世紀威尼斯的華麗的出品。不錯，這個很好拿來包那件可怕的東西。大概這個東西時常用了做死人的柩被的吧。現在要把它來藏匿自己的那個比死的腐敗還更壞的東西——會生出恐怖而永不會死滅的東西。他自己的罪惡與畫布上的關係，將要與蛆虫和屍骸的關係一樣。他的罪惡會要毀壞畫像的美，而蝕盡它的風姿。他的罪惡會要傷壞它，使它羞恥。但是那件東西依然要生存着，永遠地活着。

他抖慄起來，一時悔不該沒有把他要藏匿那畫像的真理由告訴巴西爾。巴西爾或許能助他抵抗亨利勳爵的感化力以及從他自己氣質裏發出來的更有毒的勢力吧。巴西爾對於他的愛——這真可說是愛——其中並沒有包含什麼不高尚的不智慧的東西。這不單是從官能上生出來而與官能的疲乏同時消滅的美的肉體讚美。這是一種米克蘭傑羅（56）所知道的愛，是蒙特涅（57）溫克爾曼（58）莎士比亞所知道的愛是的，巴西爾或許可以救他。然而現在太遲了。「過去」是常會消滅的。悔恨、自制、忘却都能使它消滅。但是未來却是不能避免的。他有些要尋找可怕的發洩處的熱情，有些要使罪惡的陰影實現的夢幻。

他從睡榻上拿起那一塊金紫色的大織物，兩手抱着，走到屏風後面去了。畫布上的面貌可比從前更凶惡了嗎？他覺得還沒有改變，可是他更增加對於它的厭惡之情了。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和玫瑰色的嘴唇——這些都在那里。改變了的只是那表情。表情的殘忍真是可怕。若比較他在這裏的埋怨和咒罵，那麼巴西爾關於細坵兒·文的責備還淺薄得多——真是多麼淺薄多麼不重要！他自己的靈魂正從畫布上望着他，叫他來受審判。痛苦的表情在他的臉上飄過，於是，他將那華美的柩被掛在畫布上面。正在這個時候，聽見了敲門的聲音。僕人一走進來，他就走將出來。

「那兩個人來了，先生。」

他想即刻要將僕人遣到別的地方去。不能給他知道那張畫像是要拿到什麼地方去，他也有一點狡猾，他的眼睛現出疑慮的奸詐的樣子。他坐在寫字臺邊，寫了一封信給亨利勳爵，要他送點什麼書籍來給他看，並且告訴他晚上八點十五分鐘的時候要相會。

「等一個回信，」他說着，把信交給他，「帶框架匠進來。」

二三分鐘之後，又有敲門的聲音。南奧屈利街著名的框架匠哈巴特氏帶了一個樣子很粗魯的年輕的助手走進房內來。哈巴特是一個壯健的赤鬚的矮小的人，他對於藝術的崇拜心，已

被同他交易的大部分藝術家的貧乏所影響了。他照例不離開他的舖店，只待客人來找他，但是爲着朵連·格萊，他却常常破例。朵連具有使一切的人魅惑的東西，他只要看見朵連就覺得快活。

『要我做什麼事情呢，格萊先生？』他說着，揉着他那雙肥笨的手，『我能親自走過來，算是非常榮幸。我正弄到了一個很好看的框子，先生，我已經掛出來要發賣了，是一件佛羅稜斯的舊貨。我相信是從豐特希爾來的，很合宜於安置一張宗教畫呵，格萊先生。』

『真對不起，勞你自己走來，哈巴特先生。幾時我要來看看那個框子——雖然我現在不大喜歡宗教的藝術——可是今天只要請你把一張圖畫替我放到屋閣樓上去，很重的，所以要向你借兩個人。』

『這很容易，格萊先生。你的事情，無論什麼我都喜歡做，是哪一件藝術品呢，先生。』

『這個，』朵連答着，將屏風移開。『照這樣完全罩着，你們能夠移動麼？拿上樓去的時候不要把它弄破了。』

『這不難，先生，』溫和的框架匠說着，藉着助手的幫助，將那張吊着的畫像從長銅鍊子上卸下來。『要拿到哪里去，格萊先生？』

『我來導你們去，哈巴特先生，跟我來吧。或者還不如讓你們先走。我們可以走前梯，那邊開關一點。』

他替他們開了門，他們便走到廳堂上，開始上樓去。做得非常考究的櫃子把畫像弄得極笨重了。朶連時常把手放上去幫助他們，雖然哈巴特先生曲意逢迎地請他不要動手。哈巴特先生具有真正商人的根性，是不喜歡看見一個紳士幹什麼有用的事情的。

『好像是搬一宗貨物似地，先生。』他們到了最上層的扶梯中段的時候，那位矮小的人喘息地說。於是他拭拭那放光的前額。

『怕莫有點重頭吧，』朶連喃喃地說着，把那間要替他保守着生命之不可思議的祕密而隱藏他的靈魂不使人看見的房門的鎖開開了。

他已經有四年多沒有進來這個房間了——真的，從他小時候曾把它做遊戲室，稍大一點的時候曾把它做讀書室以來，以後簡直沒有進去過。這是一間很大的配置適宜的房子，是已故克爾索勳爵特別建造得給他的小孫住的，因為孫子怪像母親，以及其他的理由，祖父非常嫌他，所以要把他離遠些。朶連覺得這間房子還沒有什麼改變。有畫得很奇妙的鑲板和失了光澤的鍍金塑形的意大利大卡梭涅，他小時候時常躲在裏面的。那邊是裝滿了摺反書角的教科書的

椽木書架。後面的牆上還掛着襤褸的弗蘭德斯錦帳，上邊描着憔悴的國王同皇后在園中下將棋，旁邊一大羣鷹師把被頭巾的鷹羣放在戴手套的腕上，騎馬跑着。一切的事情他都記得多麼清楚！他向四面一望，他孤寂的少年時代的每一瞬間都展現在眼前。他記起了兒童生活之無瑕的純潔，而今天却在這裡藏置一張致命的畫像，想起來不覺氣餒。他在過去的時代，何曾想到自己要遭遇的這一切的事！

總之，在家裏是再沒有比這個地方更安穩更不被人看見的了。他有鎖匙，除他以外誰也不能進去。那畫在畫布上的面貌，將在紫色的柩衣下面變得殘忍、潮濕、污穢吧。這有什麼關係呢？誰也不能看見它。自己也不要看它了。他何必去看自己靈魂的可厭的腐敗呢？他保留着自己的青春——這就夠了。並且，他的天性畢竟不能變好的嗎？若說他將來也一定這樣充滿着羞恥，這却没有理由愛情或許就會到他的生命的中來，使他純潔，把他從那似乎已經擾動他精神和肉體的罪惡中救護出來——即是自己的神祕將其微妙及魅力借與它們的那些奇怪而沒有畫出來的罪惡。也許有一天那殘忍的表情會離開那朱紅的敏感的嘴唇，而且可以使世人都看見巴西爾·荷華德的傑作。

不，那是不可能的。每一小時每一星期地過去，畫布上的東西漸漸地老起來。雖或可以避免

罪惡的憎惡，而年老的憎惡是逃不掉的。兩頰會變得深陷而鬆弛。黃色的眼角縐紋會爬到那憔悴的眼睛周圍使它們變得醜陋。頭髮會失去光彩，嘴唇會要張開或是下垂，會像老人的嘴巴一樣地變得蠢笨而陋劣。會有乾縐縐的喉嚨，冷冰冰的有青筋的手，和彎曲的身體，正像在小時候待他很兇的祖父一樣。畫像應該藏匿起來。這是不得已的。

「請拿進來，哈巴特先生。」他轉身來快快地說。「使你們等了許久，真對不起，因為我想起別的事情了。」

「歇息一下到很好，格萊先生。」那個還在喘着的框架匠答。「放在哪里呢，先生？」

「哦，隨便哪里，這里吧，這樣很好。不要掛起來。只要靠在壁上，謝謝。」

「這個藝術品可以看看麼，先生？」

朵連吃了一驚。「這對於你沒有什麼趣味，哈巴特先生。」他定睛望着那個人說。若是他竟敢揭開那張藏着他生命底祕密的華美的掛布，那末他就要跑過去把他擲在地下。「現在不用再麻煩你們了。勞你們駕，真是非常感謝。」

「不算什麼，不算什麼，格萊先生。無論替你做什麼事都願意的，先生。」哈巴特先生便帶着助手踏下樓去，那個助手回頭瞥着朵連，他那粗糙的醜陋的臉上現出了懦怯的驚異。他從來沒

有看見過像朵連這樣使人驚異的人。

他們的脚步聲消失了之後，朵連才鎖上房門，把鎖匙放在衣袋內。現在他覺得安全了。誰也不會看見這個可怕的東西。除了他自己的眼睛以外，沒有一只眼睛能看見他的羞恥了。

他走到書室裏，知道正敲過五點鐘，茶食已經預備了。在一張密密地嵌着螺鈿的黑色小香木桌上放着亨利勳爵寫來的一封信，那張小桌是他的保護人的妻子萊特利夫人的贈物，她是一位美麗多病的女人，她去年是在開羅過冬的。那封信旁邊放着一本黃紙封面的書，封面破了一點，邊上也弄髒了。一份第三版的聖詹姆士報放在茶盤上。維克脫已經回來了是很明白的事。他疑心他兩個人出去的時候或許在廳子裏碰着他，也許他已經探聽出了他們剛才所做的事。畫像不見了他一定覺得，不用說，他放茶具的時候早已覺得不見了。屏風還沒有放在原處，壁上現着空所。也許有一天晚上會看見那個傢伙爬上樓去，要把那張房門弄開。家裏住着一個偵探是多麼可怕的事。他聽見人家說過，富人常因僕人看了一封信，或偷聽了一篇談話，或拾得有地址的一張名片，或是在枕頭下面找到了一朵枯萎的花或是一點壓縐了的花邊的碎片，就要終身受他的威脅。

他嘆着氣，於是，自己倒了點茶，拆開亨利勳爵的信。裏面只是說他送來了晚報和一本或許

會引起他的興味的書，並說八點十五分鐘時候他將在俱樂部裏。他懶懶地翻開摩爾士報，一直看下去。在第五頁上面有一個紅鉛筆的記號停住了他的眼睛。引起了他的注意下面的一段新聞：

『女優案之審訊——荷爾邦皇家劇場最近雇入之青年女優細秘兒·文之死骸，今晨由地方檢屍官丹比君在荷格斯頓路柏爾旅店舉行審驗，已判定爲偶然之自殺。死者之母在自己陳述證言及驗屍醫生巴列爾陳述證言時，異常感動，莫不深表同情云。』

他繃起眉頭，將報紙撕成兩片，走到房間的那一邊，把紙片丟棄了。這些事多麼醜惡呵！真正的醜惡把事情弄得多麼可怕！他有點不高興，亨利勳爵送着這種消息來，並且用紅鉛筆畫出記號來，真蠢極了。維克脫或許已經看見了。那個人的英文儘夠看懂這個東西。

大概他已經看見了，已經在起疑心了。但是這有什麼要緊？細秘兒·文的死與朵連·格萊有什麼相干呢？並沒有什麼可怕。朵連·格萊又沒有殺死她。

他的眼睛落到亨利勳爵送來的那本黃書上面了。他想到底這是什麼書。他走到那張真珠色的八方小几邊去，這一張小几在他看來常像是一種奇異的埃及蜜蜂所製的銀細工。他拿起那本書，躺在一張安樂椅子上，開始翻着書頁。幾分鐘之後，他漸漸入神了。這是他生平所看過的

書中之最奇特的書。在他看來，好像世間的罪惡都穿着美妙的衣裳，跟着幽雅的笛聲，默默地在他的前面走過。他曾經朦朧地夢見過的事情，突然在他面前實現了。就是他永沒有夢見過的事情也在漸次顯現出來。

這是一篇沒有情節的小說，並且小說裏面只有一個人物。其實，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巴黎人的心理研究，這個青年畢生努力着要想在十九世紀實現除屬於此世紀以外的一切情熱與一切思想，就是要將世界精神會通過的各種心情都綜合在他一身之上，對於一般人愚笨地呼爲美德之棄絕以及賢明人仍稱爲罪惡之自然的叛逆，他認爲是人爲的技巧，非常愛好。那小說的文體，是鑲着寶石似的珍奇的文體，既潑刺，又曖昧，充滿着隱語和廢話，富於專門的表現，多用精練的章句，是法國象徵派的優等藝術家作品所有的特殊風格。其中有如蘭花一樣奇怪的隱喻，色彩也一樣地美妙。官能的生活是用神祕的哲學名詞來描寫的。使讀者並不知道是在看中世聖人的精神的靈想錄呢，還是在看近代罪人的病態的懺悔。這是一本有毒的書。濃厚的香氣似乎纏繞着書頁上，擾動他的頭腦。單是文句的音節，音樂之微妙的單調，都充滿着錯綜的疊句和反覆運用的音律，少年在一章一章地看下去的時候，他心裏生出一種幻想底狀況和夢想的病態，使他不覺得白天已經消逝，黑影正在爬進屋子內來。

沒有半點雲影，只有一顆星兒懸着，綠銅色的天空從窗子上透進光來。他在暗淡的微光下面看書，直到再不能看見了的時候。畢竟等到他的僕人好幾次提醒他時間很遲了，他才爬起來，走到隔壁的房子裏，將書本放在一張常靠在床邊的佛羅稜斯細工的小桌上，開始換上衣服，去吃晚飯。

他到俱樂部的時候，差不多九點鐘了，他看見亨利勳爵獨自坐在房裏，等得不耐煩的樣子。「對不住，哈利，」他喊着，「但是這完全是你的過錯。你送給我看的那本書太迷人了，所以我竟忘記了時間的推移。」

「是的，我知道你一定喜歡的，」亨利從椅子上站起來回答。

「我並沒有說我喜歡它，哈利。我是說它迷了我。這有很大的區別。」

「哦，你也懂得了嗎？」亨利勳爵噙着。兩個人走到餐室內去了。

十一

好多年，朵連·格萊總不能脫離這部書的感化。不；也許應該說他自己不肯脫離這部書的感化吧。他從巴黎買來了九部此書的初版大冊書，表裝了各種不同的顏色，這樣可以適合於他

天性的各種不同的心情和變動的幻想，因為有時候他似乎全然不能控制他自己的天性。那位主人公，是一個奇異的巴黎少年，全身混着浪漫的心情和科學的氣質，這好像是他自己的前身。並且，其實在他看來書上所說的似乎都是他自己生涯中的故事，在他自己還沒有經歷過以前，這書就寫好了。

有一點，他比那書中奇異的主人公要幸福得多。他對於那些鏡子和光滑的金屬面以及靜水那一類的東西，一點也不曉得駭怖——真的沒有理由能使他曉得駭怖。但是那巴黎的青年却很早就曉得怕看這一類的東西，因為他從前的很顯著的美貌已經突然地衰零了。他嘗讀到那本書的後部，裏面有一種悲劇的——或許多少誇張了一點——記錄，說一個人因自己失去了在別人在世界都認為最有價值的東西而陷於悲哀和絕望。朵連讀到這裏，差不多發生一種殘忍的狂喜，或許每一種狂喜也和每一種快樂一樣，其中確含有殘忍的吧。

雖然有些人聽見外面說他的壞話，在倫敦時常有宣揚關於他的生活方法的奇異之風聞，俱樂部裏面也把它做談話的材料，但是因為他沒有失去那使巴西爾·荷華德以及別的許多人顛倒的驚人的美貌，所以人們只要一看見他，絕不會相信他曾經做過不名譽的事情。他常常現出一種沒有受過世界的污染的樣子。談話鄙濁的人，看見朵連·格萊走進房裏來，就不開口

了。他臉上的純潔似乎在乎責備他們。只要他現在眼前，似乎就提醒了他們記起自己已污壞了的天真。他們都覺得奇怪，像他那般優美標緻的人物，怎麼能夠逃避了這個肉慾橫流時代的污穢。

他那神祕的很長久的外出，常引起他的朋友們許多奇怪的臆測。他一回到家裏來，便爬到樓上那鎖着的房門口，用那永遠不離開身邊的鎖匙把門開開。於是手裏拿着一個鏡子，站在巴西爾·荷華德替他畫的畫像前面，看看那畫布上醜陋年老的面孔，又看看那光滑的玻璃片上向着自己微笑的美麗年輕的面影，這種銳敏的對照，常觸動他的快感。他漸漸地更迷戀於他自己的美麗，對於他自己靈魂的腐朽更加覺得有興味了。他常仔細地察看那些燒枯了他皺縮的前額或是爬上那沉重的肉慾的嘴邊底討厭的線紋，有時會感到一種奇妙的可駭的歡樂。有時他也在想着罪惡的記號與年歲的記號這兩件東西不知道是哪一件更可怕一點。他將他的雪白的手放在畫上的腫脹的手邊，笑迷迷地。他嘲笑那不幸的身軀和萎敗的四肢。

有時，晚上他躺在自己的幽香的室中，或是改名換姓微服睡在船塢附近不名譽的小旅店的鄙陋的房間裏，他常想起使自己的靈魂墮落了的事，不禁抱着一種痛切的憐憫，因為這種憐憫純然是利己的東西。不過這種時候還很少。亨利勳爵同他兩人坐在巴西爾的院中的時候，那引動他關於人生的好奇心似乎儘量在增加着。他越是知道，就越更想知道。他好像飢餓得發了

狂一樣，愈吃愈是貪吃。

可是他對於社會的關係，總不能說是完全放棄。在冬季每個月一兩次，在每星期三的夜裏，他將他美麗的屋子開放起來，聘請當代最著名的音樂家來獻藝，藉那可驚異的藝術，來取樂他的賓客。亨利勳爵常幫他計畫的各種小餐，關於賓客的選擇和配置，關於餐桌裝飾的美妙，為一時所聞名，桌上和諧地佈置着各種異國的香花，繡花的席布，金銀的古食器。實在，朵連·格萊這個人物，常使許多人，尤其是青年們，想像他是一個他們在意登或牛津大學時代所夢想的典型。底實現，或是一種學者底真正修養與世間一公民底風姿特徵、完美態度所結合而成的典型。在他們看來，他是但丁（59）所說的想要「崇拜美麗而完成自己」的一個人。像哥傑（60）一樣，他是「肉眼所看見的世界是為着他而存在」的一個人。

真的，在他看來，生活就是藝術中的第一號的最大的東西，別的一切的藝術與它比較起來，就不過是一種準備的東西罷了。「使真正空幻的東西即刻變得很普遍的時髦，」以其獨特的方法確定美底絕對近代化」的遊蕩主義，當然對於他很有魅力。他的衣服的樣子和他常時變換的特殊風格，對於那些在梅匯跳舞場和坡爾穆耳俱樂部窗間的青年執袴子給與了極大的影響。他們模倣他所做的一切，倣效他那優雅而半開頑笑的偶然的愛嬌。

他很願意接受他在成年的時候就可以得到的地位，並且他一想起他自己對於當日的倫敦的關係，正像莎梯利康的著者（61）對於萊羅王（62）時代的羅馬的關係一樣，他便感着微妙的快感，並且他的心裏，並不單是想做一個如何戴珠寶，如何打領結，如何握手杖的風流人物而已，他想要創造生活的新樣式；這種樣式要有合理的哲學以及有秩序的原理，還要對於官能的靈化，求出它最高的實現。

官能的崇拜常受很公平的非難。因為人們對於比他們自己還強烈的情熱和感情，常感覺一種恐怖的自然本能；並且他們覺得自己是在一種低等組織的生存形式中。但是在朵連·格萊看來，覺得從沒有一個人能理解官能的真性，他們所以依然野蠻的獸性的緣故，只是爲着世間要飢餓他們，使他們降服，或是用痛苦來殺死他們，却想不到使他們成爲一種新靈性的原素，這種原素是以追求美的優良的本能爲主要的特徵的。當他一回顧在歷史上活動的人物，他便充滿了失望。覺得他們都是自甘屈辱的，而且差不多是沒有目的的！有些人故意瘋狂地放棄一切，過那奇怪的自苦自制的生活，他們爲着是恐怖，而其結果却是墮落，是比那空想的墮落還可怕萬分的墮落，他們常想愚蠢地逃避這種墮落，「自然」使用滑稽的手腕，將這些隱士們趕到沙漠中去餵野獸，把野獸和他們做伴。

不錯，正是亨利勳爵的預言所說的，就會有一種新的快樂主義來再造人生，將人生從那又在復興的醜陋的清教主義中解救出來。當然要利用理智，但是決不接受一種包含任何熱烈經驗之犧牲的理論和制度。其目的是要本身成爲經驗，而不是成爲經驗的果實，無論是甜的或是苦的。殺死官能的禁慾主義，正與對於那使官能遲鈍的低劣的享樂一樣，與新快樂主義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它要指導人們在瞬間的生存的時候集中他們自己。

很少的人在黎明前從沒有醒來過，不論是過了使我們沉迷於死滅的無夢的一夜，或是過了恐怖和不幸的歡樂的一夜，那時候腦裏潛行着比真實還可怕的幻象和藏伏一切畸形藝術而使哥特族式（Gothic）有永久活力並具有活潑生命的本能，哥特族式的藝術，可看做一種那些心裏爲夢幻病所惱的人們的藝術吧。白色的手指漸漸地爬過窗帷來，似乎在抖着。沉默的幽影現出奇怪的黑形，匍匐在房角裏，蹲着不動了。外面是樹葉裏面禽鳥的騷動聲，或是人們去做工作的聲音，又或是從小山上吹到沉靜的屋邊來徬徨着的微風的呻吟哭泣聲，這個風好像不想驚動了睡人，却又要將睡眠從她的紫洞裏喚將出來。淡淡的闇紗一張一張地揭開了，一切的東西漸漸地恢復了形態和顏色，我們眼看着那曙色把世界從它的舊模型裏再造出來了。灰闇的鏡子又回復了它模擬的生活。火滅了的燭臺仍然放在原來的地方，旁邊是折了半頁在讀着

的書本，或是在跳舞場戴過的花朶，或是我們怕看的和看得回數太多了的信件。萬事都像平時一樣，沒有改變。我們所領略過的眞生活又從闇夜底不眞實的陰影中回轉過來。我們不得不從放置了的地方再把它開始起來，於是我們害怕地覺得又要在刻版生活的可厭的迴轉上繼續用我們的精力，或許是強烈地希望，希望有一天早晨我們張開眼睛可以看見一個爲了我們底歡樂而已經在黑暗中從新改造了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上一切都有新的形狀和顏色，都是變化的，或是有些別的祕密，那個世界在過去並沒有多大的地位或是簡直沒有地位，總之，是生存在不感覺有義務和後悔的形式中，就是快樂的回憶也是悲哀的，狂歡的追想也是苦痛的一個世界。

朵連·格萊覺得這一種世界的創造才是人生的眞目的，或是眞目的中之一。在他追求着新奇的快樂的於浪漫史有極重要成分的感覺時，他常要採用某種思想的氣分，那種氣分，他知道是和他的天性相反的，於是他便將他自己委身於其微妙的影響之下。在捉住了他們的色彩而滿足了智的好奇心之後，便殘存一種和眞熱烈的氣質相容的淡漠的態度，據某些現代的心理學家說，這確實常是熱烈氣質的一種條件。

有一次人家謠言他快要加入天主教了；羅馬教的儀式的確對於他有很大的誘惑力。比古

代一切的犧牲還更可怕的每天的犧牲，也和爲了元素底原始的實質及其欲象徵化的人類悲劇底永久的悲哀一樣，堂皇地否定官能的形跡，這使他很受感動。他喜歡跪在冰冷的大理石鋪石上，看那僧侶穿着粗硬的花祭服，慢慢地用白手在聖龕的帷簾邊移動，或是高舉着那鑲寶石的燈形聖餅臺，內面盛着聖餅，使人們以爲是真的「天國底糧食」，或是披着基督底苦痛的衣裳把聖餅捻碎放在聖餐杯裏面，並且爲了他的罪惡而擊着胸脯。許多披着紐帶和紅衣的嚴肅的童男，把許多冒煙的香爐抬將起來，像些鍍金的大花朵，這個對於他很有微妙的魅力。他走出聖堂來的時候，常常好奇地望着那些黑漆的懺悔室，想去坐在那房中的陰影裏，去聽許多男子和女子從破爛的格子中輕輕說出他們一生的真實的故事。

可是，他決不陷入於接受信條或制度底成法來限制他知識發展的錯誤中，也不會陷入於把一所只宜於住宿一晚或二、三小時的無星無月的客寓當作自己的住宅的那種錯誤中。有極大的力量使普通事物變得很奇特的神祕主義，常伴着這種主義的機巧的道德廢棄論，也曾一時地使他傾動過，有時他也傾向於德國達爾文的唯物主義；他以奇妙的興趣追求着人類的思想感情，直到腦髓中真珠般的細胞中，或身體上的白色神經裏。不論精神是有病的或是無病的，是常度的或是異常的，將全然被支配於某種生理的條件之下，這種概念，他感覺非常愉快。在他

看來，正是和他從前所說的一樣，沒有什麼人生的理論比得上人生本身那般重要的。他痛感到一切智力的理論，若是離開了行爲和實驗，是多麼空虛！他知道官能並不亞於靈魂，也有精神上的神祕可以顯示出來。

因此他現在要研究香料，和製造香料的祕訣。要知道蒸溜濃香油以及燃燒東方的有香味的樹脂。他看出每一種心情在官能生活中都有它的相對物，於是要發見它們的真關係來。他很奇怪乳香內面有什麼東西會使人神祕，龍涎香內面有什麼東西會動人熱情，紫羅蘭內面有什麼東西會喚起已死的浪漫史的追憶，麝香內面有什麼東西會擾亂腦筋，金木內面有什麼東西會點污壞想像；他常要苦心創造香料的真心理學，要評定許多香料所生的影響，如像那有香味的根，多花粉的香花，芬芳的樹液，黑色的香木，使人作嘔的甘松油，使人發狂的埃維尼亞，以及能除去精神上的憂鬱的沉香木等。

有時候他又把全副精神注在音樂上。他常在一間朱色和金色的天花版，漆着橄欖綠色的牆，裝着長格子的房間裏舉行奇怪的音樂會；有瘋漢般的流浪者撥動古琵琶奏出粗狂的音樂，有穿黃掛肩的嚴肅的都尼西亞人彈着怪琴的緊絃，有露齒的黑奴單調地敲着銅鼓，有戴頭巾的瘦長的印度人蹲在紅蓆上吹着蘆管或銅笛，在弄着或是假意地在弄着那些有冠的蛇和可

怕的有角的毒蛇。有時那蠻樂的粗拙音程和尖銳的不和音很使他動聽。那時候修貝爾(63)底優雅，露班(64)的美麗的悲哀，甚至貝托芬(65)的偉大的和諧，他聽見反不甚注意。他從世界各地地方，從已死的民族的墳墓裏，從還能生存着和西方文化接觸的少數蠻族那裏收集了各種奇拔的樂器，常喜歡拿它們試用。他找到了里阿·尼格羅士人的一種神祕的樂器，叫做魯巴立思，這種樂器是不許婦人看的，就是少年人要看，也要先受了斷食和鞭笞的痛苦才行。找到了聲音尖得像禽食一般的祕魯人的瓦缶。又有阿爾豐索·多·阿華爾(66)曾在智利聽見說過的人骨製造的笛。有在庫士柯地方附近找到的能發出一種幽雅的調子的綠玉。他又有繪了畫的葫蘆，裏面放着些細石子，搖起來會響的。有墨西哥人的長豎笛，演奏人用的時候，並不是吹的，却是吸的。有亞馬遜族的粗笛，是整天坐在高樹上的哨兵吹的，據說可以聽到三里遠近。有一種裝着兩片顫動的木舌的樂器，叫做特卜拿唧里，是用一種塗着從植物乳樣的汁液裏取出來的彈性樹膠的棒來敲打的。有一叢叢掛着像葡萄般的阿茲特克人的鐘。有張着大毒蛇皮的圓柱大鼓，這種樂器好像是從前拍拉·底亞斯(67)和哥德斯(68)同到墨西哥寺院裏去的時候所看見的，它那悲哀的聲音曾被底亞斯留給了我們一篇活現的描寫。這些樂器底奇異的特性迷住他了。藝術也和自然一樣地有一種妖氣，有獸形和醜聲的東西，他想到這裏，便感着一種奇妙

的快樂。但是過了很久，他便厭倦了，只想一個人或是同亨利勳爵到歌劇場的包廂裏去，暢快地聽那「唐荷衣澤爾」(69)並且在這篇大藝術品的序曲裏看出他自己靈魂底悲劇底表現。

有時候他又著手研究珠寶，常扮裝法國海軍將校阿納·特·爵阿攸斯穿一件鑲着五百六十粒珠子的衣裳到跳舞場去。這種趣味支配了他幾多年，真可說是永沒有離開過他。他常整天把他收集來的各種寶石在盒子裏貼來貼去，如像在燈光下面就變紅色的橄欖綠的金綠玉，有銀色線紋的波光玉，阿月渾子色的橄欖石，薔薇般淡紅色和葡萄酒般的黃色的黃玉，有四條顫動閃光的星點般的火紅色的紅玉，火焰般紅的肉桂石，橙黃色和紫色的鋼玉，有紅寶石和青玉交積成層的紫水晶。他喜歡日長石的金紅色，月長石的真珠般的潔白，以及乳白色蛋白石的碎紅，他從安姆斯妥旦買到了三粒極大的色彩華麗的綠柱玉，他還有一塊爲一切美術鑑識家所嫉妬的土耳其的古石。

他又發見了一些關於寶石的很驚奇的故事。在西班牙王阿爾豐索的「僧侶規範」裏面，說過有一條蛇的眼睛是用風信子石做的，又在愛馬奢的征服者亞歷山大的浪漫歷史中，說起在約頓山谷裏曾發見一條「背上有着真綠柱玉的圈」的蛇。據非羅斯屈拉道斯(70)說，在龍的腦裏有一種寶石，我們若是一顯出金色的文字和紅袍，那怪物便可受魔睡着而被殺死。據

那大鍊金術士比埃爾·德·波尼法士說，金剛石能使人隱身，印度瑪瑙能使人善辨，肉紅玉髓能解怒，風信子石能催眠，紫水晶能解酒，石榴能驅邪，水晶能使月亮失色。透明石膏是和月亮同盈虧的，梅洛歇斯能發見盜賊，但只有用仔羊血才能生感應。來阿那答斯卡米魯斯曾看過從新殺死的蟾蜍腦裏取出來一顆白石，這種石頭是對於某項毒藥的一種解毒劑，從亞拉伯鹿的心臟內所發見的結石是一種能治疫癘的符咒。在亞拉伯的鳥巢裏有一種哀斯比拉脫斯，據德木克里答斯說，佩着這種東西能避免火災。

從前西蘭王行加冕禮的時候，手裏拿着一塊大紅寶石騎在馬上走過城中。祭司約翰的宮門是「用赤玉髓造的，上面鑲着生角蛇的角，這樣誰也不能拿毒藥進來。」頂角牆上有一兩個金蘋果，裏面有兩顆紅玉，「這樣，金子便在白天閃爍，紅玉便在夜裏發光。在羅基的奇怪的浪漫小說亞美利加的瑪茄利脫裏面說，在王后的房間裏，人們可以看見「銀子雕刻的，世間所有的清白女人，都從貴橄欖石、紅玉、青玉、綠柱石底美麗的鏡子裏面窺着。」馬可波羅曾看見齊班古底居民將薔薇色的真珠放在死人的嘴巴裏面。一個海怪爲着所愛的真珠被潛水人拿去給了貝羅士王，便將那偷兒殺了，爲着真珠底損失哀悼了七個月。據卜羅柯比斯的故事上所載，匈奴人將王誘進了陷穽的時候，國王便將真珠丟掉了，後來便再也尋不到，雖然亞那斯達沙斯皇帝

願出五百倍重的金片求它。馬拉巴王曾施給一個威尼斯人一串三百零四粒真珠的念珠，每一粒珠子表示他所崇拜的一個神。

在亞歷山大第六的皇子華倫鐵諾公爵去訪問法皇魯意十二世的時候，據勃蘭托姆說，他的馬載着金葉，他的帽子上排着兩行紅寶石，發出燦爛的光。英王却爾斯曾騎過馬鎧上垂着四百二十一粒金鋼鑽的馬，里查第二世有一件外套，價值三萬馬克，上面蓋滿了紅寶玉。愛德華·霍爾說，亨利八世即位之先到倫敦塔的時候，途中穿着一件浮金的外衣，繡着金鋼鑽和別的寶石，頸上掛着大紅玉的紐帶。詹姆士一世的寵臣戴着金線繡工的綠柱玉的耳環。愛德華二世給了倍耶斯·格非斯頓一套用風信子石飾着的金紅色甲冑，一個鑲着土耳其玉的金薔薇的頸圈，和一頂散綴着真珠的頭巾。亨利二世戴着一雙長達臂膀的裝着寶石的手套，還有一隻用二十塊紅寶玉和五十二粒大真珠縫成的獵鷹手套。伯根提一族最後的公爵的却爾斯的帽子上，掛着許多梨形的真珠，鑲着許多青玉。

生活曾經這般地華美！奢華與裝飾是多麼壯麗！這種古人的豪奢之態，就是讀起來也覺得可驚。

後來他又注意到刺繡，以及那些點綴北歐諸國民冷屋中的壁畫的帷帳。他研究這個問題

的時候——他無論着手什麼，常有絕對專心的一種異常的能力——想起「時間」會使那些美麗的驚奇的東西趨於毀滅，不禁悲傷起來。總之，在他却可以避免那種毀滅。夏去又夏來，黃色的長壽花已開落了好幾次，恐怖的黑夜反覆地演着它羞恥的故事，可是他是不變的。沒有哪一個冬天毀壞了他的面貌或是損污了他的花一般的青春。這個比物質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它們到哪里去了呢？那些鶯髮女郎爲了阿特拿女神的歡樂而製成的衣裳，上面有天神和巨人戰鬥的番紅花色的大袍在哪里去了呢？奈羅王拿來張在羅馬的大圓劇場上的大日幕，那上面畫着星空的狄旦神的紫色帆篷，又有阿坡羅駕馭的用鍍金韁繩的白色駿馬拉的馬車到哪里去了呢？他想要看那爲着太陽神的教士而製成的奇怪的桌布，上面是陳列着一次宴會所需要的一切佳肴美味；又想要看那有三百只金蜜蜂的齊爾白利克王底葬布；又想看那激起邦多斯底主教發怒的奇異的衣服，那上面畫着「獅子、豹、熊、狗、森林、岩石、獵人——畫家所能從自然描擬下來的一切東西；」又想看那奧蓮的夏爾曾穿過的外套，那袖口上是繡着「夫人，我是快樂極了」一句開始的詩歌，這詩句的樂譜是用金線製的，每一個音符——那時候是用四方形來表示的——用四粒真珠做成。他讀過，在萊姆士宮殿內爲着布佩狄皇后爵安斯預備的一間房子，是「繡着一千三百二十一隻佩着國王的徽章的鸚鵡，和五百六十一匹翅膀上也同樣地綴着王

后的徽章的蝴蝶，都是金的。卡查琳·德·梅底西（71）有一張洒滿了新月和太陽的黑天鵝絨做的服裝的床。它的帷幕是緞子的，有多葉的花冠和花圈表在金銀色的底子上，四邊繡着珍珠，那個床是放在一間在銀布上掛着一列列的黑天鵝絨的王后之紋章的房間裏。路易十四在他的屋子裏建了十五尺高的繡金女像柱。波蘭王索比埃斯基底華麗的臥榻是用斯密爾拿錦緞製的，上面用土耳其玉繡着伽蘭經上的詩句。它的柱脚是鍍銀的，彫刻得非常美麗，上面嵌着很多的琺瑯和寶石的圓形浮彫，這是從維也納前的土耳其軍營內得來的，摩哈默德的軍旗也豎在那閃動的鍍金的天蓋下面。這樣地，整整一年，他努力收集織物和刺繡的美妙的標本。他找到了美麗的德爾亥綿紗，巧妙地加上金絲，縫着虹色的甲虫的翅膀，又有達伽紗，因為它透明，在東方便叫做「空氣織」，「流水」或「夕露」；有爪哇來的奇特花紋的布；有精緻的中國黃色掛件；有用黃褐色緞子或美麗的青絲裝訂的書，上面繡着百合花、禽鳥和物像的；有匈牙利式的帷幕；有西利的花緞和堅強的西班牙天鵝絨；有織着鍍金貨幣的喬治亞織品，以及織着帶綠色的黃金和有奇異翅膀的飛鳥的日本緞紗。

他對於宗教的禮服也有特別的嗜好，實際，他對於教會的儀式有關的一切的東西都是喜歡的。在那些並列在他家裏西廊下的長杉木箱內面，他藏着許多珍奇美麗的，真是基督底新婦

穿的衣裳的標本。爲着要藏匿他那被自尋的苦惱所消損自施的痛苦所傷害的蒼白軟弱的身軀，他不得不着紫色衣服、寶石和精美的亞麻布了。他有一套紫絹和金絲花緞底華麗的袈裟，織着六瓣的形狀的花，上面又疊上金色柘榴的模樣，兩邊用細真珠集着波羅蜜的形狀。錦帶上分成了幾塊畫板，上面描着聖母的生活的情景，聖母的戴冠式，用色絹繡在頭巾上。這是十五世紀意大利的製品。還有一件袈裟，是綠天鵝絨的，繡着一叢叢心臟形的熊尾葉，展出長莖的白花，細密的地方是用銀絲和有色水晶刺成的。釦子上用金線繡着一個六翼天使的頭。錦帶是用紅色和金色的絹絲織成的，飾着許多聖者和殉教者的圓形浮彫，聖塞巴斯廷也在其中。他還有琥珀色絹的、藍絹的、金緞的、黃絲錦的、金色布的各种僧袍，上面描着基督的苦難和受十字架刑的圖形，繡着獅子、孔雀和其他的表像；有白緞和淡紅花錦的祭服，上面飾着鬱金、海豚和百合花；又有紅天鵝絨和藍亞麻布的祭壇的圍布；還有許多聖餐布、聖餐杯的覆布和聖巾。這些東西的神秘的作用，覺得有什麼地方刺激了他的想像。

因爲那些寶物以及收集在他美麗住宅裏的一切東西，對於他只是一種遺忘的手段，是藉以一時避免那似乎將有大得不能忍受的恐怖的一種方法。在那間他曾消磨大部分的少年時代而冷清清地鎖着的房間的牆壁上，他曾親手掛上了那幅可怕底畫像，它那形態的改變使他

知道了他生命的真墮落；那前面還蓋着一件當帷簾用的紫色和金色的柘布。他曾幾星期不到那裏去，要忘掉那討厭的畫像，要恢復他輕快的心，以及他底奇異的樂趣和對於生存的迷戀。於是，有些晚上他悄悄地離開了屋子，走到布魯格特菲茲附近的可怕的地方去，一天一天地在那裏流連，直至被人趕走。回來之後，他便坐在畫像前面，他時而嫌惡那畫像和他自己，時而充滿着一半可說是罪惡的迷戀的個人主義的驕傲，對於那個他自己的重荷而不得不負擔的不幸的影子，暗自快意地微笑起來。

幾年之後，他竟不想長久地離開英國了，他捨棄了在脫羅維納的和亨利勳爵共有的別墅，和他們曾消磨過好幾個冬天的築着阿爾哲小白牆的別莊。他不喜歡和爲自己生命之一的部分的畫像分離，並且也怕有人等他不家的時候闖進那房裏去，雖然他已在那門上橫着緊密的門門。

他很知道人家雖看見了畫像，畫像也不會說出什麼來的。真的，那畫像在它那醜陋的面貌下面依然保持着與他自己相像的樣子；可是人家會從那里知道些什麼事呢？若是有人來嘲笑他的，他就付之一笑吧。這又不是他畫的，無論它的樣子怎樣醜惡，怎樣可恥，與他有什麼關係呢？就是他告訴了他們，他們會相信麼？

可是他還是害怕。有時候他在諾丁亨夏的大別莊裏招待那些爲他的主要朋友的和他身分相同的時髦青年，正在使鄉人看了他生活方法的奢靡豪華覺得非常驚異的時候，他忽然拋下了他的賓客，跑回城裏去看房門有人開過沒有，畫像還在那裏沒有。假使畫像被人家偷去了又怎麼辦呢？他一想起就嚇得發冷。那時候世間一定會知道他的祕密了。也許世間早已在懷疑了。

因爲一方面他雖被許多人迷戀着，然而疑慮他的人也不少。雖在他的身分和社會地位儘夠他做一個會員的沃斯脫恩俱樂部內，也很排斥他了。據說有一次一位朋友將他帶進丘契爾的煙室裏，波維克公爵和另外一位紳士便很顯明的樣子起身走出去了。他過了二十五歲之後，關於他的奇怪的傳聞漸漸地流行起來了。謠傳說曾有人看見他在懷特契白爾的地下室內和外國水手吵鬧，又說他交結了一班竊賊和鑄私幣的人，並知道他們的商買的祕密。他奇特的失蹤也漸漸地聞名了。待他再現身於社交界的時候，人們便在暗角裏交頭接耳地談着，或是嘲笑地在他面前走過，或是用冷眼窺探似地望着他。好像他們決心要發見他的祕密似地。

他對於這些無禮和過分的輕蔑，當然毫不關心。據大多數人的意見，說他那坦白而溫和的態度，他那愛嬌的天真的微笑，和他那似乎永遠不會消失的奇怪青春的無限優雅，就儘夠回答

那些對於他流行着的讒言了。可是又有一宗很明顯的事，就是有幾個同他最親近的人，後來却在躲避他；曾經癡狂地崇拜他，並且爲他干冒了社會上一切的非難，而蔑視了所有的習俗的婦人們，只要在朵連·格萊走進房裏來的時候，就因羞恥與恐怖而變成灰色了。

但是在大多數人的眼中看來，這些街談巷議的毀謗却反是增加了他那不可思議的危險的愛嬌。他的大財富是使他安泰的一個確定的要素。在社會上，至少在文明社會上，對於又有錢又漂亮的人物之傷害，總是不肯相信的。這種社會自然地會覺得態度是比道德還重要。依社會的意見：與其得到一種最高的名聲，倒不如用一個很好的庖丁。總之，一個人用無味的菜和下等的酒來請客，縱說是在他的私人生活上無可指摘之處，這却是一種無謂的慰藉。亨利勳爵有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曾說過，他說，若用半冷的餐食，就是「五德」也不能數補償，對於他的見解或許還有可辯說的。因爲上流社會的法典是和藝術的法典一樣。或許是說應當一樣。形式對於它是絕對重要的。它有非現實性，同樣地也應該有禮儀的威嚴。應該把那浪漫劇之不誠實的特質和使那種戲劇能取悅於我們的那智慧和美合併起來。不誠實是一件那麼可怕的东西麼？我想不是吧。這不過是一個使我們的個性複雜起來的方法吧。

總之，朵連·格萊就是這樣的意見。他很奇怪一般淺薄人的心理總以爲「自我」是一

件單純的永久的可信賴的一原的東西。在他看來，人是一個有無數生命和無數感覺的東西，有思想和情緒的奇怪的遺傳，它的肉體是染着死人的奇怪病毒的一種複雜多狀的生物。他喜歡在鄉間家裏的冷寂的繪畫陳列室中徘徊，看着那些身上的血液已經流到他自己血管裏去的祖先的各種肖像。這裡是非里甫·赫培脫的肖像，是法斯西斯奧士朋在他底伊麗查伯女王和詹姆士皇帝傳記上所說的這個人『爲的他那一時的美貌而得到宮庭底撫愛』的。有時他的生活不就是年輕的赫培脫的生活麼？有什麼奇異的毒種一個人一個人挨次地傳佈下來，直傳到了他自己的身上麼？曾使他在巴西爾·荷華德的書室裏突然地，幾乎是毫無原因地，做出那改變了他的生活的瘋狂的祈禱，不是爲了朦朧地感覺那毀滅的風姿麼？這裏站着安索尼·歇拉德爵士，穿着繡金的紅色緊衣，飾着寶石的外衣，裝着金邊的縐領和袖口，足邊堆着他的銀色和黑色的甲冑。這個人的遺產是什麼呢？那拿波里的喬華那的戀人曾傳給了他一點罪惡和羞恥的遺產麼？他自己的行爲可只是那死人所不敢實現的夢想麼？這裏，伊麗查伯·代佛魯，帶着她底紗頭巾，穿着真珠的胸衣，和淡紅色的開袖，在褪色的畫布上微笑着。一朵花在她的右手上，左手握着白色和石竹色的瑤瑯的頸圈。她旁邊的桌子上放着一個八絃琴和一只蘋果。在她的小小的尖鞋子上面，有綠色的大薔薇花飾。他她知道她底生平，並且知道關於她的情人們的奇

罕的故事。難道他的身上染了一點她的氣質麼？兩隻眼簾沈重的蛋形的眼睛似乎在奇妙地看着他。那個頭髮上塗着粉，臉上貼着小片奇怪的絹布的喬治維羅比又是怎樣的呢？他是多麼邪惡的樣子呵！他的臉貌是陰沈而帶黑色，肉感的嘴唇輕鄙地歪曲着。纖美的絲邊垂在指環戴得過重了的又瘦又黃的手上。他是十八世紀的一個執袴子，在年輕時候做過菲拉士勳爵的朋友。那第二世的柏根哈姆勳爵又是怎樣的呢？他是攝政王在他最放蕩的時候的同伴，也是攝政王和菲茲赫波特夫人秘密結婚時的證人之一。他是多麼又驕傲又標緻呵，有栗色的鬚髮，又裝着傲慢的態度！他曾遺下了哪一種的熱情呢？世間會把他看做無廉恥的人。他曾在卡爾登·豪斯酗酒騷亂過。伽達勳章的寶星在他的胸前閃耀。在他的旁邊，掛着他的夫人的畫像，一個穿着黑衣服，嘴唇薄薄的蒼白的婦人。她的血潮也同樣地在他的身上騷動。這一切看來是多麼奇異哦！還有她那生着哈米爾頓夫人式的面孔和酒潤潤的嘴唇的母親——他知道了他自己從母親那裏所得到的東西。他從母親那裏得到了自己的美，得到了他對於別人的美之熱情。她穿着寬大的巴加斯祭尼的衣裳朝他笑着。有葡萄葉在他的頭髮裏。紫色的酒泡從他手中的杯子裏溢將出來。畫上的肉色已經消褪了，但是那兩隻眼睛的顏色的濃度與光彩，依然是驚人的。無論他到哪裏去，那眼睛似乎總是跟着他的。

人們有自己一脈的祖先，同樣地有文學上的祖先，其典型與氣質或許大半更和我們相近，並且確有一種使我們能完全意識到的影響。有時候，在桑連·格萊看來，歷史的全部不過是他自己生涯的記錄，這並不是說他在行爲上環境上有一種歷史的生活，却是說他的想像會替他創造了歷史，歷史便存在他的頭腦中，存在他的熱情裏。他覺得他已知道了他們，知道了那般登過世界舞臺把罪惡弄得非常神奇使邪惡充滿了精巧的奇特而可怕的人物了。在某種神祕的方面看來，他覺得他們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

使他的生涯受極大影響的這部奇怪小說的主人公自己也知道這種奇異的幻想。在第七章上，他說要怎樣怎樣地戴着月桂冠，不然雷電就會來擊他，他像狄柏留斯（72）一樣地坐在加柏利的一個花園裏，看着哀勒芳底斯的淫穢書籍，那時候有小動物和孔雀在他的周圍闊步走着，吹笛子的人在嘲笑管香爐的人；又像加利古拉一樣，同穿綠襯衫的騎手們在馬房裏喝酒，同額上裝寶石的馬在象牙秣槽裏吃晚飯；又像朵米底安一樣，在兩邊排着大理石鏡子的走廊上徘徊着，用暴戾的眼睛望着那快要結束他生命的短劍的影子，爲着生活的無聊，爲着可怕的生命厭倦，爲着那般對於人生否定什麼的人們，覺得非常苦悶。他又從一顆透明的綠柱玉中窺望着那競技場的紅色修羅場，於是，又坐在一把穿銀靴的騾馬拉着的真珠和紫衣做的轎

子裏，穿過「柘榴之街」走到「黃金之屋」去，一路上聽見人們喊着奈羅凱撒當他走過的時候；他又像哀拉加巴拉斯一樣，用顏色塗在臉上，在女人羣中操着捲絲竿，並且從卡達其把月亮拿來，用神祕的婚禮把她嫁給了太陽。

朶連時常幾遍幾遍地讀着這狂幻的一章，以及後面接着的兩章，在那兩章上面，好像是在什麼珍奇的掛氈上或是精巧的瑇瑁上一樣，描畫着因「惡德」「血液」和「倦怠」而變得醜怪或瘋狂的那些人們底可怕而美麗的姿態；米蘭的公爵菲立波殺死了他的妻子，把深紅色的毒汁塗在她的嘴唇上，好使她的情人也從他所撫愛的死體上面吸毒而死；以波爾第二聞名的威尼斯人比哀屈羅·巴比，爲着虛榮心，他想僭有孚爾莫沙斯的稱號，他的三重冠，價值二十萬弗羅林，是用一種可怕的罪惡的代價買來的；江·馬利亞·維斯康狄，他用獵狗來追逐生人，他所殺了的死骸身上，被一個愛過他的淫婦用些薔薇花蓋着；鮑基亞騎在他的白馬上，佛拉屈利色德騎着馬站在他的旁邊，他的披風上污染着白羅托的血；佛羅稜斯的青年大教主皮埃屈羅里阿略，是西克斯塔斯四世的寵愛的兒子，他的美只有他底淫蕩能與匹敵，他在一個充滿了女神和怪物的白色和紅色絲製的帳幕裏迎接阿拉崗的雷阿諾拉，把一個孩子裝扮起來，使他當作甘尼梅德或是希拉司般地在宴席上酌酒；意齊林，他的憂鬱病只有看見了死才可以醫治，

他很喜歡紅色的血，如像別人喜歡紅色的酒一樣，聽說他是惡魔的兒子，曾和他的父親打賭他自己的靈魂的時候，他曾在骰子上欺騙過他的父親；堅巴底斯達·西波，綽號叫「無辜」，他曾用一個猶太醫生把三個小孩子的血液注入他痲痺的血管內；伊索達的情人西齊士門多·麻拉特士達，是里米尼的勳爵，他的肖像被看做上帝和類人的仇敵在羅馬焚毀了，他曾用一條手巾絞死了玻麗塞娜，又把毒藥放在一只綠柱玉的杯子裏給姬奈弗拿·都衣斯脫喝，又為着一宗無恥的情熱替基督教造了一座異端的教堂。契爾斯第六，他狂熱地崇拜他兄弟的妻子，有一個癩病的人便警告他說他就要發狂了，後來，他發了病，腦筋異常的時候，就只有畫着「愛神」、「死神」、「癲狂」的幻像的撒拉係人的紙牌才能夠使他得到慰藉；還有那穿着整潔的短衣，戴着寶石帽子，生着毛茸般的鬚髮的格里芳奈托·巴格乃翁尼，他殺死了阿斯托來和他的新婦以及西摩奈托和他的從僕，他長得非常美麗，所以在他躺在培魯其亞的黃色走廊上快要死去的時候，就是恨他的人也忍不住要流淚，就是曾詛咒了他的阿達蘭達也替他祝福。

他們身上都有可怕的魅力。他在夜裏看見了他們，而他們在白天裏又來擾亂他的想像。文藝復興曉得用許多奇異的方法來下毒——用一副甲冑和一個亮晶晶的火把，用一只繡花的手套和一把鑲寶石的扇子，用一只鍍金的香丸盒和一串琥珀的練條來下毒。朵連·格萊已經

被這一本書所毒了。有時候在他看來，邪惡不過是一種能用以實現他對於美的概念的方法。

十二

這是在十一月九日，他三十八歲生辰的前夜，後來他時常要想起來的。

大概是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從亨利勳爵那裏吃了晚飯走到家裏去，身上裹着重裘，因為那天晚上又冷又有霧。在格勞斯維諾廣場與南奧德利街的轉角處，有一個人在霧中很快地從他的身邊走過，他那一件灰色長外套的領子是翻了上來的。他手裏提着一個皮囊，朵連認出了他。他就是巴西爾·荷華德。一陣說不出的恐怖的感覺襲到了他的周身。他裝着不認識的樣子，只是急急地向着自己的家裏走去。

可是荷華德已經看見他了。朵連聽得他的第一聲在鋪道上停住，又急急地趕到他的後面。一會兒他的手已經放在他的臂膀上了。

「朵連！多麼怪的運氣呵！我從九點鐘起就在你書房裏等候你。畢竟我可憐你那疲倦了的僕人，我出來的時候，便叫他去睡了。我就要趁這午夜的火車上巴黎去，在我動身以前我一定要看看你。當你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就想着是你，或許是看出你的皮外衣來了。不過我還沒有

十分認清。你認出了我麼？」

「在這種迷霧裏，親愛的巴西爾，唉，我是連格勞斯維諾區也認不出來。我只覺得我家裏大概是在這一帶的地方，可是不能確定它在哪里。我已經好多年不看見你了，怎麼你就要去呢！你不久就會回來麼？」

「不，我要離開英國六個月。我要到巴黎弄一間畫室，住在裏面，直到我完成一幅理想的大圖畫爲止。可是，現在我要說的並不是關於我自己的事。你的屋門口到了。讓我們進去坐一會。我有一點話向你說。」

「我一定很快活。可是你不會錯過火車麼？」朵連·格萊走上鋪階，用鎖匙開了門，懶懶地說。

燈光從霧中射了出來，荷華德看着他的錶。「時候還早，」他回答。火車是十二點一刻開，現在是正十一點鐘。其實，我剛才碰着你的時候，我是到俱樂部去找你的。你看，我沒有行李的麻煩，我已經把笨重的東西送去了。一切要帶的東西都在這一個皮囊裏，我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到維克多利亞。」

朵連望着他微笑着。「這是一個時髦畫家旅行的辦法麼！一只格拉茲敦提囊和一件外

衣進來吧，不然大霧會要擁到屋子裏來。你要記得不要說什麼正經的事。現在沒有什麼東西是正經的，至少沒有什麼東西是應當正經的。」

荷華德搖着頭走進來，便跟着朵連走到書房裏。光亮的木柴火在大火爐裏熊熊燃着。燈點起了，一只開着的荷蘭銀匣盛着些吸蘇打水的管子和幾個大玻璃杯放在一張小小的鑲工的桌子上。

「你那僕人伺候我如同在我家裏一樣，朵連。我所要的東西他都給我，就是你那最好的金紙頭的紙煙也給了我。他是一個最慇懃的人。我比你從前用的那個法國人要喜歡多了。那個法國人現在怎樣了呢？」

朵連聳着肩膀。「我相信他同拉德萊夫人的女僕結了婚，並且把她住在巴黎做了一個英國式的裁縫吧。我聽說「英國癖」現在在那里是很流行的。這似乎是法國人的愚蠢，是麼？但是——你知道嗎？——他絕對不是一個壞僕人。我不喜歡他，可是也沒有什麼事不滿意他。人們想像的事常是笨拙的。他對我真是忠心，他離開的時候，似乎十分難過。你再喝點白蘭地和蘇打麼？或許你喜歡白葡萄酒和塞爾赤水麼？我常喝白葡萄酒和塞爾赤水的。隔壁房裏一定還有一點。」

「謝謝，我什麼也不要了。」畫家說着，把帽子和外套脫了下來，丟在房角裏的那個提袋上。

「親愛的，現在我要正經地向你說話了。你不要那樣地皺着眉頭。這樣更使我爲難了。」

「到底是爲着什麼事呢？」朵連大聲說着，賭氣的樣子躺在沙發上了。「我希望不是關於我的事。我今晚厭聽了關於我自己的事。我希望是關於別人的。」

「是關於你自己的哩，」荷華德用一種嚴肅深沉的聲調回答，「並且我非對你說不可，只要你聽半個鐘頭。」

朵連嘆了一口氣，點起一枝煙。「半個鐘頭！」他喃喃地說。

「這個要求並不爲多，朵連，並且我所要說的話完全是爲着你自己。你要知道倫敦地方到處說着可怕的話在反對你哩。」

「關於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想知道。關於別人的毀謗我是喜歡聽的，但是對於我的毀謗，却不能使我感覺趣味。那些毀謗並沒有奇譚異事那樣的有魅力哩。」

「毀謗不得不使你關心，朵連。每個紳士都很關心他自己名譽的。你不要讓世人說你是一種邪惡的墮落的東西。當然你有你的地位，你的財富，和一切這一類的東西。不過，地位和財富並不就是一切。你要知道，我是絕對不相信那些謠言的。至少，我一看見你，就不能相信了。罪惡是一件寫在人臉上的東西，它是不能隱藏的。人們有時候也談起秘密的壞事。其實這是沒有這種事

情的，若是有一個壞人做了一件壞事，那件壞事就會顯出在他嘴巴的線紋上面，或是在他的眼簾上，甚至顯露在他兩手的形狀上。有一個人——我不想說出他的名字，可是你認識他的——去年來找我替他畫一張肖像。我從前沒有看見過他，也從沒有聽見過關於他的事，雖然我後來却聽得了不少。他要出極鉅的價錢。我拒絕他了。因為我有點嫌惡他的手指的形狀。現在我就知道了那時候對於他的想像是完全不錯的。他的生活多麼可怕呵。但是你，朵連，有你那純潔，光明，天真的面貌，和你那驚人的不會受過風波的青春——無論什麼反對你的話我是不能相信的。但是我很少看見你，現在你又不到畫室裏來，在我離開你的時候，我聽見一般人都輕言暗語地談着你各種的壞話，我真不知道怎麼說的。怎麼的，朵連，當你走進俱樂部裏的時候，像柏韋克公爵那樣的人就竟走出去了呢？爲什麼倫敦這麼多的紳士都不到你家裏來，也不邀你到他們家裏去呢？你會是斯達夫利勳爵的朋友。上星期我在吃飯的時候會着他。偶然在談話中提起了你的名字，因爲說起你借去達德利展覽的那些小畫像。斯達夫利便歪着嘴唇說，你也許有最高藝術的風味，但是，你是一個所有心地純潔的女郎都不會認識的人，是一個任何貞節的婦人都不肯同坐在一間房裏的人。我便告訴他我是你的一個朋友，並且問他有什麼意思。他告訴了我，他在衆人的面前統統說給我聽了。真是可怕！爲什麼你的友情對於青年人有那麼危險呢？衛隊裏

有一個可憐的孩子自殺了。你是他的好朋友。還有亨利·阿希頓爵士，帶着一種壞名聲離開英國了。你和他兩個人是不能分離的。阿屈梁·新葛頓和他那淒慘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肯特勳爵的獨生子的生涯又是怎樣的呢？我昨天在聖詹姆士街遇見他的父親。他似乎爲着羞恥與苦痛悲哀極了。年輕的勃斯公爵又是怎樣的呢？他現在是過着哪一種生活呢？那一個紳士肯同他交際呢？」

「停嘴，巴西爾。完全說些你所不懂的事。」桑連·格萊咬着嘴唇，聲音裏面帶着一種極端輕蔑的調子說。『你問我爲什麼柏韋克當我進去的時候就離開那間房子。這是因爲我知道了他生涯中的一切的事，並不是因爲他知道了我的一切的事。他的血管中有了他那種血液，他的記錄怎麼會清楚呢？你問我關於亨利·阿希頓和少年勃斯的事。難道這一個的邪惡和那一個的淫蕩都是我教的麼？若是肯特的蠢兒子從街上娶了他的老婆，這於我何干呢？若是阿屈梁·新葛頓把他朋友的名字寫在證券上，那麼我就是他的保管人了麼？我知道英國的人們是多麼喜歡閒談。中流社會常在他們的粗鄙的餐桌上誇示他們的道德的偏見，細聲地談着那些地位比他們更高的人的所謂放蕩的事，來假裝他們是上流社會的，並且和他們所毀謗的人很相熟。在這個國家裏，一個人能夠有使一般普通人說他壞話的特性和智力就很夠了。那些假稱道德

的人們自己所過的究竟是哪一種的生活呢？親愛的，你忘記了我們是住在偽善者底故鄉哩。」

「朵連，荷華德喊起來。『不是這個問題。我知道，英國是壞透了，英國社會完全是錯誤的。這就是我要你變得純良的理由。你以前並不純良。我們可以從一個人對於他的朋友們的影響來判斷這一個人。你的影響似乎已失去了一切光榮、善良和純潔的意義。你已經使他們充滿了一種追求歡樂底瘋狂。他們已經走到深淵裏面了。是你帶他們去的。不錯，你把他們帶到那里可是你還能微笑着，像現在一樣地微笑着。後來還有更壞的事。我知道你和哈利是不能分開的。不說別的話，就是爲着這一個原因，你也不應該使他的姊姊的名聲成了一個笑柄。』

「留心一點，巴西爾，你說得太遠了。」

「我非說不可，你也非聽不可。你聽着。當你認識昆多倫夫人的時候，外面並沒有半句謠言說起她。現在倫敦能有一個正經的婦人同她坐車到公園裏去的麼？唉，連她的孩子也不准和她同住了。此外還有些別的笑話——有人看見你在天亮的時候從些駭人的屋子裏爬出來，又改變裝束悄悄地跑到倫敦最猥褻的洞窟裏去。他們所說的對麼？是真的麼？最初聽見的時候，我笑起來了。現在我又聽見了，使我顫抖起來。你那棟鄉村裏的房子和你在那里的生活是怎樣的呢？朵連，你不知道人家是怎樣說你。我不願意說我不要對你說教的話。我記得有一次哈利說，那班

好事的人們，時常開始是那麼說，後來却又破壞自己的話。我可正要對你說教。我要你過一種好使世間尊敬你的生活。我要你得一種乾淨的名聲和一種清白的記錄。我要你避開那些同你交際的可怕的人們。不要這樣地聳着肩膀。不要這樣冷漠漠地。你有不可思議的感化力。要使它向善的，不是向惡的。人家說你把所有的親近的人們都腐化了，又說只要你走進一個屋子裏面去，就有某種的羞恥跟着你的後面。我不知道這種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怎麼能知道呢？但是確是這樣說你。我所說的是無可懷疑的事實。格勞塞士脫勳爵是我在牛津時代的一個好朋友。他把他的妻子獨自在門唐的別墅裏臨死的時候所寫給他的信給我看。你的名字竟牽連在那個我生平未嘗看見過的最可怕的自白裏面。我對他說這是無稽的——說我完全知道你，說你絕不會做這一類的事。知道你嗎？我究竟是知道你嗎？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先，我非看看你的靈魂不可。」

「要看我的靈魂！」朵蓮·格萊訥訥地說着，從沙發上跳將起來，嚇得幾乎變成白色了。

「是的，」荷華德嚴肅地說，聲音裏面含着深刻的悲哀——「要看你的靈魂，可是只有上帝就能做到。」

一種侮蔑的苦笑從那年輕人的嘴脣裏漏了出來。「今晚你可以看見它！」他從桌上拿起

了一盞燈大聲說着。『來，這是你自己的手工。爲什麼你不能看呢？一切關於它的事，以後你可以任意告訴世人。沒有人會相信你的。假如他們相信了你，他們一定因此而更喜歡我。我了解這個時代比你了解得更多，雖然你要這樣討厭地喋喋談着它。來吧，我告訴你。關於腐敗的話你已經說夠了。現在你可以當面看看它。』

他所說的話每一個字裏面都含着驕傲的瘋狂。他裝着孩子般的執拗的態度在地上蹣跚着他的脚。他想起另外有一個人要來分擔他的祕密，想起那描畫這個爲一切恥辱之本源的肖像畫的人要來終身擔負着他所幹出來的討厭的回憶，不禁感覺一種悽慘的快樂。

『是的，』他走近他的身邊，固執地望着他那嚴格的眼睛，繼續地說，『我就會要把我的靈魂給你看。你就會看到你以爲只有上帝能看見的東西了。』

荷華德嚇得後退起來。『這是冒瀆神聖，朵連！』他喊着。『你不應該說這種話。這是可怕的，並且毫無意義。』

『你這樣想的嗎？』他又笑起來。

『你知道是這樣的。今夜我對你說的話，都是爲了要你好才說。你知道我對於你常是一個忠實的朋友。』

『不要說起我。把你說的話說完吧。』

一陣痛苦的表情浮在畫家的臉上。停了一會，一種猛烈的憐憫的感情又襲到他的身上。到底他有什麼權力能偵查朵連·格萊的生活呢？若是他已經做了一點點像謠傳那樣的事情，他自己會要多麼的苦痛！於是他伸直了他的身子，走到火爐那邊，站在那里望着那燃着的木頭和那霜一般的灰屑以及那搖動着的火心。

『我在等着你，巴西爾，』青年用一種粗濁的清朗的聲音說。

他轉過身來。『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他叫着。『你對於你那些可怕的攻擊應該給我一點回答。若是你告訴我那些事從頭至尾都是假的，那我也會相信你的話。否認那些事吧，朵連，否認那些事！你不知道我的意思麼？天哪！不要對我說你是邪惡的，墮落的，可恥的呀。』

朵連·格萊微笑着。嘴唇曲成輕蔑的樣子。『上樓來，巴西爾，』他冷靜地說。『我每天守着我的生活的日記，並且它也永遠不離開那個寫日記的房間。你若是能跟我來，我就拿給你看吧。』

『我跟你去，朵連，若是你願意的話。趕火車已經來不及了。那倒不要緊，我可以明天去。可是今夜不要叫我看什麼日記了。我所要的是對於我的問題的一個明白的答覆。』

「到樓上去答覆你吧。我不能在這里答覆。也不必你看很久。」

十三

他走出了房間，就開始上樓，巴西爾·荷華德緊緊地跟在後面。他們輕輕地走着，人們在夜裏走路不知不覺就是這樣的。燈光投射着奇幻的影子在牆壁上和樓梯上。一股猛風把幾扇窗戶吹得嘩拉地響起來。

他們到了樓梯頂上，朵連便把洋燈放在地板上，拿出鎖匙來開鎖。「你一定要知道嗎，巴西爾？」他低聲地問。

「唔。」

「我很喜歡。」他含笑地回答。接着他又稍稍粗聲地說，「你是世界上唯一有資格知道我一切的事情的人。你對於我一生的關係，比你自己所想到的還深些哩。」於是他把洋燈拿起來，開開門走了進去。一股冷空氣在他們的身上掠過，燈火一時射出了暗橙色的火焰。他抖着，「把你後面的門關着。」他把洋燈放在桌子上，輕輕地說。

荷華德現出驚疑的樣子，向四面看了一下。這間房子好像是多年沒有人住了的樣子。一床

褪了色的弗能德斯帷帳，一張幕布蓋着的圖畫。一個意大利的舊城臺和一架幾乎是空的書架——除了一張椅子和一張桌子之外，好像這就是房間裏所有的東西。當朵連·格萊把放在爐架上燒了一半的蠟燭點起來的時候，他便看見了到處都是灰塵，地毯上有許多破洞。一只小老鼠索索地在壁板後面跑過，還發出一種霉濕氣。

「你以為能看見靈魂的就只有上帝麼，巴西爾？把這帷幕拉開，你就可以看見我底靈魂。」說話的聲音是冷淡的殘忍的。

「你發狂了，朵連，不然就是在演戲，」荷華德皺起眉頭說。

「你不肯拉開麼？那末我自己來拉，」少年說着，將帷幕從棍上着力拉下，丟在地上。

畫家看見那畫布上的怪臉在朦朧的光影裏睨着他，恐怖的叫聲便從他的嘴脣邊漏出來了。畫像的表情，使他充滿着憎厭之念。天哪！這就是朵連·格萊自己的面貌！不過這種恐怖，不論它是什麼，總算還沒有把那驚人的美完全損壞。在那漸漸稀薄的頭髮上還有一點金色，肉感的嘴邊還現着一點深紅。潤澤的眼睛上還保留着綠色的愛嬌，彫刻的鼻孔和塑造的喉嚨上還沒有完全失去那華美的曲線。不錯，這就是朵連。但是誰畫的呢？他似乎認出來是他自己的筆跡了，畫框子是他自己考案的。奇怪極了，他覺得害怕。他拿起燃着的蠟燭走到畫像那邊去。左角上是

自己的名字，用放亮的朱色寫的長體字。

這是可鄙的翻造，卑劣下流的譏諷。他絕沒有畫過這樣的東西。但是這確實是他的作品。他認清之後，覺得他的血液霎時間便由熱火變成了鈍冰。自己的作品！這是什麼意思呢？怎麼變了呢？他轉身來，用病人般的眼睛望着朵連·格萊。他的嘴唇抽動，乾焦的舌頭似乎說話不清楚了。他伸手到額上一摸。上面全是濕濡濡的汗。

那青年正靠着暖爐架，用一種奇異的表情望着他，好像一個正專心地看着名優演戲的人一樣。不含真正的悲哀也不含真正的痛苦。單只有一種看客的感情，或許眼睛裏還現着一種勝利的光彩。他從外衣上拿下花來嗅着，也許是裝着在嗅的樣子。

「這是怎麼的？」荷華德最後叫起來。他自己的聲音尖銳地奇妙地傳到他自己的耳朵裏來了。

「好多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朵連·格萊捻碎着手裏的花說，「你遇着了，我便恭維我，教我誇耀我自己的美貌。有一天，你介紹我一個朋友，他對我說明了青春的驚異，你又替我完成一個畫像對我顯示了美麗的驚奇。就是現在，我還不知道是不是後悔，總之在那瘋狂的瞬間，我發了一個「願心，」或許你是叫做一個「祈禱」吧……。」

「我記得！我是記得多麼清楚！不！那種事是不合理的。因為房間很潮濕。霉氣着在畫布上面。我所用的顏料含了些無機毒質。我對你說，那種事是不合理的哦。」

「哼，什麼不合理呢？」青年喃喃地說着，走到窗子那邊，把額頭靠在寒冷的沾露的玻璃窗上。

「你會對我說過你將它毀壞了。」

「我錯了。是它毀壞我了。」

「我不相信這是我的畫。」

「你能在這裏面看見你的理想麼？」柔連悲慘地說。

「我的理想，你所謂……」

「不，你所謂。」

「這裏面原來並沒有邪惡的東西，也沒有羞恥的東西。你本來在我是一箇絕不會再碰到的理想。但是這却是一個色魔的臉貌哦。」

「這是我的靈魂的臉貌。」

「基督呵！我崇拜過的是怎樣可怕的東西！那簡直有惡魔一樣的眼睛。」

「我們各人的心中都有「天堂」和「地獄」哩，巴西爾。」朵連用一種絕望的態度叫了起來。

荷華德再轉向那箇畫像，凝視着它。「神哦！如果這是真的，」他喊起來，「如果這是在表現你的生活的，那麼，你一定比那些說你的壞話的人們所想像的更壞了！」他再拿起燈火到畫布前去檢察了它。那畫面好像完全沒有變動，正如他從前畫好離開了它那時候一樣。齷齪和可怕顯然地是從畫的內部來的。由一些奇妙的內底生命的活動，罪惡的癩病慢慢地腐蝕了這箇東西。躺在水濕的墓床中的屍骸的腐爛也沒有這樣的可怕。

他的手戰慄起來，蠟燭從燭盤掉落到地板上，橫在那里濺出火花來。他用脚踏在它的上面把它踩滅了。於是他頹然坐到桌子旁邊的那只不安穩的椅子上，臉孔埋在兩手的中間。

「啊，朵連，好一箇教訓！好一箇可怕的教訓哦！」沒有答覆，但他聽得青年在窗邊啜泣。「祈禱罷，朵連，祈禱罷，」他低聲地說：「在小孩子的時候人家教我們怎樣說呢？「不要引我們走入誘惑裏。赦我們的罪惡。洗淨我們的罪過。」讓我們一道這樣說起來罷。你的自尊心的祈禱得到了答應。你的後悔的祈禱也將得到答應的。我太過於崇拜了你。因此我受了罰。你也太過於崇拜你自己了。我們兩個人都受罰。」

朵連·格萊慢慢地轉過來，用淚水模糊的眼睛凝視着他。「太遲了呵，巴西爾，」他訥訥地說。

「決不太遲，朵連。讓我們跪下去試看我們還記得一箇祈禱辭不。不是有這樣的一箇祈禱文嗎？」縱使你的罪惡像朱衣紅，我還是要使它們白如雪。」

「這些話現在在我是沒有意義了哦。」

「咄！不要這樣說。你在你的生活過程中做過了十足的惡事。啊！你不看見那被呪詛的畫像在睨視着我們嗎？」

朵連·格萊瞥了那畫像一眼，突然生出了一種對於巴西爾·荷華德的憎惡的不可壓制的情感，那好像是受了畫布上的肖像所暗示，好像是那在猶笑的嘴唇向他的耳朵裏細訴着一樣。被追逐的猛獸的瘋狂的熱情在他的身內激動，他厭惡這個坐在桌邊的男子，比在他的一生涯中厭惡過的任何東西還厲害。他狂暴地瞧顧四周。有一件東西在他對面的那只油漆櫃上發光。他的視線投在那上面。他曉得那是什麼東西了。那是他前幾天拿來割一條案子，而忘記帶回去的一把小刀。他從荷華德的身邊經過，慢慢地移步走向它去。他一走到了它的背後，便馬上攔着它，又翻身過來。荷華德在椅上動着，好像要站起來的樣子。他突然衝過去，把小刀刺入他耳朵

後面的大血管中，把他的頭壓在桌上，又連連地刺了幾刀。

發出了一種窒息的呻吟和血哽着喉嚨的可怕的聲音。那展開着的手臂痙攣地舉起三次，手指僵硬的兩手在空中醜怪地搖擺着。他再截了他兩刀，但那男子不動了。有什麼東西開始在地板上滴着響。他等一會兒，還是把頭壓住。後來他把刀子丟在桌上，靜靜地聽着。

他聽不到什麼，除了那毛線禿光的地毯上點點滴滴的音響以外。他打開了門，走出平臺上去。屋裏絕對地沉靜沒有一個人在那兒。他在欄干後站了幾秒鐘，探頭窺望那黑暗裏的黑黝黝的天井。然後他取出鑰匙回轉房裏去，把自己鎖在裏面。

那東西還是坐在椅中，垂着頭，彎着背，伸着怪長的手臂伏在桌上。如果頸項的地方沒有紅色的鋸齒狀的傷口，和桌上那慢慢擴大起來的凝結的黑色的血溜，人們一定要以為這個男子是在睡的罷。

一切的事情是好快地就做完了！他覺得異樣的平靜，走向窗口去，把它打開，步出露臺上。風把雲霧吹開，天空像一個巨大的孔雀尾巴，閃耀着無數的金眼睛。他往下一望，看到警察在巡視，把提燈的長長的光線在靜寂的家家的門上照着。一輛軋軋的兩輪馬車的紅光在角落一閃，便消逝了。一個圍着飄飄搖搖圍肩的女人在欄杆的旁邊蹣跚着慢慢地走。她時時停腳，回頭看

看。有一次，她開始用啞啞的聲音唱起歌來了。警察趕上去，對她說了些什麼。於是她又蹣跚地走去，一面笑着。一陣冷風從十字街頭掠過。瓦斯燈閃爍起來，變成了藍色，沒有葉的樹木前前後後地在搖着它們那黑鐵般的枝幹。他抖顫起來，於是轉身走入屋裏，隨後把窗子關了。

走到門的地方，他旋着鑰匙，把它開了。他連看都不看那被殺了的男子一眼。他覺得這整箇事件的祕密是在於不現揚這種情形。畫過那成爲他一切不幸之源的肖像的朋友已經死滅。那就夠了。

他又記起那箇燈了。那是模阿人的工手，用鑲着磨鐵的象眼，飾着粗土耳其石的暗色銀製成的異於尋常的一只燈。恐怕他的用人會覺察到這只燈的失落，而要究問起來的吧。他踟躕了一會，然後轉身從桌上拿起了那只燈。他不能不看着那死骸，那是好安靜呵！那長長的手是顯得好白呵！那像是一箇可怕的蜡人像。

鎖了門之後，他悄悄地走下樓梯。梯板軋軋地響着，好像苦悶地喊出來的樣子。他停了幾次的脚，等等看。不什麼都很靜寂。那純粹是他自己的脚步声罷了。

當他走到書房的時候，他看見手提包和外套放在角落裏。這些東西非在什麼地方藏起來不可。他打開做在壁板中的一箇祕密的櫥子，（這櫥子是收藏着他自己的許多奇怪的化裝衣

服的)把那兩件東西放了進去。他將來能夠容易把它們燒毀。於是他取出他的錶看。再二十分鐘就是兩點鐘了。

他坐下去，開始思想起來。每年——幾乎是每月——許多人爲着自己幹過的這種事情在英國被絞死了。殺戮的瘋狂在空中浮動。一些紅色的星太接近地球來了……然而有什麼證據來對付他呢？巴西爾·荷華德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就離開了這屋子。沒有誰看見他再走進來。家僕的大部分是到塞爾比地方去了。他的隨身僕人也睡去了……巴黎對巴西爾是到巴黎去的，而且是搭着夜半的火車，照他所預定的。依據他那種奇怪的好守祕密的性癖，恐怕要在幾箇月以後才會使人生疑。幾箇月一切的事情到那時老早就可以滅跡了。

一個突然的念頭打動了他。他穿上他的皮外套戴上帽子，走出客廳去，他在那兒停住腳，聽着警察在外面鋪道上慢慢地走着的沉重的脚步聲，看着牛眼燈反射入窗裏來的閃光。他等着，停着他的呼吸。

過了一忽兒，他拉開門鑰子，偷偷地溜出去，隨後又悄悄地把門關好。於是他開始按響門鈴。大約等了五分鐘，他的隨身僕人半裸着地出來，顯得很想睡的樣子。

「把你喚醒真對不住，弗蘭西斯，」他說着走進去；「但我忘記了帶鑰子的鑰匙。現在什麼

時候了？」

「兩點過十分鐘，先生。」那男子看看壁鐘，瞬着眼睛回答。

「兩點過十分鐘？真遲了！你明天在九點鐘時候得把我喚醒。我有點事情非辦不可的。」

「是，先生。」

「今晚有什麼人來過嗎？」

「荷華德先生來過。他在這裏等到十一點鐘，然後去搭他的火車了。」

「哦！我沒有會到他真是抱歉。他沒有吩咐什麼話嗎？」

「沒有，先生；他只說若是在俱樂部找你不到，他便要從巴黎寄信來給你。」

「那算了罷，弗蘭西斯。明天九點鐘不要忘記喚我。」

「不會忘記，先生。」

那個男子拖着拖鞋踉蹌地走下去了。

柔連·格萊把帽子和外套拋在桌子上，走進書房去了。約莫十五分鐘，他在房裏踱來踱去，咬着嘴唇，沉思默想。然後，他從一箇架上拿下名簿來，開始翻閱。「阿蘭·克姆培爾，152，赫德福特街，梅斐阿！」對了；這是他所需要的人。

十四

翌晨九點鐘的時候，他的僕人把一杯可可茶放在一個小碟中跑進來，又替他把窗扉開了。朶連正睡得十分安靜，側着右身躺着，一隻手支在頰下。他顯得像一個玩得疲乏或是用功疲乏了的小孩子。

僕人在他的肩膀上推了兩下他才醒過來，當他把眼睛睜開的時候，微笑在他的脣邊掠過，儼然他是迷在一些愉快的夢裏一般。可是他却始終沒有作過什麼夢。他的睡眠沒有被任何快樂或苦痛的想像所攪擾過。但青春的微笑是沒有什麼理由的。這是青春最惹人愛的一種表情。他翻了翻身，於是，支在肩膀上，開始啜他的可可茶。柔和的十一月的陽光流進房裏來。天空是晴朗的，空氣中漂着一種清爽的溫暖。那幾乎像是五月的早晨。

昨晚的事件慢慢地用血染而無聲的步調爬入他的腦裏來，又可怕地明顯地再現了。他想起他受苦的一切情形而畏縮起來，一瞬間，那種當他坐在椅上的時候使他殺了他的憎惡的奇妙的念頭，又回到他的心上來了，於是他因憤激而悚然起來。那個死人還是坐在那兒，而且現在正在日光中。這是好可怕的事情！像這種醜怪的東西是適於暗黑裏，而不適於白晝的。

他覺得如果他再在昨晚幹過的事情上面想來想去，他一定要生病或是發狂。有種罪惡，它的迷人處在回憶裏要比在犯着它的時候多；有些奇異的勝利，能滿足自尊心要比能滿足熱情更加甚，給與理智以一種歡樂的敏感，要比它們帶給，或能夠帶給官能的任何歡樂更偉大。但是這個罪惡却不是屬於這一類的。那是一種應該趕出心中的罪惡，應該用鴉片來麻醉，應該被絞死，不然它便會絞死你的一種罪惡。

時鐘打着半點的時候，他用手撫捫了前額，然後急急爬起來，比平常更留心地粧束，選擇領帶和領帶的扣針也費了多大的注意，而再三地挑換了戒指。他喫早餐也費很久的時間，細細地嘗試各種的菜，對他的隨身僕人談着他打算做給在塞爾比的僕人們的新制服，或是流覽着他的書信。有些信使他看了現出笑容；有三封使他看了討厭；有一封則使他看了好幾遍，然後現出厭惡的表情把它扯毀。『那可怕的東西，一個女人的記憶！』像亨利勳爵會說過的一樣。

在他喝了一杯黑咖啡之後，他用一條食巾慢慢地拭過他的嘴唇，叫他的僕人等一等，然後走到桌前坐下寫兩封信。一封他放入自己的衣袋裏，另一封他遞給隨身僕人。

『弗蘭西斯，把這封信拿到赫德福特街一百五十二號去，若是克姆培爾先生不在城裏，便問他的現在住址來好了。』

到剩下了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他便馬上點燃一枝煙捲，開始在一張紙上畫起速寫來，起先他畫一些花和建築的斷片，後來畫一些人面。他突然注意到他所畫的每個人面都和巴西爾·荷華德相像得古怪。他蹙着眉，於是站起來，走到書箱的地方去，隨手取出一本書來。他決心除開絕對地必要想它的時候以外，再不去想那件事情了。

他把身子躺在沙發上之後，便看那本書的題頁。那是哥梯亞的『琺瑯與螺鈿』印着賈克馬陰刻銅版的查辨梯亞的日本紙本。裝釘是用香櫟綠的革皮，那上面有鍍金的格子紋和細點的石榴花的模樣。那是安德連·新格爾頓送給他的。他翻着書頁，他的視線落在一首歌詠列斯涅雅的詩上，一隻生着茸毛似的紅毛和有着『半人半羊神的手指』『還未好好地洗淨的刑罰的』冰冷而黃色的手。他瞧着自己那細白蠟燭般的手指，不知不覺地輕輕震顫起來，再翻下去，直至看到了歌詠威尼斯的那些可愛的詩句：——

奏着半音階的音波，

隨着起伏的波浪，

那胸上飾着真珠的「愛特里亞梯克」的「威娜絲」號，

柔連格萊的畫像

把它那又嬌紅又雪白的船體浮在水上。

聳入圓的蒼天的圓屋頂，

跟着那清淨的歌詞，

高着聲音相呼應，

好比吐出愛的嘆息的圓的喉嚨一樣。

短艇靠了岸，

將它的船纜投在柱上，

如今我是站在薔薇色的正面，

站在那鋪級的大理石上。

好微妙的詩哦！誰讀到它，誰便會覺得好像是坐在昂着銀的船首和曳着長帆的黑色的短艇中，在那淡紅色和真珠色的威尼斯市的綠色的水路上浮泛着一樣。這幾行詩在他看起來，就

好比是駛出里朵海峽時那跟在船後生起來的土耳其玉般蔚藍的筆直的波痕。突然生起來的色彩的閃光，使他想起那常在高聳而築着許多蜂巢的鐘樓周圍飛翔，或是在那灰暗而多塵埃的拱廊上莊嚴地闊步着的那種喉嚨乳白帶虹色的小鳥兒的光彩。他眼睛半閉地靠着椅背，翻來覆去地獨自吟哦着：

『如今我是在站薔薇色的正面，

站在那鋪級的大理石上。』

威尼斯的全部盡在這兩行詩句中。他想起在那里住過的秋天，和一個使他作出瘋狂而痛苦的蠢事的奇異的戀愛事件來了。在那里是到處有浪漫史。但威尼斯和牛津一樣，有適於浪漫史的背景，而在真正浪漫的人，背景是一切，或幾乎是一切的。巴西爾同他在那里過了一些日子，而熱狂地醉心於丁朵列特。(73)可憐的巴西爾！好可怕的死法哦！

他嘆了一口氣，又拿起那本書，努力要忘却它。他讀了歌詠着在斯密爾那的小咖啡館裏飛出飛入的燕子的詩，在那里有回教徒的香客坐着在數琥珀珠以及包着頭巾的商人在吸垂着長纓的煙管而互相莊嚴地在談話；他又讀了『孔哥爾特地方的尖塔』的詩，這塔在它的寂寞而不見陽光的流放裏流着花崗石的眼淚，熱望回去那和暖的滿蓋着荷蓮的尼羅河畔，這兒有

獅身人面的神像，有薔薇紅的紅鶴，有生着金色爪的白色大鷹，有在發出綠色蒸氣的泥土上爬着而生着綠玉般的小眼睛的鱷魚；他開始吟味這些詩句，它們是從印着接吻的痕跡的大理石上拉出音樂來，談着哥梯亞比它做最低女聲的奇怪的像，和那躺在魯佛爾的雲斑岩之間的「有愛嬌的妖怪」的。但過了一會，那書本從他的手中掉下。他神經尖銳起來，一種激烈的恐怖的發作襲擊他來了。若是阿蘭·克姆培爾不在英國的時候怎麼辦呢？等到他回來是要好多日子的。或許他要拒絕不來。那麼他怎麼辦？每瞬間都是非常緊要的。在五年前，他們曾經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真的，幾乎是分不開的好朋友。以後友情突然斷絕了。他們在社交界碰着的時候，只有朶連·格萊現出微笑來，而阿蘭·克姆培爾是決不會的。

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青年，雖然他對於造形美術沒有真正的鑑賞力。又他對於詩的美的感受性有少許也完全是從朶連得來的。他的最顯著的智識慾是在科學。在劍橋大學他把大部的時間費在實驗上的工作了，於是在他的學年的自然科學試驗，他便得到了優良的成績。實在的，他現在還是委身在化學的研究中，而且自己有了一個實驗室；他常常要終日關在這實驗室裏，使他的母親非常煩惱，他的母親本來希望他在國會裏立身出世，而且抱着一種模糊的觀念，以為化學家不過是一個開藥方的人罷了。然而，他又是個出衆的音樂家，提琴和鋼琴都彈得

比平常的音樂愛好者好很多。實在的，最初使他和朵連·格萊交際起來的，也是音樂——音樂和朵連，有一種無論在何時都能夠自由自在驅使的不可說明的吸引力，其實這種吸引力常常也在無意識中發露出來的。他們在巴克西雅夫人的家里，魯敏斯泰因在那兒演奏的晚上相會着，以後凡是歌劇場或是有好音樂演奏的會場裏，便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在一起了。他們的交情繼續了一年半。克姆培爾常常到塞爾比地方或格羅斯維諾區域去。在他，和在別的許多人一樣，朵連·格萊是人生一切可驚嘆而富有魔力的東西的典型。在他們兩人的中間有沒有發生過吵架的事是沒有誰曉得的。但人們突然注意到他們碰着的時候絕少談話，和克姆培爾好像在朵連·格萊出了席的無論什麼會場，總要早早就退席回去的情形了。他的性情也變了——常常很憂鬱，顯得幾乎不喜歡聽音樂的樣子，而自己也絕不演奏，若有人家請他的時候，他便要自己是以專心在研究科學，沒有工夫練習做口實辭却了。但這是完全實在的。他對於生物學的趣味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他的名字在科學評論的雜誌上出現了一兩次，論文是關於一個希奇的實驗的。

這個男子便是朵連·格萊在等着的。他每秒鐘都注視着時鐘。每分鐘過了，他便要可怕地不安起來。終於他站起來了，開始在房中走來走去，好像一隻美麗的籠中物。他用輕輕而長的脚步

步跨着。他的手冷得奇怪。

不安的程度已經到了不能忍耐了。時間在他看起來就好像是用鉛的脚在爬着一樣，同時他又覺得被大風吹到懸崖的黑暗的裂隙和鋸齒狀的邊緣去了似的。他曉得那裏有什麼在等他；而實在也看到了，於是他戰慄着，用潮濕的手使勁揉着那在燃燒般的眼瞼，儼然像是要奪取視神經這個東西，和要把眼球趕入眼窩中去的樣子。但這是不中用的。神經攝取它自己的滋養料肥大起來，那幻像，被恐怖弄得怪醜，好像一個生物被苦痛弄得身扭曲，在臺上好像一個蠢笨的傀儡似地跳舞，而從那活動的假面具露出來牙齒猶笑着。於是，『時』突然對他停止了。不錯：那盲目的，呼吸緩慢的東西再也不爬了，『時』是死了的，可怕的許多思想在前面迅速地奔跑，從它的幕裏拖出一個醜惡的未來，呈給他看了。他凝視着它。這個恐怖使他成了化石。

終於門開了，他的僕人進來。他轉着輝耀的眼睛注視他。

『克姆培爾先生來了，先生。』那個男子說。

一種安心的嘆息從他那焦灼的脣上流出來，血色在他的頰上恢復了。

『請他馬上進來罷，弗蘭西斯。』他覺得這又恢復了本來的樣子了。他那畏怯的神氣已經消逝了。

僕人鞠了躬，退出去，停一忽兒，阿蘭·克姆培爾走進來，現得很嚴肅和蒼白。他的蒼白因他的黑炭般的頭髮和黑眉毛更加明顯了。

「阿蘭！你真親切！我感謝你來。」

「我本來決心不再踏入你的家門的，格萊。但你說這是生死關頭的一件事哩！」他的聲音是尖刻而冷淡。他說得非常緩慢而慎重，在他那向着朵連的嚴肅而在搜索什麼似的眼光中是帶着輕蔑的表情。他把兩手插在他那「阿斯特拉堪」大衣呢的口袋裏，好像沒有注意到那在歡迎他的態度。

「對了，這是生死關頭的一件事哦，阿蘭，而且是關於一個人以上的。請坐下罷。」克姆培爾坐下桌邊的一隻椅上，朵連和他面對着也坐下了。兩個人的眼睛相會着。在朵連的眼睛裏是含着無限的可憐相。他曉得他將要做的事是可怕的。

過了沉默的緊張的幾秒鐘後，他便把身子移向前去地說了起來，說得非常低聲下氣，但在守望着對方的面上表現出來的他所給與的每句話的效力：「阿蘭，在這屋頂的一間下了鎖的房裏，一間除開我自己以外沒有誰能夠進去的房裏，一個死人坐在一只桌子的前面。他現在是已經死了十點鐘了。不要慌張，也不要那樣地釘着我。那個男子是誰，爲什麼他死了，又怎樣地死

法，這些都不關你的事。你非做不可的事情是——」

『不要說下去，格萊。我不願意曉得再詳細些。不管你對我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那不干我的事。我十分不願意干與你的生活。把你那可怕的祕密自己守着罷。它們再不會引起我的興味的。』

『阿蘭，但它們非引起你的興味不可呵。這個祕密非引起你的興味不可呵。我真非常對你不住，阿蘭。但是我沒有辦法。能夠救我的只有你一個人。我迫不得已拉了你來干與這個事件。我再沒有別的方法。阿蘭，你是一個科學家。你曉得化學和類似化學的許多東西。你做過了實驗。你非做不可的事是把在樓上的那個東西毀滅——毀滅得它不留一點痕跡。沒有誰看到這個人走進這個屋子。實在的，這個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是在巴黎了。他幾個月不在人家也不會注意到的。到了人家注意了的時候，這兒已經沒有他的什麼痕跡可尋。你，阿蘭，你須得使他，和屬於他的一切東西變成一把可以給我撒在空中的灰。』

『你發瘋了，柔連。』

『啊！我老在等你叫我一聲柔連！』

『你瘋了，對你說罷——你想我會舉起一個指頭來幫助你真是發瘋，你告白了這樣奇怪

的告白真是發瘋，不管這事件是什麼，我一切都沒有關係。你以為我會賭着我的名譽來幫你的忙嗎？管你墮落到什麼罪惡的地獄裏那與我何干？」

「那是自殺的，阿蘭。」

「那很好。但是什麼人使他自殺了？是你罷，我可以這樣推想。」

「你還是拒絕替我做這回事嗎？」

「當然我拒絕。我絕對不想干與這事。你會受到怎樣的恥辱我也不管。那是你十分應得的果報。你要受侮辱，公然地受侮辱我也不覺得你可憐。你為什麼敢在萬人的中間，獨獨叫我來干與這個可怕的事件？我總以為你應該更曉得人的性格一些才對哦。你的朋友亨利勳爵終於不能教你多懂得一點心理學，不管他教過你什麼別的。沒有什麼會引我動一脚來幫忙你的。你找錯了人了。找你的別個朋友去罷。不要找到我的身上來。」

「阿蘭，這是一個殺人事件呵。我殺了他的。你不曉得他是使我怎樣地苦痛了。不管我的生活怎樣，他比可憐的哈利是更深地作成了它（生活）和傷害了它的。或許他是無意識的罷，但結果是一樣的。」

「殺人啊，朵連，你終於壞到這步田地了嗎？我不會告發你的。那不關我的事，而且，即使我不

管這件事，你也一定要被捕的。因為沒有一個人犯過罪不會做錯了一些蠢事露出馬腳來的。但我一切都不想管。」

「你非管一些不可等，請等一會兒；聽我說罷。只要你聽哦，阿闌。我要求你幹的，不過是一種科學底實驗罷了。你到醫院和死房去，你在那些地方所做的可怕的工作不會使你動心。若是在可怕的解剖室或是臭氣迫人的實驗室裏看到這個人躺在鉛製的床上，紅色的臟腑被挖出來，血在流着，你便要只當他爲很好的研究材料看待的罷。你連頭髮也不會動一根的。你也不會以爲你是在做錯了什麼事。反之，你大概還要覺得你所做的是有益於人類，或是在增加世界上的智識的總和，或是在滿足智的好奇心，或是屬於這一類的事罷。我要求你做的不過就是你常常做過的事情。實在的，毀滅一個屍體要比你常常在幹的工作還不可怕得很多。而且，你要知道，就只有這個東西對我是有害的證據。若是這屍骸被發覺，那我便完了；除非你幫我的忙，那的確是要被發見的呵。」

「我沒有意思幫你的忙。你忘記了。我對這全盤的事件純粹不關心。那和我一點都沒有關係。」

「阿闌，我懇求你呵。請你設身處地想想看罷。在你剛進來之前我因恐怖幾乎暈倒了。或許

你將來也會曉得恐怖的滋味罷。不要想它。請你純粹地從科學底觀點來看這事件。你不要追究你要實驗的死骸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現在不要追究。我已經對你說得太多了。但我懇求你做這個。我們從前有一晌做過了好朋友呵，阿蘭。」

「不要提起從前的日子，朵連；那些日子是死了。」

「死東西有時還是戀戀不去的哩。樓上的人將不會去的吧。他垂着頭展開着手臂坐在桌子前面。阿蘭！阿蘭！如果你不來幫助我，我便要破滅。他們要絞死我的哦，阿蘭！你明白嗎？因為我幹出來的事他們是要絞死我的哦。」

「把這個局面延長下去是無用的。我絕對地拒絕干與這件事。你要求我真是發了瘋。」

「你拒絕嗎？」

「不錯。」

「我懇求你哩，阿蘭。」

「那沒有用處。」

和先前同樣的可憐相在朵連·格萊的眼睛重複表現了出來。於是他伸着手，拿了一張紙，在那上面寫了一些字。他讀過了兩遍，細心地把它摺好，然後推到桌子的那邊去。做了這些動作

以後，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去了。

克姆培爾錯愕地凝視着他，然後拿起那張紙，將它展開起來。在他看完了之後，他的臉孔變成幽靈般的蒼白，頹然靠在椅背上。一種病痛的可怕的感覺向他身上侵襲來了。他覺得自己的心臟獨自在一些空洞的孔穴中鼓動着要死去了的樣子。

過了可怕的沉默的一兩分鐘之後，柔連轉身過來，走到他的背後，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真對你不住，阿蘭，』他低聲地說：『但你使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我已經把一封信寫好了。就在這兒。請看這地址。如果你不幫助我，我得把它發出去。如果你不幫助我，我得把它發出去的呵。你該曉得這要得到什麼結果。但是你會幫助我的罷。現在你要拒絕是不可能的了。我極力寬恕了你。你也應該公平地答應我罷。你是頑固、嚴酷、不體貼。你款待我的態度是什麼人都不敢款待過我的——至少活着的人是不敢的。我都忍受了。現在是該我來說話了。』

克姆培爾把臉孔埋在手掌中，一種戰慄從他的身上走過。

『對了，該輪着我來說話了，阿蘭。你曉得我要說的是些什麼話。事情是很簡單的。來吧，不要自己那麼苦着地發熱病。事情是非幹不可的。簡單直截地幹去吧。』

一種悲悶的呻吟聲從克姆培爾的脣上流出，他全身戰慄了起來。他覺得火爐上的架上的

時鐘的滴得聲在把『時』分解做苦悶的原子似的，而那每個原子都是可怕得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他覺得自己的頭額在被鐵環慢慢地絞緊似的，儼若那被威脅的侮辱已經臨到他的身上來了一樣。放在他肩上的手像鉛的手一般地沉重。那是受不住的。那好像要把他壓碎了。

『來吧，阿蘭，你非馬上決定不可。』

『我做不來，』他機械底地說，儼然言語能改變事實一樣。

『你非幹不可，你再沒有辦法好想。不要拖延時間。』

他踟躕了一刻。『樓上的房裏有火嗎？』

『有，那兒有帶石棉的瓦斯燈。』

『我得回家從實驗室拿些應用的東西來。』

『不，阿蘭，你不能够離開這屋子。把你所要的東西開在紙頭上，我的僕人便可以搭馬車把那些東西帶來給你的。』

克姆培爾草寫了幾行，用吸紙吸乾了，然後寫一個寄給他的助手的信封。朶連拿起那張紙細心地看了。然後他響起鈴來，把那書信遞給他的僕人，命令他儘可能地趕快把那些東西帶回來給他。』

外廳的門一關，克姆培爾神經質地嚇了一跳，於是，他從椅上站起來，走到暖爐上的架邊去。他好像患了瘡疾似他抖顫着，約有二十分鐘之久，兩個人都不做聲。一匹蒼蠅繞着房子嗡嗡地響得討厭，時鐘的滴得聲就好像鐵鎚的打擊一般。

在時鐘敲一下的時候，克姆培爾把身子轉過來，凝視朵連·格萊，看見了他的眼睛飽含着眼淚。在那悲愁的臉孔上的純潔和溫雅之中，好像有些使他氣憤的東西存在。「你真不要臉，絕對不要臉！」他細聲說了出來。

「不要說吧，阿蘭，你已經救了我的生命了。」朵連說。

「你的生命啊！好一個生命！你墮落了又墮落，而現在是到了罪惡的頂點了。我所以決心幹我將要幹的事情，幹你強迫我幹的事情的，並不是爲着我想到了你的生命哦。」

「啊，阿蘭，」朵連嘆了一口氣，低聲地說。「你若是能把我的憐憫心的千分之一的心來憐憫我就好了呵。」他說完把身子轉過去，站在那兒眺望外邊的庭園。克姆培爾沒有答應。

大約過了十分鐘之後，門外起了叩門聲，那僕人走了進來，帶着一個裝藥品的桃花心木的大箱子，一大捲的鋼絲和白金絲，以及兩個奇形的鐵箱子。

「這些東西好放在這裏嗎，先生？」他問克姆培爾。

『可以的，』朵連說。『真麻煩你，弗蘭西斯，但我還有別的事情要你再跑一趟，送蘭花到塞爾比別莊來的那個住在里刺蒙德的男子叫什麼名字呢？』

『叫赫登先生。』

『對了——赫登，你得馬上到里刺蒙德去找赫登，對他說送我定購的兩倍蘭花來，而且白的要盡可能地少拿些，事實上，白的我已經不要多少了。今天天氣很好，弗蘭西斯，而且里刺蒙德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不然我就不會勞你來跑這一趟路了。』

『沒有什麼勞煩，先生。我什麼時候回來好呢？』

朵連望着克姆培爾。『你的實驗時間要好久，阿蘭？』他用一種平靜的，不關心的調子說了。一位第三者在這房裏，好像給了他非常的勇氣似的。

克姆培爾掣感起來，咬着嘴唇。『大約要五個鐘頭罷。』他答。

『那麼，弗蘭西斯，你若是在七點半鐘回來就得了。啊，等一等：給我準備好調換的服裝。你今晚可以自由玩去，我不在家裏喫飯，所以我不需要你。』

『謝謝你，先生，』那男子說着，走了出去。

『那麼，阿蘭，現在一分鐘也不好浪費。這個箱子好重呵！我要替你提着。你拿別的東西好

了。」他很快地說了，裝出一種有威嚴的態度。克姆培爾覺得被他支配着了。他們一道離開了那房子。

當他們登上了樓頂的時候，朵連便拿出鑰匙旋入鎖中去。於是他站住，一種煩憂的表情在他的眼裏呈着。他戰慄了起來。「我好像不能進去呵，阿蘭。」他低聲說。

「那沒有關係。我不需要你。」克姆培爾冷淡地說。

朵連把門半開了。當他這樣開了的時候，他馬上便看到他那畫像的臉孔在日光中睨着他。在那畫像前面的地板上是放着被扯下來的布幕。他這時才記起昨夜忘記——算是他生平的第一次——把那致命底畫面遮蔽起來了，他幾乎要衝上前去，但起了一陣戰慄倒向後退了。

那畫布好像是滲出了血水似地，在一隻手的上面濡濕着而在發閃光的可厭的紅露倒底是什麼東西呢？那是好可怕！在這一瞬間的他看起來，那是比着那橫倒在桌前的沉默的屍骸更爲可怕，這屍骸的奇醜不像樣的影子映在血點斑然的地毯上，使他曉得那是沒有動過，還像他離開了它的時候一樣地靜靜躺在那里。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把門再打開一點，半閉着眼睛，躲着頭臉，決心一眼也不看那個死人地急急跨進去了。於是，他彎身下去，拿起那金色和紫色的布幕正確地投掛着那畫像了。

他生怕轉過身來，便在那兒站住，眼睛釘在他面前的那複雜的花紋上。他聽到克姆培爾在拿着沉重的箱子，鐵具，和其他在這可怕的工作上所必要的傢伙進來。他開始狐疑着他和巴西爾·荷華德是否會會過面，若是會過，不曉他們要互相如何感想。

『出去罷，』一個嚴肅的聲音在他的背後說起來。

他轉了身急急走出去，意識着那死屍被推倒在椅中，又意識着克姆培爾在凝視那發光的蒼黃的臉孔。在他走下樓的時候，他聽到鑰匙下了鎖的聲音。

克姆培爾回到書房裏來的時候，已經是七點鐘敲過很久了。他顯得很蒼白，但非常地鎮靜。『我把你所要求的事情幹完了，』他低聲地說。『那麼，再會罷。讓我們永遠不要再見面。』

『你從破滅中把我救了起來，阿蘭。我不會忘記的。』朵連簡單地說了。

克姆培爾一去，他便馬上到樓上來。房裏瀰漫着硝酸的可怕的臭氣。但坐在桌前的那個東西已經不知去向了。

十五

在那晚上八點半鐘的時候，朵連·格萊穿得很考究，鈕釦孔插着一朵大巴爾馬的紫蘿蘭，

由禮貌謙恭的僕人迎接到拿波羅夫人的會客廳去了。他的前額紛亂的神經在跳動着，自己覺得非常興奮。但是當他彎身俯下女主人的手的時候，他的態度是和平常一樣鎮靜而且優雅。或許一個人的態度在他非裝作的時候是會顯得最泰然自若的吧。在那晚上看到朵連·格萊的人，的確沒有一個會相信他是演過了和我們這時代的任何悲劇一樣可怕的一齣悲劇的。那些形像優美的手指絕不會握着罪惡的小刀，那笑容可掬的嘴唇也絕不會呼神禱天的。連他自己也不能不驚奇着他的態度的鎮靜安閑，而暫時間銳敏地覺着二重生活的可怕的喜悅了。

那可以說是由拿波羅夫人在忽促之間開起來的一個小小的會，她是個很聰明的婦人，有着亨利勳爵常常說過的那種真醜的遺骸的風度。她做過了最無聊的大使的好妻子，後來把她的丈夫適當地埋葬在她自己計畫的大理石的墳墓中，又把女孩們嫁給一些有錢的，年紀稍大的男人們。自己便醉心在法國小說，法國烹飪，和法國魂（如可能的話）的上頭過日子了。

朵連是她的一個特別愛護的人，她常常要對他說她非常歡喜沒有在年輕時代碰着他。『我曉得，親愛的，我一定會瘋狂般地戀愛着你哦，』她常常說，『而且會爲着你把小帽子丟上磨車去的哦。那時候沒有想到你這個人，真是非常地幸事。老實說，那時候我們的小帽子是那樣的，不像樣，而磨車又那樣忙着要鼓風，使得我簡直沒有對着什麼男子賣弄過一次風情。可是，這

都是拿波羅的不好。他近視得可怕，得着一個看不見什麼東西的人做丈夫，真是一點快樂也沒有。

這一晚她的客人可以說大都是無趣的。據她在一把很醜陋的扇子後面對朶連說明的話，則事實是她的一個已嫁了的女兒突然地來和她住做一起，而且更糟的就是連她的丈夫都帶來了。『我覺得女兒真是太不好了，親愛的，』她低聲地說：『不待說我從火姆堡回來之後每年的夏天總要去和他們住在一起，但像我這樣的老婦人是時時需要新鮮的空氣的哩，並且，我真正地他們鼓舞起來了。你不曉得他們在那兒過着的是什麼生活罷。那是純粹的素樸的鄉村生活。他們起得很早，因為他們有許多事情要做，並且他們睡得也早，因為他們沒有什麼事情好想。自從伊麗撒伯女王時代以來，那附近沒有過一次的醜聞，所有的人總常是在晚飯後就睡覺去的。你不要坐在他們的哪一個的旁邊，你得坐在我的身邊，來使我歡喜呵。』

朶連細聲地對她說了溫存的奉承話，而後巡視着房中。不錯的，確是一個無趣的集會。有兩個人是他未嘗見過的，其餘的裏頭有厄涅斯·赫羅登，是一個在倫敦俱樂部常常可以看到的。那一類的中年庸人，他沒有敵人，但同時朋友們都不喜歡他；有拉克斯頓夫人，是一位過度修飾的生着鉤鼻子的四十七歲的婦人，她常常極力要使人家當她為危險人物看待，可是因為她是

那樣的愚直，終於沒有誰會相信她做壞事，使她大大地失望；有厄鈴夫人，是一位好笑的發音不明的，和有着滿頭威尼斯紅髮的，不畏人的女子；有阿里斯·查辨夫人，是女主人的女兒，一個無趣味的笨女子，有着一副英國人特殊的，令人看了一回之後永遠不會再想出來的臉孔；和她的丈夫，一個紅頰白鬚子的男子，像他的同階級的許多人一樣地，總以為只要高談闊論便可以賠償思想的缺乏。

他很後悔他來赴了這個會，直至拿波羅夫人瞧着那曲線華麗而傲慢地橫在披着紫布的爐架上的金色黃銅電鍍的大鐘，喊叫出來：『亨利·沃頓這麼遲還不來真可惡！我擔心地在今天早晨就去請了他，他還老實地約束着說不會使我失望哩。』

哈利會來總負有些安慰，及至門開他聽見哈利那緩慢的音樂般的聲音在愛嬌地說些不老實的辯解的話的時候，他便再不覺得是無聊了。

但在晚餐的時候他總不能喫。菜肴一盤一盤地沒有嘗着就端下去了。拿波羅夫人連連地責罵他說『真對不住阿朶爾夫，他特地爲着你定了這一張菜單。』亨利勳爵却時時要望着他，在驚奇着他的沉默和失神的樣相。伺候的人時時在他的杯裏添滿香檳。他熱心地喝了，喉嚨越覺得渴起來。

「朵連，」亨利勳爵終於說了，在 'chaudroid' (74) 遞出來的時候。『你今晚怎麼樣了？你很不舒服的樣子。』

「我相信他是在戀愛的，」拿波羅夫人喊起來，「而且因為怕我嫉妬不敢對我說，不錯，我的確會嫉妬的。」

「親愛的拿波羅夫人，」朵連微笑着低聲地說：『我整整一個禮拜沒有戀愛了——不，事實上，自斐羅爾夫人離了城以後我就沒有戀愛了。』

「爲什麼你們男子會戀愛着那樣的婦人！老夫人喊了起來：『我真不懂。』」

「那是只因爲她記着你的少女時代的事哦，拿波羅夫人，」亨利勳爵說：『她是我們和你的短上衣的中間的一條帶子。』

「她一點也不會記着我的短上衣的，亨利勳爵。但我很記得她三十年前在維也納的事，那時候她是怎樣「放縱」的喲。」

「她現在還是放縱，」他取一個橄欖在他那纖長的手指中間，答：『當她穿着一件漂亮長袍的時候，她便顯得像一本俗惡的法國小說的「精製本」。她真是一位可驚可嘆的婦人。她的家庭愛情的容量是非常大的。在她的第三個丈夫死去了的時候，她的頭髮因爲悲傷完全變成

金色了哩。」

「你怎麼這樣說，哈利！柔連叫起來。」

「這是一回很浪漫底說明，」女主人笑了。「但她的第三丈夫嗎，亨利勳爵！你該不是說斐羅爾是第四的罷？」

「當然是第四的，拿波羅夫人。」

「我一點不相信你的話。」

「那麼，問格萊君好了。她是她的一個最親近的朋友。」

「那是真的嗎，格萊君？」

「她自己對我這樣說了，拿波羅夫人。」柔連說：「我問她是不是像拿瓦列的馬格里德（75）一樣，把死了的丈夫的心臟塗上防腐的香料吊在腰帶上的。她對我說她不，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是有心肝的。」

「四個丈夫！在我說起來那是「太熱心」了。」

「「太大膽」了，我對她說，」柔連說。

「哦！她無論對什麼都是大膽的哩，親愛的。但斐羅爾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不認識他。」

「漂亮妻子的丈夫總是屬於有罪階級的，」亨利勳爵啜着葡萄酒說。

拿波羅夫人用扇子打了他。『亨利勳爵，難怪世間都說你是個很壞的痞子。』

『但這是哪個世間說的呢？』亨利勳爵揚着眉毛問。『那就只是來世才會這樣說，現在這個世間和我是非常要好的哦。』

『凡我認識的人都說你很壞，』老夫人搖着頭喊出來。

亨利勳爵暫時現出嚴肅的表情來。『這真是十分奇怪，』他終於說了起來，『現在人們在人家背後說人家的壞話，都是絕對完全的實在話。』

『他可不是沒有救藥，』朵連從椅上探出身子來地喊着。

『可不是嗎，』他的女主人笑着說。『但如果你們真的都是這樣可笑地崇拜着斐羅爾夫人的話，那麼我也得再嫁了，爲着趕潮流。』

『你絕不會再嫁的，拿波羅夫人，』亨利插嘴說。『你從前是太過幸福了。一個女人再嫁，是因爲她厭惡她的第一個丈夫；一個男人再娶，是因爲他敬愛他的第一個太太。女人嘗試她們的命運；男人是賭他們的命運。』

『拿波羅不是完全無缺點的，』老夫人叫起來。

「如果他是完全無缺點，恐怕你就不會愛他了罷，親愛的夫人。」這是回答。「女人因為我們的缺點愛我們。如果我們有充分的缺點，她們便會什麼都寬恕我們，連我們的智力也會寬恕的。說了這些話以後，我恐怕你再不會請我喫飯了罷，拿波羅夫人；但那完全是實在的。」

「當然那是實在話，亨利勳爵。如果我們女人不因為你們的缺點愛了你們，你們將怎麼辦呢？恐怕沒有一個能夠結婚的罷。恐怕你們都要成爲一批不幸的獨身者罷。然而這在你們也沒有多大的關係。現在是結了婚的男人都像獨身者一樣地生活着，而所有的獨身者都過着結了婚一樣的生活的。」

「Fin de Siècle (世紀末) 」亨利勳爵細聲地說。

「Fin du globe (地球的末日) 」他的女主人答。

「我希望那是 Fin du globe 就好了，」朵連嘆了一口氣說。「人生是一個巨大的絕望。」

「啊，親愛的，」拿波羅夫人一面穿上手套一面喊了起來，「不要對我說你已經厭棄人生了。一個人這樣說，那是他曉得人生已經厭棄了他的時候。亨利勳爵是很不好的，而我有時候也希望自己壞了起來就好；可是你却生成是要好的——你是這樣的漂亮。我得替你找個好太太。」

亨利勳爵，你不想格萊君是該結婚的了嗎？」

「我常常對他這樣說了，拿波羅夫人，亨利勳爵點頭說。

「好，我們一定替他找到一個適當的配偶。我今晚要細心地查看「紳士淑女錄」而把有當選資格的所有的青年小姐們的名字列出一張表來。」

「連她們的年齡嗎，拿波羅夫人？」朵連問。

「當然的，連她們的年齡，要粗略地編一下。但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在匆促中做出來的哩，我希望那能夠成爲「晨報」所謂的「巧合的姻緣」而且希望你們兩人都幸福。」

「人們常要說幸福的結婚，那是好無意思的話呵！」亨利勳爵喊了出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子，只在他不愛她的時候，才能夠是幸福。」

「啊！你是個好會譏笑的人！」老夫人把椅子移向背後去，對拉克斯頓夫人點點頭地喊起來，「你不久一定要再來和我吃晚餐才好。你真是一服再好沒有的強壯劑，比安特魯先生配給我的方子好得很多了。但是，你要對我說什麼人是你喜歡會面的。我希望那會成爲一個快樂的會。」

「我喜歡有未來的男子，和有過去的女人，」他答。「或者你想讓它成爲一個裙釵會嗎？」
「或許是這樣，」她站了起來，笑着說了。「真對不住，親愛的拉克斯頓夫人。」她接着又說。

「我沒有看到你煙捲還沒有吸完。」

「不要客氣，拿波羅夫人。我已經吸得過多了。我以後要稍爲自己節制一下，爲着將來。」

「請不要節制罷，拉克斯頓夫人。」亨利勳爵說。「節制是一件最有害的事情，『足夠』是和一天三頓飯同樣的無味，『超越足夠』是和一席讌會同樣的好。」

拉克斯頓夫人驚奇地瞥着他。「你要在哪一天的下午，到我的家裏來給我說明才好。這令人聽着覺得是一個玄妙的理論。」當她掃着步出房子的時候，她細聲地這樣說了。

「那麼，你們記着不要長久地談論政治和毀謗的話哦，」拿波羅夫人從房門的地方說過來。「若是你們這樣，我們一定會在樓上吵起來的。」

男人們哄笑了起來，查勃曼先生從桌子的末席莊嚴地站起，走到桌首來了。柔連·格萊換了座位，走去坐在亨利勳爵的傍邊。查勃曼先生開始用很大的聲音談論衆議院的立場。他攻擊着他的政敵而大聲哄笑起來。「空想的政論家」這隻字——在英國人的心上是充滿着恐怖意義的字——時時在他那憤激的談論中出現。頭韻的接頭語拿來做雄辯的修飾。他把聯合王國的旗高舉在思想的尖頂上。英國民族遺傳下來的愚蠢——他揚揚地稱它是穩健的英國常識——被他當爲是社會適當的防禦物。

微笑從亨利勳爵的唇上現出來，他轉過身子望朶連。

「你好一點了嗎，好朋友？」他問。「你在晚餐的時候很不舒服的樣子。」

「我十分安適，哈利。不過覺得疲乏罷了。」

「你前晚上真顯得迷人極了。那個可愛的小公爵夫人完全被你傾倒了的樣子，她對我說她要到塞爾比去。」

「她約我在二十號那天來。」

「蒙莫斯也一道來嗎？」

「哦，對了，哈利。」

「他真使我厭惡，幾乎和他使她厭惡一樣。她是非常聰明的，當一個女人說是太過聰明了。她缺少一種柔弱的不可解釋的愛嬌。使一個偶像的黃金寶貴的泥土的脚。她的脚很漂亮，但不是泥土的脚。可以說是白磁的脚罷。它們是在火中煨煉過的，火燒不毀壞的東西總是變硬起來。她有着很多的經驗哩。」

「她結婚好久了？」朶連問。

「她對我說是永遠。照名人錄看起來，我相信是十年，但十年和蒙莫斯在一起真可以說是

永遠了。還有些什麼人要來？」

「哦，威羅斯比夫婦，拉格比勳爵和他的妻，這裡的女主人，喬弗列，克羅斯登，總是這一批。我還請了格羅特林勳爵。」

「我喜歡這個人，」亨利勳爵說。「許多人都喜歡他，但我却看他很有趣。他有時要過度地裝飾，但這常常可以由他那絕對過度的有教養來抵銷。他是一個最現代底典型人物。」

「我不曉得他到底能夠來不能，哈利。他或許能和他的父親一道到蒙德卡羅去的。」

「啊！有家長的人真麻煩！盡力設法使他來罷。對了，朵連，你昨晚很早就走了。你在十一點鐘以前就去了。你以後幹了些什麼呢？你一直回家去了嗎？」

朵連很快地瞥了他一眼，顰蹙起來。「不，哈利，」他終於說了，「將近三點鐘的時候我才回家去。」

「你到了俱樂部去的嗎？」

「對了，」他答。過後他咬着嘴唇。「不，我說錯了。我沒有到過俱樂部。我信步跑了一晌。做了些什麼我都忘記了……你真是喜歡穿鑿，哈利！你老是要知道人家做了些什麼。但我總要求忘却我做了些什麼。如果你希望曉得準確的時間，我便對你說，我是在過兩點半的時候回家的。」

我把鑰匙忘記帶出來，我的僕人替我開門讓我進去的。假使關於這事你要求得到什麼確實的證明，你可以去問他。」

亨利勳爵聳了他的肩。「我的寶貝，難道我那樣好管閑事嗎！讓我們到樓上的會客廳去吧。謝謝，查勃曼先生，「霞里」酒不要了。朵連，你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故。對我說罷，什麼事呢。你今晚完全變了樣子。」

「不要管我，哈利。我不舒服，很心躁。我明天或是後天來看你。請替我向拿破羅說一聲對不住。我不要去樓上去了。我要回家。我得回家。」

「好好，朵連。明天喫茶的時刻再會吧。公爵夫人也要來的。」

「我能夠來一定來的，哈利。」他說着，便走出房間去了。在他驅着馬車回家去的中間，他意識到他以為壓下了的那個恐怖的感覺又回來了。亨利勳爵的無意中的責問使他那時候失却了鎮靜，而他現在還是缺少鎮靜的。那些危險的東西非毀滅不可。他畏縮起來。他連想到捫着那些東西，都要厭惡起來。

然而那非幹不可。他明白了這一點，於是他把書房的門落了鎖之後，便把丟着巴西爾·荷華德的外套和皮夾在裏頭的祕密櫥門打開了。一大堆火熊熊地在燃燒。他另外再添上了木材。

燒焦的衣服和燒着的皮的臭味非常難聞。他花費了四十五分鐘才把一切的東西毀滅了。做完了之後他覺得頭暈而且生病了，於是在開着孔的銅鉢中點燃了阿爾賈列安的香錠之後，用冰冷的浸着麝香的醋洗他的手和額。

他突然嚇了一跳。他的眼睛奇異地輝耀起來，而神經質地咬着下脣。在兩個窗子的中間有一個大「弗羅連」式的箱櫃子放着，那是用黑檀做出來的，而且鑲着象牙和藍色的瑠璃。他守着它，儼然它是一件能夠迷惑人和恐嚇人的東西一樣，儼然它是藏着一些他所渴望而又厭惡的什麼東西似的。他的呼吸急促了起來。一種瘋狂的希望侵襲着他。他點燃了一枝捲煙，但馬上又拋棄了。他的眼臉俯下，直至他那長垂的睫毛幾乎觸到頰上了。但他還是守望着那個箱櫃子。後來他終於從他躺着的沙發上站起來，走到它的前面去，於是，將鎖開了，按着了一些祕密的發條。一個三角形的抽屜慢慢地移出來了。他的手指本能地伸向這個抽屜去，溜了進去，便觸着了一件東西。那是一個小小的黑色和金紛的油漆的精製的中國匣子，四邊刻着屈曲的波紋，絲帶子懸着圓形的水晶珠子而夾在絞摺的金屬線中。他把匣子打開了。裏面是一個綠色的搵粉，閃着蜡光，那氣味是沉重和執拗得奇怪。

他踟躕了一會兒，臉上奇妙地現出一種不動的微笑。後來他抖顫着，雖然室內的空氣是熱

得可怕，他竟把身子縮了起來，望一望時鐘。再廿分鐘就十二點了。他把匣子再放進去，把箱櫃的門關了，而後走入他的寢室。

報告夜半的銅鐘在灰暗的空氣響起來的時候，朵連·格萊便穿起平常的服裝，把圍巾捲在頸上，偷偷地溜出屋外去了。在蒙德街上他看到一輛好馬拉的兩輪馬車。他喚了它，細聲地對馬夫說了一個地址。

那個人搖一搖頭。『那太遠了我做不到。』他曖昧地說。

『給你一個「索瓦林」(76)罷，』朵連說。『假使你趕得快，便再給你一個。』

『那好，先生。』那個人答應了，『在一點鐘以內你可以到那個地方。』於是在他的主顧坐進去了以後，他便拉轉他的馬，向河的方面很快地趕去了。

一六

一陣冷雨落下來了，那朦朧的街燈在降着霧裏顯得像幽靈一般。公共場所正在關門，模糊的男人和女人們在它們的門口三三五五地麩集着。從幾個酒吧間裏面流出可怕的笑聲來；在別的幾個酒吧間裏面則有醉漢在吵鬧和叫喊。

朵連·格萊仰身靠在馬車裏，帽子拉到額前來，用他那茫然不關心的眼睛望着大都市的卑劣和恥辱，而時時要反覆地獨自念着亨利勳爵和他最初會面那天所說的一句話：「藉官能來醫治靈魂，藉靈魂來醫治官能。」對了，這是一個祕訣，他從前常常試驗過，現在又要去試驗。那裏有鴉片窩可以使人買得「忘却」，有可怕的魔窟可以使人用新的罪惡的狂態來破毀舊罪惡的記憶。

月輪好像一個黃色的頭蓋骨低低地懸在空中。大塊的可憎的雲時時伸展着長長的手臂遮着了它。瓦斯燈漸漸稀少，馬路也漸漸狹窄而且陰慘起來。有一次那馬夫迷了路，不得不回轉來多趕半哩路了。水蒸氣從馬身上昇起來，當它踢着水花前進的時候，馬車兩旁的窗子是堆積着灰絨色的濃霧。

「藉官能來醫治靈魂，藉靈魂來醫治官能！」這句話是怎樣地在他的耳朵裏響着的哦！的確，他的靈魂是病得要死了。官能真的能夠治療它嗎？純潔的血液已經被污壞了。有什麼東西能夠賠償這個損失呢？啊！這個損失是沒有什麼能夠賠償得來的；然而寬恕雖不可能，忘却還是可能的，他就決心要忘却，要把那東西踏平，要搗碎它像搗碎咬人的毒蛇一樣。實在的，巴西爾·荷華德有什麼權利可以對他說了那些話？什麼人使他做別人的裁判官？他說了可怕的，可驚的，不

可忍耐的話。

他覺得馬車一步一步地跑越慢了起來。他揭上了窗瓣子，叫馬夫趕快一點。吸鴉片的劇烈的渴望開始在咬他了。他的喉嚨燃燒起來，他那纖細優美的兩手神經質地在一塊絞着。他用他的手杖瘋狂地擊了馬。馬夫笑起來，也跟着用鞭子打了。他跟着馬夫也笑，但馬夫沉默了。

路好像是走不完，街道就好像是一隻橫行的蜘蛛的黑網，這種單調已經變得不可忍耐，霧更濃了的時候，他便感到恐怖了。

後來他們從一所寂寞的造磚工場旁邊經過。霧在這兒稍為稀薄一點，他能夠看到那奇異的瓶子形的窰在吐出橙黃色的扇形的火舌。當他們走過的時候，一隻狗吠了起來，而在遠遠的黑暗裏是徬徨的海鷗在悲鳴。馬在車轍裏跌了一交，顛在一邊，又奮然躍着飛也似地跑去了。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離開泥路，又在粗糙的鋪石路上滴滴得得地跑着了。大部分的窗子都黑漆漆，但時時還能夠看到一些奇怪的影子，形成半邊的黑像在那燈光照着的盲窗上映着。他好奇地望着它們。它們像畸形的傀儡移動着，好像活物一樣地做成種種的形像。他憎惡它們。一種模糊的憤怒在他的心中作怪。當他們轉了一個灣過角的時候，一個女人從一個開着的門對他們喊了些什麼，於是兩個男子跟着馬車追趕了大約一百碼遠的樣子。馬夫用馬鞭打了他們。

據說憤怒要使人是一個圓圈裏盤旋着思想的。現在朵連·格萊咬着的嘴唇，的確在憎惡地反來覆去念着那句說及官能和靈魂的深刻的話，直至他在這句話的裏面發見了自己的心情的充分的表現，直至他由理智的贊成，承受了即使不這樣的承受還是要支配他的性氣的激情自由去發揮。他腦筋中的每個細胞在爬着這一個思想；那在人的一切的慾望中最可怕的生的劇烈的慾望，在刺激着顫動的每個神經及細胞而使它們加強起來。因為那使事物現實化的他曾經厭惡過的醜，現在却以同樣的理由使他覺得可親近了。醜是唯一的現實。粗暴的爭吵，可憎的魔窟，不規則的生活的粗暴，盜賊和流氓的卑賤，在它們印象的深刻的現實性這點，是比藝術的一切優美的形式，比歌曲的夢幻底陰影還要活潑跳動些。它們是他所需要的，要用它們來忘却過去。在三天之內他可以自由了吧。

馬夫突然在一條黑暗的小巷上勒住了馬。低低的屋頂和起起伏伏的煙囪上，突出着許多黑色的船桅。白霧的旋渦好像幽靈的帆似地纏繞在船桅上。

『大概是在這些地方罷，先生？』他從窗瓣子嘎聲地問。

朵連驚愕了一下，望四邊看一看。『這裏可以了』他答，急急地走出馬車來，給了馬夫與他約過的加賞的錢之後，便急急地向埠頭的方向走了過去。在這里那里看到了一些燈光在大商

船的尾巴上閃着。火光在水裏搖擺破裂。一道紅光從一隻正在堆積石炭的航行海外的汽船上射出來。潮濕的鋪石路像是一條水濕的橡皮雨衣。

他趕着向左方走去，時時回頭看看有沒有人跟他。大概過七八分鐘之後，他便走到一個破陋的小屋前，那是被擠在兩個荒廢的工廠之間的。在上面的一個窗上，有一盞燈放着。他停了脚，敲了特殊的叩門聲。

過了一會兒他聽到裏面通路上的脚音，又聽着開鎖的聲音。門扇慢慢地開起來，於是他便走進去，對那矮小不像樣的，當他走過的時候便縮進陰影裏去了的人一句話也不說。在應接廳的上面是掛着一幅破舊的綠色帷幕，被那從街上跟着他進來的小旋風吹得搖搖不定。他把它拉過一邊，走入一間長而低窄的房子，那好像是在從前做過第三流的跳舞廳的一樣。許多閃爍的露出瓦斯燈繞着牆壁排列着，在那蒼蠅屎污染着的鏡中反映得又朦朧又歪曲。油垢的馬口鐵製的照板在背後圍着，映出了很多在抖顫着的光的圓盤。地板上鋪滿着黃褐色的鋸屑，被踏成泥土地在處處堆着，又被潑出來的酒的黑環污染着。有些馬求人蹲在一個小炭爐邊玩着骨籌，說話時露出他們那雪白的牙齒。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個水手把一個頭埋在兩手的中間，俯伏在一隻桌子上面，在那遮斷房子的整半邊而可厭地油光着的酒吧臺櫃的傍邊，站着兩個憔悴的

女人，在嘲笑一個用非常懊惱的表情拿着刷子刷外套的兩袖的老人。『他以爲紅螞蟻在他的身上哩。』當朵連從她們的身邊走過的時候，她們裏頭的一個笑了起來。那個老人恐怖地望着她，便開始呻吟起來了。

在這房子的盡頭處有一個通達一間暗室的小扶梯。當朵連·格萊急急跑上它那三級不牢的梯段時，鴉片的沉重的香氣便向他衝過來。他吸了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小鼻子快樂地抖顫起來。他走了進去，一個頭髮光滑而黃的青年男子，曲着身子躺在一盞燈前，正在點燃一枝瘦長的煙管，抬起眼睛望他，呈着遲疑的樣子對他點頭。

『你在這個地方嗎，阿德里安？』朵連低聲地說。

『我好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漠然不關心地答。『現在沒有一個朋友要和我說話了。』

『我以爲你已經離開英國了。』

『達爾林頓是一點也不管的。後來我的哥哥替我還了賬。連喬治也不和我說話了……我也不在乎。』他嘆了一口氣加上說：『在一個人有這個傢伙的中間，是不需要什麼朋友的。我想我已經有很多的朋友了。』

朵連悚然起來，環視着那做出奇形怪狀地躺在破爛的草蓆上的許許多多醜陋的人們。那

蜷曲的四肢，那張開着的口，那凝視着而無光的眼睛，很惹起了他的注意。他曉得他們是在怎樣奇異的天堂裏煩惱着的，也曉得怎樣麻木的地獄在教他們一些新快樂的祕密的。他們比自己要快樂很多地在過日子。他是被思想幽囚了。記憶好像一個可怕的疾病似地在腐蝕他的靈魂。時時他覺得看到巴西爾·荷華德的眼睛在望他。然而他覺得他是不能在這裏的。阿德里安·新格里頓在眼前攪擾了他，他要到一個沒有人曉得他是誰的地方去。他要避開了自己。

『我想到別的地方去，』停了一會之後，他說。

『到碼頭上去嗎？』

『對了。』

『那個熱狂的貓一定在那兒的。他們現在不讓她到這裏來了。』

朶連聳着他的肩。『我對那愛慕男子的女人已經厭倦了。憎惡男子的女人要有趣得多哩。並且，那邊的料子也好些。』

『大概差不多罷。』

『我喜歡那邊的。來喝一些東西罷。我要喝些酒。』

『我不想喝什麼，』那個青年細聲地說。

「不要客氣。」

阿德里安·新格里頓懶洋洋地爬了起來，跟着朵連到酒吧間去。一個頭包破舊的頭布，身穿襤褸的外套的混血兒把一瓶白蘭地和兩個杯子推到他們的面前來，露着牙齒說了一些奇妙的歡迎辭。

兩個女人依依地走過來，開始咕嚕起來了。朵連轉身背着她們，用低低的聲音對阿德里安·新格里頓說了一些什麼話。

一種邪惡的笑，好像馬來人的皺紋般地在一個女人的臉上現出來。「我們今晚很榮幸，」她冷笑着。

「看上帝的面上，請不要和我說罷，」朵連用腳蹬着地喊起來。「你要什麼錢嗎？在這裏。再不要對我說話。」

兩點紅色的火花在那女人的眼睛裏瞬息地閃耀起來，但馬上就消滅，再讓那眼睛恢復了遲鈍和朦朧的樣子。她搖着頭，用貪慾的手指從賬櫃上把錢抓去了。她的伙伴很羨慕地守望着她。

「那是不中用的，」阿德里安嘆着氣。「我不想回去。那有什麼關係？我在這裏夠舒服了。」

「那麼如果你要什麼可以寫信給我罷，你不嗎？」停了一會，朵連這樣說了。

「或者。」

「那麼，再會。」

「再會。」那個青年答着，走上梯段，用一條手巾拭着他那乾枯的嘴。

朵連臉上現出悲痛的表情地走到門口去。當他把帷幕拉過一邊的時候，一個可怕的笑聲從那個拿了他的錢的女人的塗着胭脂的脣上滾了出來。「惡魔的交易去了！」她用一種粗糙的聲音，噲着說了。

「混蛋！」他答，「不要這樣喚我。」

她彈着指頭。「要人家喚你美麗王子吧，可不是？」她在他的背後喊着。

那個朦朧着的水手聽到她說這句話便跳了起來，熱狂地環視四邊。關應接廳的門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了。他儼然像要追趕那人似地衝了出去。

朵連·格萊在霏霏的細雨中急急地沿着碼頭走去。和阿德里安·新格里頓的邂逅奇妙地很感動了他；他懷疑那個青年的生命的破滅，或許像巴西爾·荷華德極口那樣地侮辱了他似地，也真的是他的罪惡嗎？他咬着他的嘴唇，眼睛在瞬息間現出悲哀的表情來。但是，到底，那和

他有什麼關係？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短的，來不及把別人的過失的重擔負在自己的肩上。各人營着各人自己的生活，而對那生活終要付出代價。可憐的只是對一個過失非付出幾回代價不可這一點實在的，一個人非付賬了又付賬不可。運命和人算起賬來是絕對不肯完賬的。

心理學家對我們說，有時候一個人對於罪惡的情慾，或是對於世間所稱為罪惡的情慾，是會支配着一個人的本性，使身上的每根纖維，使腦筋的每個細胞都本能地充滿着這可怕的衝動的。無論男人或女人，若在這樣的時候，便要失掉了他們的意志的自由。他們會像自動傀儡一樣地走向他們那可怕的目的去。他們失掉了選擇的能力，而良心要被殺死，或是即使活着，也只是爲着要給反抗與它的魔力，要給不服從與它的愛嬌而活着的。因爲一切的罪惡，真如神學家不倦地在提醒我們一樣，是不服從的罪惡。那崇高的精靈，那惡的晨星從天上墮下來的時候，也是做一個叛逆者墮下來的。

冷酷，集中於兇惡的上面，懷着一個被污了的心，和飢餓於反叛的精神，柔連·格萊一步緊似一步地趕着走過去，但當他突進轉入一個陰暗的拱道，那是他到魔窟去的一條捷徑的時候，他覺得突然背後有人捉了他，而在他來不及防禦的中間，他的喉嚨已經被一隻殘酷的手攔着，被衝到壁上去。

他拚命地掙扎着，由一個可怕的努力才把那緊捏着的手指拉開了。在一瞬間他聽到了手鎗的聲音，又看到了閃光的鎗口正對着他的頭指着，和一個短悍的男子的黑影在他的面前。

『你要什麼？』他喘喘地說。

『不要動，』那個男子說，『你一動，我便開鎗。』

『你瘋了。我對你做了什麼壞事？』

『你把細秘兒·文的一生破毀了，』這是回答，『細秘兒·文就是我的姐姐。她自殺了。那
我曉得。但她的死是爲着你的。我立誓要殺死你來替她報仇。我找了你好幾年。我沒有線索，沒有
踪跡。有兩個能夠知道你的人，都死了。我除開她常常在喚你的那個綽名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今
晚我偶然聽到這個名字了。禱告上帝吧，因爲你今晚是要死的呵。』

朵連·格萊因恐怖怯弱起來了。『我不認識她，』他訥訥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到她這個人。你發瘋了。』

『你還是告白出來的好，因爲正如我的名叫做堅姆斯·文一樣的確，你的確是要死的。』
這是一個可怕的瞬間。朵連不曉得要怎樣說或怎樣做好。『跪下去！』那男子咆哮了起來。『我
給你一分鐘祈禱上帝——不再多。我今晚要坐船到印度去，但我得先把我的事情幹完。一分鐘。』

再沒有說的了。」

朵連的兩手無力地垂下兩邊了。他因恐怖麻木起來，不曉得做什麼好。突然一個劇烈望從他的腦中掠過，『等一等』他喊起來。『你的姐姐死了幾年了？快，快告訴我！』

『十八年了，』那個男子說。『你問我幹嗎？幾年有什麼關係？』

『十八年，』朵連笑起來，他的聲音帶着一種勝利的調子。『十八年！把我放在燈下看我的臉吧！』

詹姆斯·文遲疑了一會兒，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過後他攔着朵連·格萊，把他從拱道拉了出來。

被風吹着的燈光雖然是模糊和搖擺不定，但已經足以證明他陷入的可怕的錯誤了，（然像是錯誤）因為他找着要殺死的這個人的臉貌，是充滿着童年的鮮豔，呈着青春無垢潔的。他看來好像是個至多二十來歲的青年，即使實際上要大些，但比着在好幾年以前死的那時候的姐姐，也不覺得會大些。顯然地，這一個並不是那破毀了她的一生的那個人。

他放鬆了手蹣跚地倒退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叫起來：『我幾乎把你殺掉了！』朵連·格萊吸了一口長長的氣。『你差一點就犯着一個可怕的罪了哩，朋友。』他嚴

望着他說：『讓這回事做你的一個教訓罷，不要總想用你自己的手來替別人報仇。』

『對不住，先生，』堅姆斯·文低聲說：『我被騙了。在那該死的魔窟裏偶然聽到的一句話，使我追錯了人了。』

『你還是回家去的好，把那根手鎗放開了吧，不然你總會討麻煩的。』朵連說着，翻身慢慢地走下那條街去了。

堅姆斯·文站在鋪道上被恐怖支配着。他全身戰慄起來。過了一會兒，一個黑影子沿着雨水在滴落的牆壁閃躲過來，走出燈光下，躡腳挨近了他的身邊。他覺得一雙手放在他的臂膀上，驚愕地回頭一看，原來是在酒吧間裏面喝酒的一個婦人。

『爲什麼你不把他殺死？』她叱責地說，把一副憔悴的臉孔接近他的臉孔。『當你從達里酒場衝出的時候，我便曉得你是追着他來的了。你這個蠢貨！你應該把他殺死。他有很多的錢，而且是一個頂壞的混蛋。』

『他不是我所要的人，』他答，『我並不要人家的錢。我是要一個人的生命。我所要的人現在應該是將近四十歲了。但這個人却差不多是一個小孩子。幸而我沒有把他殺死呵。』

那個女人苦笑起來。『差不多是一個小孩子！』她冷笑了。『喂，聽罷，自從美麗王子使我這

樣墮落了到現在，差不多十八年了哩。」

「你撒謊！」堅姆斯·文喊了起來。

她將她的手舉着向天。「在上帝的面前，我說的是實在話。」她喊了。

「在上帝的面前？」

「我說的話若是假的，任你打得我不能出聲罷。來這裏的人他算是一個頂壞的傢伙。人家說他爲着一副漂亮的臉孔把自己的身子賣給惡魔了哩。從我碰見了他到現在，是將近十八年了。從那以後他的樣子沒有變多少。但我却變了。」她使着病底秋波，附加着說了。

「你發誓嗎？」

「我發誓，」從她的扁平的嘴裏啞啞的回聲流露了出來。「但不要把我丟開給了他呵，」她哭聲地說；「我怕他。給我一些住夜的錢罷。」

他咒詛了一句，離開那女人，向街道的轉角衝過去，但柔連·格萊已經不見了。他回轉來，那個女人也不在了。

一星期之後朵連·格萊坐在塞爾比皇家的溫室裏和漂亮的蒙莫斯的公爵夫人談話，她和她那老馬似的六十歲的丈夫，雜在朵連的賓客裏頭。正是喫茶的時候，那放在桌上的罩着絲帶子的大燈的溫柔的光輝，照耀在公爵夫人做首席的茶會的精巧的磁器和彫琢的銀器上。她那雪白的手在茶杯的中間優雅地移動着，她的朱脣因朵連對她耳語了一些什麼話而現出笑容。亨利勳爵躺在披着緞布的柳條製的椅子上望着他們。在一隻桃色的長椅上是坐着拿破羅夫人，她裝着在聽公爵說明他最近加上採集品中的勃拉幾爾甲蟲的樣子。三個穿着精緻的喫煙服的青年在遞茶點給一些女人。這個集會一共有十二個賓客，而預期着翌日有更多的客來。

「你們兩個人在說些什麼？」亨利勳爵說，走到桌前去把杯子放下，「我希望朵連對你說過了我要把一切的東西重新命名的這個計畫哩，格萊蒂絲這是一個有趣的念頭。」

「但我不要給人家換名字，哈利。」公爵夫人答，抬着她那美妙的眼睛瞧他，「我很滿足我自己的名字，而且我想格萊先生也一定滿足他的罷。」

「親愛的格萊蒂絲，我並不想換過你們的名字。它們都十分完美。我主要的是想換花名。昨天我摘了一朵蘭花插我的鈕釦孔，那是一個可驚嘆的帶着斑點的，好像「七個死罪」那樣的動人。我無意間問了園丁那是叫做什麼名。他對我說那是叫做「羅敏索尼阿拿」或是這一類

怪難聽的名，的一種優美的標本。那是一個不幸的實在，但我們已經失掉了給事物取可愛的名才能了。名稱是一切。我絕不和行爲吵鬧。我唯一的吵鬧是和言語。這就是我憎惡文學上那種粗野的寫實主義的理由。一個人只能夠呼鋤頭爲鋤頭，那他當然只配去使用鋤頭。那是適合於他的唯一的工作。」

「那麼我們應該稱呼你做什麼呢，哈利？」她問。

「他的名字是『逆論王子，』」萊連說。

「真是名副其實了，」公爵夫人喊了起來。

「我不願聽這個名，」亨利勳爵笑着，坐下椅中。「從一條貼紙上那是逃不脫的！我拒絕這個尊稱。」

「王族是不應該棄權的罷，」一個警告從美麗的脣上流了出來。

「那麼，你要我擁護我的王位嗎？」

「對了。」

「我在說明天的真理呵。」

「我寧可要今天的錯誤，」她答。

「你把我解除武裝了，格萊蒂絲，他感着了她那固執的氣質這樣說了。

「奪了你的盾罷了，哈利，不奪你的矛。」

「我向來是矛不刺「美」的。」他說，揮了一下手。

「那是你的錯誤哩，哈利，相信我罷，你把美估價得太貴重了。」

「你爲什麼會這樣說？我承認我是以爲「美」比「善」好些的。但一方面認識「善」比「醜」好些這一點，我也不肯讓人之後哩。」

「那麼，「醜」也是七個死罪中之一了？」公爵夫人喊起來。「這樣，你對於那蘭花的比喻又將怎樣解釋？」

「「醜」是七個死德中之一呵，格萊蒂絲，你是一位善良的保王黨，應當不會看輕它們罷。啤酒，聖經，和這七個死德把英國弄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那麼，你不喜歡你的祖國了？」她問。

「我住在這個國土裏哩。」

「那是爲着更好非難它的罷。」

「你要我採取歐洲對它的批評嗎？」他問。

「他們怎樣批評我們呢？」

「他們說達丟斐（77）移居到英國來開舖子了。」

「這是你的批評嗎，哈利？」

「我把它送給了你。」

「我不能採用它。那太真實了。」

「你不必害怕。我們的同胞是絕對不懂人相學的。」

「他們是實際的。」

「與其說實際倒不若說狡猾。他們在結總清賬的時候，總要用財富來填補愚鈍，用偽善來填補惡德。」

「然而，我們還是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業哩。」

「是許多的大事業無理地強壓在我們身上的呵，格萊蒂絲。」

「但我們把這些重擔擔負了哩。」

「至多像股票交易所那樣罷了。」

她搖着頭，「我相信這個民族，」她喊起來。

「那是代表着爭先者生存的民族。」

「它有進化哩。」

「衰落倒有趣些。」

「藝術如何？」她問。

「那是一種疾病。」

「戀愛呢？」

「一個幻影。」

「宗教呢？」

「是當代對於信仰的代用物。」

「你是個懷疑家。」

「絕不！懷疑是信仰的開始。」

「你是什麼？」

「下定義是制限呵。」

「給我一個線索。」

「線索會斷。你要在迷宮裏迷失道路的。」

「你使我迷惑了。讓我們說別的話吧。」

「我們的主人是一個愉快的話題。他在幾年前被稱爲美麗王子了。」

「啊！不要使我憶起那回事吧。」朵連·格萊喊叫起來。

「我們的主人今晚有點不安的樣子，」公爵夫人紅着臉說：「我相信他一定以爲蒙莫斯是當我做近代蝴蝶最好的標本，而根據着純粹的科學原理和我結了婚的。」

「好，我想他該不會用針把你的身子釘住的罷，公爵夫人。」朵連笑了起來。

「哦！我的侍女早已這樣做過了哩，格萊先生，在她討厭我的時候。」

「她什麼事要討厭你呢，公爵夫人？」

「爲着頂瑣碎的事，格萊先生，真的哩。常常是因爲我在八點五十分的時候進來，而要叫她在八點半以前給我穿好衣服的緣故。」

「好不懂理的一個侍女！你應該警告她。」

「我不敢哩，格萊先生。因爲會替我發明新式的帽子。你記得我在喜爾斯登夫人的園遊會中戴過的那頂帽子嗎？你不記得，但感謝你裝着記得的樣子。聽呵，那是她用些隨便的材料做出

來的，所有好的帽子都是用隨便的材料做出來的哩。」

『像所有的好名聲一樣，格萊蒂絲，亨利勳爵插嘴說。『人們做出的每個效果，總要給與人們一個仇敵。要我爲一個出名的人，應得做一個庸人。』

『女子却不能這樣說，』公爵夫人搖頭說；『而且女子支配這個世界的確的，我們女子看不得庸人。好像誰說過了似地，我們女子用耳朵戀愛，正如你們男子用眼睛戀愛一樣，如果你們曾經戀愛過。』

『在我看來，我們除開戀愛以外好像沒有做過別的事情。』朵連低聲地說。

『啊！那麼你是絕對沒有真正戀愛過的了，格萊先生。』公爵夫人做出譏刺的悲哀的表情答。

『親愛的格萊蒂絲！』亨利勳爵喊了起來。『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浪漫史是由反覆排演而生長的，而反覆排演可使肉慾變成藝術。並且，無論哪一次的戀愛，都是初戀。對象的不同不會使熱情的單純變換。那只是使熱情加強罷了。我們在一生之中最多只能夠有一個偉大的經驗，而人生的祕訣就是在乎盡可能地覆習這個經驗。』

『即使被它傷害了也應該這樣嗎，哈利？』停了一會兒公爵夫人問。

「猶其是被它傷害了更當這樣。」亨利勳爵答。

公爵夫人回頭望着朵連·格萊，眼睛裏現出奇妙的表情來。「你的意見如何，格萊先生？」

她問。

朵連遲疑了一會，然後仰頭笑起來。「我始終是和哈利同意見的，公爵夫人。」

「他錯誤的時候也是這樣嗎？」

「哈利絕對不會錯誤的，公爵夫人。」

「那麼他的哲學使你幸福了嗎？」

「我從沒有找過幸福。誰要幸福呢？我只找過了快樂。」

「得到了沒有，格萊先生。」

「常常，太常常了。」

公爵夫人嘆息了。「我是在求和平的，」她說，「現在我若不去換衣服，今晚便得不到和平了。」

「讓我採些蘭花給你來罷，公爵夫人，」朵連喊着，站起來，走向溫室去了。

「你對他太過輕佻了，」亨利勳爵對他的堂妹說：「你還是小心一點好。他是很迷人的。」

呵，」

「若是他不這樣，便不會有戰爭了。」

「那麼是希臘人碰着希臘人了？」（78）

「我是站在特羅伊人的方面的。他們爲着一個女子戰爭。」

「可是他們打敗了呵。」

「但比着做俘虜更壞的事多着哩。」她答。

「你在縱着韁繩跑馬呵。」

「躍進而後有生命。」這是聰明的答覆。

「我今晚要把這個記入日記中。」

「記什麼？」

「記着說：被火燒傷了的小孩子愛火。」

「我連焦着都沒有哩。我的翅膀沒有被觸過。」

「你的翅膀除開飛翔以外，什麼都應用了。」

「勇氣已經由男人移到女人方面來了。這是我們的一個新經驗。」

「你有一個競爭者哩。」

「誰？」

他笑出來。「拿破羅夫人，」他細細聲地說：「她完全地崇拜着他。」

「你給我不安心哩。訴諸古禮在我們浪漫主義者是有害的。」

「浪漫主義者！你們有着一切科學底方法。」

「這是男子教育了我們的。」

「但是沒有說明你們。」

「當我們做一個性來說看，」這是她的挑戰。

「沒有祕密的 *Sphinxes* (6) ！」

她望着他，笑着。「格萊先生好遲呀！」她說。「我們去幫他的忙罷。我還沒有告訴他我的外套的顏色。」

「啊！你應該把你的外套去配合他的花，格萊蒂絲。」

「那可是投降得太快了。」

「浪漫派的藝術是從頂點開始的哩。」

「我應該準備着退却的機會。」

「好像巴斯亞人的樣子。」

「他們在沙漠裏求他們的安全。但我不能。」

「女人是常常不許有選擇權的。」他答，但他這句話還未說完的時候，便聽到溫室的那邊傳來一個窒息的呻吟聲，跟着是一種跌倒的沉重的聲響。大家都嚇了一跳。公爵夫人在恐怖裏不動地站着。亨利勳爵眼睛現出恐怖的表情來，穿過在習習搖擺的棕葉衝過去，發見了朵連·格萊臉孔朝下地倒在瓦地上，好像死了一樣地暈着。

他馬上被抬入藍色的會客廳裏，被放在一張沙發上了。過了一會兒，他醒過來，用暈眩的表情向四邊望。

「怎麼了？」他問。「哦！我記出來了。我在這裏安全嗎，哈利？」他開始戰慄起來。

「親愛的朵連，亨利勳爵答：『你不過是暈過罷了。沒有什麼。你一定是太過疲乏了。你不要下來晚餐好了。我可以代你招呼客人。』」

「不，我寧可下來。」他說，掙扎着站起來。「我寧可下來。我不能夠一個人在這兒。」他到他的房裏去換了衣服。他在席上的時候，態度顯得非常粗暴豪爽，但時時一種恐怖的

戰慄要從他的身上掠過，當他記起他看過了的那好像一條白手巾被壓在溫室的窗上似的堅姆斯·文的臉孔在凝視他的時候。

十八

翌日他不離開家屋，而實際上，他把大部分的時間在自己的房中花費了，一種死去的劇烈的恐怖使他怯弱，可是一方面對於生命本身却又不關心。被獵着，被網着，被追踪着的意識開始支配了他。只要帷幕在風裏一搖動，他便要悚然起來。那被風吹落打着沉重的窗玻璃上的枯葉，在他看起來就好像是他徒勞的快心和激烈的悔恨一樣。他把眼睛一閉，便要再看到那水手的臉孔在那凝着霧氣的窗玻璃外窺探着，於是恐怖的手便再放在他的心上了似的。

然而，從夜裏喚出復仇來，把刑罰的可怕的形狀放在他的面前的，恐怕不過只是他的空想罷了。現實生活是混沌的，但空想裏却有着非常合乎論理的地方。使悔恨跟着罪惡跑的原是個空想呵。使每個犯罪懷着一肚子鬼胎的原是這個空想呵。在實在的普通社會中，惡人不受罰，好人也不受賞。成功是給與強者的，失敗是推給弱者的。這是一切。並且，如果有什麼生人在屋外逡巡着的話，他一定會被僕人或管房子的所看見。如果有什麼足跡在花壇上發見了，園丁一定

會來報告他哩。對了！這不過是幻想罷了。細瑛兒·文的兄弟事實上並沒有回來要殺他。他已經坐了船沉沒在些冬的海裏去了。總之，他已經不會傷害他了。爲什麼，因爲那個男子不曉得他是什麼人，也不會曉得他是什麼人。青春的假面把他救了。

然而，如果那只是純粹的一個幻影，那麼一想到良心這個東西會引出這樣可怕的幽靈，會給它們與眼看得見的形象，會使它們在一個人的面前活動這一點來，是怎樣的可怕呵！如果日日夜夜，他的罪惡的影子要從幽靜的角落裏來窺望他，要從秘密的地方來嘲笑他，要在讖會上在他的耳邊細語，要在他睡覺的時候用冰冷的手觸醒他的話，那他的生活又像個什麼樣子呢！這個思想一爬入他的腦裏，他便要恐怖得蒼白起來，而空氣也要覺得突然變冷些了。哦！在一個什麼瘋狂的瞬間他把他的朋友殺死了呵！單單記起那個情景便怎樣的可怕呵！他再看見一切了。每個可憎的瑣碎的情形比當時更加可怕地重現在他眼前了。從『時間』的黑洞裏，他的罪惡的影像可怕和血模糊地昇了起來。當亨利勳爵在六點鐘來訪的時候，他發見了他好像一個心快碎了的人似地在痛哭。

等到第三天他才冒險出去了。在冬天早晨那種爽朗的，發着松香的空氣裏，好像有些什麼東西把對於生的歡喜和熱愛給他帶回來了似的。然而惹起這種變化的原因不純粹是周圍的

物理底條件。他自己的本性對着那要防礙和傷害他的平靜的過度的苦悶已經反抗起來了。稟性銳敏和優美的人總是這樣的。他們那種強有力的熱情要挫折人家或是自己屈服。它們要殺人或是自己死去的。淺薄的悲哀和淺薄的愛長生下去。偉大的愛和悲哀由它們自身的充滿而破裂。並且，他已經確認自己是變成了被恐怖所打擊的空想的犧牲，而現在是用一些憐憫和不少的輕蔑之情來回顧他的恐怖了。

喫了早餐之後他和公爵夫人在園中散步了一點鐘的樣子，然後坐馬車橫過公園去參加遊獵會。凝結的霜好像鹽似地撒在草上。天好像一個倒懸的藍色的金屬杯子。一層薄冰的膜圍繞着蘆葦叢生的平湖。

在松林的角落他看到了公爵夫人的兄弟，喬斐列·克羅斯登爵士，在彈出鎗上的兩個空殼彈藥筒。他從馬車上跳下，叫馬夫把馬車駛回家去，便穿過乾枯的羊齒植物或粗雜的矮林，走向他的客人的方面去了。

「你玩得好嗎，喬斐列？」他問。

「不很好哩，朶連。我想大部分的鳥都飛到曠地去了。我敢說午飯後換了新地點成績一定要好些。」

朵連和他並排着走。那尖銳的馥郁的空氣，那在樹林中閃耀的褐色和紅色的光，那時時發出來的獵戶的粗糙的叫聲，跟着而起的尖脆的鎗聲，都使他迷醉，使他充滿着愉快的自由之感。他被幸福的閑逸，被歡喜的高度的淡漠所支配了。

突然從約離他們二十碼的前面的一叢枯草中，跳出一隻豎着尖而黑的耳朵，長長的後腳聳它向前的兔子來。它飛也似地跑向一叢赤楊林去。喬斐列爵士把鎗抵在肩前了，但在那小畜生的優美的動作中有些地方奇妙地很迷住了朵連·格萊，竟使他馬上喊了起來：『不要開鎗，喬斐列，讓它活罷。』

『好沒意思，朵連！』他的同伴笑出來，於是在那隻兔子要跳入林叢的時候他開火了。兩種叫聲同時發出來，一種是兔子苦痛的鳴聲，那很可怕；一種是男子苦悶的叫聲，那更爲可怕。

『天呵！我把一個獵戶打中了！』喬斐列爵士大聲喊起來。『這個東西怎麼這樣蠢，要跑到鎗前來！那邊不要開鎗了！』他盡力提高了他的聲音喊：『一個人打傷了！』

獵戶的頭領手裏拿着一枝棍杖跑過來了。

『在什麼地方，先生。他在什麼地方？』他喊起來。同時全線的鎗聲都停止了。

『在這兒，』喬斐列爵士憤憤地答着，急急趕向那個林叢去。『爲什麼不把你的人管束到

後面去把我今天遊獵的興致掃盡了！

朶連守望着他們分開那柔軟的在搖擺的樹枝走入赤楊的叢中去了。過了幾瞬間他們便出現了來，後面拖着一個死骸走入日光中了。他恐怖地把臉朝開。他覺得不幸總跟着他走的。他聽見喬斐列爵士在問那個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和獵戶的頭領肯定的答覆。他覺得樹林突然形成種種的臉孔活起來了的樣子。周圍有無限的脚步聲和低低的細語着的聲音。一匹紅色胸的大雉雞從頭上的樹枝中間擊着翅膀飛了過來。

在他那紛亂的狀態中覺得像是無窮的苦痛的時間似的幾秒鐘之後，他感着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了。他嚇了一跳，回頭看看。

『朶連，亨利勳爵說，『今天的狩獵叫他們停止了。好罷。再繼續下去恐怕不會有趣了。』
『我希望能夠永遠停止不幹就好了，哈利。』他苦痛地答。『一切都顯得可憎而且殘酷。那個人……？』

他不能夠說完這句話。

『恐怕是吧，』亨利勳爵答：『他恰好射中了胸膛。他一定是即時就死了的。來，讓我們回家去罷。』

他們並排着，不做聲地，向列樹路的方向，約走了五十碼之遠。後來朵連望着亨利勳爵，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這是一個凶兆，哈利，一個很不好的兆頭。』

『什麼？』亨利勳爵問。『哦！大概是說這個事變罷。好朋友，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那個男子自己的過失。爲什麼他要在鎗前並且這和我們是毫無關係的。當然這對於喬斐列有點不好。責罵獵戶也不對。那會使人家以爲他是在亂打的。可是喬斐列並不亂打；他打得很直。然而，討論這事件有什麼用呢。』

朵連搖着頭。『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哈利。我總覺得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在我們中間什麼人的身上發生呵。大概是在我自己罷。』他附加着說，顯出一種苦痛的樣子，用手在眼睛上面撫着。

年長的男子笑起來了。『世上唯一最可怕的事情是倦怠呵，朵連。那是不能夠寬恕的一個罪惡。然而我們不像會受着它的苦的樣子，除非這般人在晚餐時要談論這事件。我一定對他們說這件事是禁止談論的。至於說兆頭，世上是沒有兆頭這東西的。運命不會給我們送傳令來。她是太過聰明或太過殘酷，不會這麼對我們好的哩。並且，世間有什麼事情會使你不好過的嗎，朵連？一個人能夠要求的東西你都有着。沒有一個人不願意和你調換地位的。』

「但沒有一個人的地位我不願意和他交換的呵，哈利。不要那樣地發笑。我是在對你說老實話的。剛剛死了的那個農民的生活比我還要好些。我對於死並沒有恐怖。是死的臨近使我恐怖的。它那巨大的翅膀好像在我周圍的沉重的空氣中翱翔着一樣。天呵！你不看見一個人在那樹林的背後動着，在監視我，在等我嗎？」

亨利勳爵向那在抖顫着的穿着手套的手指着的方向望了過去。「對了，」他笑着說：「我看見園丁在等你。我想他是想問你今晚要什麼花裝飾食桌的。你的神經是怎樣過敏得蠢哦，好朋友！我們回到城裏去的時候，你非來叫我的醫生診察一下不可。」

朶連看到園丁走近他來的時候，吐了一口安心的氣。那個男子捫着帽子，做出遲疑的樣子望了亨利勳爵一會兒，然後呈出一封信來遞給了他的主人。「公爵夫人吩咐我等回覆，」他細聲地說。

朶連把那封信放入口袋裏。「對公爵夫人說我就來了罷，」他冷淡地說。那個男子轉身急急地向家屋的方面走去了。

「女人是好喜歡幹些危險的事物的呵！」亨利勳爵笑出來了。「這是她們的性質中我最讚賞的一個性質。一個女人在別人旁觀着的中間，無論和誰都要賣弄風情的。」

「你是好喜歡說些危險的事物的呵，哈利！就目前的例子來說，你是完全錯誤了。我很喜歡公爵夫人，但我並不愛她。」

「可是公爵夫人很愛你，但她並不怎樣喜歡你，所以你們是一對絕好的配合。」

「你在毀謗，哈利，但這兒絕對沒有什麼毀謗的根據哩。」

「每個毀謗的根據是一個不道德的確實性。」亨利勳爵說着，點燃了一枝香煙。

「爲着一句警語，哈利，你是不惜犧牲任何人的哩。」

「人們是自己心願走到祭壇去的。」這是答覆。

「我希望我能夠愛就好了。」朵連·格萊用一種帶着深刻的悲愁的調子的聲音喊了起來。「但我好像已經失掉了這種熱情，忘記了這種慾望似的。我太過把全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了。我自己的個性已經變成了我的一個重負。我要逃避，要走開，要忘掉。總之我來這裏真蠢。我想我應該打個電報給哈威，叫他預備一隻快艇。一個人在快艇上是安全的。」

「對着什麼安全，朵連？你一定有什麼麻煩的事。爲什麼不對我說？你曉得我會幫忙你的。」
「我不能對你說，哈利。」他憂鬱地答：「而且可以說的不過是我的一種幻想罷了。這個不幸的事變使我心神顛倒了。我有一個可怕的預感，覺得像這樣的事會在我的身上發生的。」

「好沒意義！」

「我希望這是無意義，但我總這樣感覺着。啊！公爵夫人來了，她像是穿着裁縫做的寬袍的亞德蜜絲。(80)你看，我們回來了哩，公爵夫人。」

「那件事情我全都聽到了，格萊先生。」她答：「可憐的喬斐列非常地不安。聽說你還叫過他不要射殺那隻兔子哩。好奇怪！」

「對了，真奇怪。我不曉得是什麼使我這樣說。怕是偶然的一些妄念罷，我想。那在小動物中顯得是最可愛的樣子。但他們對你說了那個男子的事我真覺抱歉。那是一樁可厭的話題。」

「是一個無聊的話題，」亨利勳爵插嘴說：「那沒有一點心理底價值。如果喬斐列是有意幹了這件事，那他是怎樣地有趣呵！我真想知道什麼人真的殺過人。」

「你是怎樣可怕的一個人，哈利！」公爵夫人喊了起來。「可不是嗎，格萊先生？哈利，格萊先生又壞了。他又要暈了。」

柔連努力振作了起來，笑着。「沒有什麼，公爵夫人。」他低聲地說：「我的神經非常地錯亂，就是這樣罷了。我恐怕是今早跑路跑得太多了。我沒有聽到哈利說了些什麼話。那是很壞的話嗎？改時你一定要對我說。我想應該去騎一騎才好。你原諒我罷？」

他們走到由溫室通至露臺的大階段來了。在朵連進去了把門關起來之後，亨利勳爵回頭用他那朦朧的眼睛望着公爵夫人。「你很愛着他嗎？」他問。

她暫時不答應，只站在那兒眺望風景。「若是曉得就好了。」她終於說了。

他搖着頭。「知識是最要不得的。最使人迷醉的是不確實性。霧使一切的東西顯得奇妙可愛。」

「那會使人迷着路哩。」

「一切的路在同一的點上終止哩。格萊蒂絲。」

「那是什麼？」

「幻滅。」

「我的初舞臺就是這樣。」她嘆息。

「那是戴着冠冕上場的哩。」

「我現在是厭惡楊梅葉了。」(81)

「但它們很適合於你。」

「只是在公衆場上罷了。」

「沒有了它們你會覺得寂寞的哩。」亨利勳爵說。

「我和花瓣是不想分開的。」

「蒙莫斯有耳朵呵。」

「老年人的聽覺不靈。」

「他從沒有嫉妬過嗎？」

「如果他嫉妬就好了哩。」

他好像在搜尋什麼似地向四邊望了一下。

「你在找什麼呢？」她問。

「在找你的木劍的鈕釦子。」他答：「你把它掉落了呵。」

她笑出來了。「我還有面具哩。」

「那使你的眼睛越顯得可愛。」是他的答覆。

她又笑起來了。她的牙齒顯得像雪白的種子在深紅的果實裏一樣。

朵連·格萊在樓上自己的房中。身體上的每根在刺痛的神經裏充滿着恐怖地，躺在一張沙發上。生命突然變成一個太可怕的重擔，使他擔負不起。那個在林叢裏好像一匹野獸似地被

射殺了的不幸的獵戶的可怕之死，在他看起來就好像是在表示他自己也要這樣死去的一個預告。當他聽到亨利勳爵無意間說出冷嘲的笑話時，他幾乎暈倒了。

到五點鐘的時候他按響呼鈴喚他的僕人來，命令他收拾行李準備搭着急行夜車到倫敦去，又命令在八點半以前把四輪馬車準備好放在門口。他決心不再在皇家塞爾比睡一晚了。這是一個顯示了惡兆的地方。死神在白晝之間橫行。森林裏的草已經被血滴污染着了。

於是他寫了一張條子給亨利勳爵，對他說他要到倫敦給醫生診察去，而且請他在他不在了的時候替他招待賓客。當他把這字條正要放入信筒裏去的時候，一個叩門聲響了起來，他的隨身僕人走進報告他獵戶的頭領要見他。他鬚蹙起來，咬着嘴唇。『叫他進來罷，』踟躕了一下子之後，他才細聲地這樣說了。

那個人一進來，朵連馬上就從抽屜裏取出他的支票簿子，打開起來放在他的面前。

『你大概是爲着今早那樁不幸的事來的罷，送頓？』他說着，拿起一枝鋼筆來。

『是，先生。』遊獵的主管答。

『那個可憐的傢伙結了婚嗎？有什麼家族在依賴他過活的嗎？』朵連現着厭倦的樣子問。

『若是這樣，我不願意讓他們窮困受苦，想把你認爲必要的錢的數目賞給他們。』

「我們不曉得他是什麼人，先生。這是我冒昧來見你的理由。」

「不曉得他是什麼人？」柔連不關心地說：「這是什麼意思？他不是你管下的人嗎？」

「不，先生。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好像是一個水手的樣子，先生。」

鋼筆從柔連的手中落下，他覺得他的心臟突然停止了鼓動似的。「一個水手？」他喊了起來。「你說像個水手嗎？」

「是，先生。他的樣子好像是水手這一類的人；兩隻臂膀上都刺着青的。」

「在他身上找出一些什麼東西來沒有？」柔連說，身子伸着向前，用驚奇的眼睛望着那個男子。「一些可以證明他的名字的東西？」

「有一些錢，先生——不多，和一枝六響的手鎗。沒有什麼名字這一類的東西。一個臉貌端正的男子，但很粗暴的樣子。大概是水手這一類的人，我們想。」

柔連站了起來。一個可怕的希望從他身上掠過。他瘋狂地攔着了這個希望。「死骸放在那裏？」他喊起來。「快點！我得馬上去看它。」

「放在家田的一間空馬房裏，先生。大家不願意把這樣的東西放在屋裏的。他們說一個死骸會帶着不幸來。」

「家田！你馬上到那兒去等我。叫一個馬夫把我的馬拉來。不必，我要自己到那馬房去。這樣可以快一點。」

不到十五分鐘以後，朵連·格萊便騎馬盡着他的力量在長長的列樹路上跑了。樹木好像幽靈的行列似地從他的身邊飛過，許多荒野的陰影在他的面前跳躍一樣。有一次那匹雌馬在一個白門的柱前跌着，幾乎把他拋落了。他用馬鞭抽着它的頸項。它像箭般地劈開黃昏的空氣闖過去。小石子從它的蹄邊跳起來。

最後他跑到家田的地方了。兩個男子在田園中閑蕩着。他從鞍上跳下來，把韁繩拋給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在最後的那間馬房裏有一盞燈光在閃耀。不曉得什麼理由他總覺得死骸是放在那兒的，於是他急急跑到那門前。把他的手放在門鑰上。

他在那兒停頓了一會兒，覺得他是處在要發見那成就或是傷害他的生命的一個危機上。後來他把門推開，走了進去。

在遠遠的角落裏的一堆布袋上，放着一個身穿一件粗襯衣和一條藍色褲子的男的屍體。一條骯髒的手巾蒙着他的臉孔。一枝粗蠟燭粘在一個瓶上，在它的旁邊濺着火花。

朵連·格萊戰慄起來。他覺得自己的手不能夠把那條手巾拿開，於是喚一個農奴過來。

「把那條手巾拿開，我要看一看。」他說着，靠在門柱邊支撐他的身子。

那個農奴照他的吩咐做了的時候，他走近前去。一種歡喜的叫聲從他的嘴上爆發出來了。這個在林叢中被射殺了的男子正是堅姆斯·文。

他站在那兒幾分鐘望着那死屍。在他騎着馬回家的時候，他的眼睛充滿着眼淚，因為他曉得他是沒有危險了。

一九

「對我說你要好起來是沒有用的，亨利勳爵喊着，把他那雪白的手指浸入一個滿盛着薔薇水的紅銅杯中。『你是十分地完美。請你不要改變罷。』

柔連·格萊搖着頭。『不，哈利，我一生做可怕的事做得太多了。我不想再做下去。我昨天開始做好事了。』

「你昨天在哪裏？」

「在鄉下，哈利。我獨自一個人住在一家小小的旅館裏呵。」

「好孩子，亨利勳爵笑着說：『無論什麼人在鄉下總會好起來的。在那兒沒有什麼誘惑。』

住在城外的人所以完全不開化就在乎這一點。文化絕對不是一件容易得到的東西。一個人要達到它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由教育，另一條是由墮落。鄉下人兩者都沒有得到的機會，所以他們總是停滯着。」

「教育和墮落，」朵連說：「兩方我都曉得一點。但現在要一塊兒提起它們。我總覺得可怕。因為我已經有一種新的理想，哈利。我要改變。我想我已經改變了。」

「你還沒有對我說你的善行是什麼哩。或者你說你做過了一個以上的善行嗎？」他的朋友問，一面把一小堆的紅色有子的楊莓倒入碟中，又從一個有孔的貝殼形的匙子灑些白糖在上面。

「我可以對你說，哈利。這是一樁不能對別人說的事情。我救着人了，這聽來是空洞的話，但你該曉得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她實在是十分的漂亮，而且怪像細秘兒·文。我想就是這一點她最初牽引了我的罷。你應該記得細秘兒，不嗎？想來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呵！不錯，赫蒂當然不是我們這一個階級的人。她只是一位鄉下姑娘。但我真的愛着她。我愛着她是的確的呵。在這個迷人的五月間，我常常一禮拜要下鄉去看她兩三次。昨天她和我在一個小果園裏相會了。蘋果花飄飄地飛落在她的頭髮上，她笑着了。我們本來約定了今早黎明時一道逃走的。但突然我決

心和她離別，讓她像當初我發見了她那樣花般地活着了。」

「我可以推想這個情緒的新鮮味，一定給了你一個真快樂的戰慄，朶連。」亨利勳爵遮住他說：「但我可以替你這一首牧歌結尾。你給了她好忠告，而使她的心碎了。這便是你的改善的開始。」

「哈利，你真可怕！你不應該說這樣可怕的話。赫蒂的心並沒有碎。不待說她哭了，但就是這樣罷了。但這樣她沒有什麼不名譽的地方。她能夠像拍蒂達一樣地在她那薄荷和金盞草的花園中活下去。」

「還要爲着一個不誠實的弗羅里惹爾（82）哭哩。」亨利勳爵笑着說，一面把身子仰後靠在椅背上。「親愛的朶連，你有許多最可笑的孩子氣。你以爲這個姑娘現在能夠真地滿足着與她同一個階級的任何人嗎？我想她將來總要和一個粗魯的車夫或是一個露着牙齒的農民結婚的。那麼，她碰過你，愛着了你的事實，將使她輕蔑她的丈夫，於是她便要不幸。從道德底觀點說起來，我不能夠說我是很尊重你這個大退讓的。就是當做一個開始說，那也可憐得很。並且，你怎麼曉得赫蒂在這一瞬間不是像奧斐里雅一樣地，在一個星光閃耀的池上浮着，而身邊繞着可愛的水蓮呢？」

「我不能夠忍受這種話，哈利！你嘲笑一切，而後又暗示最可嚴重的悲劇。我現在覺得不該對你說了。我不管你對我說些什麼。我曉得我所做的是不錯。可憐的赫蒂！我今早騎馬從田裏經過的時候，我看到了她那蒼白的臉孔在窗前，就好像一朵素馨花。這樁事我們不要再提起罷，又請你不要對我說，這幾年來我第一次做過的這個善行，我所曉得的這個最初的小犧牲的行爲，實在是一個罪惡的種子。我要做好一點。我將要變好一點起來。對我說一些你自己的事情罷。城裏怎麼樣？我好幾天沒有到過俱樂部了。」

「大家還是紛紛地在議論巴西爾·荷華德失蹤的事。」

「我老以爲他們這時候對這件事應該厭倦了哩。」朵連說，自己倒出一些葡萄酒來，微微掣盞着。

「好孩子，他們對這件事才只議論了六個星期呵，而英國的大衆實際上是不耐勞心得很，他們受不了每三個月有一個以上的話題。可是，最近他們却非常好運氣。他們有我自己的離婚事件，和阿蘭·克姆培爾的自殺事件。現在又得到了一個藝術家不可思議的失蹤事件。蘇格蘭藝院還在主張十一月九日搭着夜半的火車到巴黎去的一個身穿灰色外套的男子是可憐的巴西爾。而法國的警察署却聲明巴西爾絕對沒有到巴黎來的。我想在兩個星期以內，我們一定

會得到他在桑港被發見了的消息。這是一回奇妙的事，但一個人失蹤了，總要說在桑港出現了的那一定是一個快樂之城市，而且有着來世一切的誘惑物的。」

「你以為巴西爾發生了什麼事呢？」梁連問，舉起他的葡萄酒對着燈光，心裏在奇怪自己怎麼會這樣平靜地談論這件事情。

「我一點都沒有意見，如果巴西爾自己要躲起來，那和我沒有關係。如果他是死了，我便不願意去想他。死是使我恐怖的唯一的東西。我憎惡它。」

「爲什麼？」年事較輕的男子倦怠地說。

「因爲，」亨利勳爵說，將一個開着的香匣的鍍金的格子嘴從小鼻子的下面拿過來，「一個人在現在，除開死以外，無論碰着什麼事情都能夠活下去的。死和平凡是十九世紀的人所不能夠說明的唯一兩件事情。讓我們到音樂室去喝咖啡罷，梁連。你一定要給我彈削賓。和我的老婆一道逃走了的男子彈削賓彈得很好。可憐的維克多里亞！我很喜歡她。家裏沒有了她更覺得寂寞了。不待說結婚的生活是一種習慣，一種不好的習慣。但一個人就是失掉了最壞的習慣也會覺得可惜的，或許要覺得最可惜。因爲它們是一個人的人格上那麼重要的成分。」

梁連不說什麼，但從桌邊站了起來，走入隔壁的房裏去，坐下鋼琴的前面，將他的手指在那

白色和黑色的象牙鍵上橫走着。在咖啡端進來了之後，他停止弄琴，望着亨利勳爵，說：『哈利，你會想過巴西爾是被殺了的嗎？』

亨利勳爵打起呵欠來。『巴西爾是非常有名的，而老是帶着一個「瓦特巴里」製的錶。爲什麼他會被殺呢？他的聰明還夠不上有敵人。不待說他對於繪畫有一種驚人的天才。但一個人可以畫得像威拉斯格斯（83）那樣好，而同時又笨得很。巴西爾真的有點笨。他引起我的趣味只有過一次，就是在好幾年前，他對我說過他非常崇拜你，而且說你是他的藝術的有力的動機的時候。』

『我很喜歡巴西爾，』朵連的聲音帶着悲哀的調子說，『但沒有人說他是被殺的嗎？』

『哦，有些報紙這樣說過。那在我看起來是一點都沒有可能性的。我曉得巴黎有許多可怕的地方，但巴西爾不是到那些地方去的那一類的人。他沒有好奇心。這是他最重要的缺點。』

『哈利，假使我對你說我殺了巴西爾，你要怎麼說呢？』朵連說。他說過後專神地注視着亨利勳爵。

『我要說，好朋友。你是在裝着一種不配於你的性格的樣子。一切的罪惡是下流，正如一切的下流是罪惡一樣。而你，朵連，完全沒有犯着殺人罪的可能性。我這樣說或許要傷着你的虛榮

心，但我對你說這是實在的。犯罪是專門屬於下層階級的。我一點也不非難他們。我可以說，犯罪對於他們正如藝術的對於我們一樣，不過是一種求異常的感動的方法罷了。」

「一種求感動的方法？那麼，你以爲一個犯過了一次殺人罪的人，能夠再幹着同樣的犯罪嗎？不要對我這樣說吧。」

「哦！無論什麼事，如果一個人太常去幹它，便會變成一種快樂的呵，」亨利勳爵笑着喊了起來。「這是人生最重要的祕訣的一個。然而，我可以說，殺人常是一個錯誤。因爲一個人絕對不想幹在飯後不能提起的事情的。但我們不要說可憐的巴西爾了吧。我希望能夠相信他是像你所想像一樣，真地得到了這樣浪漫的結局；可是我不能夠。我敢說他一定是從公共馬車上跌下塞涅河中去，而那個司機把這個消息隱過了罷。對了，我總以爲這是他的結局。我看見他現在是仰着身子橫在那混濁的綠水中，一些沉重的船隻從他的上面浮過，和長長的水草在纏着他的頭髮。你曉得嗎，我不想他會做出更多的傑作來了哩。在最近這十年中間，他的繪畫差得很多了。」

朵連嘆了一口氣，亨利勳爵踱過房間去，開始撫捫一隻奇異的爪哇鸚鵡的頭，那是一隻那毛灰色，鳥冠和尾巴紅色的大鳥，站在一個竹竿上的。當他的纖細的手指觸着它的時候，它從那

縮在黑玻璃般的眼睛上的眼臉掉下白色的皮垢來，而開始把身子前後搖擺起來了。

『不錯，』他接着說，轉過身來，從口袋裏取出一條手巾，『他的繪畫完全不行了。看來好像失掉了一些什麼的樣子。那是失掉了一個理想罷。當你和他的交情斷絕了的時候，他便不成爲一個大藝術家了。什麼事情使你們絕了交呢？我想是他被你厭惡了罷。如果是這樣，那他便絕對不會原諒你的呵，因爲這是討厭的人的一個習慣。不錯，他替你畫了的那個令人驚嘆的畫像怎麼樣了呢？自從他完成了以後，我好像沒有再看過一次的樣子。哦！我記出來了，在好幾年前你對我說過是送到塞爾比去的時候，在途中失落了或是被偷了的哩。你沒有找到嗎？真可惜極了！那真是一個傑作。我記得當時想買它，要是現在我得着它就好。那是巴西爾全盛時代的作品。從那以後，他的作品便變成一種拙劣的畫法和善良的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這是被稱爲代表底英國藝術家所常常具有的特長。你登了廣告搜尋它嗎？你應該登的。』

『我忘記了，』朵連說。『我想是登過了。但我實在沒有真正地喜歡過它。我後悔做了模兒給他畫了。這個東西的記憶在我不愉快的。你爲什麼要提起它來說呢？那常常使我憶起一個戲曲——』哈姆雷特，『我想——中的那些奇妙的詞句：它們是怎樣的呢——』

「像是悲哀的繪畫，

一副沒有心的臉孔。」

「對了，那張畫像正是這樣。」

亨利勳爵笑起來。「若是一個人藝術地對待他的生命，那麼，他的頭便是他的心了。」他答着，坐下一張環椅中去。

朵連·格萊搖着他的頭，在鋼琴上彈了一些柔和的調子。「像是悲哀的繪畫，一副沒有心的臉孔。」他重復念了起來。

年事較長的男子仰身靠着，用半閉的眼睛望着他。「對了，朵連，」他停了一會，說：「縱使得到了全世界又有何益，——以下怎麼樣呢？——」如果是失掉了靈魂。」

音樂的調子亂起來了，朵連·格萊嚇了一跳，凝視着他的朋友。「爲什麼你要問我這個，哈利？」

「好朋友，」亨利勳爵說，驚愕地揚着眉毛，「我想你或者能夠給我一個回答，所以問你。就是這樣罷了。我在前一個日曜日從公園經過，看見一小羣服裝襤褸的男女，擠在大理石的拱門旁邊聽一個下流的街頭傳道者演講。當我剛要走過的時候，我聽到那個男子對他的聽衆嚷出這個疑問來了。那有點打動了我的心，因爲有點劇味。在倫敦像這種奇怪的情景是很多的。一個

下雨的日曜日，一個穿着雨衣的難看的基督教徒，在滴淋淋的雨傘形成的破屋頂下面的蒼白臉孔的一團，從尖脆的，歇斯迭里底嘴唇迸出來的一些驚人的詞句——這些實在是很好的，完全是一種暗示。我想對那個豫言者說藝術有靈魂而他却没有。然而，我恐怕他不會理解我的意思吧。」

「不，哈利。靈魂是一個可怕的現實。它可以買，可以賣，也可以交換。它能夠受毒，也能夠被造就。我們各人都有一個靈魂。我曉得它。」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朵連？」

「啊！那麼一定是個幻想了。感得絕對的確的事物，決不是真實的。那是信仰的宿命，浪漫的教訓，你是怎樣的嚴肅呵！不要那麼嚴肅罷。這個時代的迷信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老早就不能相信什麼靈魂了。彈些什麼調子聽罷。給我彈一個夢幻曲罷，朵連，而在彈的時候，請你細聲地對我說罷，說你怎樣把你的青春保持着。你一定有些祕訣。我只多了你十歲，但我是這樣地皺了，憔悴了，和蒼黃了。你真是不可思議，朵連。你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的可愛。你使我憶起我最初和你見面的那一天來了。那時候你比較的是輕率些，很害羞，和絕對的古怪的。不待說你是變

了，但容貌却沒有變。我希望你能夠把你的祕訣告訴我。爲着回復我的青春，我什麼都願意幹，除開運動，早起，或是品行方正以外。青春！世上沒有一件東西比得上它。說青春的無智真是蠢。現在能夠使我以多少敬意聽取意見的只是那些比我年輕很多的人。總覺得他們是在我的前面。人生把最新的奇異顯示給他們看。至於老頭子，我是始終反抗老頭子的。這是我一貫的主義。如果你們把昨天發生的事去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是要嚴肅地把一千八百二十年代，就是人們穿着高領子，什麼都相信，而什麼都不懂的時代，的流行思想說給你們聽的。你現在彈着的曲是好可愛呵！我疑心這曲子是不是削寶在馬約加的別墅的時候作成的，當別墅的周圍有海在哭泣，而浪花在打窗玻璃板的時候，這實在浪漫得稀奇。我們能夠得到一個非模倣的藝術是怎樣的幸運呵！不要停止。我今晚需要音樂。我覺得你好像是那年輕的「亞波維」，而我就像那個「馬西雅斯」在聽你的音樂一樣。我有許多悲哀，柔連，是我自己的，就是你也一點不會知道。一個老年人的悲劇並不是在乎他老，而是在乎他還年輕呵。我有時候還驚奇着我自己的純真啊，柔連，你好幸福！你過的是一種好痛快的生活！你深深地吸取了一切的髓汁。你用口蓋咬碎了葡萄。沒有一件東西你不嘗味過。而且這一切在你都是音樂的音韻一樣。沒有傷害你。你還是和從前一樣。」

『我和從前不是一樣了，哈利。』

『不錯，你和從前一樣。我疑惑你以後的生活將如何。不要自棄地毀壞它呵，在目前你是一個完美的典型。不要把自己弄成不完全了。你現在是完全無缺的。不必搖你的頭：你自己曉得你是這樣。並且，朵連，不要欺騙你自己呵。人生不是被意志或目的所支配的。人生是一個神經的問題，纖維的問題，和思想在裏面蘊藏着而感情在裏面有着它自己的夢的那種慢慢建築起來的細胞的問題。你或者可以想你是完全的，想你是強有力的罷。然而，在房中或晨空裏的一個偶然的色調，你會愛過而帶着微妙的記憶來的一種特殊的香味，偶然再看到的已經忘記了的詩的一行，早就不彈了的歌曲的一個調子——對你說罷，朵連，我們的生命便是寄存在這些東西的上頭的呵。勃勞寧在些什麼地方寫出了這點奧妙；但我們自己的感覺要替我們想像到它們的。有時候白丁香花的香氣突然從我的面前飛過，我便不得不重新複習我一生中那最奇怪的一個月的生活了。我希望我能夠和你調換位置呵，朵連。世間對我們兩個人都加以攻擊，但却常常崇拜了你。而且要常常崇拜着你的罷。你是這個時代所搜求着的典型，又是這個時代所怕得着的典型。我很歡喜你沒有幹過一件什麼工作，也不彫一個塑像，也不畫一張畫，或產生過你身外的一件什麼東西！人生成爲你的藝術了。你把自己做成音樂了。你的每日的生活便是你的每只

小曲。」

柔連從鋼琴的前面站了起來，用他的手插入頭髮中。「不錯，生活是過得很精緻了，」他喃喃地說。「但我可不要再過着同樣的生活了哩，哈利。你不應該對我說這些誇張的話。關於我的事你並沒有全部知道呵。我想，如果你全部知道了，就是你也要把臉孔朝開不睬我的呵。你笑嗎？不要笑。」

「爲什麼你不彈了，柔連？再去給我彈一次這個夢幻曲罷。你看那個掛在朦朧的空中的蜜色的大月輪。她在等着你來迷醉她哩，如果你彈了起來，她將再走近地球一些的吧。你不想彈嗎？那麼，讓我們一道去俱樂部罷。這是一個可愛的晚上，我們要愉快地過了它。懷德的家裏有一個非常想認識你的男子——青年普爾勳爵，蒙毛斯的長子。他已經模倣着你的領帶了，曾要求過我把他介紹給你。他真是愉快，有點令我想起你來的地方。」

「我不想，」柔連說，眼睛裏現出一種悲愁的表情來。「我今晚覺得疲乏了，哈利。我不要去俱樂部。現在將近十一點鐘了，我要早一點睡。」

「等一等罷。你從來沒有像今晚彈得這麼好。你的技巧有些不可思議的地方。比我向來所聽到的要更表現得好了。」

「那是因爲我要變好了的緣故哩，」他笑着答。「我已經改變一點了。」

「但你對我不能變的，朵蓮，亨利勳爵說：『你和我將永遠是好朋友。』」

「可是你曾有一次用一本書使我中毒了。我不會原諒你這一點呵。哈利，答應我不再借那本書給任何人看罷。那是有害的。」

「好孩子，你真的開始道德化起來了哩。你不久將變得像改宗者，像信仰復興論者一樣地，忠告人們排斥你所厭倦了的一切罪惡罷。但你要做這些是太過愉快了。並且，那是沒有用的。你和我現在怎樣就是怎樣，將來如何就如何。至於說受了一本毒書，那是沒有這回事的。藝術不影響及行爲。它是絕滅行爲的慾望的。它是絕頂無效果的。世間所稱爲不道德的書，便是那些表現着世間本身的恥辱的書。就是這樣罷了。但我們不要議論文學罷。明天你來好了。我十一點鐘去騎馬。我們可以一道去，背後我要帶你去和勃連克散姆夫人喫午飯。她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想賣一些帷幕，還要和你商量一下哩。等你來哦。或者我們還是和我們的小公爵夫人喫午飯呢？她說近來總沒有見到你了。或許你厭惡她了罷？我想你一定厭惡她的。她那種靈巧的口舌總要刺人的神經。好罷，無論如何，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總要來的呵。」

「真的我非去不可嗎，哈利？」

「當然的。現在公園真可愛極了。我想自從我碰到你那年以後，還沒有過像今年這樣好的紫丁香花哩。」

「很好。我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一定來，」柔連說。「再會，哈利。」他走到門口的時候，踟躕了一會兒，好像他還有些什麼話非說不可的樣子。後來他嘆了氣走出去了。

110

那是一個可愛的晚上，很暖和，使得他把外套都脫下放在臂膀上，而連絲圍巾也不捲在他的頸項了。當他吸着煙慢慢地走回家去的時候，兩個穿着夜服的青年從他身邊走過了。他聽到裏頭的一個青年細聲地對另外的一個說：「那是柔連·格萊。」他記得在從前被人家指着，或是望着，或是議論着的時候，是怎樣地高興呵。但他現在却厭惡聽着自己的名了。他最近常常去過的那個小鄉村，使他歡喜的一半原因，是那兒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誰。他常常對他引誘來愛了他的那個姑娘說：他是窮人，而她相信他了。有一次他對她說過自己是一個壞蛋，但她笑了，而且答着說，壞蛋常常是很老和很醜的。是怎樣的一個笑聲呵！——恰像一隻燕雀在唱歌。她穿着棉布衫和戴着一頂大帽子的模樣是好美麗的呵！她不懂一點事，但她有他所失掉了的一切東

西。

他走到了家裏的時候，發見着他的僕人還醒着在等他。他喚他去睡，自己躺下書房中的沙發上，開始考慮亨利勳爵對他說過的一些話起來了。

真的一個人是不能改變的嗎？他覺得非常渴慕着他的少年時代——他的白薇薔的少年時代，像亨利勳爵有一次這樣稱呼過似地——的那種不染污穢的純潔。他曉得他已經點污了自己，用墮落充滿了他的心，和給了自己的幻想與恐怖；曉得他對別人放了惡影響，而且在這樣做着之中經驗了一種可怕的快樂；又曉得在和他的生活有過交涉的人們之中，被他拖下恥辱的深淵裏去的，都是些最美麗和最有望望的人。但這一切都不能夠挽回了嗎？他沒有希望了嗎？

啊！在一個好可怕的自負和情熱的瞬間，他曾經祈禱過那畫像來負擔他的生活的重擔，而他來保持着那不被污壞的美麗的永遠的青春呵！他一切的失敗都是爲了這個祈禱。他一生的每個罪惡若能夠受着適當的即刻的刑罰，那在他是要好得多了。在刑罰之下有淨化。一個人對最公正的神的祈禱，不應該是『赦免我們的罪，』而應該是『刑罰我們的罪』的。

在好幾年前亨利勳爵送給了他的那個有奇妙的彫刻的鏡子，站在桌子上，四肢雪白的丘比特（Cupid's）圍着它笑着和從前一樣。他好像最初注意到那張致命的畫像起了變化的那

一個恐怖的晚上做過似地，把鏡子拿了起來，用熱狂的眼淚模糊的眼睛凝視着那光滑的鏡面。有一次，一個熱愛着他的人會寫過一封熱狂的信，結尾寫了這樣偶像崇拜底文句：『因為你自由象牙和黃金做成的，所以這個世間變了。你的嘴唇的曲線把歷史重新造了。』他記起這個文句，獨自反來覆去地念了又念。後來他呪詛他自己的美，把那鏡子摔在地板上，用腳把它踏成銀的碎屑了。使他破滅的就是他的美，是他祈禱過的美和青春呵。若沒有這兩件東西，或許他可以免掉腐敗惡毒。他的美在他只是一個假面具，他的青春在他只是一種嘲笑。青春最好是什麼？一種青嫩，一個不成熟的時間，一個淺薄的氣質和病底思想的時期罷了。爲什麼他要穿上了它的全套服裝呢？青春把他弄壞了。

過去的事情不要想它好了。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改變它的。他非想不可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將來。堅姆斯·文是埋沒在塞爾比教會墓地的一個無名的墓中。阿蘭·克姆培爾是在一個晚上於自己的實驗室中自殺了，沒有把他被迫着干涉過的祕密洩露出來。巴西爾·荷華德的失蹤事件，無論是怎樣地令人興奮，但不久便會過去的。現在已經是有少有人談論及了。他完全沒有危險。而且實在的，最使他的心上受壓迫的並不是巴西爾·荷華德之死，而是那煩惱着他的他自己的靈魂的活着之死。巴西爾畫過了使他一生受害的畫像。這一點他不能夠寬恕。做了

一切壞事的都是那個畫像。巴西爾對他說過了他所不能夠忍受的話，而且他還是忍受了。殺死他完全是一時的瘋狂。至於阿蘭·克姆爾培，他的自殺是他自己的事。他自己願意這樣做。那和他沒有什麼關係。

一個新生活！這是他所希求的。這是他在希求着的。的確他已經開始了。無論如何，他已經救了一個天真的人了。他決不再誘惑天真的人。他要變好起來。

他一想到赫蒂·馬登的時候，便疑心那個鎖在房裏的畫像或許起了變化了。真的它不會像從前似地還是那麼可怕嗎？如果他的生活純潔起來，或許他能夠從那個面上趕走一切罪惡的記號。或許那些罪惡的記號已經消滅了也未可知。他要去看一看。

他從桌上拿起了燈，靜悄悄地登上樓去。當他把門開了的時候，一種歡喜的微笑從他那可思議的年輕的臉上掠過，而暫時間在他的唇邊逗留着。對了，他要變好起來，而他收藏着的可憎的東西將不會再成爲他的一種恐怖了。他覺得重擔已經從他的身上拿下來了似的。

他慢慢地跑了進去，照例把門又鎖了起來，然後把那個紫色的帷幕從畫像拉下了一種苦痛和憤怒的喊聲從他的嘴中迸出來。除開眼睛裏現出一種狡猾的表情，和嘴邊現出偽善的皺紋來以外，他看不到有什麼變化。這個東西依然是可憎——比先前更爲可憎——而那污染着

一隻手的紅潮也顯得更其光輝，更像是血水新滴上去的。於是他戰慄起來了。使他做了他唯一的善行只是一個虛榮心嗎？或者像亨利勳爵用嘲笑所暗示似地，是一種要求新感動的慾望嗎？或是那有時候要使人做着比本人好的事的那種演劇底情熱嗎？或者，恐怕，是這一切作動機的呢？爲什麼那紅斑會比先前更大起來？那好像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在皺着的手指上爬着一樣。那畫出來的兩脚上面也有血跡，好像是這東西滴了血下來一樣——連那隻沒有拿過刀子的手也有血痕。告白？這是不是說他非告白不可？非自首去，而被處死刑不可？他笑出來了。他覺得這個念頭真奇怪，並且，即使他告白了，誰要相信他呢？被殺害者的痕跡一點都沒有。他所有的東西都被毀滅了。在樓下的東西是他親身燒毀了。世間將只說他是發了狂罷了。如果他強執着自己的故事，他們一定會把自己監禁起來的……然而去告白，去受公衆的恥辱，去做公然的贖罪還是他的義務。有一種神叫人把他們的罪惡好像告訴給天知道一樣地去告訴給地上知道。除開他把自己的罪惡告白出來了以後，他無論做什麼事也不能夠淨化他的呵。他的罪，他聳了肩。巴西爾·荷華德的死在他是很不以為意的事。他是在想赫蒂·馬登的。因爲他在瞧着的是一個不正的鏡子，是他自己的靈魂的鏡子。虛榮心？好奇心？僞善？他的克己自制的行爲就只是這些作動機的呢？應該還有什麼別的動機罷，最少他這樣想。然而誰能夠說那是什麼……不再沒有什麼

別的動機了。是因虛榮心他救援了她的。在偽善之下他掛上了善良的假面具。因爲好奇心的緣故他試着做了自己否定的事。他現在認識了。

但這個殺人罪——它將跟着他的一生嗎？是不是他要永遠被過去所累嗎？他真的非告白不可嗎？只有一件東西留着做他的證據。就是那張畫像——這是證據。他得把它毀滅了。爲什麼他要保存這麼久？從前他望着它在變化在變老會得到了快感。後來他感不着這種快樂了。它要他夜裏睡不着。當他不在家的時候，他的心中要充滿着恐怖，因爲怕人家看到了它。它帶過了憂愁來給他的熱情。對它的一念會傷害過他很多的歡樂的瞬間。它在他好像是一個良心。對了，它是當了良心的。他要把它毀壞了。

他向四邊看，看到那把刺殺巴西爾·荷華德的刀子。他把這刀子洗過了好幾次，直至上面沒有留着什麼痕跡。刀子是光亮，白閃閃的。像它殺過那個畫家似地，它要把那畫家的作品也殺死，把那作品的一切意義也殺死。它將把過去殺死，那麼在它死了以後他便會得到自由。它將殺死他這個奇怪的靈魂的生命，那麼沒有了它那可怕的警告，他便要得到和平。於是，他攔着那把刀子，向那畫像刺了過去。

叫聲和可怕的音響發了出來。這叫聲是呻吟得很可怕，以致嚇醒了僕人們，從他們的室內

爬了出來。兩個紳士從下面的十字街頭經過，停着腳，抬頭看這間大房子。他們又向前走，直至他們碰到一個警察，把他帶回來。警察按響了門鈴好幾次，但裏面沒有人答應。除開頂上的一個窗子裏有燈光以外，這間房子的全體都是黑暗的。過了一會他跑開了，站在隔壁房子的大門口守望着。

「這間房子是誰的呢，警官？」紳士中的一個年長者問。

「這是朵連·格萊先生的，」那個警察答。

他們互相看了一下，含笑着走開了。裏面的一位是亨利·沃頓的叔父。

在這房子的內部，在僕人們的房間裏，是半裸着的家僕們在細細聲地互相議論着。里夫老太婆在哭泣和絞着她的兩手。弗蘭西斯是蒼白得像死人一樣。

約過了十五分鐘以後，他叫了車夫和一個走使的爬上樓頂去了。他們叩門，但沒有答應。他們喚起來，但一切還是靜悄悄。結局，在空空地打門不開之後，他們爬到屋頂去，從上面跳下露臺了。窗子很容易就被推開，因為栓鐵舊了。

他們進去的時候，便發見了他們的主人的一張美麗的畫像掛在壁上，正和他們最近看到的他一樣，顯出非常的年青和漂亮。躺在地板上的是一個死人，穿着夜服，胸口上插着一把刀子。

他是憔悴，皺着，和可憎的容貌。直至他們審查到了那個戒指的時候，他們才認得這個死人是誰。

註解

- (註1) 阿桑尼斯 (Adonis) 是希臘神話中維娜絲 (Venus) 女神所愛戀的美少年。
- (註2) 希臘神話中，美少年那西索斯 (Narcissus) 死後變為水仙花。
- (註3) 叔曼 (Schumann) 是德國大音樂作曲家。
- (註4) Hermes: 希臘的神。
- (註5) Faun: 羅馬掌農牧之神。
- (註6) 英國議會中的刊物，因書面為藍色故名。
- (註7) 聖經中夏娃與其夫亞丁偷食樂園中的果實，被神趕出。
- (註8) Titanis, 希臘神話中之暴神，天神 Uranus 與地神 Gaea 之兒女。
- (註9) Dryad, 森林之女神。
- (註10) Plato, 希臘哲學家。
- (註11)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意大利彫刻家兼畫家。

(註12) 女尼，祀奉酒神巴克斯者。

(註13) 巴克斯的守護神。

(註14) 波斯詩人。

(註15) 法國彫刻家。

(註16) 有名的戀愛小說，法國文豪 L'abbé Prévost 所著。

(註17) forget-me-nots，即琉璃草。

(註18) 歌劇名。

(註19) 德國大音樂家。

(註20) 英國的金幣。

(註21) 希臘神話中之愛神 Cupid。

(註22) 英國大戲曲家莎士比亞所作之戀愛悲劇，羅蜜歐與朱麗葉兩人，爲劇中之男女主人公。

(註23) 羅蜜歐的朋友。

(註24) hautboy，樂器，笛之一種。

(註25) Violin，即提琴。

(註26) 莎士比亞所著之‘As You Like It’劇中的女主人公。

(註27) 莎士比亞所作之‘Cymbeline’劇中的女主人公。

(註28) 羅蜜歐見朱麗葉昏倒在墓邊，誤爲已死，遂飲鴆自盡。迨朱麗葉醒來，見其情人死在身旁，哀痛之餘，乃從其情人臂邊吸取毒藥，並攪劍自刺而死。

(註29) ‘As You Like It’劇中，羅莎琳女扮男裝，逃到亞登森林中，竟遇見了她的愛人。

(註30) 莎士比亞所作之‘Hamlet’悲劇中，女郎奧菲莉亞感身世之不幸，癡狂地走到那殺兄辱嫂的國王面前，請他佩芸香、罈藥草。

(註31) 莎士比亞的戲劇‘Othello’中，奧塞羅將軍誤信謠言，疑其愛妻Desdemona不貞，將她扼死。後知其誤，不勝悲痛，亦拔劍自殺。

(註32) 朱麗葉的母親。

(註33) Giordano Bruno，意大利的哲學家。

(註34) 原諺是：貧苦從門邊進來，愛情從窗上出去。

(註35) 古希臘的勇士。

(註36) 羅馬 Claudius 一世之妻，殘忍而淫蕩。

- (註37) 羅莎琳的愛人。
- (註38) 皆係指 As You Like It 的劇中情節。
- (註39) 莎士比亞戲劇 'Tempest' 中之女主人公。
- (註4) 莎士比亞戲劇 'Tempest' 中之一醜笨的奴隸。
- (註41) 田漢譯。
- (註42) 田漢譯。
- (註43) 田漢譯。
- (註44) 莎士比亞著「威尼斯的商人」劇中之女主人公。
- (註45) 莎士比亞著「無事忙」劇中的女主人公。
- (註45) 莎士比亞戲劇「里阿王」King Lear 中之女主人公。
- (註47) 意大利的著名聲樂家。
- (註48) 莎士比亞戲劇「奧塞羅」Othello 劇中之女主人公。
- (註49) 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Hamlet 中之女主人公。
- (註50) 英國十七世紀初期的戲曲家。

(註 51) 莎士比亞戲曲「奧塞羅」中女主人公德司德萊娜之父。

(註 52) 法國文豪。

(註 53) 希臘神話中普利安 (Priamos) 的兒子。

(註 54) 希臘神話中維娜絲所愛的美少年。

(註 55) 羅馬皇帝。

(註 56) 意大利的彫刻家。

(註 57) 法國散文家。

(註 58) 德國考古學家及藝術史家。

(註 59) 意大利的大詩人。

(註 60) 法蘭西文豪。

(註 61) 指 Petronius。

(註 62) 古羅馬皇帝。

(註 63) 德國作曲家。

(註 64) 法國作曲家。

註

解

(註65) 德國大作曲家。

(註66) 葡萄牙駐智利的王族。

(註67) 西班牙的歷史家。

(註68) 西班牙將軍。

(註69) 德國華格涅作的歌劇曲。

(註70) 希臘詭辯家。

(註71) 法王亨利二世的皇后。

(註72) 古羅馬皇帝。

(註73) 意大利畫家。

(註74) 一種飲料，法語。

(註75) 王后兼詩人。

(註76) 約十塊錢的金幣。

(註77) 莫里厄爾的喜劇中的人物，偽善者的意思。

(註78) 棋逢敵手之意。

(註79) 獅身女頭的怪物。

(註80) 希臘神話的中女神。

(註81) 公爵帽上綴着楊梅葉。

(註82) 拍蒂達的愛人，同出於莎士比亞的 'winter tale'。

(註83) Velasquez: 十七世紀的西班牙畫家。

柔連格萊的畫像終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劫人譯

馬丹波娃利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這是初期寫實派小說中一部偉大而不朽的名作！作者是為中國人所最知名的莫泊桑的老師。本書寫一醫生的婦人（即馬丹波娃利）以不甘於度一種平淡的生涯，而一再為人所誘惑，卒致家破名毀，而陷於自殺！文字之優美，描寫之精妙，實為罕見。譯文忠實流暢，誠為近來譯述界之巨製。

婦人書簡

Marcel Prevost 著 一冊 七角

本書選著者短篇小說傑作二十篇譯成。每篇都用尺牘的體裁，女子的吐屬，曲曲繪出各種不同環境的婦人心理。一篇有一篇的筆法，一篇有一篇的意境。將婦人心底的蘊微，細膩地刻劃出來。實為說部中富有彈性而別開生面的創作。譯筆亦委婉流利，且不失原作精神。

達哈士孔的狒狒

一冊 七角

Alphonse Daudet: Tartarin de Tarascon

這是都德最著名的小說之一，用諷刺的口吻，細膩的筆墨，曲繪法國南方人的性情、舉動、言語、風俗等，無不惟妙惟肖，與「小物件」寫兄弟母子的至情者比較，又另是一種寫法。

新中華叢書

【刊彙藝文】
版出局書華中

黑女(劇本) 錢歌川譯 三角

B. Shaw: The Dark Lady of the Sennets
本書所譯的幾篇戲劇，都是著名的短劇，計有：
：黑女，敗北，阿拉伯人的天幕，成名以後，
搜索等五篇。黑女一劇，尤極談諧之能事。

現代隨筆集 張伯符等譯 二角五分

A. Huxley, A. A. Milne: Modern Essays
本集以簡單的事實，描寫人生的真理，藉以說明日常生活之經驗，計有：
：貓的教訓，進化，難民，性格的象徵，蠟燭，她的鸚鵡，威尼城，巴黎漫筆，倫敦雜感，鋼筆等十篇

幽默小說集 張夢麟等譯 二角五分

Mark Twain, O. Henry, etc: Humorous Stories
本書共選歐美著名幽默作家之名著五篇，多未經前人介紹之作，內容諷刺警惕，趣味雋永，一讀令人忘食，再讀令人廢寢，具有不可思議之魔力。愛談幽默者，可引為談助；性好文學者，可藉資觀摩。

青春之戀(小說) 錢歌川譯 二角五分

A. Huxley: Hubert and Minnie
這是一本歐美小說集，內容共收短篇小說八篇：
：計英國二篇，美國二篇，德國一篇，法國一篇，
：西班牙一篇，瑞典一篇。著者為高爾斯華綏、
：蘇德曼、腓力普、依本納茲、席倫、安得生、
：亞倫坡等。

日射病(小說) 桐君等譯 三角

Ivan Bunin and Other Famous Authors: Sunstroke and Other Stories
本書包含短篇小說八篇：
：①日射病，②命運，③戀，④聖女的真相，⑤石人，⑥生命的呼聲，
：⑦沉默的議員，⑧挪威的大漩渦。皆一時之精選，而譯筆尤信達可誦。

老拳師(小說) 張夢麟譯 二角半

J. London: A Piece of Steak & Other Stories
這本冊子所選的幾篇小說，很可以看出買克倫敦作品的特色。叛徒一篇，更是以他自己的生
：活為背景寫成的。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偉大
：作家那種現實的把握，和人生的觀察，一方面
：具有引人入勝，像讀通俗的小說。



A541 212 0001 9455B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朵連格萊的畫像 (全一冊)

◎ 實價 國幣 九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奧絲卡·王爾德

譯者 凌璧如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41860

標商冊註



1656912